

著麗豪

譯德育周

六

總

544.59.8
931
2



世界書局印行

弁言

(一)本書是梵寧娜豪麗 (Fannina W. Halle) 用德文寫成的。不過，譯者的底本，是以莫格立提·克林 (Margaret M. Green)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英譯本，作為逐譯的藍本。較原書出版時期，略晚一年。(一九三二年)

(二)本書材料的搜集，據作者說，曾用了兩年半的功夫，在俄國各部，作種種必要的調查；並承莫斯科「國外文化協會」 (The Society for Culture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予以許多報告和援助。作者為要認識俄國的過去，又化了多年的功夫，對於俄國的歷史和文學，作一度的研究。

(三)作者又說，當寫作此書時，始終小心翼翼，嚴守客觀的態度，並且極力避免黨派彩色的偏見和附會。

(四)關於譯名方面，譯者要附帶聲明幾句。譬如書中所用的俄國，蘇俄，蘇聯，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等名詞，都是從 Russia, Soviet Russia, Soviet Union, Union, Soviet, Republic,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 這幾個字眼譯來的。至於人名和地名，都隨時附以原文，以資參考。唯引證之間接事實，不

在此例。

(五)最後，英譯本雖然寫得很淺，但是譯者深信，偶而錯誤，未必全無。祈希讀者諸君，勿吝賜教，俾便修正，是幸。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譯者。

544.5948

431

2

目次

古代俄國的婦女 一

一 耶穌紀元之前時代——母權的回視 一

二 基督時代——婦女為教堂及國家所征服 八

新時代的曙光 一二三

一 大彼得和克薩寧第二的表面改革 二二三

二 農奴自由與婦女解放 三三七

俄國革命前的婦女 四八

一 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四八

二 紅色十月的前夕 七五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與婦女解放 九三

目次

一

- 一 列寧與婦女……………九三
- 二 「革命的女兒」……………九九
- 三 宗教式的婚姻的廢止……………一〇七

新的性道德及其理論……………一一一

- 一 「自由戀愛」的誤解……………一二一
- 二 列寧所體會的「杯水學說」……………一二五
- 三 一萬萬六千萬人民所討論的新的婚姻法律……………一二九
- 四 蘇俄的婚姻法……………一三〇

母親與兒童……………一四〇

- 一 出生節制與出生過剩……………一四〇
- 二 保母與保嬰……………一四八

戀愛婚姻與家庭……………一七一

一	過去與現在	一七一
二	共黨青年會	一七八
三	新婦女	一九五
四	婚姻與家庭及其新形式	二〇〇

娼妓的廢止

一	帝俄時代的娼妓	二二一
二	蘇維埃政府的廢娼	二二六
三	醫療院	二三七
四	舊時娼妓（現在都是勞工）首次大會	二四八
五	最後的目的	二五七

新邦土中的婦女地位

一	在國家政治舞台上的婦女	二七七
二	婦女的理智生活	二九七

三 婦女在生產上的地位·····	三二二
四 五年計畫與婦女·····	三三〇

新生活·····	三四六
----------	-----

一 新舊的兩種生活·····	三四八
二 生活的社會化·····	三六四
三 阿提容克希尼婦女公社·····	三八二

古代俄國的婦女

一 耶穌紀元之前時代——母權的回視

在一篇古代的彬琳納 (Bylina) 內，——所謂彬琳納係俄國英雄事蹟詩歌之一，於很遼遠時代傳說下來的——記有這樣的一段故事：

太子通家林 (Prince Tugarin) 攻打凱費城 (Kiev)，凱費城內的太子弗蘭迪美 (Prince Vladimir) 派了個信差，去邀聞名世界的英雄伊爾埃·苗羅米底 (Ilya Muromets)。伊爾埃適出，祇有他的年青的妻斯賽弗西娜 (Ssa Vishna) 在家。她說伊爾埃不久就會回來的。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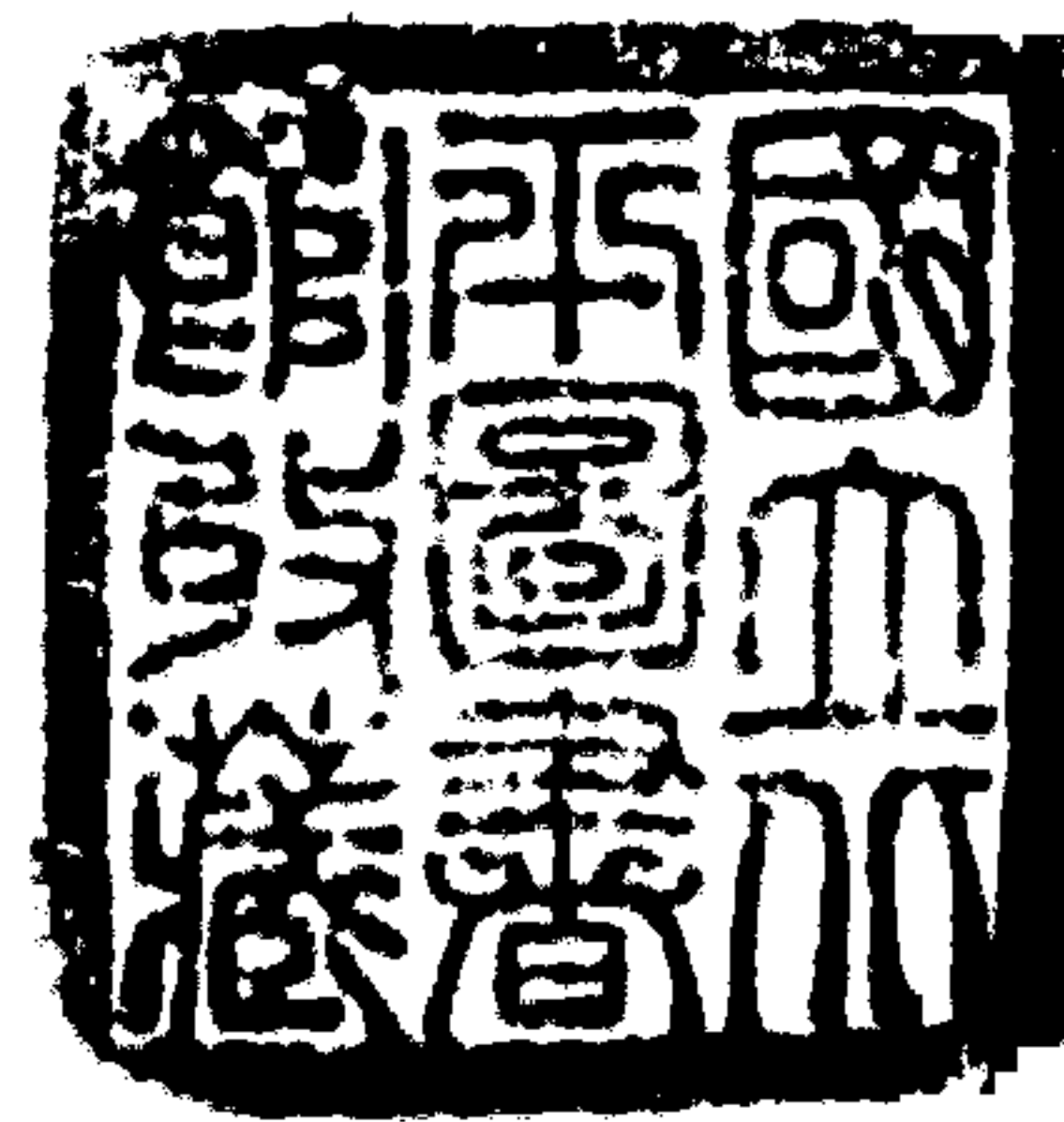
她吩咐手下鞍上駿，

她穿上戰袍，

箭袋裏別忘裝滿尖箭

堅弩和利刃。

她將跨上馬鞍，



已高飛遠去，

在威風凜凜的太子弗蘭迪美之前，

在凱費城內現出。

在那兒的人，誰都相信英雄伊爾埃·苗羅米底是站在他們之前。忽然，黑暗罩住了通家林，在咒罵的聲中飛也似的逃去了。其實，伊爾埃·苗羅米底「從未知道，也沒夢想，他會來到這座城堡，向通家林興戰。」

還有首彬琳納說到英雄騰南·伊維娜弗基 (Dunay Ivanovich) 的妻子，怎樣誇口凱費城內的射手無人超於其上。當她與她的丈夫賽武時，她的丈夫果然敗於她的手下。

古代歌頌善戰女傑的彬琳納亦復不少。耶穌紀元之前，關於俄國婦女豪俠的歷史事蹟，亦比比皆是。載入賓禪提尼史冊的事件，有凱費城太子斯夫亞吐司夫 (Prince Svyatoslav) 的武士的戰事。迨至此場惡戰終了後，在打掃敵人屍體時，發覺其中許多穿好戰冑的女子，躺在丈夫的屍邊。她們生時，曾英勇的向敵人殺戮。這種記錄，直保存至今。「Byzantine Emperor Mauricius, German Archbishop, St. Boniface.」其中並載有斯拉夫 (Slav) 女子，對於這種忠忱，表示無限愛慕和讚嘆：「她們爲了戰死的丈夫而殉身，是多麼偉大呵！」

設以這樣的看法，對於下列一首古代彬琳納則不難了解。文賽栗薩·尼鳩栗希尼 (Vassilissa

Nikolajna) 聽到太子弗蘭迪美，要殺死她，決以終生相託的丈夫，而同她結婚，她便毅然拒絕了這種結合，並設法避免太子所吩咐的致死她丈夫的苦役。但是她的丈夫，卻咒罵着爲她而受到的痛苦，所以對於文賽栗薩的忠告，置之不聞，終以被戮。此時，太子弗蘭迪美便想來接近她。但是文賽栗薩卻婉言相拒。太子遂擯棄了她，並用兩個勇士看守著。未幾，這個女子，決以身殉丈夫。——坦尼拉·底納莎基 (Danila Denisich)，最親愛的友朋，對他深深的一躬，又一躬，「忽然對那兩個看守她的勇士道：

「唉，唉，我的兩個勇士，

去對那弗蘭迪美太子說：

那曠野裏，有我個最親愛的朋友坦尼拉·底納莎基，

他躺在曠野裏，永不會離開我的！

然後，文賽栗薩抽出一柄剛刀，

刮開她的粉胸，

瞑緊她的媚目，

那兩個勇士低頭爲她哭泣……」

古代俄國婦女，種種的特性，多半隱約在民間詩歌裏——小歌和童謠——古代風俗裏以及古代形態，古代禮節之間，一代一代的傳下，保存到較近。平心而論，她們是愛自由，能獨立選擇配偶，確實，

她們社交的技巧，絕非後於男子。在「古代俄國納斯安史冊」(The Ancient Russian Chronicle of Nestor) 上，載有這樣的一段：每逢季節和遊戲的時候，女子先約好男子，以澆水的方法，來謀他倆的結合，太子泡隆底斯凱 (Polosk) 的女兒羅基亞特，毅然拒絕太子弗蘭迪美的婚姻。因為弗蘭迪美是奴隸婦女的兒子。在十六十七世期的苗斯哥維底帝俄時代 (Muscovite Russia)，婦女的地位，是不堪思議的。

彬琳納所載的事實，暗示着耶穌紀元之前，俄國婦女，自由選擇配偶，往往並不徵求男子方面的同意。又有首詩，講到勇士駝彼拉亞·匿金提基 (Dobrynya Nikitich) 在郊外，遇到一位騎着馬的女子，遂即向她挑釁。但是這女子「用了她的金紅鎖鏈，將小小的駝彼拉亞取住，放入一口深袋裏，袋回家中。這個女子向他解說到：「她爲愛情所感動」向他求婚。終成了眷屬。」

母權存在於俄國人民和一般斯拉夫民族之間，比較歐洲其他的種族，要久長得多。關於這一方面，歷史家波凱羅維斯基 (Pokrovskiy) (蘇俄文化史作者) 對於歐洲印第安的 Pater, Vater, Dero 字根，曾作翔實的闡明。並謂這些字根，在斯拉夫民族之間，是絕對沒有的，至於稱呼姊姊的兒子，母親的兄弟與妻子的母親，都有特別的字眼，以資區別。

有些學者，尤其是維納斯文化歷學派的學者，謂斯拉夫民族的種種特質，設以拉丁民族與日耳曼民族相較，斯拉夫民族則完全屬於母權遺襲下來的一種典型的民族。不過這種學說與問題，固然

值得注意的，而這裏雅難作進一步的探討。

雖然，觀察這些事實，誠然是很感興趣的。譬如，古代斯拉夫民族之間，宗族親疏的決定，是由母性方面，而不由父性方面，終以，在十一世紀所草成的俄國法典（*Russkaya Pravda*），第一款裏，就有凡姊妹的兒子，如犯了謀害罪，就親誼而論，須就最近血統門頭上，加以判斷。所以，在古代斯拉夫民族裏，形成家庭中心人物的，屬母親而不屬父親。迨至父權昌盛時代，母親仍操縱全家的治理，土地的耕耘和生產的工業；而男子還是在外打獵，幾乎很少是在家的。再如，在古代俄國，所謂保獲異性的法律，比較日耳曼民族，要注重得多。這些事實，顯然可以看出，婦女非但在司法可以獨立，即求卜與戰，和財產權方面，任何婦女，可不徵丈夫的同意，隨意加以處置。設丈夫不得妻子的同意，即使妻子的裝奩，亦不能隨便掉動。

俄國文化歷史學者，桑斯哥夫（*Shashkov*）在俄國婦女史（*History of Russian Women*）裏說：「斯拉夫的文化是由婦女開導的。迨至婦女，尤其俄國婦女，成爲廢物，備爲奴隸的時候，才把孕育在原始文化中的精良種子，使斯拉夫民族，得與西歐並駕齊驅，此種事實，現於俄國民族之間的，更爲顯著。緣此而論，若謂民族爲愛自由，而反獲得奴隸的意義，則難同日而語了。——蓋有一時期，謂 *Slav* 爲 *Slave*（奴隸）」

第一個統治斯拉夫民族，而博譽最榮的，就是一位智美兩全的女子。她善於斷案，能於創法，並能

維持制度和和平。像這樣的女子，在波瑞斯（Poles）之中，有古代克萊苛城（Creos）統治者的女兒溫特（Vanda）。溫特也是位著名有美有智的女子。在格支基（Czechs）之中，則有Amazon領袖，莉比莎（Libusha），她創造了憲法，把男子的各種權利，剝削殆盡，而造成一種女治的國家。在她未死之前，曾指定勃萊鳩（Prague）怎樣的建造，並預言將來怎樣的興盛和富裕。

開俄國歷史第一頁的，便是一位超羣拔類的奧李家公主（Princess Olga），她統治凱費城，計有十餘年之久。在丈夫伊戈太子（Prince Igor）驟然暴死之後，（九四五年至九七五年）她等到她的兒子斯弗亞吐斯拉夫（Svyatoslav）長大後，她遂露角於軍旅之中，宛如一員勇士，先以消滅敵營的智士，然後，從容報了丈夫的死仇。此後，奧李家，遂巡遊各地，到處施賑免稅，及至 Constantinople，據說，在那兒，她是受了洗禮。——無論如何，她傾心於基督教的——迨後，她又頒法律，引新制，總之，她是位世紀中博得民心的偉大人物，她的神威和智慧，在俄國人民，還留着光明偉大的紀念。像這樣的紀念，即使對於男子，亦是很少的。當時，奧李家遊歷所乘的車子，現在還保存在彼斯哥夫（Pskov）她的故鄉裏。

耶穌紀元之前的婦女社會的地位，無疑深受異教信仰的影響。她們神祕的智慧和能力，她們探求自然祕密的智識，她們先知先覺的天賦，和療治疾病的能力，以及傳教師的精神，得着合宜的發展。不過，對於奧李家所以能享大名，不是因為她是侯爵階級或享有各種特權的女子，祇是因為她能守

節，能撫子女，能報夫仇的寡婦。在古代的俄國，凡有子女的寡婦，尤其有兒子的寡婦，依斯拉夫時代遺襲下來的風俗，便能承受家庭中的絕對的權利。即使一個普通女子，在耶穌紀元之前的俄國，亦有崇高的地位，因為古代俄國彬琳納裏，所載的許多英雄豪士，都是由母親教誨領大的。如沒有子女的寡婦，咸以「孤兒苦女」相待之。到了基督中世，尊崇母親的心理，遂移到「神母」(Mother of God)方面。如今，「神母」即為世界各處人民所尊重。唯各處懸有「神母」神像的教堂，終不若俄國尊崇得虔誠。

那時，凡是太子的妻子——古代俄國太子，多為惱門 (NORTHAN) 民族的後裔，非為斯拉夫民族的後裔——概能引見大使，並能與鄰國大使議和。九四五年，伊戈太子，賓禪提尼帝皇康斯坦丁尼第七 (Byzantine Emperors Constantine VII) 和羅曼那斯第一 (Romanos I)，簽定協約時在俄國出使方面，明明載有許多俄國的女大使。

俄國的公主，非但有自己的城堡，甚至軍隊的費用，亦係自己籌備的，而沒有爵位的普通婦女，往往亦擁有土地，鄉村，財富等物，這種種，悉歸婦女管理。再者，俄國婦女在很早的時候，即有代人出庭辯護與委為代表的權利，並且得法庭額外的保護，甚之享有特殊的權利。譬如，假使任何人冤屈了女子，其處罰必行加重。這種權利，在俄國史上，到了婦女的被征服，已達登峯造極的時代，尚且還保存着。不過，婦女在耶穌紀元之前所享受的大部分的自由和獨立，早在數世紀之前，就消失掉了。

二 基督時代——婦女爲教堂及國家所征服

由於希臘正宗基督教一千年來的潛移默化，（在這過渡的期間，尤其是在所謂 *Muscovy* 初葉）東西兩歐，樹立了一重壁壘，即使俄國人民和拉丁化了的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情形，也起了大大的變化。當然，婦女的地位，不無有些振動。究其原因，就是基督教侵入了賓禪提姆（*Byzantium*）的一片淨土。而留有原始童貞的俄國，備受詭辯式的都市文化，洪水氾濫似的侵蝕。自然形態的國家，無總有移動了。——自東沮西，茫然一片草原和森林——隨這洪水而來的，是些教條式和僧僧式的文化。漫視生命，着重虛無，缺乏現實的精神。至於那些深奧的心靈解說，和那超脫塵欲的僧僧，對於俄國民族的特質，非但格格不合，並且深遭反抗和仇視。

那些歐洲最年青的青年，爲生命而奔馳的天真民族，此時，還沈湎在偉大的宇宙和自然的威脅中。那賞美樂生的人生，怎能靡談修道，超凡，和遁世自高的理想呢。但是，僧僧式的文學，遂譯了俄國文字，以詆譏賓禪提尼民族的不道德，和淫穢，詆譏上層階級婦女的，尤爲激烈。真是出乎原始狀態的俄國的意外。毒液的天癸概念，和意義，遂從地球各部，集中到賓禪提尼。整個的世界，充滿着女子天生「不潔」罪惡和咎戾的希臘偏見。這種偏見，風行了數百年，復後，又整個的分散到北土去（*Northmen soil*）。那種高張的氣焰，使俄國的物質環境，實際狀況，無暇加以考慮，不惜牽強附會，喻女子爲心靈

的魔鬼和罪惡。如此，不得不用賤視女子的方法，來奴隸女子：所謂無價值的東西。

在早期基督世紀，所謂雙重信仰（*Two-fold faith*）的時代——所謂雙重信仰，即是一種宗教的調和主義，混合了僧僧式的概念，與外表的禮節，並參以通俗神學和野史的情緒——古代俄國婦女的地位，遂漩入變遷之中。然而此時的俄國婦女，仍是丈夫的賓客。在十一世紀之末，范爾地米·麻娜曼喬斯公爵（*Prince Vladimir Monomachos*），在他的著名的閨箴中，還勸解男子愛他的妻子，雖然他小心翼翼的加上一句：「妻子已失去管理男子的權力」——但是，家庭關係經基督法律嚴格限止之後，與前則大不相同。多夫多妻的制度，隨意的離婚遂乘機而興。父系家庭，因此得以相當的發展。血緣的法則，則取決於社會的，經濟的情形，形成了輓近俄國牢不可破的深根。女子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力，則逐漸消滅。至少統治階級的女子，是如此的。十二世紀初葉，所記錄下的女子媾婚，因為那時東方風俗普遍的流行，幾全為父母所主持。

婦女，在家庭方面，逐漸被丈夫征服。同時蒂莉姆（*Tereim*），亦出頭露面——蒂莉姆是禁錮婦女，隔絕世界一切，而建造的大廈——俄國的貴族階級興建蒂莉姆，不論在意義或建築方面，均作征服女子的唯一目標。這種制度，自然很接近閉門修道概念的傾向。結果，那些貴族家庭的女子，遂慢慢失去婦女原有的地位。范爾地米·麻娜曼喬斯亦不能以他的金石之言：「捨勞動而外，修道不能拯救你昇天」的，教誨他的女子。到了俄國中古時代，婦女偉蹟的記載，已不可觀觀。那時的修道院，竟成了

無子的寡婦必入的場所。婦女祇有屏棄世界一切，鞭策自己，怨恨自己。不然，便造修道院或修理教堂。今後值得記錄的，唯有教堂中的虔誠的事業。而男子方面，值得記錄的，僅屬媾婚和生子兩項事務。如此長此而往，直到了一二三八年，韃靼的侵入，俄國一般的狀況，才稍有改變。除此之外，則無詳實可載的事件。

到了十五世紀，枷了二百五十年的韃靼鎖鏈，才始解脫。民族才呈現一種新的局面。莫斯科才有大的變化。而文化方面和生理方面，都深深滲染上亞細亞蒙古種族的份子。此時俄國婦女的被征服，已成牢不可破的新形態。雖然，在一四七六年，俄皇伊文第三（Ivan III）的妻了梭非亞·拔萊娥羅戈斯（Sophia Palaeologos）在新建成的莫斯科凱利林（Moscow Kremlin）裏，引見維尼丁（Venetian）大使康丹蘭領（Contarini），並在廣衆之前，款待嘉賓。不過，梭非亞·拔萊娥羅戈斯是賓禪提尼皇族的後裔，又因為曾在羅馬受過教育，所以，才能享有這樣的特權，和在皇庭中的特殊地位。除她而外，絕無其二。且看舊俄共和自由城那夫戈羅特（Novgorod），在韃靼侵入時候，曾引起寡婦麻伐·婆薩地尼支（Maria Possadnitsa）膾炙人口的死戰。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堪與古代的婦女媲美。不過，我們對於這段事實，殊難加以定論。麻伐·婆薩地尼支的敏銳的智慧，天賦的流利口才，堅苦奮鬥犧牲的精神，激起一般民衆和勇士，作屢仆屢起的爭鬪，最後那夫戈羅特城才得到自由。這種精神，可謂古代舊俄自由意義的模範典型。耶穌紀元之前，俄國婦女向前的發展，滯礙了數世紀，而

麻伐·婆薩地尼支，不能不算時代的特殊人物。

十六世紀初葉，婦女的被禁錮，已成不可諱飾的事實。蒂莉姆的功用，不但像庵院那樣抵禦外界罪惡的引誘，並且已形成了蟲不入的森嚴堡壁。又用着賓禪提尼的遁世主義的基石，竟把亞細亞，易絲蘭密克（Asiatic, Islamic）的閨房，劃為朋友與仇敵之間的一重鐵壁。

現在，俄國婦女史，遂展開了慘痛的一頁。婦女到處視為虛偽的，狡猾的，陰險的，平凡的，淫穢的，和心靈的罪惡，並且又是東方思想所謂的不淨潔，卑賤的東西。在教堂裏，婦女們，祇准站在左邊的一角，禁止靠近神壇，不得經過正門接受神餐，即使直對正門的左邊，亦不准經過。結婚的時候，新娘唯有接受鐵質的婚戒，而新郎則接受金質的婚戒。結婚之後，頭和髮，須籠罩得不露絲毫，如此，直至死去為止。假使，不稍謹慎，把髮絲露出，便視為極大的罪惡，無上的恥辱。即或不幸為別人所揭開，婦女須匍伏在堂屋裏認罪，求赦。

奧大利大使漢柏斯丁（Herberstein），係從西歐來到俄國的第一個人，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婦女生活，是悽慘可憫的。走在街道，受盡歧視。富裕階級的人們，把他們的妻子，深禁得使其無法與人交談，即屬家庭瑣事，亦無由問及，祇是搖紗紡線……婦女很少到教堂去，或是看看親友，除非老得龍鍾鬢白，無人對她注意或猜忌的時候，才能自由出外……

家庭的地位愈高，對於女子的管理，也就愈嚴。帝王的女兒，活活的，絕望的葬在蒂莉姆裏，終身，沒

有一線能逃脫這牢獄而談戀愛的希望。據說，唯有日夜禱告，用她們的熱淚，滌洗她們的臉。

除漢柏斯丁的記述而外，尙有其他的事件，可資證明十六世紀俄國貴族的妻子和閨女，（有子女的寡婦，不在此限，能享有特殊權利外）即屬兄弟近親之間，見面也很稀少。晤面時，生疏得和生客一樣。不過有時在特殊情形之下，也有例外的。譬如每當家主款待至友或至親的時候，才啓了祕密的蒂莉姆的封，客主把自己的妻子，已婚的閨女，或媳婦與女客見面。不過，這種情形，唯有在隆重禮節的時候，才舉行的。但在我們外客看來，難免不驚奇不已。

在一六六六年，有個僑居在俄國的僑民，科安西凱赫（Kotoshikhin），用瑞文描寫當時的禮節。這篇描寫，同樣的可以應用到前此的一世紀。（Russia in the Reign of Tsar Alexyey Mikhailovich）

「當季節的時候，或爲了其他的緣故，賓客羣集大廳，筵席開始。然後，家主命令他的妻子，在賓客之前現出。然後，妻子便走到筵席舉行的地方，站在最遠的牆角之下。而賓客則仍然立在靠近門口的地方。此時，女主以一躬至腰的「小禮」向各賓客致敬。而賓客則以一躬至地的「大禮」還敬女主。果後，家主亦引「大禮」向賓客致敬，並向賓客祝福。此時，賓客便向女主接吻。不過照例，賓客須先請求家主向女主接吻。家主接收賓客請求之後，便先吻女主。各賓客遂一一以一躬至地，又向家主致敬，然後，走向女主之前接吻，並又以一躬至地而退。女主遂又以「小禮」向賓客一一致謝。此時，女主始向賓客酌滿一杯酒，家主則又一躬到地，直至賓客飲

盡始起立。不過，賓客須先請家主飲之，而家主卻又讓女主先飲，然後家主始飲之。至此家主及女主，復向賓客酌酒，賓客端杯口飲，家主又一躬至地，直至各賓客飲盡始起立。

如此款待賓客之後，女主便又一躬至腰而退到女客大廳——男客的妻子——凡是未婚的女子，是不准參加這種禮節的，生客之前，是不可到的。」

近來外國人，對於這種描寫，略加補充；妻子如要款待賓客，事先須得到丈夫的請求。賓客祇准吻妻子的兩頰，卻不可吻妻子的嘴唇。女子每逢這種盛筵，須着禮服，並且要幾次脫換她的外套，直至席散，始可離開大廳，然後才去款待已婚的女子和寡婦。不過，這種儀式，多為低級人民所引用的。最後，酌酒敬客時，須先以口唇吮吸。

俄國的歷史文化學者，賽比亞林 (Sabylein) 在「十六十七兩世紀的俄國皇屬家庭風俗」(Domestic Customs of the Russian Tsarina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說：

嚴厲的禁錮婦女的風俗，把古代的俄國社會，分成兩半——男一半，女一半——從這種風俗，我們可以證明已婚的女子，在家庭範圍之內，確有高崇的地位。即以款待賓客時所行的大禮而論，則不難窺見其大概。這種風俗，推行得能如此普遍，本來就合乎俄國民族尊崇婦女的特性。因為一躬至地，對於個人，是最古最高尊敬的形式。

最後數字，係指明最古風俗裏的事實——約耶穌紀元之前的風俗——到了耶穌紀元之後，並

不因外來的風俗，而降低俄國婦女固有的地位。

約在十六世紀中葉，適當帝俄伊文恐怖時代，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都已降落到最低的地步。具有法律與道德形態的「家庭指令」(Domestic Ordinance)，係由教皇薩爾費斯特草成的。從幾方面看，這條指令，便是過去道德與精神的總和。但是這條指令與其說是家庭的，無寧說是僧寺的爲安。因爲它斷絕了婦女對世外的一切，對於肉體方面，忌禁尤爲嚴厲，白天和夜晚，須喃喃禱告。處於這條指令之下的婦女，降低得祇不過是一件東西，墮落在「家庭或寺院文化」的當中。婦女的責任，唯有服從下例的境遇：

……假使妻子對丈夫不服從，不敬重，……告訴她……這是可以征服的……按照過失的深淺，加以鞭笞，不過，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然而，記住，不要打在她的臉上，或耳朵邊，最好，用你的拳頭，打在她的胸膛……切不可用鐵棍和木棍。因爲不能任自己性子的。譬如她失了知覺，或瞎了眼睛，或折斷她的手足……但是，小心的，挑擇適宜的地方打去。因爲鞭子是毒辣的，有效的，警誡的，也有裨益的……

……假使她的過失是嚴重的，不論怎樣的細微，或不服從，剝去她的襯衫，綑緊她的手，打個痛快，爽爽快，息息你的怒焰……

……不論何事，妻子須要與她的丈夫商量……假使接到請柬，或別人來拜訪她，不

得丈夫的允許，不得實行……與客人所講的話，不須涉及家務和奢侈品……因為，一個好的妻子，須操勞她的家務，照管子女和僕役。商量各事，亦須服從丈夫……假使，有所詢問，必須低聲下氣……誠能如此，才能善終。不要想吃想喝，祇要低聲細語……

至於兒童的教育，亦同樣的應用此法，凡兒童稍有獨立的情緒，即遭暴力殘酷的壓制。總之，凡事不論巨微，都應曲從這獨自獨為的父親。宗族之間，亦應奴隸似的服從親誼中最長的父性。

關於這方面賽比亞林說：

俄國的奴制還未完全奴性，結底，俄國是個幼稚的國家……假使馴服的形式，確實潛伏在幼稚國家的話，那末，親屬的概念，祇是簡單的一種表示而已，而往往把父權，擡得很高，以造成竊取一切權利的後果……

假使，我們姑且承認父權是道德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曾在大彼得之前的俄國社會活動過，那末我們對於這個答案，便不然而然的是：婦女在那個社會裏的地位，究竟怎樣呢？設若民族觀念中，從未憧憬過人格價值的話，那末，婦女獨立的概念，又怎能啓迪呢？因為這種緣故，婦女之被視為微小，正如嬰兒受人庇護一樣。

因為婦女終日禁在蒂莉姆內。所以，各種教育和理智的活動的可能性，均遭剝削。而大部分的時間，祇耗費在錦繡方面。因此，便產生了珠寶和金屬刺繡的手技。那些用來敬神的「針繡品」已達極

高藝術的標準。從各面看，足與神像、油畫媲美，而無遜色。不過還有一部分的時間，就消耗在酒肉上。對於慾情的享受，總不讓錯過。又因為過慣了舒適豐裕的生活。結果，婦女們日肥一日。實際上，男子也是歡喜這樣的。那時，俄國人民的理想美，即使到了現在，一般平常男子，仍以肥碩細白為美。並常常這樣寫者：「上神如開慈悲，賜以肥碩，則美在其中矣。」

十七世紀德國的旅行家亞當·奧利萊斯 (Adam Olearius) 對於俄國婦女有這樣的描寫：
大多婦女，是中等的身材，像用了尺寸造成似的長短。在各城之內的婦女，都是宛如圖畫。但是粗俗得引人注意。初看上去，像有人抓把麵粉，拋在她們的臉上，用柄刷子，又塗紅兩頰似的：

……
又謂：

即使富農殷商的女子，也沒有一點家務的責任。當他們快樂的時候，對於女子才稍加撫慰。不然坐在紡車之前，用了金銀，在白搭夫綢上，不斷的繡織。

關於俄國男子，奧利萊斯說：

他們的大小，長短，高低，是一律的……凡是長鬚大腹的朋友，到處都居於人上……他們歡喜洗澡，所以，不論各城各鎮，均開設許多浴室，在那裏，你常常可以看見長鬚大腹的人
物……

婦女既然到處粉飾，所以，便有這樣的風俗：凡新郎在婚期將近的時候，便以一甌的白粉，送到岳母岳丈的家裏。

雖然，父母之間，常相而晤，而新郎與新娘在未結婚之前，總是從未見過一面的。雙方父母，以「賣買」的方法，定好婚約。新娘是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必須清白無瑕；不然，則以極端殘酷的侮辱，加以處罰。

奧利萊斯說：

新郎在未結婚之前，既從未見過新娘一眼。所以，所娶的新娘，不但不是佳人，往往是個病態的醜鬼。遭着這樣欺騙的，大有人在。至於上層階級，所娶的新娘，往往是新娘的朋友，或新娘的丫頭。這類掉換，亦誠有其事。所以婦女過着貓狗的生活，也就不足驚奇了。毆打妻子，在俄國，是極常見的事。

至於丈夫，則與妻子完全相反，他們當然沒有一絲的束縛。即在結婚之後，往往還要違法去偷情。新娘的父親，在舉行婚禮的時候，手交「新鞭」與新郎，以示權力的威信。這根鞭子，叫做「馴妻鞭」，專對妻子而用的。常常挂在新郎的床上。

妻子不論因何種細過，便遭到「馴妻鞭」的痛笞。這樣的處置，就叫做馴妻。並儼然是高尚道德的目標。男子如不如此馴服他的妻子，即被人諷爲「白操心血，房屋還未蓋好，就想高枕安臥，今世或

來世總要被這座房屋的攤倒所破壞。」

婦女既慣於這種待遇，自然難有其他的概念或思想。唯有逆來順受，過着鞭笞的生活。那時，漢柏斯丁和其他西歐的旅行家，所記錄下來的趣事：謂俄國婦女，若同德人或意人結婚，設丈夫不鞭笞她們的時候，便問道她的丈夫，對她爲什麼沒有愛情的象徵，如此煩擾得她的丈夫，再行鞭笞爲止。婦女一生也是如此過去。

奧利萊斯對於此事，曾有一段辯駁：

俄國婦女須要認清的，就是丈夫在過份鞭笞你的時候，丈夫的胸膛，未嘗不充滿愛妻的心。但據許多歷史家說，未必盡然……：漢柏斯丁說，此非我身受，故不敢妄加猜測……

十五十六世紀俄國的諺語，其時，在德國還流傳着：謂女人，驢子，果樹，須鞭笞才可生存的。這種諺語，涵有數百年婦女地位的情形。丈夫不鞭笞妻子，就是不愛妻子，磨難她，就是愛她。愛妻子正如愛自己的靈魂；搖振她，如搖振梨樹。鞭笞妻子，可以改善飲食。獨身固然不幸，有了妻子，更是不幸。母雞不是禽，女人也不是人。女子是鐵鍋，不擦不亮。拍拍皮襖，會溫暖一些，鞭笞妻子，會使她智慧些。因爲女子是鐵鍋，所以，可以隨你佈擺。一生一世，不論妻子來到你的家裏，抑叫她離開你的家裏，總要用兩種方法，來愛你的妻子。

照古代俄國的風俗，家主的責任，是在分派內親，僕役，和自己的子女各種事務，或替子女定婚。這

種自有財產的風俗，一直維持到佃農廢止時才止。在哥賽克斯（Cossacks）人民之中，愛特曼（Ataman）或其他許多侯爵，像父親似的，站在新娘之前，立刻剝削了她的所有權利。

古代的俄皇，是有獨自選擇新娘的權力的。譬如，Byzantine Emperors 同 Central Asian Khans，凡在他國境的女人，任他選為嬪妃。因此，先下道諭旨，頒佈到莫京及各省都，然後再轉送給各地主，各「有子女的地主」並命令行政當局，為俄皇審查新娘。凡有「貞女」的人們，須立刻把他的閨女，送到最近的城鎮去審查，經過審查之後，遂送到莫京——審查時，據賽比亞林的推測，以健美的體態為標準——從各階級所選出來的女子，不下二千左右，畢集莫京，並用小組方法，來選擇俄皇的嬪妃。而中選了的女子，往往是門第低微的出生。

數百年來，教堂的婚禮，認為高級人士的特權。即到十八世紀的末葉，平民的結婚，仍沒有宗教的儀式。那時他們還保存着雙重的信仰，和反對重婚的概念。這種概念，復分散到西伯利亞，現在還繼續保持着。一般平民，總在「圍繞綠柳」的古怪風俗之下，沒有教皇，舉行他們的婚禮。

俄國婚姻，在中古時代，與西歐亦不相同。「貞操婚結」（Virgin Knot）是沒有的。魔誘和舉火，也是沒有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紀的末葉，因為術士的關係，女子往往禁錮在寺院裏。如此而犧牲掉的女子，誠不知千萬。（曾有個在魁彼地〔Kempten〕窮苦農夫的閨女，名安娜·媽利·茜維及曼〔Anne Maria Schwegemann〕隨魔術團到處表演，一七二五年，曾在德國表演過，一八〇七年在西班牙表

演的時候，遂公開的死在木樁上）在俄國，蒂莉姆替代了「貞操婚結」在寺院裏的女子，一壁受着男子可怕妒忌的偵察，一壁又受着各種女媧——尼姑，女相士，香客，小販——假借女僕的力量，踏進寺院。在這些女媧之中，有一種專以鬼技勾引青年女子與陌生的男子苟合爲業的。

那時，居住在俄國的外僑，覺得俄國婦女，即對生客，並非不可接近的。——雖然，信奉基督的人，視非基督教徒爲極可怖的。——處於這種情形之下，婦女之中，便發展了一種道德的法典：假使女子與生客發生罪惡，可以諒宥的，因爲生出的兒童，將來可受洗禮的。反之，假使男子與向不相識的女子，發生罪惡，生出的兒童，將來是不能受洗禮的，因爲增加「非基督信仰」的數目，是極大的罪惡。

雖然，男子得不着這條理論的庇護，而對於妻子，並不以「無信仰」來作殘酷的報復。但是，妻子卻秘密的譏謗男子，以圖報復。這種譏謗，往往是被人相信的。這時，妻子謀殺丈夫，也有所聞。（報復的表示）

凡妻子謀殺丈夫，必遭「活埋」——「拷刑」——殘酷法律的處置。反之，假使丈夫因爲妒忌或不端行爲，殺死妻子，卻沒有法律來裁制他。

那些來自「中古西歐封建國」而僑居在俄國的外僑——他們的武俠騎士的精神，雖然，尙未爲俄國所認識——對於野蠻的態度，粗暴的行爲，和「肉體淫蕩的放縱」不斷的加以咒罵，而俄國人民卻過得很慣，並且恬無恥辱。非但兵卒如此，即西歐僑民，亦往往如此。

奧利萊斯說：

男子所以弄成如此淫蕩放僻，原因由於他們有充份空暇的享受。你可聽見他們不是站在城堡之下，便是游蕩在街衢。愛酒比世界任何國家還甚……酒罪惡，普遍的，充實了俄國的各種階級。不論牧師和俗僧，富裕與貧寒，男和女，老和幼，無不溺愛瓊漿。假使你常常看見他們睡在街心，或輾轉在污泥裏，你絕對不會去注意的。因為這是日常的常事……十五十六兩個世紀，是平平淡淡的過去了。到了十七世紀，宗教式的屋子裏，躑滿了男男女女，躑躑踏踏，都在放縱飲酒。如此繼續到十七世紀中葉。昔時的遁世主義，此時才激起反抗的新潮。隨後，又擴大了反宗教的運動。對於兩性草草媾婚的宣傳，亦漸漸興波作浪。這場運動，深深的振動了整個的俄國。特殊的婦女領袖，亦應運而生。最著名的，要推縉紳貴婦摩羅莎哇（Morozova）其人。她是位傾心埃文鳩摩（Авраамий）的後起者。埃文鳩摩曾為古代死板的宗教條文，與勒斯戈爾的（Raskol）宗派，別樹旗幟，作殊死戰，開了俄國新時代的宗教改革家別屈斯·寧孔（Patriarch Nikon），控告俄帝的壯業。

這位如痴如狂的摩羅莎哇，大聲疾呼，強化的俄國賓禪提尼法律，立應廢止。但是，終歸失敗。於斯摩羅莎哇下獄，受盡苦刑，為道義殉了身。誠不愧為巾幗英傑。然而，這種道義，殊難久持的。摩羅莎哇的死，正如耶穌紀元之前的婦女，死在戰場，死在丈夫的邊傍，即使敵人，亦樂於讚美的。而俄國的婦女，又

在二百年後的革命運動中，爲着抵抗俄皇的統制，也熱烈的捐身沙場，死而後止。

俄國新時代的曙光，不復再輾轉蹉跎了！

新時代的曙光

一 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與克薩寧第二 (Catherine II) 的表 面改革

婦女在初期俄國史的發軔時代，開俄國歷史第一章的，就是凱費城的奧李家公主。此時，*Muscovite Byzantinism* 的概念，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戰勝了各方面。後來因為內部的腐敗結束它的，也是出於婦女之手。不過，此時不是一位有子女的寡婦，而是俄帝的閨女，大彼得的姊姊，名絲薩夫亞 (Софья) 其人。這個女子，也是在蒂莉姆內長大的，虛偽空氣中撫養成人的。可是，野心頗大。然而，祇有她才有活動的能力。但是，她的外表，卻是正正經經，喃喃禱告，超脫凡塵，虔心敬神。至於彼得呢，年紀還小，不能柄握國政。這女子便乘機從寺院裏，走到皇庭。不與此革彼，僅小心翼翼的追隨賓禪提尼時代諸先祖的成法，她雖然是諸先祖間接的後裔，卻也是他們最後的一流人物。

蒂莉姆存在了四百餘年，至此，偶而，才獲得勝利。不過，歷時甚促。到了幼皇彼得得長大，貶黜了他的姊姊，在一六八九年，運用他的鐵腕，奪回國權，趕走絲薩夫亞，掃除附屬於蒂莉姆的一切。

大彼得於一七〇四年，在一道旨諭裏，第一步把婦女從奴隸生活中解放出來。因此，大彼得可算改革俄國婦女的第一人。禁止父母和親戚，強迫兒女結婚。子女既定婚之後，須經過六星期的時間，才可以舉行結婚。在這六星期之間，新郎與新娘的見面，不可加以阻止。雙方盛情，如不能融洽，可以自由取消婚約。父母與媒人，祇准照顧婚誓（結婚時之發誓）不准強迫青年的結合。至於地主對於佃農，亦須同樣的尊重誓言。就理論上而論，這道旨諭，至少是取消了俄國的強迫婚姻。不過，其影響範圍，僅波及到豐衣足食的階級而已。對於一般普通的婦女，仍無多大的進出。迄至十月革命，佃農和普通婦女，才得以澈底的改革。在那些悲慘的詩歌中，我們不難辨清那些失去丈夫之愛的婦女，是處於何種淒慘的境地。

不過，隨大彼得而來的新時代曙光，俄國婦女史，在俄國歷史上，亦隨之而轉變，俄國因為囿於地理上的位置，它的臉，始終朝着東方，如今便轉向到「可以看到歐洲的窗口。」這巨大的機體，慢慢轉動，猛然，急趨於兩種不平衡的局面。

到外國旅行的俄國人，見到那兒的婦女，大大方方，坦坦白白，不禁驚奇得目癡口呆，所見所聞的事實，都足以引為奇事。設與俄國國內的許多家庭相比，那真是一種奇蹟。

「在女羣之中，有的是和諧，高尚，愉快，和自由，婦女即使對於政治，也大感興趣，她們的芳踪，常常在共宴出入之間。她們可不徵求丈夫的同意，而自由參加各種宴會，並認為是無上的榮幸……」

別凱斯基 (Pekarskyi) 在「彼得第一時代的文學和學習」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at the Time of Peter I) 如此的寫着。

各種「集會」介紹到一七〇三年建成的俄皇新京聖彼得斯堡 (St. Petersburg)，從此，蒂莉姆的門閥，都闊闊的開開。婦女們懂得時裝這類的東西，項頸上挂着珠圈，披上歐洲的裝服，同她的丈夫，往來於交際場中。那丈夫的可怕長鬚，和外套，也通通除去。在那擦得滑滑的舞廳地板上，徐徐的跳着歐式的舞，舞態也是頂漂亮的。

這種新穎時髦的社會，直率的說，還是隸屬於古舊的中古時代，並且向着莫斯科開利姆林 (Московский Кремль) 的黑暗迴廊走去。即使時至輓近，到俄國的遊客，還抱恨那些過着夜生活的紳士，每喜在女子之前，點起一支煙，而那些女子，踢促不安的整理衣服，遠遠的避開男子，舉起杯子飲酒。紳士們當然，「貪飲過量之酒」，夜深時，由他們的從未嗅過酒香的僕役，伴送府第。譬如；彼得皇曾諭令過：不論事情巨微，凡瀆犯所謂「漂亮的態度」，則罰飲「大鷹杯」一杯。此時，面具舞，也開始舉行了。男女女，不至酩酊大醉不止。

就外表而論，西歐的時尚，日見其盛，而內部的腐敗，卻依然故我，毫無改變。不過視女子為「罪惡的東西，魔鬼的子孫，誘餌的毒物」，逐漸受了外來的影響，而轉為「最靈巧的自然動物」。上層階級的確是如此的。詩人隆摩那沙夫 (Ломоносов) 也確實這樣的歌頌過：

「哦，俄國的女傑！」

未幾，大彼得的寡婦克薩寧第一，這位特出的女子，在十八世紀，又開了俄國婦女承繼皇統的紀元。誠如意大利歷史家所說：「快樂屋子裏的悲劇。」及至克薩寧第二，法國的影響，顯然波及了俄國的上層階級。克薩寧第二，是日耳曼貴族的後裔，身受 *Voltaire*, *Grimm*, *Diderot*，以及其他法國大哲學家的薰陶，並招彫刻家 *Falconet* 到聖彼得斯堡。他的作品有劇本，詩歌，神話，筆記。一生過的放僻淫蕩的生活，較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相去不遠。唯不同者，一是女子享受男性的快樂，一是男子享受女性的快樂。此時，久禁在蒂莉姆的高級婦女，獨一的本能，就是借庇女皇的淫威，放縱她們淫蕩的生活。她們外觀眩耀得引人注意，擺脫了一切束縛。雖然，其中的婦女，都會寫些聰明幻想的劇本，結果，遂把文化的水準，理智的興趣，降落得無可如何。不禁使俄國文化歷史學者喻謂：「一代高尚道德的青年女子，待至成人，就都變成了妓女。」迄至十九世紀中葉，女子雖從愚魯昏曠中驚醒，未幾復被男子所征服。總之，從克薩寧第二之後，存在的，祇有男子，而沒有女子。

爲要補救過去數百年的，並且還不斷前進的錯誤，新的教育，固急不容緩。克薩林曾一度倡議教育改革，不過因爲俄國沒有充分的教育家，所以僅做到改革中的一半。雖然，大城市裏，不乏學校的開設。迄後，遂在 *Semolnyi Convent*，創辦貴族式的學院，專備貴族的子弟入學。四百八十個的貴族女子，在法國女導師之下，學習外國語，和高深的藝術。

到了一七八三年，摹做法國科學院的形式，在聖彼得斯堡，開辦一所專門學院。至後又在這所專門學院內，附設一所語言班（Academy of Learning）。它的功用是在「創造字義和文法的規則，以引起研究俄國歷史的興趣」那時，除一般上等階級的婦女而外，所有的文人——Dyershavin 和 Fonvizin，亦在其內——均加入這所學院，以資合作研究。達絲哥娃（Katharina Dashkova）公主，被選為主席。在那兒的婦女，依着固有的地位，向着現代的俄國道上踏去。不過像達絲哥娃這樣的女子，確實是個例外。當她在童穉的時候，對於政治，就發生了興趣，到了十八歲，就能融會 Coup d'état，迄至一七六二年，遂以此貶黜了神經衰弱的彼得第三，使克薩寧第二，得以柄握皇權。達絲哥娃像女皇一樣，與當代歐洲的達官顯仕，書信往來甚密，到歐洲旅行時，曾親自拜訪 Voltaire 和 Diderot，並且深為這兩人所器重。Alexander Herzen 對她曾作這樣的描寫：「在俄國婦女的人格裏，我們意識到她們的偉大。這種人格，像一種不平衡的力量，磊磊的向外崩出，糾正了彼得皇所停頓了的莫斯科。」

達絲哥娃，在她的時代中，在她的社會裏，沒得過別人的幫助。所以，在克薩寧第二死後，黑雲又重集於俄國的皇庭。她遂自動的退隱到一個荒僻的鄉村上。以後，承了許多朋友的接濟，才能過活。大彼得所改革的「光明的專制政體」，劃開克薩寧第二的時代。隨此代來的西方文化，和行政的佈新，祇觸到俄國社會的膚層，並未深入到這機體。對於一般平民，全不相關。在十六世紀，大彼得所

確定的佃農形式，雖至克薩寧第二才算完成，然而，此時還談不上推行。

一農奴的身體和靈魂是爲地主而生的，——是沒有個性活動的。農奴慘無天日的生活，漸漸又轉役於操有威權的大地主之手。男女的結婚，不論其願與不願，總無絲毫的反抗。一刑農所，——便逐漸在各地設立，以備農奴的女兒，偶而不慎觸犯了地主，剝去衣裳，赤身露體，引一條狗，伏在她的上面……：……：……這種處置，雖然，極端殘暴，和恥辱，而農奴的閨女，和妻子，唯有含羞忍受。成千成萬的俄國婦女，嗜盡男子各種的野蠻，殘酷，暴虐的苦辣。——這大概由於飲酒過度而引起的。——不得不過着悽慘的禽獸生活。

在十九世紀中葉，農奴的出賣，誠有其事。那時，登載這樣「女僕出售：年約三十左右，活潑靈敏。承售者，請至 Government Secretary 一看可也」廣告的，乃屬司空見慣，不以爲奇。至於例外，當然亦有之。譬如假使農奴的閨女，有着特殊的才能，虔誠的信仰，或有其他的品格的，地主或其他紳士，願領到自己家裏，同受着家人一樣的看法。但是，往往因此而發生不道德行爲的，爲數恐不少。在俄國文學裏，就有一件家喻戶曉，同一性質的事件：詩人蒲斯金（Pushkin）有個侍女安雷娜·羅迪奴夫娜（Arina Rodionovna）。這位侍女，對於這位詩人，其重要正如哥德的母親對於哥德。羅迪奴夫娜有着歌唱和講神話的天才。她的特殊的想象能力，與大量字眼的運用，啓迪了俄國語言的精神，與善美的妙景，並且決定了蒲斯金的詩才的發展。這位詩人，一生就爲她而努力，並寫成許多詩，獻給他的一玲

「鴉的老鴿子」和「他的患難的朋友」

概言之在亞力山大第一 (Alexander I) 時代 (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年) 遂一揭開 Messianic 的觀念，結束 Arakchejev 的鞭子」此時，戚科夫與甘山兩大學 (Universities of Charkov and Kasan) 均先後在聖彼得斯堡成立。——此時，莫斯科大學早已成立，莫斯科大學，是大彼得的女兒 Yelisaveta Petrovna 捐款所建的——俄國婦女的地位，仍為俄皇的祖母克薩寧第二所統治。誠然，法國的小說，對於受過教育的俄國婦女，供給了一部分的糧食。不過，終難激起她們固有人格的觀念。雖然，法國大革命起初，雖然把俄國興奮了一陣，不過，直到較近，才影響到俄國人民的心靈。假使一讀托爾斯泰，在拿破崙戰爭時代寫成的「戰爭與和平」小說，我們對於他所描寫的婦女，怎樣的為着丈夫和兒女，所過的生活，怎樣的茫無生趣，不禁驚慌不已。婦女的可欺可忍，在詩人極立朋埃妥夫 (Griboyedov) 的「男子智慧的大難」 (Woe to the Man of Intellect) 喜劇裏，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在實際的生活裏，卻祇有可歌可頌的騰拉娃 (Turkova) 騎着戰馬，馳騁於拿破崙 Borodino 的沙場，在貔貅千萬中，掛了彩回來。這不禁又使人憶及耶穌紀元之前，俄國女傑的「男性的智勇」。在拿破崙戰爭中，從丈夫手裏，或在結婚的當口，被敵搶去的女子，真不知多少。處在那種情勢之下的可憐的動物，失了靈魂似的，輾轉作為祭士或教儀的犧牲品了。在這暗無天日之下，過了數百年，法國的大革命，才震醒了她們的甜夢。那時，她們才知道新式的婦女，和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婦女，是兩

種截然不同的模型。

「擺脫了中古時代婦女發展的鎖鏈，走入了現代俄國裏的現代婦女的康莊大道。」
因此，在俄國文學上，來了一位有美，有情，有勇的女子，第一次敢在男子面前，宣佈她的愛情。此後，便隨着這種意義，向前邁進。至於實際生活的情形，容後申述。

尼科拉斯第一 (Nicholas I.) 承位不久之後，反抗的概念，遂開始起來。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一羣受了法國革命影響的兵士和志士，遂樹起革命的旗幟，而各處響應者，紛紛皆是。這般從事革命的人物，是在一八一二年的「愛國戰爭」之後，聯絡起來的。不過，因為組織的鬆懈，終究歸於失敗。泡凱拉夫斯基 (Pokrovskiy) 謂這次革命，是「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初次和最後一次的嘗試」。十二月起義的領袖孔隆尼爾·彼斯特 (Colonel Pestel) 當他未起義之先，曾致書俄皇尼科拉斯，謂：「我皇陛下：我爲了愛我們的民衆，才不惜犯罪來抵抗你。我是不希望『爲我博得名譽』的，我是社會的，所以在任何時間，祇爲着人類的幸福和愛情，流我最後的一滴血。」他的同志，也具有同樣的思想。也有四個同志，同時與他就義，其他的一「祕密團體」一齊流亡到西伯利亞的邊境。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大志，而墮落掉。流亡到西伯利亞的，都強迫在可怕礦窟裏，用着簡單的工具，做着苦工。自願隨他們一同流亡的，有他們的妻子，姊妹，母親……

十二月起義的婦女，有沒有分擔過丈夫的罪命呢？據近來出版的記載裏 (Memoirs of Princess

M. Volkonskaya) 有位浮爾康絲凱亞，她在十八歲時——比她的丈夫小二十歲——便毫無畏縮犧牲了她的有錢有勢的生活，來分擔她丈夫的理想，懂得丈夫的計劃，也會佈擺丈夫的計策。像這樣的女子，不知還有多少呢。

政治犯的妻子浮爾康絲凱亞，不准用車輛，走到六千里以外的 Nyerchinsk。所以她在未出去尋夫之前，她先規定好她的各種權利和個人的家庭生活，把她的孩子，交給親戚。因為兒童是禁止攜帶的。這事雖然很簡單，然而感動人的卻很深切。當她到了西伯利亞的那天，看見她的丈夫，同其他的同志，手足均鎖着鐵鏈。

……斯西基(Serkei)衝到我的面前，叮噹的鐵鏈，把我嚇得昏絕了。他說的話，我全沒聽到。我每當看見那些鐵鏈，我不禁就攪抖起來，低下膝先吻着他的鎖鏈，然後，我才吻着他……一星期，祇准見兩次面……當我初來的時候，我想：五年之後，就滿期罷。以後，我又對自己說，十年罷。再後——十五年罷。但是，到了十五年之後，我便打斷這個希望……祇默禱蒼天，讓我的兩個兒子，離開西伯利亞罷……（牠兩個親生的兒子，也充軍西伯利亞）

在亞力山大第二受位典禮宣言時（一八五五年）便恢復流徒的自由（然而流亡在西伯利亞的，歷時已三十寒暑矣）准許流徒回家。但是其中許多的流徒，死的死了，殺的殺了，一百二十一人之中，健然活世的，僅有三十一人。

像這樣大批出亡的流徒，全是十九世的事情，而在十八世紀中，是找不出的。諸如：Yushnevska-ya, Fonvisin, Muravyova, Davydova, Naryshkina, Rosen, Yental'tseva, 諸婦女，她們的一生，流在冰天凍地的 Chita 與 Nyerchinsk 等處。（時在十九世紀）

這般流亡的女子，像他們丈夫一樣，同是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的風雨飄搖之中的女子，爲着將來的俄國婦女，作前仆後起的爭鬪，詩人南開拉薩夫（Nyekrasov）用了四十年的功夫，獲得了兩首「流亡的公主」，以歌咏着浮爾康絲凱亞和屈彼特絲凱亞（Trubetskaya）芬那（Vera Figner）在莫斯科有一所「流徒苦役博物館」（Museum of political offenders condemned to hard labour）對於陳列在館內的十二月起義，婦女的像片，有人作這樣的描寫：

精神的美是經久不變的美。在十九世紀中葉，婦女堅強的人格，現在還照耀着我們。她們過去的光明，永遠不會殞滅的。她們的剝削，損失，以及道德上創痛，與革命時代中的婦女，先後輝耀。在尼科拉斯第一的陰霾時代，俄國的暴政，達了最高的峯度。所有的理智動力，凝結成爲冷冰，化成爲堅硬的僵石。一般民衆，幾乎不能爽爽快快的口氣。然而，大俄國的文學，此時，卻從落沒中升起。創造的能力，如萬渠奔騰似的展開。Herzen, Granovskiy, Turgenyev, Pushkin, Lermontov, Byelinskiy, Chadaev, 都走入他燦爛的時期。

至於婦女方面，婚姻正爲正統的思想所支配，不平等的苦悶，終不能發洩，並且視爲「被誤解的

妻子。」不過，那些舉止闊綽，門第高貴的「絲綢小姐」，便能在斯斯摩爾亞（Smolnyi）皇家學院裏讀書。但是終不免常受丈夫粗暴兇惡的虐待。在文學方面，深為這種呻吟所感動，遂起而代鳴不平。俄國的婦女，誰不受到婚姻殘害的苦痛。諾開拉莎夫（Nyekrasov）親眼看見自己的母親，為憂愁而致憔悴，於是她才決心從家庭生活慘劇中，脫逃出來。她的全部作品，就是着眼於此，那時，喬治·聖德（George Sand）所提倡的婦女自由，所以備受俄國熱烈歡迎，甚於其他各處的原因，因為把喬治·聖德，視為女預言家，並且照着她所理想的，所講的做去。又因為合乎俄國文學和理智生活的口味。然而對於婦女解放的力量，沒有個外國作家，能如拜倫影響俄國文學，和俄國婦女思想之深。

俄國的解放種子，已落在肥沃的泥土上了。各方面，都熱烈的企望着教育，逃避現實的束縛。少數天賦頗高的婦女，為要滿足知識的欲望，都獨自的潛心研究。赫達莎娃（Hedavva）說：「我的幼年，是隨便過去的，玩笑而外，就沒有一點正確的目標和其他目的。」這幾句話，不啻是十三十四世紀的中等或上等階級婦女，入微入肖的一張寫照。俄帝閨女瑪亞·亞力山多拉娜（Marya Alexandrovna）與聖彼得斯堡小學的導師，對於婦女教育的渴望，極表同情。昔時的教育，是有錢有勢人的專利品，現在的女子，可入瑪亞初級小學，沒有階級的區別，各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機會。

現在，設把一八五〇年新興的俄國文學作品裏，所描寫的女性的特質，加以瀏覽，我們便覺到樂趣橫生，看到另一幅的圖畫：強健的女性品質，備有充分的競爭生存的能力，能耐勞忍苦，自食己力，有

着大公無我的精神和自由的行動，這種特質，遠勝過有才有幹的男子。不過，遜於男子的，便是意志的力量，社交的手腕，和服務的能力。譬如奧李家，奧朋羅摩夫（Опорова）諸婦女，都是如此的。

時間已進展到整個震蕩的時代，大俄國，從睡了幾百年的夢中，第一次的醒來，各地在風搖雨蕩之中，凡是具有頭腦的，和先進思想的代表，都要求革舊佈新。亞力山大·赫遜（Alexander Herzen）的警鐘驚動了「隔岸」——「克里盟戰爭」（Crimean War）戰敗後，政治經濟制度的腐敗，暴露無遺。而補救的計劃，恐怕還沒想過。不但社會各階級，即使政府方面，也承認「以佃農作社會的基礎」——是自封自由經濟發展的死路，阻礙國家生產力量的障礙。此時，政府才肯負責改革。不過，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想從中作梗，幸而報紙，對於各種問題，予以輿論的糾正。對於佃農的廢止，發言更爲熱烈。改革司法問題，亦在他們列論之例。

在這新的時代裏，產生了許多理論家，出版家，道德家，對於新的哲學生活，新的社會制度，新的觀念，以及其他的根本的問題，都各不相讓的，你來我去的加以批評。此時，理智的再生，遂乘機侵入。各處人民，不論窮富，即使住在窮鄉僻壤的農夫，文化的渴慾，智識的渴慾，如雨後春筍似的展開。他們想在圖書館裏，閱讀室裏，星期集社裏，以及各種團體裏，多得一點關於這方面的智識。各大學裏，能盡量的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斯萊夫菲爾斯（Slavophiles）所發現的俄國民族性，用以作爲社會結構的基石。不過，提高下層

婦女，卻爲他所忽視。杜基亞夫 (Turgenyev) 在他的「健兒的信」(Papers of Sportsman) 第一次把農婦的地位，作爲研究的主题。還有許多作家專描寫侍女與男子發生戀愛，而被主人剪斷頭髮趕走的種種悲劇。所謂爭鬪和反抗，杜基亞夫，卻表示無限的慈悲和懺悔。但是反對農奴制度最烈的，要推薩爾特哥夫·戚切底林 (Saltykov Shchedrin)。他的「麥夫栗斯開傳」(Story of Mavrushka) 寫得極動人。麥夫栗斯開本來是自由的，因爲她愛上了佃農派飛爾 (Pavel) 而同他結了婚，她也就變成農奴，稍不如公婆之意，即遭楚笞。而她祇有忍氣吞聲的忍受着。最後，她遂懸樑縊死了。

俄國劇院創造者，奧斯屈弗斯基 (Ostrovskiy)，以商業階級的婦女，作爲背景，寫成他的「暴風雨」劇本 (The Tempest)。別賽密斯基 (Pissymskiy) 的「一點辛酸」也是描寫農婦的悽慘生活的一種作品。朋亞隆夫斯基 (Pomyalovskiy) 以一般小官員的生活，寫成他的「中下階級的快樂」(Lower Middle-Class Happiness) 這本作品，有着「絲綢小姐」的謾罵，和那些追求「不同生活」的婦女。在杜斯士亞夫斯基 (Dostoyevskiy) 的作品裏，牧師的閨女，第一次在俄國文學領域裏，做了妓女。從各方面看，「創着傷痕，被凌辱」的女子，都走入了光明的天日，整個的生活，亦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但是，下一代的作家的先進人物，要推「俄國婦女」和「俄國母親」的詩人諾克拉沙夫 (N. Krasov)。他的詩，也是洩露農婦的慘痛生活的作品。對於奴隸的改革和廢止，不斷的吶喊；對於現有

的制度，不斷的答責。

這兒一首「在道路上」(On the Road)的韻詩，便是諷刺當時的一種作品，當詩人諾克拉莎夫乘着「郵車」旅行的時候，那個趕車的夫子，告訴他說：他的妻子是在地主家裏長大的。在地主的家裏，妻子說，不但要有貴族式的態度，並且還要有貴族式的習慣。一天，地主，把她送給農奴做妻，從此，這兩條生命，便一塊兒鎖在一根淒慘的鐵鏈上。

這兒又有一張農婦的寫真：Darya (農奴 Prop 的妻子) 一生是耗費在「照顧子女與不斷苦役」兩件事上。她是個健美的女子。在她眉宇之間，流露着健強和精幹的標記。「Darya」的莊嚴的外表，有力的舉動，敏銳的眼光，宛如貴冑的皇后。——在工作的時候詩人諾克拉莎夫，繼續望下描寫：「散亂了頭髮，手內擎着一柄刈刀，站在高田的中央，不顧飢寒，安心勞作，絕無一絲慍色。秋收之後，她又一手把稻穀打淨。即使在她丈夫安葬的時候，對於工作，也沒輕易放鬆。這個女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的父親，失去了同幫同苦的同志！冬天到了，當她到森林裏去，斫伐樹木的時候，她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她走進森林，放下沉重的斧頭，每當想到她丈夫在世時，遂流下淚，嚎淘大哭。她的疲倦勞頓，使她陷入無意識的境地。此時，她夢到，她在丈夫死後，又勞動了不少的年載，她想：她再不能勞動了，再不能操勞田地了，再不能一手照顧家庭了……這場遊夢，竟把這個女子凍死了。」像 Darya 這樣的「一點辛酸」在俄國農女之間，不知還有多少呢！

二 農奴自由與婦女解放

三重可怕的命運注定了婦女：

始爲丈夫奴，

復爲兒女奴，

再爲奴隸奴。

這三重負擔重重的壓在

俄國境內的婦女。

——諾克拉莎夫——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俄皇亞力山大第二，在一道著名的旨諭裏，宣佈了農奴的解放。從此之後，俄國歷史上的「貴族」時代，便告壽終正寢。這道旨諭，同時，也是劃俄國婦女史的大事件。

不久之後，婦女的問題，經過文壇轟轟烈烈的討論之後，便踏進實際的境地。對於婦女的解放，各方面，都加以手援；並提醒她們的社會的，和理智的興趣，擴大她們的活動。准許她們參加各種教育，各種工作，這裏，我們所要申述的僅須提及 Byelinskyy, Herzen, Pissarev, Dobrolyubov, Chernyshevskyy, Mikhailov, Shashkov 著名人物。

克利盟戰爭 (Crimean War) 之後，專爲婦女而設立的高級小學已有一百四十八所，學生共有

十六萬八千。許多愛自由的女作家，都提高嗓子，東喊西喚，幾年之後，曾以農奴痛苦的描寫，而激動了極大擾亂的瑪科·孚夫膠開 (Marko-Vovchok) 的大名，遂成無人不曉。自一八五九年，特殊婦女的刊物「曙光」 (Rassvyet) 遂行問世。同年的秋季，盼望許久的聖彼得斯堡大學，果然開啓大門，收容女生。戈莎尼 (Korssini) 就是該大學法律學系的第一個女生。到了一八六〇年，妮妮而來的女子，不下數十位。戚科夫 (Charkov) 亦繼起效做，爲着二百五十個入過小學的女子，開設一班「三年教育的課程。」

不過，婦女學習醫學業，卻遭政府當局的留難。於是婦女們，遂採用革命的方法，施行在年青的俄國，此時，婦女的運動，也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到了一八六四年，便達到了她們目的。納丁茜頓·絲隆娃 (Nadyeshdo Saustlova) —— 農夫的閨女，爲人頗機警 —— 是第一個在聖彼得斯堡醫科學院的講堂裏，露面的女子。此後，同她在一起的，尚有兩個女子 —— Bokova 同 Koshevarova-Rudnyova —— 不久之後，又一同脫離聖彼得斯堡，而一同來至瑞士，入蘇力斯大學 (Zurich University) 研究醫學。在這大學裏，共有四個俄國女生。兩個是研究醫學的。在一八六八年，這兩個女子，便完成她們的醫學業，並且名列前茅。她們的榜樣，遂大爲別人所效做。於是，又有一羣俄國女子，結隊來到瑞士。這般女子的用意，祇不過是在刺激那班反對女子研究醫學的俄國當局。因此，在一八七三年的夏季，蘇力斯大學裏的一百十個女生中，就有九十六個俄籍的女生。不幸在國外求學的俄國女生，被一道

旨諭，一齊全召回俄國，藉口她們在國外過着不道德的生活，和有着社會主義的思想。這般女生，對此當然不服。但是，不^回國，則沒有參加考試和職業的資格。於是大批的國外學生，不得不回到俄國。

這般女子，就是推開德、法、意三國女子入大學的門檻。

她們回國之後，便創辦一所女子醫學院，以資繼續研究。不過，這所醫學院和其他的女子大學，僅僅存在了十數寒暑。但是在這短短的時間，卻產生了七百五十個著名的女醫生。

在一八七一年，幼稚院，遂在聖彼得斯堡設立。這不得不歸功女作家蒂絲比栗哥哇（Tsabrisko-va）和她的「Bestushov」課程。——這個課程，後來即成了「女子大學的課程」——已捨歷史，哲學，數學，物理，諸學科——對於俄國婦女運動，關係至巨。

「女子大學的課程」是成千成萬婦女的教育中心。未幾，莫斯科大學，亦開始採用「女子大學課程」。婦女的新的教育制度，風行了俄國境內，它的氣焰正如萬渠爭流，風掃秋葉。最後，對於這種發展，稍有修改：廢止盲目的默認，盡量的發展俄國婦女的自由能力；掃淨古代傳統的觀念。各人爲了自立，自由，公共服務，都小心翼翼，爭先恐後，擠入了大學。若是自拋自棄，即遭別人的白眼相待。那時，革命家哥諾羅哇（Kornilova）對於穿綠色襪子的學生，和Nihilist黨的女子，曾作一段記載，說她們留着短短的頭髮，口邊啣着煙捲，眼上架有眼鏡，常常站在人羣之中。這種精神，要是沒有一點勇氣和誠意，怎能公然把舊時的社會制度，轉變過來呢。

俄國婦女，走入這種生活，它的潮流，是在什麼時候侵入的呢？婦女解放與農奴解放，其中有什麼因果的關係呢？

二千萬農奴的解放時期，不復延遲蹉跎了。隨此而來的，是一陣可怕的社會擾動。被壓迫的苦工，促動了地主，走入更闊大的命運。Севастополь 的戰敗，最後的原因，不是俄皇權力的撲滅而是教堂與國家不可與離的信仰的基石，還做他們的護身符。革命的改變，當然，也影響到俄國的家庭，於是理智生活，精神生活，洪流似的，從各方面鼓起。喬治·聖德的作品，又把美國的觀念，帶到俄國，同時又接收了由法國輸入的聖西門主義的新刺激。不過，這種新的刺激，不久就化爲烏有。

這種新思潮，備受俄國文化領袖人物，和具有革命頭腦的人物，熱烈的歡迎。

俄國的婦女解放，從某方面看，更有甚過法國烏托邦的幻想。因爲俄國的婦女，都深受到社會主義，和共產學說的影響，以及近十年來的革命觀念的影響。這時，討論或辯論婦女問題的，到處皆是。所以，強烈的婦女運動，遂應運而起。至於大批的農奴和勞工，仍然寂寞無聞。就其性質而言，距離運動的時代，還相差甚遠。不過，農奴，想用革命來取得「大改革」企圖雖般，然而實現殊難。此時智識份子，對於資本主義的力量增加，亦感不滿；對於復興經濟社會生活的基本工作，也大鳴不平。——這一切，已打下了社會崩潰的基礎。

俄國社會內部的振蕩，把大羣中產階級的婦女，除少數富有地主的閨女而外，一併漩入時代的

大禍。屬於小康的家庭，因為農奴的廢除幾乎蕩掉一半的家產。而那些所謂「自由階級」雖不算富裕，但也不付稅。所以，下級的軍士，祭士，低級官員和自由職業的人士，便乘機興起。

此時，自由階級人們的兒女，反能找到國家機關的職業，閨女又能自謀生活，或找到一點小職業。但是，職業的要求，一時終屬有限的，那些「思想激烈的無產階級」的男女，便遭到莫大的厄運。注定了他們以後在俄國革命中的活動。

無產階級人們的衣食不足的生活，和生命的動力，即使俄國智識份子，看見這愚蠢的，慘痛的，可欺凌的仇敵，不得不為更大的自由而爭鬪。並且認為唯有增加無產階級的能力，智識，教育，才能打開一條適當的生路。再者，所謂「懺悔的貴族」(Aristocratic Penitents)對於自己的罪惡，亦願設法彌補。對於自己的荒唐的行爲，也表示抵抗，以補救於萬一。懺悔的貴族，最偉大的代表，要首推托爾斯泰其人。

俄國的智識份子，大多是從農奴周圍裏跳躍出來的。甚之，過過被壓迫階級一樣的剝削生活的，為數亦不在少。所以才敢公然的接收新進侵入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再者，這般智識份子，因為與一般羣衆，沒有多大分別，此時，「到民間去」活動，才能開始。(至於自動為平民服務的，暫且擱開不提)這樣一來，就自由觀點而論，那些天賦的俄國民族中的智識份子，與富有的階級，其間顯然劃開一條界線。所以，凡是具有革命思想而到民間去的團體(Narodniki)，其數目愈多，則革命勢力也就愈大。

——確實，我們也是如此的想——自一八六一年之後，「到民間去」的份子，非但在大學裏，比比皆是，即使在城堡之下，牢獄之內，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這種觀念之下，對於俄國婦女解放的運動，酷愛自由的激烈派和自由派，也是背道而馳。於是俄國婦女運動的路線，到了十九世末葉，便分出一條西歐婦女運動的支線。——俄國婦女運動，在一八六〇到一八七〇的十年之間，已有相當的成功，以後，曾作為其他各國婦女解放的目標——憑心而論，俄國婦女的運動，純粹是民族思想的表現，加上一點革命的特質而已。若就時間而論，固為先進，若就學理而論，則無依據。這場運動，雖然是經濟的要求，而所得結果，則與社會的、道德的、自由的，卻全不相關。至於這場運動的原因，則有：智識上的渴望，個人有用力的機會，為民衆服務的志願，和同舟共濟的精神。

實際職業方面，成了問題的，有教師和醫師的問題。此時，「教誨別人」一詞，在俄國，其意義就是一個婦女，離開高率工作酬報的城市，隨自己的意志，為着極小的酬勞，來到風氣未開的鄉村，過着無生無息的生活。在鄉村裏，她們不但教誨已讀書的兒童，並且還要教誨兒童的父母，而她們祇知埋頭苦幹。這般從事文化勞作的婦女，在有形與無形之間，對於政治上，有莫大的重要。

女醫師，女看護，收生婆，也同樣的利用這種方法，來至鄉間，從事工作。自然，這是一種有利益的工作。可是，她們有限的生命力，不久即為不斷的要求所疲倦。因為，事實上，藥料的配製，病症的調理，從沒

有人對她們，加以手援。她們非但要照顧鄉村的病人，並且還要照顧更大區域裏的各種疾疫，這些成千上萬的婦女，統在 *Syemstvos*（各省區的自治團體）機關雇用之下，那預備為社會服務的婦女，工作的價值，當然極高。對於文化勞作，多少也有裨益的。

迄後，又有大批的婦女，隨着鄉間的文化勞作的舊道，以畢生精力，從事革命事業。其中的人物有：*Ssofya Bardina*, *Ssofya Löschern von Herzfeld*, *Olga Natanson*, *Ssofya Perovskaya* 等人。但是這種工作，絕非少數婦女所能做到的。所以，日久之後，有的是狐疑不決，有的裝腔作勢。直至青年革命的領袖，戚納斯夫斯基 (*Chernyshevskiy*) 用了終生流徙的代價，來付清革命觀念的價值。他在一八六三年，先後囚禁在聖彼得和聖堡爾的牢獄，用他的小說「怎樣去做」 (*What is to be Done?*) 來答復婦女問題，並且說明怎樣的由學理的邏輯上，走入現實的境地。若以純文學眼光看之，這部小說，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但是，這部小說的影響，卻促動了整個時代。此時革命家拉克米安夫 (*Raskin* *Belov*)，局部局部的暗中活動。他的妻子菲拉·拔夫隆夫納 (*Vera Pavlovna*)，也是一位特出的女傑。擺脫黑暗的地穴的家庭生活，出來謀生，過着經濟獨立的生活，並站在營業的立場上，建設了「共產生產者的合作社」 (*Communist Producers' Co-operative Society*)。以擴大她的社會活動的範圍。這所合作社，就是未來社會主義國家，開源其始的第一個組織細胞。

戚納斯夫斯基的小說，揭起一場可怕的風潮。不論在實際生活方面，或文學方面，對於這部小說

的訓諭，均遭「做父親的，」「做丈夫的」反對。因為他們已經承認的父系權力，有些危險，妻子可以不受丈夫的辱罵和痛打。但是，反對終無效果。菲拉·拔夫隆夫納的「製衣」社，啓示了婦女施行她們的權力，繼而摹倣的蘇俄婦女，不下數萬。此時，製鞋匠的，裝書匠的，和其他職業的合作社，皆勃然興起。婦女的目標，都集中在經濟獨立和職業的工作。這時，公社的——專供離開父母和丈夫的女工，女學生寄寓的——推行，非常迅速。這所聖彼得斯堡公社，在極激黨的俄國，盪動之下，亦告成立。

目擊公社生活狀況的戈納隆娃作有這樣一段的報告：

寓客的物質狀況，各不相同。不過一切的財源，卻是公共的財產。互相幫助，是共同生活最上的原則。因為公社的生活負擔，非常低廉，所以，才能聚集許多青年。寓客的智力和才能，都比一般人為高，所以，影響民間才大。在公社裏，使我們認清我們的社會思想，是可期實行。但是我們的私人生活，是沒有好的住所，比之工廠勞工的住所，還要惡劣得多。同志之間，沒有你我之分。公社對於來自鄉間的婦女，更是有益的。在寓客之中，誠有許多同志，散財破家，抱着研究目的，身無分文的來到這裏。但是，假如與這裏沒有點關係，或是沒有個熟人，就難踏進這公社的門。事實上，被公社所棄的婦女，恐不在少數，雖然，為公社的內部互助着想，總想盡力收容青年同志。在我們互助的關係上，各種不合理的，不誠意的事體，總是盡量的掃除，即使最細微的外表，也不憚麻煩，加以改正，我們在這些朋友中過活，好像在我們最親近的家庭裏一樣。

希望是實現了。公社之外的人，往往藉口公社的不道，加以攻擊，並且疾呼打倒。威納斯夫斯基在「怎樣去做？」的小說裏，對於物質的看法：「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煙斗——你的煙斗，我的妻子——你的妻子。」威氏果然不愧為 *Земля* 人物，這一般人物是過着樸素，甚之節慾的生活，以婦女爲同志，僅是同志而已。對於戀愛和色慾的衝動，極力加以遏制。他們所疾呼的，是「拋開戀愛的問題。」而六十年後的蘇俄青年，把這種精神，早已棄在九霄雲外。「現在的讀者，對於這種問題，沒有絲毫的興趣，因爲，佔據他們腦子裏的問題，是如何完成行政和司法的制度，以及財政和農奴的問題。」

婦女爲了教育，和獨立的生活，往往遭到家庭強烈的反對。所以，不惜用盡詭計，或是「虛偽結婚」(Sham marriage)，祕密的脫離家庭，像這類的事情，常有所聞。所謂虛偽結婚，就是一個女子，先約好一個志同道合的男子，舉行結婚，不過，這祇是儀式而已。然後，這個假裝的男子，便承認這個女子，是他的妻子。然而，這種沒得父母准許的婚姻，在俄皇的法律上 (*Политика*)，是不能成立的。不過到二十世紀的初葉，女子的結婚，便可不徵命於父母了。在這樣情形之下，女子便可自由走向自己目的地。可是在一八六〇與一八七〇年的時候，想到國外去讀書的女子，也往往借「虛偽的結婚」以達目的。這種事實，在俄國的智識份子之間，已成了公開的祕密。許多成名於革命的女子，總是借庇「虛偽結婚」的。不然，就走不上教育活動和社會活動的道路。Sofya Kovalevskaya 在青年的時代，也曾經與男

子定過「虛偽結婚」的婚約，後來，她便成了國際聞名的數學家，做了 Stockholm University 的大學教授。但是，當她在歐洲的時候，卻受盡別人的奚落。

先以「虛偽結婚」而後實行同居的，也是常事。不過，這種婚姻的結果，總是不十分美滿的。

斯山亞鳩比 (Sainyegub) 是一八七〇年的著名的宣傳家之一。對於當時「虛偽結婚」在他的言行錄中，留下一段頗饒興趣的記述：

某日（斯山亞鳩比說）當我住公社的時候，Cherushin 走來告訴我們，他接到一封從 Vyā. Diocesan 學校的教員，曾教過舊時學生的「公民」在這封信裏，她說，那位同伴告訴他，她的學生預備在畢業之後，假使碰到家庭的壓迫，便決然以虛偽結婚，脫離家庭。其中有個她所最喜歡的學生，是鄉村牧師的閨女，怎樣的在父權殘酷之下，逼她決定脫逃出去。不幸，被她的父親發覺了，立刻就把她嚴加監禁。她的往來書信，即使書本，均遭嚴厲的禁止。她的家庭，極力設法強迫她與別人結婚……：既然除以「虛偽結婚」方法之外，她是無法逃開那火坑的，所以來信的用意，是在請求她物色一位人色相當的丈夫。那時，我不稍滯礙，就毛遂自荐……：……

那時，斯山亞鳩比雖然還是個年青的學生，便毅然開始數千里的旅程，來至一處荒僻的鄉村，爲着一個盼望自由，向不相識的女子。事先他的同志，不但替他預備好結婚時所用的衣服，並且還幫助

他回來的川資，到那裏，他先拜晤那女子的父母。那女子的父母，亦以賓禮相待。然後，那個女子，裝着他，也來拜晤他。照着固有的儀式，那個女子，便舉起兩臂，抱住斯山亞鳩比的頭頸，喊着：

「最後，才有了你，斯山亞鳩比。」

那位牧師，從斯山亞鳩比呈上的履歷表上，知道他是個貴族世胄，富有地主的兒子，遂欣然答應了他們的結合。幾分鐘，全村的人對於這位祕密與牧師閨女訂婚的新婿，幾乎無人不曉。於是，正式公佈訂婚，交換婚戒，這兩個青年，也就大談戀愛。雖然，以前從未見過一面。未幾，辦好粧奩，結婚遂在歡聲騰沸中舉行。過後，這一對新人，整好行裝，一直來到聖彼得斯堡。這女子的父母，對於他們，絕無一絲半毫的疑心。斯山亞鳩比的妻子，便寄寓在婦女公社，以遂其讀書的志願。同時，她也是宣傳社會主義的一員。

斯山亞鳩比與他的美麗妻子拉栗薩（Larissa），感情非常融洽。最後，那套「虛偽結婚」，就成真實了。數年後，斯山亞鳩比，因為在工人中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遂罰到西伯利亞，作九年礦工苦役，同他流亡出走的，有他的妻子拉栗薩。

她一步一步的走在成千上萬的俄國婦女所踐踏過的困道上，在她之後，這條困道，還被後人又一步一步的踐踏了數年。

俄國革命前的婦女

一 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爲自由而激起的強烈的運動，喚醒各階級的俄國婦女的靈魂，俄國婦女起而反抗傳統權力的次數愈多，則超過男子的力量亦愈大。這點，不得不歸功俄國婦女的堅強不移的熱誠……」一位俄國婦女歷史威權作者亞米弗蒂拉夫（Amfiteatrov）這樣的寫着。「亞氏著有『俄國社會運動中的婦女』（Women in the Social Movement in Russia）」又謂俄國婦女對於社會的爭鬪，民族的復興，有四分之一的供獻。

在尼科拉斯第一時代，被地主趕到西伯利亞的農奴，不下七千。其中婦女的數目，約佔三分之一強。

在一八一九年，哥賽克斯革命中，婦女則佔有領袖的地位。革命壓平後，遭到鞭子痛苦的婦女，有二十九人，但是，沒有一人表示懺悔或乞憐。一八三〇年斯西維斯安勃爾（Sevastopol）革命中，犧牲掉的婦女，有三百七十五人。她們沒有一絲畏懼的，懷內抱着子女，手攜着子女，跑到致死的鎗彈之前。

在亞力山大第一的 Government of Novgorod 統治下的「農軍區域」(Peasants military colonies) 的革命中，婦女們不但站在領袖的地位，並且在軍備森嚴中，還挺身出外宣傳。

被壓迫的婦女人數愈多，反抗統治與壓迫的力量也愈大。

俄國的革命運動，自十二月起義之後，已經蠢然發動，不過到了農奴解放的時候，接受革命運動的，不僅是失望的農奴，並且還有因農奴解放而失去階級的一般地主。未幾，革命的組織，便第一次形成了。一八六一年底，威納斯夫斯基草成的「給農民們」的革命宣言，亦第一次在俄國境內現出，叫他們爲着將來的革命，組織起來。違法的刊物「大俄國」得以重見天日。威納斯夫斯基——「大俄國」新刊物的靈魂和生命——因爲發表宣言而被捕，並流亡到西伯利亞作礦工的苦役。

同年之內，在聖彼得斯堡與莫斯科兩處的大學裏，揭開了學生的風潮。此後，學生的擾動，便成日有所聞的事實。政府對於這種問題，立刻採用一種澄清反動派的課程；對於大學學生，便加一種新的限止。準此，先行取消學生的結社權利，然後，再取締已成立的結社。對於一般無權無勢的學生，以種種方法，加以嚴格的限制。但是，學生對於政府的新限止，一致表示反對，並提出抗議。這自然又惹起政府的怒焰。結果，上百成千的青年學生，坐牢的有之，流亡的亦有之。各大學的門，都封得緊緊。復謂，迄後如要重開大學的門，一律禁止收取女生。從這一件事，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在大學裏的女子的活動力量了。當時被捕的人，有著作家，發行家，出版家，和青年學生。——Mikhailov, Pissarev, Shelgunov 亦在

被捕之例——關於政府所採取的種種方法，或其一類的瘋狂政策，總不免受了一八六三年波蘭政府壓平學生鼓動的影響。

此後的大學，不斷的爲不安份子和革命份子的所居留的中心。「學生」一詞，與革命的意義，似無出入。

此時，學生所發表的「新俄國宣言」是很有興趣的。據俄國歷史家波凱羅夫斯基（Poltovskiy）說，這篇宣言，已預言到未來俄國革命的形式和目的。其措詞並未借鏡於西歐近代的共產文學，和共產宣言。而各種要求，已充實了早期蘇維埃政府的計劃——各學校的自由教育，婦女的絕對平等，土地的社會化，私人企業的廢止。（合法盜賊）

一八七四的事體，進步得如此迅速，使革命的宣傳，能在佈置之中，擴大了組織。宣傳的大本營，是設在聖彼得斯堡，早於一八七三年，已在大施活動。用着「到民間去」的口號，以獲得社會思想深入民間的勝利。原屬和平的宣傳，漸漸的確定了革命的性質，備好武裝，以達武裝起事的目的。這點，自然，完全受着班鳩寧的影響。

班鳩寧根據沒有一階級彩色」的意義，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曾在俄國牢獄，致俄皇尼科拉斯第二的「罪狀」以求俄皇的懺悔。他的理想的世界，是沒有私產制度和法律束縛的，而祇有自由的空氣。班鳩寧說：人民無須什麼教育，祇要照社會主義的工作做去，自然而然就會走上沒有苛政的

自由道路。但是，如果要完成這種工作，真的革命意義，須灌入人民的腦子。使他們在羣衆中，忘掉自己，使他們從不滿意中，爆裂開來，局部的擾動，局部的革命，把整個人類挑撥起來，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使命。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必須放棄固有階級的權利，穿上農裝，披上工服，走到工廠和鄉間，拿起刈刀，舉起斧頭，在城內或鄉間，過着勞動的生活。「教誨平民嗎？」班鳩寧說：『是最愚蠢的事。因爲平民知道他們的需要，比我們清楚，我們卻反過來隨他們學習，並設法去領略他們生活的祕密，力量的祕密。所謂祕密，絕非所謂「教育社會人士」所能洞悉的……』

這種教訓對於一八七〇年的俄國青年，影響至深。所以青年男女，成羣結隊的離開大學，去學習職業，並且實地的踏進工廠，走入鄉間，以準備將來的革命。那些「到民間去」的人，瞞着自己的來歷，作實際的接近農民。這種運動，在極短的時間，分佈到整個俄國境域。然而，不久之後，便在一八七七年的兩個「奇怪的審判」中，化爲烏有。一爲「五十審判」(Trial of the Fifty)，一爲「一九二審判」(Trial of the Hundred and Ninety-three)。在這兩次「審判」裏，遭遇的份子，多爲智識階級。

第一次的「審判」是司法上消滅「全俄社會革命組織」(All Russian Social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的勝利。它的發動時期，是在一八七七年二月。在這次審判裏，被控告的共有五十人。其中一半的婦女，都是屬於上高的階級，並且在外國或俄國讀過書。就出生地點而言，便呼之 Moscow Amazons。其時，司法部長柏倫爵士(Count Pahlen)，在俄皇之前，呈上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便是當

局對於這般婦女所造成的危險的報告書。照這位部長的意見，革命宣傳，所以能夠成功，因為在叛徒和革命份子中，突然的增加許多婦女。「完全由於這般婦女的參加」部長這樣的寫：「竟把半壁俄國，紛亂在蛛網似的革命組織之下」部長繼續謂，在二十三個革命組織中，直接為婦女所管治的，就有五個。柏倫又作進一步的估計，謂在革命活動的時候，凡六百三十個叛徒中，便有一百五十八個女子。報告裏又說：那些大批「到民間去」的人，都過着窮苦的生活，與簡單的農民斯混在一起，其實，他們都是屬於富有的家庭。——這自然是整個問題最嚴重的部份——那些稱讚和欽佩他們的親戚，都反來咒罵他們。

五十位被控告的人中，言詞最流利，而鼓動最烈的，當推柏迪腦（Sofya Bardina）和工人亞利賽亞夫（Alexeyev）兩人。這次「審判」無論如何，曾鼓起了俄國教育界的興奮。

這次落難的人，都是屬於宣傳班鳩寧思想的組織。這組織的大本營是設在國外，其目的在推行班鳩寧的思想。推行的步驟，亦照班鳩寧的規定。根據這種步驟，所有的份子，同時都回到俄國，聯合了少數的工人，在莫斯科開始活動。他們都佩着農民的符號，先入工廠，尤其紡織廠，大肆活動。

我們知道，當時的俄國工廠，不論男女，均要在悶塞污穢的空氣中，操勞十六小時的勞作。假使他們沒有大公無我的精神和勇氣，對於社會主義的思想，自然，無暇接收的。果然，這次的宣傳，是用了極大的犧牲，才把大部的勞工剝削，轉變了過來。

抱這種思想的婦女，有 Bardina, Kaminskaya, Lyubavovich, Lydia Figner 等人。她們佩着暗號，踏進工廠，因為受着法律的限止，起初祇能在女工工廠裏工作，宣傳的工作，得到了相當的成功。然後，又想出種種方法，才踏進男工工廠。那些不合法的宣傳品，遂乘機分散到各工廠，各公共機關。男工們，對於當代各種政治問題，大加討論。以這樣方法推行，自然，很容易操縱勞工的興趣。雖然，勞工們，起初有些懷疑，但是，經過宣傳之後，仍然難移動他們的思想。因為勞工的智識特別鄙塞，沒有能力，來接收她們所宣傳的一小部分。

因為她們的熱誠，燃燒得特別厲害，似乎等不及將來的勝利。對於這點小小成就，自然，不能認為滿意。所以，她們不顧利害，大肆宣傳，到了一八七四年，便引起當局的注意，對於工廠的違法宣傳品，一律禁絕。當柏迪腦和萊迪·芬蘭 (Lydia Figner) 想悄然脫離工廠，不幸已經被發覺，遂與其他的同志，一同被捕。此時，政府便按門挨戶，搜查這類違法的宣傳品。「五十審判」就在此時勃動的，參加的工人，也不在少數。

那時，柏迪腦祇有二十二歲，她是 Tambov 市府警察局局長長女兒，適從瑞士回國的醫科女學生。——社會主義的社會活動的靈魂，莫斯科組織的健員——萊迪·芬蘭有着自強不息的人格，對她有力的影響，如何才可堅持，又怎樣可以加以有力量的操縱。柏迪腦和萊迪·芬蘭的認識，是在萊立斯大學，都在學習醫學的時候。那時，萊迪·芬蘭對於社會主義的學說，還沒有附從，時常加以批評，

並且反對柏迪腦的前途的努力。但是每每爭論到她所操的醫業，其工作的利益，利及民衆的，是否比革命爲大，則不免動於心。這不得不歸功柏迪腦的辯論一則：

用個人的力量，來反抗一般社會的情形，是沒有效力的……所以我們的工作，不在安慰個人的痛苦，或調停一件事，或僅僅推翻社會的制度而已，最大任務，是在用一種原則，向整個人類反抗，不把私有財產，世襲權利完全破壞，則不停止工作……」

她的朋友，即因此而轉變過來了。

柏迪腦在法庭上所發言論，固不足重視，唯其反抗現有制度的火焰，才引起我們的驚駭。她在工人中的宣傳，從沒懈怠過，當她的活動，直接的打在文化的基礎上——私有財產，家庭，宗教，和國家的基礎——在她的「共產宣言」裏，有着這樣沉痛的答復：

「的確，我敢說，我從沒打擊過私產制度，雖然我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人。我所要求的，是每人都有有一種權利，來處置自己的勞動，和自己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請答復我：造成私有財產制度的，是不是有這樣思想的我，抑是一個付給工人三分之一的代價，而自己卻不操一點勞動，反坐獲剩下的三分之二代價的廠主呢？又是不是一個變賣成千上萬家產，未費一指之力，卻反獲資千萬的投機家呢？我們把勞工用勞動結成果實的權力，放在一切權力之上……」

「至於家庭，我祇問：把妻子逼進工廠，毀滅了子女，摒絕了希望，以求一點淒慘的酬報，這是不是

現有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呢？又是不是現有社會制度，不惜破壞現有家庭，逼着女子操着皮肉生涯並且公然林立各處，抑是設法殄滅社會擾亂，消滅家庭貧困的我們呢？……

「我雖然小小的瀆犯了國家……但是，我不信，國家能用着個人的力量，便可改變一切。總之，一個國家的顛覆，往往因為本身涵有內潰的種子……從另一面看，一個國家，用了苛捐雜稅，用了資本主義，盤削工人，用了政治經濟的政策，使民衆陷於極貧困的地步，使民衆不得不走向犯罪的一條道路；把民衆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情形，都奴化起來……這種國家，我敢說，是在自掘墳墓……」

柏迪腦在法庭上所發的言論，到了當局採用恐怖方法，來應付恐慌的時候，即成爲「俄國自由運動的真諦」。她在法庭上說：「審判長，不管我的命運怎樣，我絕不會向你乞憐，更不作非份希望，請盡量的裁制我們，我供認這個猛烈的運動——很明顯表示出時代的精神——決不是一切壓制方法所能消滅的。一時，也許受着一點阻礙，但是，這場運動，將來更會有力的恢復起來，總有一天，會達到我們理想的最後勝利……判決我們罷！審判長，你有的是物質上的力量，而我們有的是道德上的力量，歷史上進化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絕不是刀鎗所能殺滅的！」

柏迪腦和其他被捕同志，都被判決苦役的徒刑，迄後，又改判充軍西伯利亞。一八八一年，柏迪腦，從西伯利亞逃回俄國。其時，景物全非，她覺得無處能夠收留她。在一八八三年，當她到國外的旅程上，

用鎗自戕了。

柏迪腦身受的痛苦那堪回憶！

其他的同志，最後所受到的痛苦，也不下柏迪腦。Betty Kaminskaya 在流亡到西伯利亞旅途上的時候變了瘋子。許多同程的流徒，都來安慰她。最後，雖被釋放，但是，時已不及了。當她在半途上療治的時候，取了一瓶藥水，滅絕了她的殘敗的身體。

這次「審判」留給俄國民衆的印象，當然很深很大。感動青年學生的，尤爲深巨。那時，有位名絲賽隆娃 (Ssalova) 女生，在她的自傳裏，留有這樣的記錄：

在工廠裏的大批工人，都是學生，許多年青的女子，放棄她們原有的特權，踏進工廠，以冀把光明引進這黑暗的領域，留給人們偉大高崇的印象。在我們許多人之下，都是抱着極大的企圖，到了「已離開學校的考試」的時候，我們就焦慮着將來，並且自問道：「我們現在到那兒去？要幹什麼事？」許多男生，離開學校，而學習烹飪，雖然他們不常常去做。但是在我們小小範圍之內，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們的目的的是什麼。

我決定跟着「五十審判」中許多婦女道路去做，也決定到鄉間去工作。

芬蘭也同樣的寫有：

「審判」引起各方面的同情。那些「大公無我」的婦女，爲着到工廠去做工，遂毅然放棄自

已原有的地位。她們坦白的罪供，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已得到世界上的歡欣。婦女視她們的活動爲殉道師的精神。雖然她們如此暴裂開來，在道德上，都祇有一半的成功。不過，爲信仰的爭鬪而殉身，總算是光榮的勝利！

這次「審判」在近代文學上，顯有廣闊的影響。死去的 *Nyektarasov*，對於革命的女傑，有一種動人的描寫。*Turgenyev* 寫成的「門檻」(The Threshold) 散文詩集，以獻給俄國革命的婦女。這冊散文詩集，最爲俄國青年學生所喜讀的。書中的景物：開首便是許多的大廈，在這大廈的後面，有一片極黑的黑暗……：站在大廈門口的，有位俄國女子；這女子正要穿過這革命的門檻，忽然，有個魔鬼，以內中危險，和要加在她身上的種種痛苦，警告她。但是，這女子說，她已安排定當了。

「你要預備去犯罪嗎？」

「是的，不錯」女子低著頭說。

「你要知道，你還可以把現有的信仰放去呵，你得明白，你是轉錯了念頭，何苦把性命白白的犧牲掉呢，明白嗎？」

「是的，不錯，我明白，但是我要進去。」

「蠢貨！」在她後面騰起一片笑罵聲，

「神人！」往各方面來的回聲。

在「一九三審判」中，落難的婦女共有三十八人，佔全數五分之一，她們也是屬於班鳩寧思想宣傳組織的。發動時期，是在一八七七年十月。落難者都判決三四年的監禁徒刑，他們堅強無畏的行為，也同樣的得到世界上的同情和尊敬。對於審判他們的人，絕無畏懼和隱瞞。所謂「反叛」婦女，亦佔其中極大的數目。

「俄國革命的祖母」柏栗茜科維斯亞 (Breshkovskaya)，亦是這次舉動主謀之一。迄後，她的大名，曾揚國外。她「到民間去」，遂證實了恐怖方法，迄後才轉向「社會革命」。

她的流利的口才，不辭勞苦的能力，雖然常受憲兵的監視，然而到處都表現出來。因為當時情形，特別嚴重，改裝廚娘農婦，才把她的踪跡，佈遍全俄境內。吉斯海林 (Golshen) 所創立的「着戰組織」 (Fighting Organization)，她也是其中後備軍之一，並藉此組織，得以盡量的活動。

柏栗茜科維斯亞的革命活動，既被政府認為嚴重，所以在「一九三審判」的婦女中，判決四年苦役的徒刑祇有她一個。在一八九八年，她又逃脫出來，不幸又遭逮捕，復判兩年半的苦役。到了一八九八年，才回到俄國，開始她的革命活動。輾轉又流落到外國。當她已到六十二歲時候，（一九〇七年）為反抗法律，才回到俄國，後被政府送到西伯利亞，住在那裏，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始返。

彼拉維斯克亞 (Sofya Perovskaya) —— 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八一年 —— 在「班鳩寧思想宣傳組織」裏，可算最有力，最有自信心的份子，在許多年革命運動中，不論何事，她總是負着最危

險的責任，曾設法營救在牢獄中的同志，她的天生的善記，沉靜，大膽，做事有把握，以及她的堅強的意志，加之她的經驗，和她重要工作的設計，都爲同志所欽佩。

彼拉維斯克亞與民間的接觸，比任何人爲早，她到 *Твер* 的旅行，就是想多得一點農民狀況的智識。她曾教育過兒童，並且住過鄉間，與農民作最近的接觸，迄後，她又學習「行醫」(Health visitor) 到各地去——常以足行——替農民兒童，佈種牛痘，禦防天花。因爲她不斷的到這裏，到那裏，便接觸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後，就遇到一位神往多年，義氣相投的領袖西萊朋夫 (Shel'yabov)，至後，就成了她的過從最密的至友。

由於吸收了革命向前推進的觀念，所以，不畏艱難從事她的革命工作。班鳩寧思想，所以能够深入鄉間，都是由於她的提議和鼓動，也是第一個能看到鼓動鄉村重要的人物。她曾說過：「不與民間接觸，俄國共黨的工作，則無成功。」被捕之後，即遣送到西伯利亞，在半途中，便逃回聖彼得斯堡，又不斷在各方面活動。「一九三審判」中交保放釋的落難者，又圍著她，以圖恢復。

科羅柏金 (Kropotkin) 寫道：「沒人會料想到在 *Экспресс* 挑過水的一個簡單女子，戴著頭巾，穿著粗布衣服，著着男子的皮靴，會是個將官的女兒，門第高貴的女子。」這個女子的前後生活，怎樣變換過來的呢？這答案可以在俄國革命傳略中找到：曾任聖彼得斯堡的官長，是個典型的俄國地主，他不但鞭笞自己的妻子，並且還以此教訓他的兒子。彼拉維斯克亞，即在稚童的時代，便在父親淫威之

下生活，她的父親，用着待妻子的方法，亦用來對待她。這個女孩，自然難免痛恨切齒。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反抗她的父親。

彼拉維斯克亞幼年，曾受過家庭的教育。稍長，就入聖彼得斯堡肄業。此時，婦女已漸漸與那班具有班鳩寧思想的人相識。她因為參加革命，而遭父親的處罰。不久，遂毅然脫離了父母，作廣義的反抗壓迫。

一八八一年五月一日，俄皇亞力山大第二的刺死，完全出於彼拉維斯克亞一人之手。她不但藏着炸彈，站在要口，預備行刺，並且在最後的一刹那，還說出她已決定的計劃……在紛亂恐怖搜查的時候，她還安然的住在聖彼得斯堡城內，沒有一絲脫逃的意思。西萊朋夫與其三個同謀被捕後，她便從容赴場就義。在俄國，為犯政治罪而登斷頭臺的女子，彼拉維斯克亞，要算第一位。

在執行死刑的前幾天，她曾寫封信給她的最親愛的母親：

……爲了你，我才深深的感到不安，我的最親愛的母親！……我不悲悼自己的命運，祇是悄沉的在等待着，因為我知道這樁事情，遲早總會降臨的……使我喪心的，就是你憂慮着你可愛的女兒……我不願再說，我是怎樣的想念着你。你知道，在我幼年的時候，你就是我無上的目標，最熱的愛情。現在，我所希望的，千萬要珍重福躬，不要爲我而發怒。假使你要咎責我，我覺得有點太悽冷了……

彼拉維斯克亞，是個毅力和決心混合而成的女子，鐵般的決心，就是她的特性，亦是她整個女性的表現。這種特性，在女子之中，是很少的。在她一封最後致母的謝世書裏，還要求她母親：「替我買個領圈和一付有鈕子的袖口，因為，在舉行的時候，我歡喜整理好我的衣服。」

約在此時，俄國革命活動的中心，當推一八七九年成立的「中央行政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這是個極端恐怖的團體。是由鄉村結團組織而成的，亦是未來蘇維埃國家組織單位之一。該會委員，共有二十九人，婦女則佔十位。其中特出份子，除彼拉維斯克亞外，要算萊迪·芬蘭，她的生活，詳於「革命家的筆錄」(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這本筆錄，即對西歐的影響，也是很深的。俄本共有六冊，有一冊是用詩寫成的。從這本筆錄中，我們知道，萊迪·芬蘭與彼拉維斯克亞，有迥然不同之處。萊迪·芬蘭，有着快樂光明的童年和壯年。不但有着愉快的性情，並且具有多方面的藝術天才。當時，也是一位拒絕回國的瑞士醫學院的學生。曾有一個時代，她與她的表姊，做過民間的「行醫」。芬蘭與彼拉維斯克亞的認識，是在 Syedstjo 地方，三個月的共同工作的時候，時間雖然這樣短促，但曾這樣的通過信：「三個月的功夫，在我是值得寶貴的。因為，藉此認識了民間物質的痛苦。至於民間的靈魂，我卻茫然不知。講到宣傳，我從沒有過開口的機會。」

萊迪·芬蘭一部分的個人經驗，就是到「民間去」運動的失敗。在一八七四年秋天，這個運動，還可免強維持，但是到了來年的冬天，則完全停頓。因為許多附和她的份子，被捕的，被捕的，監禁的，監禁的，其

他份子，都逃到鄉間避風。這運動的停頓，還是小事，而使她最灰心的，卻是道德上創了傷痕。過份的企圖工作，結果，使人陷入失望的境地。

此時，萊迪·芬蘭，在回國之後，作有一篇這樣的描寫：

許多份子，放棄了一切希望。起初以為太容易實行的步驟，卻沒產生出所希望的结果。我們認定的問題，和我們能力中所持的信仰，一齊土崩瓦解。那些抱着最大熱心「到民間去」宣傳份子，祇受到失望的痛苦。雖然過去是土崩瓦解，將來的還可追及……：

在這樣情形之下，許多「到民間去」的份子，現在都一齊投奔到恐怖組織 (Terrorist organization)。這種新的革命宗教行動，雖為班鳩寧所不取，然而此時它的發展，較之「到民間去」的運動，還要迅速多，其發動時期，早在一八八一年。究其原因，一部分因為政黨份子被捕，而失去了政黨的勢力；一部分因為亞力山大第二的被刺，還不足填滿他們的希望。

此時，萊迪·芬蘭革命運動的活動，已有了十年的歷史，而最後四年，多在恐怖組織之中活動。對於謀刺俄皇，謀刺官僚，萊迪·芬蘭，也是其中設計份子之一。不過，現在還抱着自由信仰的，還在行政委員會的，祇有她一個。

俄皇刺死數年後，她仍未被人發覺；遂到 CHARKOV 又開始她的活動。在一八八四年，她被一個背信的同志，洩露她的秘密，遂落在警察之手。所幸當時，不願再把婦女作任何的犧牲，故得身免死刑。

而改判二十年的監禁徒刑此後他遂在 Schliesselburg Fortress 過着鐵窗生活，直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她才恢復自由。她離開監獄之後，並不灰心懶意，於是，又重定計劃，開始她二十年前要做而未做的工作。現在（一九三三年）她還健在人間，年已八十古稀，住在莫斯科安靜的別墅。這位可歌可泣的女傑，已逝去了她的爭鬪時代。

薩蘇栗西（Vera Sassulich），在俄國革命婦女中，又是另一種的形式。她謀刺屈樸夫將官（General Trepo）的計劃，從沒徵求過別人的意思。她是「土地與自由」革命組織的份子。這個組織的成立，是在「到民間去」運動失敗之後，（一八七七年）翌年，才決定了團名，並按照嚴密的紀律，暗殺的手段，以決定實行的步驟。又採用革命恐嚇的手段，來反抗政府恐怖的政策。此時，對於舊時的仇恨，已有相當的報復。

「一九三一」個落難者，死在牢內的，有四個，自戕的，有十二個，發瘋的，有三十二個。其餘的都痛恨警察局局長兼聖彼得斯堡衛戍司令的屈樸夫的殘暴。那種圖報復的怒焰，也達到最高峯度。因為屈樸夫對於政治犯，稍不如意，即加痛笞。所以這個革命團體，決定要為政治犯的冤曲，吐口氣。

但是，薩蘇栗西在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行刺，是沒有得到成功。這段事情，還保留在她的回憶記述中。她用着簡潔的詞句，來描寫她的決心和當時內部的經驗。她曾把這件事，同她的至友科里金納（Kolenkina）——以後會流亡到西伯利亞——常常討論。她計劃怎樣的裝着稟狀人，踏近

警察局，以殺死屈樸夫。

……：這個，在我看，（薩蘇栗西寫着）是很安靜的，祇不過有點可怕的痛苦而已。這絕不是因為向我的自由生命辭別，因為我早已這樣的安排過自己。我的生命，已非我所有，但是爲要轉變國家，當然不容顧及自己。明日的思想，我是不敢估計的。當我走進警察局的時候……：我不懷疑我的成功，我相信將來的各事，會平坦的過去，至少沒有一點困難和畏懼。然而，我卻很難受。我不希有這種感覺。但是，這不是興奮，卻是疲倦，我要睡覺了。然而，我又不能安安的睡去，當惡魔的感覺，侵入我的週圍……：……：

天一亮，薩蘇栗西穿好新的外套，戴上新的帽子，離開她的朋友，來到：

警察局的辦公室裏，我看到十來個稟狀人聚在一起。那些襤褸的女子，帶着一付含淚的紅眼眸子，坐在我的旁邊，請我替她們讀狀子，看看有沒寫對，有的狀子，果然寫錯了。我便同着那個女子，走到一個職事面前，請他改正。我的嗓子，同往日一樣，沒有興奮我的事，我很安慰自己。晚來，當我的往事在腦子裏繞轉的時候，我便痛苦的輾轉在惡夢的感覺中。這裏沒有壓迫，我焦慮着各事，不知能否照着計劃實行……：……：

副官走到稟狀人的前面，一霎，屈樸夫同着兩個差役，走進辦公室。

「你有什麼請求？」

「我請求公道。」

屈樸夫用鉛筆在紙上劃一劃，便問道站在薩蘇栗西旁邊的女子。

……我把手鎗擎在手裏，壓動轉機……不能下手，我的心儼然不動。我又壓轉機……一鎗，譁然……一霎，所有的人，一窩蜂似的向我湧來，打我——我常常逼入這種的幻景！但是在別種情形之下，又是遊移不定，所幸，最多祇有幾秒鐘，我就清醒了。我攢開手鎗，等着時機。忽然，機會來了。許多稟狀人從各方散開，警察飛似的走向我捉著了我：「手鎗在那裏？」——是我攢掉的，在地板上。」——手鎗給我們。」各方面騰起叫喊。

立刻，有個人站在我的面前。睜大著眼睛，從闊度張開的大嘴裏，噴出一陣咆哮，舉起一雙彎指的粗手，我極力的閉緊眼睛，那雙手便打在我的兩頰……在我眼前，矗立起一座墳，立刻，把我推了進去，把我打了進去，我所希望的，都遇到了。但是我親自所見的，卻出於我希望之外。現在，我低下頭，他們才平安的離開我。然而，我並不感到痛苦，這是奇怪……到了晚上，我踏進了我的牢獄，我又感到了痛苦……

兩月後，薩蘇栗西的行刺，公然實現。這個案子，遂引起多方面的注意。（祕密的佈置）薩蘇栗西在法庭上，簡單的，坦白的供出她的計劃。「這事——鞭笞政治犯——在我看，也許會無聲無息的過去了。我等不及目擊未來的實現。現在各人，對於屈樸夫的殘酷的行爲，或悄悄的忘掉。不過，我的內心

證實我任憑怎樣宰割我，對於我的生命，總算值得的。我不敢回想我所幹的事……：……：……：舉起手鎗，向別一個人類射去，當然是可怕的，但是，在我，是不得已才幹的……：……：……：」

薩蘇栗西是個軍官的閨女，那時才二十九歲，有點少女的風態。這次被捕，幸由一位陪審員，違背了政府的意旨，把她釋放掉。當時，雖然經過許多週折，總算逃出不久之後，便借道外國去了。

俄國一代的女傑，有名無名的，一個一個的，在我們眼前逝過。上述的許多婦女，都可說是俄國革命的偉大聖人。爲着思想，抱定決心，犧牲的精神，爭鬪到底。俄國革命份子，因爲怕吃苦而轉投他處的，固然大有人在。不過，這種情形，不多罷了。當時革命婦女的精神，常爲強烈的輿論所左右。所以，言論越積極，她們忍苦的力量，也就越大。她們所經歷的痛苦，不是白費掉的。那些站在現代蘇俄戰線上的婦女，都是在同一倉庫裏開闢出來的。所不同的地方：前代的女傑，是窮竭她們的畢生精力，受盡辛苦，破壞過去。今代的婦女，或「勞工女傑」，她們的活動，是在創造新的生命，新的世界而爭鬪。

革命的婦女，都是年青力壯，有的精神飽滿；有的如花似玉；有的藝才極高；有的天賦極厚。但是若以拯救整個人類而言，宇宙中的女性，則遜於男子。不過她們的貞淑品格，兩性間純潔的互助，予於後代的俄國智識份子，俄國學生，一種自豪的口舌。然而卻大爲西歐人士所誤解，即到現在，俄國流行的男女關係，仍常爲與問題莫不相關，而抱有別種態度的外人所冷齒。

俄國革命男女，起初總是信義相投的同志或朋友。他們共着痛苦，同着患難，爲大義而爭鬪。在必

要的時候，便一同走上斷頭臺就義。他們之間，不但異常和洽，即使鎖在鐵鏈下受苦的囚犯，還爭先恐後的共做苦役。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時候，把俄國的地理上，造成了數千英里的鐵道。（從 Transbaikalia 的 Nyerchinsk 區域，直達歐洲西部）

十數年後，設在莫斯科的「西伯利亞礦工和流徒苦役中央博物館」（Central Museum of the hard Labour in the Siberian Mines and in Exile）俄文是：Central Museum of the Katorga and Svytko 漸漸聞名。館內陳列的革命紀念品，都是珍奇可貴。當你走進這所博物館的大門，按一按二的細加考察，呈入你眼簾的，都是偉大人類精靈的結晶。像這樣痛苦的，狹義的精神，足與初期殉道師的慷慨神情，先後媲美。那些從各方面收來的物品，亦屬精緻可愛。如人像，囚犯像，刑場像片，以及聖彼得斯堡的 Fortreas of Schlüsselburg 監獄的設計圖案，統計表，圖畫，謝世書，以及重要的公文，古物，模型，全副鐵鍊，和苦工的產品，琳琅滿堂。假使你默想那些瘋狂了的犯人，那些勞頓而死的流徒，和那些不堪鞭笞而自殺的囚犯，再看到那些硬皮或鐵造成的犯衣，刑具，西伯利亞流徒所住的泥塑小屋模型，和「比鞭笞還痛苦十倍」的礦工生活……誰不發抖？

假使你走到一八八九年甘銳慘案（Kara tragedy）中蒙難者相片之前，你才真的沉在恐怖之中。甘銳慘案，曾經震動過整個俄國。

科娃爾基亞（Kovalskaya）是甘銳慘案蒙難者之一。一日，當班隆·戈夫（Baron Korf）——

(Governor-General of the Amur District)——走進囚她的牢穴，叫她立起來回答的時候，「我是逼迫到這裏來的，由於我不認識你的政府。所以，我不願意立在政府代表的前面回答。」班隆·戈夫便立刻下道命令，把這女子充到極北的 Verkhnyo-Udinsk 荒落的地帶。

科娃爾基亞，灰死似的，在朦朧可怕的深夜，被幾個負有長官命令的巡邏，赤身露體的，把她從木板床上，解到別處去了。

這樣殘酷笞鞭女子肉體，使囚犯對於獄吏所施的肉體苦，不得不起而反對。此時，絲賽吉特 (Syeshda Szigida)，適於丈夫逝世不久之後便來到甘銳，向班隆·戈夫提議寬待政治犯。但是班隆·戈夫卻命令道：「不稍寬宥，重打一百鞭子。」不久之後，她遂病在監獄裏了。俄皇統治下的一切的殘酷肉刑，仍在他的決定之下……

絲賽吉特，比較其他女犯，是半瘋狂了。在那監獄的一角，有着囚犯，在解來解去。她整夜的叫着她的母親，她的孩子，第二天早上，才解去她的刑具。那時，他才二十六歲呢。

數天後，同她禁在一起的三個女犯，在科娃爾基亞解出之後，便飲了毒。她們遺有三人——Саша Яа Kovaljevskaya, Nadyeshda Smirnitckaya, Marya Kalyushnaya——著名的一封謝世書，「我們三個解出這監獄的女子，(解送到別處)看到沒有方法，為我們受苦刑的同志報仇。我們唯一所能做到的方法，就是去死。所以我們決定去死……」此後，甘銳監獄的男女，因同樣原因而飲

毒的，比比皆是，但是飲毒不一定全能達到死的目的，結果因飲毒而受到更大痛苦的亦不乏人。

「西伯利亞礦工和流徙苦役博物館」都歸創辦人管理。他們均是 *Politkatorshan* 社團的社員，分社之多，幾遍蘇俄境內，出有「礦工與流徙」的刊物。社團裏的男女領袖，都有着坦白堅強的人格，用着敏捷的手段，正確的日光，揮言發論。對於今日的俄國，和俄國的五年計劃，予以不斷的影響。的確，昔時的恐怖份子，社會革命份子的革命活動，在那個時代，既無無產彩色，又無「俄國的馬克斯主義」(Marxism in Russia)。自然，不爲輓近的俄國馬克斯團體所取，並以「小資產階級」和懦怯相視，然而他們的身體，和犧牲的火焰，才把今日俄國，打下基礎的磐石。所以，凡是進出於這博物館的，俄國青年，圍繞其左右的，都是他們的先導；並且使他們知道，一部俄國的革命史，是他們的血肉的血肉，白骨的白骨；才能了解「新的勇士，會成羣結隊的跟住你，預備爭鬪，預備去死……」這一句蘊奧。

Politkatorshan 社團，還有一種特質，便是他們的友誼和同志感情的感覺。這種感覺，亦是他們生命動力的導火線。一八八一年成立的紅十字會，便是這種珍貴感覺的表示。這個紅十字會，曾經解除過數千革命家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痛苦。即使不同情於俄國革命的智識份子，亦欣然擁護它的工作，（不但遍滿俄境，即使國外，亦有代表）幾全出於女子之手。甚之助人越獄的工作，也往往由女子擔任的。我們在芬蘭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那些終生徒刑和十年徒刑的囚犯，怎樣的由同志的幫助，而

逃脫虎穴。芬蘭說，當她因在消磨她半生的 Schlüsselburg Fortress 裏，又怎樣的難能逃出，她的「忘記怎樣哭泣」的眼睛，又怎樣的淋濕自己。

孚爾凱斯丁 (Ludmila Volkonskaja) 呢，有着犧牲的精神，大公無我的氣概。同志對於她，無不欣佩，在一八八三年，為激烈宣傳的活動，和參加噶科夫的行刺，被判決死刑，幸遇大赦未果；曾與芬蘭同禁在 Schlüsselburg Fortress 十二年，迄後又解到司賽漢寧 (Sakhalin) 小島，在一九〇六年，海軍檢閱的時候，遂飲了俄皇的彈丸。當她在獄中最後的半年，牢獄當局，竟准她與芬蘭同行。她說，囚犯如要享受「特權」，除非把現有的權力，一齊放棄掉。這種說法，安慰了因在監獄裏女犯，不過，祇有一年有半的光陰。

芬蘭在她的自傳裏，曾這樣的說過：

孚爾凱斯丁，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她的卓越的品格，就是她的偉大的仁慈。「我們都需要仁慈，」就是孚爾凱斯丁的口頭禪。她有着這樣仁慈的靈魂，使她對於動物的愛情，也是同樣的誠摯，在走路的時候，她都不忍殘踏一個小蟲……

這個女子，在人海中飄零了十二年，沒有見過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的最親愛的母親一面。

俄國婦女的自由爭鬥，犧牲精神，誠不愧為革命的靈魂。甘銳慘案中表現的人格，是何等的偉大。這種偉大的精神，即在婦女日常的壓迫生活之中，也有表示。迄後，Politkatorshan 社團，出版一冊

神。「在流徒婦女中」(In the Women's Katorga)。凡讀這本書的，誰不感到自卑，誰不拜倒，革命的精神。

「在流徒婦女中」的序言，是由芬蘭用她寶貴的經驗寫成的：

在我看，各種監禁，沒有再比共同監禁 (Common cell) 爲苦爲慘。

在隔絕監禁裏，祇有着隔絕的意志，律法的限止，監獄當局的橫加干涉，飢寒的負着刑具，肉體上，精神上的桎梏，以圖轉變囚犯的意志。但是在共同監禁裏，就加上二十或三十同伴的意志，這種意志，當然，各不相同，有的強，有的弱，有的躊躇不定，有的放棄前志，甚之，還有不倫不類：

……

我想，倘使經過數年的隔絕的監禁，精神上的康健，還能夠保持，或不至於瘋狂。但是，就我的經過而言，要是囚在共同的監禁裏，如要保持精神上的康健，非有絕大的自信心，或重新教育，不然，就不能做到……

雖然，這種「自信心的學校」以及「人格的重新教育」囚在「麥爾提斯夫中央女犯監獄」(Central Women's Prison at Maltsev)裏三十個同志，還要忍痛接受呢。在一九〇七年與一九一二年之間，送進這監獄的婦女，仍有六十幾位。

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會方面，在人類方面，在種族方面，究竟有怎樣的的不同呢，關於這個問題

題，我們可以在二十世紀初葉所收集的俄國革命黑暗時代的雜記裏，像片上，不難一個一個的看出。假使我們問道：這些年青的婦女——未成年的，有十八個，二十一歲與三十歲之間的，有三十七個，祇有十二個是在三十歲以上——過着怎樣的生活，又怎樣的在麥爾提斯夫監獄裏度日，我們接到的答案有：

我們住在公社裏，安心的念着書……我們收到的包裹，書籍，銅幣，都是公社的公產。（月得薪金二十五羅布者，祇有幾位，其餘是沒有的）除衣服而外，包裹內的物件，都要公平分開。有幾位同志，能技巧的把一個小小的果品，公平的分成三塊……我們記不起，我們之間，在社交上有怎樣的不同，或不和洽。這種的共同生活，已啓示將來社會生活的另一面……所有小資產的自由意味，已消失在一「沒有社會障礙籬笆」之下，我們的自由生活，是依照着我們共同的理智興趣和共同的熱誠，因此，純潔的，親密的同志情誼，得到驚人的，合宜的發展，像這樣的親密友誼，則不難獲得自由……因為這種原故，我們常常感覺到，我們離開麥爾提斯夫監獄，有點太早了，因為我們與囚在麥爾提斯夫監獄的婦女的接近，比這裏還要親密呢。

自十九世紀中葉之後，俄國的公社，已十分普遍，蘇俄能得以大量的發展，亦賴此種的力量。囚在麥爾提斯夫監獄的婦女，都是渴望文化和知識的餓鬼。她們先從寫讀學起，然後，竟然會伸

……我們每人都緊張的爲着自我發展而努力，我們先加思想，然後，確定通盤理智的目標，肯定良心的測驗，如此，便把我們的哲學，建在堅固的基礎上，一石一石的堆集起來……我們都成爲這朝氣蓬勃時代的革命份子，因爲，時代的運動，自然而然的把我們帶走……我們既得到了自由，自應爲實際的目標，找求充份的學理根據，但是革命份子，對於我們，卻祇有暫時的認識，或友朋間的影響而已。要和我們這時代的流徒，與早期的許多個性的英雄，用着他們偉大的毅力和爭鬪，以發展他們革命的理想，當然大不相同。至於我們的深思遠慮，苟要追蹤我們的目標，當然，不賺不足。所以在我們之中，如果發現了錯誤，即加嚴厲的糾正，對於我們理智的，道德的範圍，固應深思遠慮，以杜絕別種思想的侵入，並常常以此警惕我們全部的理智……我們所讀的哲學書籍，都是極感興趣的，使我們知道從別種觀念，以接近事物，以刺激我們的理智活動。

唯有心身清明，能把學理應用在個人生活中的人，才有權力稱爲社會主義家和非神論者……

結果，即使各人的簡單的，普通的自然行動，都要受到別人的束縛。其所採用的方法有：

凡助我的工作，給我點糧食，就應當感謝他人所施於你的恩德……有沒隱瞞過片刻的偷閒？有沒有過假仁假義？有沒欺凌過同志？或是，有沒希望提高自己……在這情形之下，

各人可用極小的自私自利的事件來測驗別人的俠義和廉潔……而使你無法逃脫這樣的分析……自然，這便是康健的表示，朝氣的表示，向前的表示，進求道德廉潔的感情表示……但是，卻產生了許多戲劇上的意外和失望，宣佈許多沒有思想的判斷……

當我們讀到這些字眼，我們不難窺出其中的曲折；再想到現在蘇聯所碰到的嚴厲的道德法典，以及歷來共黨的嚴格條例，已在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這種特質，在俄國民族裏，是怎樣的根深蒂固。在此章未結束之前，且把非俄國婦女在俄國革命中所佔的地位，略加申述。這裏，我祇述及佔有極高地位的猶太婦女。當尼科拉斯第一時代，她們對於公共的教育，還漠不相關；到了亞力山大第二革興時代，猶太婦女，才准入俄國學校肄業，投考聖彼得堡女子醫學院。而及格的七百五十個女子中，猶太人數，則有一百六十九個。迄至亞力山大第三時代，猶太婦女，便受到雙重的壓迫。凡要居住聖彼得堡的猶太女子，須先到「娼妓註冊部」登記，不然，一律逐出境外。這自然引起了一般人反抗俄皇的心理。據說當時的猶太婦女「縷縷不絕於巴黎至聖彼得堡道路之間」

猶太的革命婦女，則有 *Gessya Helfmann*, *Sofya Ginsburg*, *Olga Natanson* 等人。她們對於俄國的革命，像酸酵似的促動了俄國自由的爭鬪。那種偉大精神，亦不下於俄國革命的婦女。這時，俄國的革命史，已進展到新的局面。

二 紅色十月的前夕

亞力山大第二被刺死之後，全未準備的亞力山大第三便承繼了俄國的皇統。——而嫡系的承統人，早在成年的時候逝世了。

假使俄皇果能認清恐怖政策的必要準備，那末，它的目標，未必沒有相當的成就。可憐那個動物，已確實的失去了他的首級，並喊道：一方面同意那班需要憲法的俄民，而一方面卻又聯合了那班倡議崩潰俄國立憲的大臣。他對不同的民衆，命有不同的命令，所以他的大臣，都決定等待他們理想的俄皇時期。然而這位俄皇的恐怖政策，是無多大用處的，而亞力山大第二時代的「仁慈」又復在俄皇的皇統中開始。——泡凱拉夫斯基寫在他的「俄國史」上——

在一八八七年，亞力山大第三，致教育部長的書中，有這樣的幾個字：「無許再要教育」於是反抗政府權力的一場強烈反動，便在彼立夫（Petrov）——後被刺死——指導之下，開始活動。其進行的步驟，在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和猶太人的設計，以喚醒民衆注意到現在流行的各種事件。至於監督方面，比較以前，更形嚴緊，當代的政治問題，祇須像寓言似的加以討論；「政治罪犯」不再充軍到西伯利亞而充到更遠的 *Siberia* 冰天凍地的地帶。教育的活動，已限止到不能再加限止的地步。所有的女子大學，都封起了大門。但是女子求智的熱忱，卻一時無法銳減，所以大批的俄國女生，又立刻復向外國流去。但是現在的情形，與前稍有不同。從前她們所以到瑞士研究醫學，是爲的「到民間去」或「爲民衆而需要民衆的幫助」爭闢一條道路——不幸這場運動，竟歸失敗——而現在，卻

一批一批的來到德國，因為德國是西歐勞動運動最活動的地帶。又因為在德國，這般俄國青年能够研究政治學。

俄國的外表，雖靜若水面，而死灰的火焰，還不斷的在下層燃燒。俄國的政治逃亡者，大多仍集在瑞士一角，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生活，均陷入極端的貧困，即使智識的滿足，也大感恐慌。在一八八三年冬季，「解放勞動的社會民族團體」(Social Democratic "Group for the Liberation of Labour")初次成立。他們把勞工的困苦情形，印在他們革命宣傳小冊上，不合法的，分散到俄國境內。這所設在國外的大本營，便是「俄國馬克斯學派」(Russian Marxist school)的理論創造者。彼萊漢諾夫曾說過，「俄國已走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階段。」此時，薩蘇栗西也住在瑞士，對於馬克斯和黑格爾的學說，極感興趣，在她年已四十的時代，才第一次寫成一篇佔有「俄國馬克斯學派」地位的文字。

這時，來自俄國而拜訪薩蘇栗西的人，對她居住的房屋，有這樣的描寫：

她的書棹，比之堆滿稿紙，書籍，和佈滿煙灰的彼萊漢諾夫的長棹，還要惡劣得多。窗口上，放着一隻火酒爐子，和一把咖啡壺，從那把壺裏，她每刻鐘，倒給我們一杯又濃又黑的咖啡！

據說，薩蘇栗西的一生，就是在寫作和咖啡茶裏過掉的。在她寫給 J. Deutsch 信裏，還抱恨她的寂寞生活，和悲悼那班因不能成名於後，而放棄現在工作的人。

……與所有的落伍俄國智識份子一樣；你知道，我從前是怎樣的努力，而現在仍沒有一

點結果……現在呢，我在深夜兩點鐘之前，還不敢停止寫作……幾乎有一個月，我沒有同我的靈魂說句話……每月最多到一次日內瓦與彼萊漢諾夫晤面……我常常和他討論，並且往往能轉移他已解決的問題……我是在沒有慈祥的同伴，沒有報讀，沒有回想往事氛圍中過活着……

如此的過了十年，最後，才得到國內的消息。聽說，早期的俄國社會民族主義所引起的勞動運動，已在羣衆中運動中形式之中漸漸的發展起來。此時，俄國的祕密結社的蛛網工作，誠然紛紛皆是。勞動運動，才得以迅速的發展。從前班鳩寧的信徒，和現在的勞動運動組織者，都爲着馬克斯的學說而奔走。

讀者諸君，苟未忘卻一八七〇年的運動，而激起的革命運動，和偉大的犧牲精神，則不難知道這次的改革，與以前的不同之處；那時的恐怖組織，造成的恐怖工具，也沒有多大成功。即使經過十多年之後，也不能激起滯礙的鄉村羣衆，更談不上勞動階級的爭鬪。再者，那時的智識份子，還不能了解勞動運動的重要和意義。那班革命份子，還不能辯清現代工廠的勞工和農民，更不知道怎樣造成羣衆的運動，祇會鼓動不同的個人而已。所以，他們的活動，遂在一八八〇年，便告雲消霧散，連一點勞動的痕跡，都未留下，雖然我們知道那些革命婦女，曾很努力激起疲倦的工廠女工。俄國革命，在「前馬克斯主義時代」，「勞工婦女中，連個值得提及的名字，都是沒有。」

因爲由於工業的進步，一般的情形，也隨之而起變化。彼萊漢諾夫和他的學派，把「俄國化的馬克斯主義」輸入了俄國，革命的運動，同着它的新的熱忱，又廣寬的分佈開來。他們聯合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出版一種「勞動」刊物——自一八八五年始，至一八八七年止——在工人之中，大肆宣傳。謂現代的進步工業化，祇把封建的奴隸，改變爲勞動的奴隸。又謂工人的勞作時間的限止，還受着法律上的保護。在早期的社會民主黨裏，婦女佔有重要地位的，寥若晨星。馬克斯主義者，糾立弗茜（Cecilia Gurevich）曾在女工之中，分散過違法的文學。此時，其他的社會民主組織，紛紛繼起，雖然終歸消滅。然而無產階級的時代，階級的意識，社會主義的勞動，仍在暗中行事。而個人的名姓，便得以聞世。

馬克斯主義，在俄皇統治時代，自然沒有發展的機會。然而社會主義，何以在落後的俄國，反得着最豐的收穫呢，其原因有很多。一則因爲俄國的智識份子，吸收新的學說，比之任何國家爲多。而馬克斯所研究的哲學，常以俄國爲出入之所；辯證論的學說，在俄國人民思想中，已經有數十年的悠久歷史。再則，因爲都市工人，公開吸收社會主義的學說，亦比任何國家爲多。究其實，因爲俄國的早期資本主義，急轉到工業資本主義，避免了過渡的時代，突然的建起許多工廠，大量的容納工人，使他們陷入階級的意識。這些工廠，不但漫無限制的開拓各業，並且還採用有組織的團結生產步驟。甚之，少數的工廠，在世界大戰之前，已演進到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而俄國的工廠，已成了革命的學校。俄國工業，

工人，除一萬萬五千萬無足輕重的居民外，已走向代表現代的工業的無產階級。

到了一八九〇年，俄國的各種運動，已無障礙了。此時，聖彼得斯堡的勞工階級的大組織，已有二百多種。領導這種組織的，有社會民主黨和恐怖黨。佔據這種組織領袖地位的，婦女亦不在少數。迄後，俄國的勞工，站在這條戰線上，又奮鬥了數十年。其中特出的婦女，有社會民主黨的女衣匠吉栗科夫亞娃（Grigoryeva）。她於一八九四年被捕後，即流徙到西伯利亞的東部，歷時五年。到了一九〇一年，因為從事革命的工作，又被捕。吉栗科夫亞娃的幼年，是在聖彼得斯堡私生嬰兒院（St. Petersburg Orphanage for Illegitimate Children）裏長大的。

私生嬰兒院，往往是蓄養革命人物的地帶！

婦女的影響，對於早期社會主義的組織，究竟有多大呢？關於這點，且引「俄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Women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段，以資說明。

我們新的女同志，在這次運動中，呼吸到新鮮生命的空氣。她們發揚的力量，直打在「虐待她們母親的權勢階級。」更有許多婦女，用她們的生命，與志同道合的男工聯合起來，一直爭鬥到今日的地步。新時代的勞工母親，不復再牽累她們的丈夫，獨自的負起自己的責任。

在這些字中，固不難看出婦女與男工合作的重要，而男工亦以生命中的忠實同志，相待她們。在從前呢，卻把她們視為階級中的仇敵，因為她們一生的精力，是完全耗費在家庭吵鬧中。

一八九五年，聖彼得斯堡的「勞動階級自由爭鬥社」 (Figh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列寧亦是其中的一份子。因為當時「羣衆組織的力量」不斷的增加，該社遂操縱了三千織工，實行總罷工。（時在一八九六年）即使遼遠省份的工人，也紛紛趕來參加。這場罷工的結果，對於工作時間的縮短，得到了實際的成功。而當代信奉馬克斯主義的青年智識份子，無不屬於這個團體。領導這個團體的，是成熟的社會民主黨。

「勞動階級自由爭鬥社」的行政委員會裏，有四個女子。其中一個，後來就做了列寧的妻子，這個女子，就是娜達利亞·克魯絲加亞 (Nadyeshda Krupskaya)。

克魯絲加亞離開小學時，適是俄國反動最惡劣的時期。那時，她才想到「怎樣去做？」的俄國問題。這時，當然不能公開的研究。

「到民間去」組織解散和失敗後，大多的智識份子，都失去繼續革命爭鬥的信仰。托爾斯泰的仁慈的理論，遂乘機分佈開來。人民的注意，都集中在無關緊要的小事，並以為如此之後，社會的活動，便可限止，而皇統亦能得以保持。其時，克魯絲加亞，剛剛開始研究教育原理，等她碰到許多激烈團體之後，她才細心研究馬克斯的學說。到了一八九一年，當她在聖彼得斯堡工人學校教書的時候，便從事馬克斯主義的宣傳工作。

工人學校，是一座蓄水池，沈浸着許多無產的工人，蓄着「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技巧」作不斷的

供給運動的力量。

當克魯絲加亞在教育工人的時候，列寧已在工人中大肆活動。在她的自傳裏，記有這樣的一段：在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的冬天，我很清楚的認識了 Vladimir Ilyich。他與許多工人，同在 Zolotoy 城外活動。我在那個區域裏，也從事過幾年的工作，好像我在「勞工星期夜校」做教員一樣，對於當地勞工階級的生活，已經十分熟悉……勞工學校裏，有六百個學生……工人們對於「學校姊姊」抱着無限的信仰……一個疲乏的織工，希望做「學校姊姊」的未婚夫，因為她可以教他寫讀……有個信教的工人，把他的一生，耗費追求上帝上，在齋戒的那天，寫成許多頌詞……然而上帝終是沒有的。這些輕易的習慣，多麼容易養成呵。沒有一事比做上帝的奴隸，再為愚蠢，當你對他一點也不了解。但是，做人類的奴隸，就容易得多，因為祇要爭鬪就行……來了一個獨腿的兵士，向我說：「麥克海爾，你從前曾教過他寫讀的，已工作得疲倦死了。在他臨死的時候，他還惦記着你。告訴我，你給他的安慰！祝你健康！」一個反抗俄皇和牧師最烈的織工，警戒的插嘴道：「當心那些常在轉別人念頭的黑暗漢子。」一個上了年紀的工人爭論道，他不忍心把所有的教堂毀滅掉，因為凡經指導之後，也會認清其用意的，雖然牧師愚弄平民，固屬可恨。這個上了年紀的工人，雖沒有接觸過教堂，但是對於進行的步驟，卻能看得很透澈。

屬於我們這種組織的工人……對於女教員方法，並不相同。他們能辯清這教員，在他們範圍之內所做的工作，是到了何種地步。假使他們要認識一位「學校姊妹」做他的「我們之間的一個」他可以用種種方法，使「學校姊妹」知道他。譬如，討論手工工業問題，他可以說：「手工藝的工人，是敵不過大量生產的。」或者，他也可以提出一個問題。諸如「聖彼得斯堡工人，與這裏的工人有何不同？」或者，給教員一種有意義的表情，最好向她點點頭。

克魯絲加亞所教的學生，後來在俄國勞動運動和革命中，佔據重要地位的，的確，不在少數。克魯絲加亞做過五年教育工作之後，就被捕，並流到西伯利亞三年，此時，她遂與列寧正式宣佈定婚之約。迄後，列寧在 *Munich* 發表他的「火星」——此時，薩蘇栗西已離 *Munich* ——又輾轉到了倫敦，隨他到外國去的，有克魯絲加亞，並擔任共黨機關的總秘書，直至一九〇三年，始辭此職。她不僅艱難的工作，對於俄國各組織機關的聯絡，總保持一種極複雜的極機警的態度，誠不愧接收「火星」裏的贖美。一九〇三年會議之後，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分成消極與激烈兩派，而克魯絲加亞仍擔任激烈派的秘書，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始棄斯職。

俄國的勞動運動，一年一年的蓬勃起來。亞力山底·科倫太 (*Alexandra Kollontay*) 在她的「俄國婦女的勞動運動史」上說：「階級的意識，逼迫了女工，不得不擁護罷工的方法，唯有如此，婦女才能有組織的揭開女工工廠的革命。」的確，勞動婦女，對於一八七二年，莫斯科的紗廠風潮，和一

八七四年的聖彼得斯堡紗廠風潮，曾予以重要的活動。Oryekhov-Suyev 紗廠區的勞動革命，才廢止了女工與童工的夜工工作。這次運動的領袖，也是屬於婦女，這一次一次的罷工風潮，工人的擾動，激起了俄國無產階級的情緒。回憶到一八七〇年與一八八〇年的十年中，俄國的紡織工廠，都是低廉的雇用女工。所以這次發生的勞動風潮，亦多着重紡織工廠方面。固然，婦女既受到經濟的和政治的剝削，不得不於此時挺身爭鬪。

在一八九〇年，俄國的工人聯合，革命的戰略，得以相當的發展。一八九六年的紡織工人的罷工，可說是個轉機時代。據俄國勞動運動史的記載，即在一八九五年，已有了所謂「捲煙女工的革命」。因為，那時的工資，降落到連貧困的生活，都無方法維持。

女工們，組織了團體，破壞工廠的窗門，破壞工廠機器，甚之還分頭抵抗以水龍澆散她們的軍警。這次的罷工，已不難窺出羣衆激昂情緒的表現，然而，譽爲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這次女工的行動，卻完全是個外行。

一八九六年的紡織工廠的罷工，轟動了一時，發動這次罷工的人物，都是婦女。她們同着男工，攢開工具，一齊脫離工廠，至於一八九八年，馬克斯維爾 (Maxwell) 和泡爾 (Palm) 工廠的罷工，因爲廠主增加工作，而減低工資所激起的。不過這次罷工，卻是有組織的。

所謂「公義之戰」 (Battle for justice)，便是軍警與工人的戰鬪。結果，被捕的，有十五個，（女

子有四個）她們在法庭上，毅然拒絕當局的勸導和俄皇的請求，那些與軍警爭鬪的婦女其勇氣和決心，亦不落於男子之後。

著名的「奧彬考夫（Oubkhorov）之戰」，激動了六千工人。經過了三年的鬪爭，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和光陰，祇爲着五小時工作的要求。他們用着肉體的身子，與武裝全備的警衛和軍隊，作有力的抵抗。此時，鄰近的紙盒工廠的女工，帶着兒女，短衫袋裏載滿石子，立刻跑來助戰。

這場屠殺的消息，又立刻傳遍了各勞動階級。到了當天的晚上，情形愈示嚴重，恐怖愈示緊張。後來，因爲當局受到廠方的暗示才決與女工宣佈妥協。

在三十七個參加作戰而被捕的人中，年在十八歲的女工，就有兩個，其中有一個，被判爲三年的徒刑。這場的戰鬪，已證明工人不但能抵抗警衛，並且還能抵抗軍隊；工人與武裝軍警的巷戰，未必完全沒有結果。這段事蹟，便深深的印在聖彼得斯堡無產階級的記憶裏。這次的戰鬪，在俄國革命史上，顯明的把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兩次戰爭，割劃開來。

突飛猛晉的勞動運動，雖然曾一度受到日俄之戰的打擊，但是到了一九〇五年，便又更可怕的發揚起來。在那一年，聖彼得斯堡 Putilov 工廠，因爲開革四個工人，又激起一次罷工。結果，這個消息，又遍傳於聖彼得斯堡的各工廠，各商店。在一月九日那天，歷史上所謂「流血的星期日」，曾與工人接觸過的教皇戈彭（Pope Gapon）遂佈排了一場空前的大示威。而大羣的男工女工，擎着先哲的

像片，俄皇的玉照——工人的妻子，子女，母親，也一同參加——紛紛的走到冬宮（Winter Palace）向俄皇呈請他們的要求。然而工人所得的，卻是鎗火的轟炸……：……在這幾小時之內，所有俄皇的信仰，所有政府的信仰，都在這鎗林彈雨中，破壞無遺；在那天，聖彼得斯堡的 Vassilyi Ostrov 區，便建起一重森嚴的壁壘……：……在「流血的星期日」的早上，許多女子，都熱烈的預備着「聖彼得斯堡工人流血的洗禮」；工女 Karolina 向她的聽衆說：「所有的母親，所有的妻子！不要勸你們的丈夫，不要勸你們的弟兄，爲了這事，躲避他們冒險的生命，隨我們來！假使他們打我們，用鎗射我們，不要哭泣，不要悲悼，祇須姊妹的慈憐！紅十字會已接洽妥當，用你們的袖口，保護你們的丈夫，但是不要在射擊你們以前就做……：……」這幾個簡單的字，鼓起了婦女的熱忱，突然的騰起了答復聲：「我們一齊隨你去！」幾千條的生命，是犧牲在無恥的，背義的俄皇手裏。女工 Bordinchevskaya，在壁壘上中着四鎗，到第二天早上，便瞑目長逝！在她臨死之前，她還重複着：「我不抱恨我在壁壘上的一刹那……：……」

聖彼得斯堡的屠殺，引起各方面憤怒的吶喊，罷工的潮頭，浩大的，神速的，氾濫了各種有生命的動物。工潮的恐怖，不但佈滿在工業的中心，並且還佈滿在小鄉小鎮；而政府正在盡力的蕩平運動的血跡。然而，各地的革命，每年之中，仍不斷的紛紛繼起，一會這裏鎗響，一會那裏彈發，然而，鎗火打不盡暴動的。

這裏，我要描寫一位不爲人知曉的女子伊納·絲琳安弗斯（Inna Sniidovich）。一八九〇年，她是行政委員會的「戰鬪社團」的一份子，在克魯絲加亞出國之後，曾擔任過列寧祕密工作團體的祕書。

在一九〇五年，絲琳安弗斯，在 Orel 地方，從事海陸兩軍中的最危險的宣傳。她裝着一兵士的女子，來到各大營盤，各司令部，各酒店，以實行她的目標。不久之後，兵士們，便漸漸的傾向於她。在一九〇五年年底，當 *Belomorski* 軍艦發生暴動的前夕，她曾以感動的演詞，鼓動了數千的海陸兩軍的兵士。至此，她的大名，遂飛揚全城。當暴動克平之後，她在最大的危險中，又脫逃出來。

這個女子，在一九〇二年，因爲帶着一冊「火星」違禁品，發覺被捕。但是，立刻能從警衛的監視之下，突然免脫。她這樣的機警神智，誰不表示欽佩。此事是這樣發生的：當她被警衛解到法庭的當口，她向監視的警衛，請求准許她走進警察局的天井。當警衛在等着她的時候，她神速的除去外套，和帽子，忽然頭上紮塊首巾，穿條襤褸的圍裙，走出天井，她轉變得如此神迅，把她的外貌，變成另一個模樣，使監視她的警衛，竟視爲另一個女子，而不疑心的把她釋放掉。待至他們發覺到這個詭計時，她已鴻飛冥冥了。

俄國歷史的進展，不復再有阻礙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罷工風潮平歇之後，俄皇尼科拉斯第二，便頒佈一道給人民憲法的諭旨。所准許的，當然很渺茫。不過，反之，卻造成了一種可能戰鬪的新方法，

使勞動運動得以乘機，充分的加以準備。

我們對於俄國婦女所操縱的勞動運動，已簡單的敘述過。不過，對於婦女運動的關係，還要申說幾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或許還遠點，婦女運動，尚無多大進展。那時最激烈的婦女，都是左翼的女子。她們資產階級的態度，已經完全沒有了。此時，工業化的侵入，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日形強烈，而道路的分歧，便成不可避免的事實。徵諸西歐各國的情形，顯然可見。所以不久之後，便有無產與有產兩階級的婦女運動；日久之後，前者慢慢分佈到羣衆之中，而後者漸漸的失去它的影響。純潔的婦女運動，遂在無產階級爭鬪裏，獲有一席之地。社會民主黨所召集的女工大會，便第一次於一九〇七年舉行大會。婦女所演講的，不外她們所走的道路，與有產階級，怎樣的不同，並謂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是革命鬪爭的必然的部分，又公然忝居社會主義的先進人物。至於女工的保護，母親與嬰兒福利的工作，女子政權的平等問題，當然一一先加討論；然後又與高彩烈的討論到革命勞工黨對於婦女運動的關係。

左翼婦女，多集中在「婦女政治學社」並在聖彼得斯堡設立四所「女工俱樂部」。然而，無產階級的婦女，既然不斷的參加運動，此後，兩者相異之處，當然難免。左翼婦女所設立的「女工俱樂部」——通稱「自修社」(Self-education society)——既然風行各地，而無產階級婦女，對於此種活動，亦不甘落後，於是在一九〇七年，遂設立了「女工互助社」(Society for Mutual Help among

Working Women) 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的冬季，一羣左翼的鼓動婦女，照共黨指定的工作，來警惕那班已在女織工之間，開始革命階級鬭爭的三百個無產的婦女。從事這種工作的，雖然也有男子，而主腦人物，便是未來蘇維埃女外交家科倫太。她在一九〇七年，被委為在 Stuttgart 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婦女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Women) 出席代表，並就警章准許範圍，編制講稿，討論問題，召集女工集會。迄後，那些俱樂部，雖有一度的新潮，然而終以閉歇。「但是，俱樂部的活動」科倫太在她的「俄國女工運動史」(History of the Women Workers' Movement in Russia) 寫着：「留有不可磨滅的痕跡，打定俄國無產階級婦女革命鬭爭的基礎。」

一九一三年三月，紡織女工，——迄後她們組織了革命風雨隊 (Storm troops) ——第一次在聖彼得斯堡，舉行慶祝國際婦女節。電賀的祝詞，紛紛迭至。這時，在俄國勞動史上，俄國的女工才正式的踏入了國際的勞動運動。

到了一九一四年，舉行婦女節慶祝的地方，有莫斯科，有斯賽麥拉 (Ssamara)，有斯賽拉安夫 (Sesatorov)，有其他各小城鎮。「工女」(Rabotnitsa) 刊物，第一次在聖京出版。聖京的工人，第一次舉行他們空前的提燈大會，示威遊行，(在羣衆大會之後而起的) 唱着革命的歌；紅色的旗幟，第一次在聖京街道中搖拽。最後，示威遊行的人，都被警衛衝散；因參加提燈大會而被捕的人，也不在少數。

皇權打得粉碎。

一星期之後，Pravda 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大節」(The Great Day) 遠在大戰之前，國際無產階級，就宣佈三月八日，爲國際婦女節，而彼屈格勒 (Petrograd) 舊市府，在一星期之前，便預備阻止女工慶祝「大節」。但是，自 Putilov Works 揭開了衝突，遂由示威而轉爲革命！所以說，革命的第一日，也就是婦女的日子，國際婦女工的日子！尊重婦女！尊重國際！在那天，婦女第一次的流入彼屈格勒的街道。在莫斯科，具有軍事行動的婦女的，比比皆是：她們走進大營，勸導兵士參加革命，結果，兵士都隨着她們。
尊重婦女！

要繼續「震動世界的五天」，俄國婦女，對於歷史上的責任，革命的承繼，都抱着極端信仰。

婦女們擎着鎗，比男子還勇敢的跑到前哨線。懇求——差不多是命令：「放下你們的刺刀：……加入我們。」把兵士激動得又羞又悖。幾個先決定好的兵士，嘩啦一聲，一齊把刺刀舉過肩。疑雲頓釋，愉快的「凱旋」聲，震蕩了空氣。兵士們團在一齊，爭論，辱罵，自由，從各處騰起

——革命又向前進走去。——屈提斯金的「俄國革命史」——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俄國婦女，是沿着一條冗長多刺的道路，而走向新的俄國的。這條革命的道

路是信仰，勇氣，輕死……所砌成的。做領袖的，常常翹首目盼着流血的，犧牲的爭鬥。

但是將來怎樣呢？革命代價給俄國婦女是什麼？婦女的希望，究竟達到多少呢？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與婦女解放

一 列寧與婦女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與婦女解放

(圖插面封誌雜女婦俄蘇) 女婦與寧列

……在彼屈格勒，在莫斯科，在各城鎮，在各工業區域，以及在窮鄉僻壤，無產階級的婦女，盡功於革命的，可謂極大。沒有婦女，我們沒有勝利。這便是我的觀念，從前她們多麼勇敢，現在還是多麼勇敢！想想她們身受的痛苦和剝削。因為她們要建立蘇維埃，因為她們要自由和

共產，才跳了出來。是的，固然，我們無產階級的婦女，是勇敢的階級戰士。所以，婦女們當接收擁護和親愛。再者，我們須認識彼屈格勒的「民主立憲」的婦女，比之年青的貴冑，還要勇敢得多呢。——列寧——

「廚娘要學習管理國政，」這句列寧所講的話，到了今日，已見一半實行。俄國婦女史上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一頁，當然，不是獨爲俄國婦女所有的。

……：設要爲羣衆取得政權，苟無婦女，則不會獲得勝利的……：爲我們的自由，爲我們的爭鬪，尤其爲我們共產社會的轉變，鄉鎮上的數百萬的工女，是絕不可少的，沒有婦女，就沒有真的羣衆運動。而蘇維埃政府所開始的工作，果無成千成萬的婦女，則永無勝利……：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苟無特殊訓練，則不得參政，這就是說，即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裏，婦女參政，何以還是如此微弱……：但是，我們的工作，在使各工女接近政治……：所以，在私有財產，土地私有廢止的時候，便是地主與資本家權力崩潰之秋。政治責任，對於勞動羣衆，是簡單的，可得的東西……：——列寧——

約一年之後，「俄國無產階級與農婦全國大會」(All-Russian Conference of Proletarian and Peasant Women) 便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首次舉行，出席代表，約在一千二百以上，以代表蘇聯(Soviet Russia) 境內百萬之上的女工，出席這次大會。

這次大會，是由於女工們發起的。先由籌備會籌備一切。數星期之前，在彼屈格勒，在莫斯科的各工廠，各工作所，先召集無數小組會議，以擺佈大會的工作和目的。又因為要鼓勵其他的省區，遂遣派許多善於言詞的婦女，到各鄉各鎮，從事鼓動。雖然經過種種危險，和白衛（White Guards）的爲難，而工作仍然得到燦爛的成功，和各地熱烈的反應。

在一九一八年，內戰還未平息的時候，人民還輾轉於飢寒和空前的災荒之中，而國家又是百孔千瘡，在這危急存亡之秋，無產階級農婦大會，遂於斯時第一次召集起來。無數的女工，懷着她們的痛苦，憂愁，和懷疑，從遼遠的鄉村上，工廠裏，來到莫斯科。聽着列寧所講的在十月革命之後，和平何以還不能立刻得到，飢寒何以還蔓延全國。那時，一羣全無經驗的婦女，從沒想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條怎樣困難而攸長的道路，更不知要經過多少荆棘，然後，才能得着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女工們，對這次大會，抱着無限的希望……尤其盼望和平問題得着解決……具體的說，她們要知道在何時才有充份的麵包和燃料。至於個人生活的整理，諸如社會化的問題，兒童教育問題，食物價格升降問題等等，常爲她們所發問。社會民主黨，遂從這一羣婦女之中，又組織一部革命風雨隊，以助直接向建設工作方面活動。此後，羣衆之中，便開始固定的，同情的，有目標的工作，並設計造成女工平權的必要條件。於是婦女們遂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集中有訓練的領袖……這次大會，鏤刻了光明燦

爛的進程。……

所以，一位影響蘇聯公共生活最巨的女子娜林納（Nyurina），在紅色莫斯科「俄國婦女解放大會」議席上，結束她的報告。（詳「新社會爭鬪中的婦女」（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New Society））

第一次「無產階級與農婦大會」的通過，是着重在「蘇聯女工的功用」一點。所以，女工的「特殊婦女問題」與一般無產階級問題，似無須分別解決；因為兩者之間，同是要求平等。

因此，在蘇維埃境內，無需再行組織特殊婦女的團體，列寧說：

我們用一致的態度，來決定組織。而沒有特殊的共產婦女團體。凡加入共黨的女子，與共黨的男子，完全一樣，同有責任和權利。唯其如此，才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亦須認清這幾點：一個政黨，須有它的結構，工作部，委員，委員會，支系等等，並負有鼓動婦女羣衆的責任，設法使婦女與共黨聯合一起，更須不斷的使其在共黨影響之下。換言之，我們須在婦女羣衆之中，施以有系統的活動。凡從事訓練和培植無產階級鬪爭的人們，亦須在共黨指導之下。

這幾句話，已見諸實行。於是不久之後，婦女們遂用自己的方法，組織結構。

同時，在男羣之中，也施以有力的煽動，使他們明瞭女權平等和女子參加建設工作的意義。關於這種工作，列寧在致克萊·蘭涉金（Clara Zetkin）的信中，說明他的意見：

很少數的男子，即使在無產階級中的男子，每想到解放婦女，如何困頓，如何疲勞，則不禁生長，其實，祇要把他們的手，放在「婦女的工作」之上，便可做到。「男子的權利和尊嚴」是在享受和平和舒適。而家庭生活，竟把婦女犧牲在每日瑣事之中，誠然，不解其用意何在。古代的男子權利，至今還祕密的遺留在貴族裏。然而爲婦女復仇的，卻不是婦女，而是貴族的奴隸。婦女所以落後，是由於她們不能瞭解男子的革命思想，或由於她們不參加亦不爭鬪。她們像寄生蟲似的，慢慢的，必然的在不注意中破壞掉，消耗掉。我們知道，工人的生活，不是從書本中可以明瞭的。我們的共產勞工，我們的政治工作，在婦女羣衆之中，對於男子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們須要尾出古代貴族的根源，和主宰最後勢力的旁支。不論在黨內，抑在羣衆中，都應如此，這便是我們工作的一部。這種工作，與我們訓練幹部同志，同樣的急不容緩。不論男女，果要實行黨務工作，非要經學說和實際的訓練，則辦不到。

大會結束之後，中央行政委員會和省區委員會，遂組織一種特別委員，在婦女之中，從事宣傳與鼓勵工作，以冀彌補有系統工作之不足。於是，便著手編制會議，演講和出版刊物。在這樣情形之下，代表會議，遂在蘇聯組成。日久之後，遂成爲固定的機關。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之間，它的力量，曾擴充到資產階級的國家。——德國，英國，芬蘭，美國——對於無產階級婦女的實際政治教育，有極大的價值；對於共黨與羣衆的聯絡，其功亦不在小。

至此，婦女從事的工作，有着驚人的活動。

共黨和職團的團結，無產階級的獨裁，必然，在各方滿足了反動的態度，破壞了老舊的基礎。這便是非共黨人們的心理。然而，平心而論，男女的平等的法律待遇，是理之當然之事。在各方面，固當實行平等的權力，以給予婦女社會生活的地位。——行政的地位，立法的地位，政府的地位——尤須開辦婦女教育課程和制度，以使婦女能獨立工作，和社會生活。所以，公共廚房，公共食堂，滌潔室，縫補室，工兒院，幼稚院，兒童院，以及各種形式的教育機關，都應當建設起來，總之，要把規定的計劃，一項一項的推行起來，使簡單的家務和教育的功能，能轉向共產的地步。在這樣情形之下，女子才可以脫離舊式家務的奴隸，而與她們的丈夫，站在平等的地位。她們的才能和興趣，才能在社會上，得到自由的發展。至於兒童呢，便有着比家庭還好的發展環境。然後，世界最進步的保護女工立法，則為我們所獨有。建起婦女（指有子女的婦女而言）院，嬰兒與婦女院，以減輕家庭負擔；並組織保嬰社，以謀兒童福利。總之，我們盡力減輕沒有保護的，失業的婦女的痛苦……

列寧在莫斯科凱利盟林（Kremlin）時，寫給克萊·蘭涉金信裏所講的話，已悄然十二載矣！回億二十五年之前，同是這個凱利盟林，曾幽禁過無數的婦女。再有十五年之後，婦女平權，便在蘇聯正式宣佈了。

二 「革命的女兒」

十月革命，給與了婦女的平權，當然，也給與她同男子一樣的責任。所以在它未實現之前，凡在阻止革命成功的地方，都有着婦女活動的足跡。她們與紅軍（Red army）聯在一起，爲新得到的自由，東響西應的與仇敵抗戰。擎着鋼鎗，在這嚴重的軍備之中進展。

當開釁的當口，婦女們，都能認清她們的目標。智勇機警的克利斯基（Kerensky）的「婦女戰線」，即使列寧對它，也讚嘆不已。但是，數千的婦女，慨然站在十月的壁壘上，騎着戰馬，提着機關鎗，紅色的姊妹們，都在預備接收她們的鎗火洗禮。各階級，各團體，也是豪俠的站在她們的位置上，去同敵人作戰。那樣轟轟烈烈的情形，誠爲人類所罕見。

俄國的智識份子，對於托爾斯泰的「非暴動主義」和「政治壓迫的容忍」難能敵過階級鬭爭，無產階級獨裁，和必要的恐怖政策，所發表的言論，當然，各不相同。不過，這種問題，我不願多加發揮。有位在列寧格勒上了幾年學的，曾在階級鬭爭中而衰老的，並榮獲「勞工女傑」地位的女工，曾如此的教訓過我：

「你不能用玫瑰花蕊來對付革命。」

這句話的是否，讓讀者自己決定吧。

俄國的革命史，仍不斷撫育着無數的「革命女兒。」這般「革命女兒，」大批的離開了她們的工廠，鄉村，和居所。當科諾羅夫（Kornilov）戰爭時，單從列寧格勒到前線去的婦女，不下二十萬。其中有數千個女工，永不能再回到她的家園了。

參加戰爭的婦女，爲着無產階級的獨裁，馳騁沙場，作殊死之鬪；並把她們最寶貴的青春，也爲此而犧牲。——這段便是「勇士小叢書」第一集（A. Bogat）對於當時婦女的描寫——

「勇士小叢書」那種生動的描寫，（事實居多）使我回想到耶穌紀元之前的俄國婦女，穿着男子的戰袍，站在丈夫邊，向着賓禪提尼爭鬪。

賓埃科娃（Pinyikova）還是個年青的女孩，——Samara 市府的農奴——便來到前線，穿上紅軍的制服，擎着鎗，改名爲伊文·賓埃科夫（Ivan Pinyikov），投入營幕。起先伊文對她同志的勇敢，表示驚奇。以後她打過不少的仗，也助過不少的反抗。鄰近 Khar'ykovskiy 區，曾有一次戰爭，這場戰爭，延長了好久，兵士們都力竭氣盡，而敵人的鎗彈，還是不吝嗇的放着，戰場崩潰了，需要更多的生命。而反攻又是一次一次的失敗。單位動搖了，戰士失去了信任……

……伊文在這血泊之中，衝向前去。喊道：「同志們，起來，勝利是我們的！」「勝利！」一陣喧亂。他們一致衝出了戰線……敵人退卻。

伊文在軍中露出頭角，便被送去學習機關鎗。當地學成之後，她又回到前線……

她的英勇的戰蹟，很多。——她給營部許多勝利。……

哥賽克斯之戰，還未終結，她就被敵人殺死了。

另有一件事，是描寫一個被敵人擄去的幹部女工：

她押到白衛幹部。金色肩章的軍官，在燭光和火炬之下現出。

「紅司令那一部過激黨喂，左右！細起來！拷問她！」

她剝去衣服。——大家發愕——潛在襤褸污穢的兵士外套裏，隱藏着一個女子。暴戾兇惡的聲音，殘酷的動物，全指着這位過激黨的司令。

開始盤問她：問她從那一部來的，負着誰的命令，紅軍有沒有充份的鎗火，現在盼望援兵不……：……：……她埋葬在這些問題裏，但是她沒有回答。

縱橫的拷問了好久，因為希望從她得到一點軍事消息。她受着三天三夜的痛苦，拷打得失去知覺，糧食不能下咽。

此後，幹部又開始縱橫的拷問。這次卻有着仁慈的笑容，仁慈的勸導，和自由的允許。然而，她仍然堅凝不動。

號一響，又把她關禁起來。第二天——新的方法：裝着要斃她，號一響，許多同志，在她眼前斃死。她想：這該輪着她了。但是，沒有一個字，能從這受苦的女子口內吐出。

突然，怒焰睜睜。白軍官命令道：七十五鞭！打到十二鞭之後，她就失去了知覺……

他們所以不斃她，因為敵人第一次遇着這樣一個堅決的俄國女子。

「勇士小叢書」又一節：

我偶然在第一騎兵幹部遇着勃羅蒂納·科娃（Плотинова）。我早曉得她是第十九騎兵營的勇士。但是，我的想像的她，與她真的人，卻完全不同。她身體很小，細瘦，灰白，胸口佩着紅色的軍徽。她像個兒童似的。祇是她那付黑白清明的眼睛，還閃着決心和毅力的光輝。

她參加過許多戰爭。靠近哥賽克斯鄉村一戰，還很深刻的留在她的記憶中。

一次猛烈的敵軍的攻擊，逼得第十九騎營，不得不向後退卻。力竭的兵士，已遑遑難支，祇有勃羅蒂納·科娃，沒有失去她的清醒神志。她在馬背上，從戰線的末端，跑到別端，她燃起了男子的熱忱，興奮了男子的勇敢……

在最後的一刹那，她策馬向前：「殺！」整個軍隊，亦向前衝去。敵人擊退了。紅軍的兵士，把創傷的同志，負出火線。

「勇士小叢書」報告了四個在 Kolchak 之戰，戰死的女子。這消息是從西伯利亞「紅鐘」（The Red Bell）報上得來的。這四個女子的活動，是在祕密偵察敵軍的踪跡。後來，被白衛所捕，終以處之一死。莎林娜（Solina）同志，亦是罹難者之一。一個目擊她死的人，曾留有這段記錄：

當傍晚的時候，我們坐在這裏等着，看看今天又輪到那一個。

他們召集我們，總是在半夜裏。有一次，是這樣的遇着了：突然，在押犯人的甲板上，騰起一陣腳步的紛亂聲。他們是飛快的走着。我們還是很寧靜。不過一個簡單的思想，突然侵入我們的腦子：「誰？這是誰的一次？」……

外邊漆黑，聽到低低的威武聲音：「莎林娜！快點！走出來！」……

就是她，一個奇特的孩子，還着實年青呢。那時，她還在夢鄉；當她醒起，她很安靜的脫去外衣。一霎，聽到那個寢室，一陣低微的嘆息。她的同伴，眼睛裏充滿了淚水……

當她脫完衣服，祇留着一件薄薄的內衫。她就將外套交給她的朋友，說道：「交給我的母親：……」然後，她披上一件大衣，轉向我們道：「同志，不要喊。我要去死了！但是我知道爲的什麼。蘇維埃的力量萬歲！你們也許遇救，但是，我不能再看他們了。再會！」

不流淚，不懊悔，她穩重的走上甲板，當她在移動的時候，回轉身子，向我們叫道：「再會！」她永不回來了！

第二天，有個崗衛告訴我們，當莎林娜在警室未斃之前，她除去外套，把它交給站近她的白衛，說：「告訴我的母親和我的同志，機械殘暴了我，鞭子把我打得半死……」

像這樣燃着熱忱的女子，像這樣紅軍兵士，真不知還有多少。恐怕能做到的，也祇有俄國婦女。她

們都是極端窮困的農奴，女僕，窮困中的最窮困者，在那重重厄運壓迫之下，過着慘痛的生活；即在那時，她們已覺得爲人道，用她們的生命去爭鬥。不幸，留下的姓名，寥若晨星。凡遇到必要的時候，都是同樣的向前去死。

再者，在許多「無名女兵」中，尙有許多非俄國人。一九二三年克拉斯納亞·那維 (Krasnaya Novya) 所編纂的「革命女兒」，其中也有不少德國女子。

白衛指着她：「這兒是個共產黨！」

他們常常露出他們的狼齒，土匪，野獸，殘忍的畜牲捉住了她，把她送在一間冰窟似的牛棚，開始縱橫拷問：「你們的黨羽在什麼地方？」她不答。那天晚上，又鞭笞她……：天一亮，這個農家女子莉·羅底 (Lia Root)，就被斃死。

按莉·羅底是鄉村行政委員會的委員，糧食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莉·羅底的從容就義，好像革命的勇敢兵士。」德籍農奴，用着這樣的言詞，來悲悼着死去的同志羅底。

當內戰的時候，承受「紅色勳章」(Order of the Red Banner)的婦女，在蘇聯境內 (Soviet Union) 有六十二位。她們一個一個的衰老了，一個一個的難効命疆場了，一個一個的勞苦困頓死掉了，「婦女戰鬪隊」的女子，健存而能身受「紅色勳章」的，卻祇有二十三個：

「婦女戰鬪隊」的主席，科薩克·班亞·弗西亞科娃（Cossack Panya Vishnyakova）也是女工的出身，一九〇三年才入黨，因建功於 Denikin 之戰，始受「紅色勳章」。曾在莫斯科，學習馬克思主義課程，並專心研究德文，以冀「使她更能了解世界革命的意義。」



「章勳色紅」有佩娃屈彼女婦的軍紅

該隊副主席彪利（Bulle），是個美髮女態的女子，做事很敏捷。從前在政治部任事，今在 Comintern。胸口佩有紅色勳章。軍營之中，無人不曉其大名。頗承她和藹的，親密的告訴過我一切。

佩有「紅色勳章」的彼屈娃（Петрова），從前是個礦工的女子。現年已在六十出望。曾於共黨渙散的時候，在西伯利亞從事工作。幼時曾受過相當的教育，願一切而投入軍隊的時候，那種衝突的感情才始消滅。初為紅軍所拒納，但是經過了種種方法，才算達目的。她會裝着尼姑，傳遞文件，在 Chita 一戰，她直入了敵人的總營部。這便是她所以能佩着「紅

色勳章」的原因。

麥栗斯亞·勃彭娃 (Marusya Popova) 是位年青的鄉村姑娘。投入軍隊先擔任偵探的工作，後為機關鎗的射手。對於機械，有特別的興趣。此時，才學習寫讀。——紅軍是現代蘇聯最偉大的「政治學校」，教育課程，有農學，有重要文化學科等等。——在一九三〇年，才完成她的學業。——勞技與高等師範兩種學科。——現在，也佩有「紅色勳章」。

佩着「紅色勳章」的拔屈克亞娃 (Patrikeyva) 是個前線的女兵。內戰時，人皆以「紅色姊妹」呼之。她是位美髮玲瓏帶着「天使喉嚨」的動物，在她的手下，曾開革過一個前哨。當她被白衛擄去的時候，額前的紅星，就被他們割去，萬幸又逃回前線。在一九二九年，她仍在工廠裏做工，白天在勞技會裏讀書。她的最大的抱憾，就是她的少了一塊的前額。

佩着紅色獎章的羅賽栗·絲賽夢拉夫娜·絲密蘭切克 (Rosalia Ssamoilovna Syemlyachka) 最受民衆歡迎。她是猶太女子。獎有數種勳章：前線回來之「紅色勳章」，「列寧勳章」，「紅色勞動勳章」，以獎勵她的「國有機器的改進和簡單化」；對於貪官污吏，男子行政，以及不負責的經濟組織的種種爭鬪。——在一九〇二年入黨，在「勞農檢察部」 (Board of Labour and Peasant Inspectorship) 任職。

假使沒有積極的禁止，現在的紅軍中，也就沒有婦女。迄後，任紅軍之職的，受過軍事教育的婦女，

亦有人在。

「革命的女兒」已經過去了。蘇維埃國家 (Soviet state) 的婦女生活，又有着了新鮮的工作。

三 宗教式的婚姻的廢止

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祇有八個月生命的克利斯基政府 (Kerenskyi Government) 對於教黨的權力和婦女與嬰兒的地位，當然無暇改革。迨至一九一七年，列寧在「無產階級與農婦大會」上，才聽到蘇維埃政府 (Soviet Government) 是勞工的政府的論調。到了共黨獲得政權之後，婦女在立法的地位上，才有着激烈的改革。

凡使婦女不能獨立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 (Soviet Republic) 都一律罄盡掃除。我的意思，在用那些法律，把微弱的，甚之痛苦的婦女地位，開拓起來。在這些法律之下，關於離婚與私生子兩事，婦女可向她孩子的父親，要求贍養的權利……「民主共和國」裏，已頒佈的平權，——民法和離婚法——我們不難看出婦女的不平等，和低賤。所以我們說，那就是民族主義的污辱……蘇維埃政府，所以甚過「民主國家」就在能夠掃除他們視為不可能的「婦女立法上的平等」。因此，我再重復一句，任何國家，任何民主的立法，都不能夠做到蘇維埃政府，在得政一月後所成功的一半……——列寧在「無產階級與農婦大會」上的演詞——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二十兩日，列寧在「婚姻解除」與「公民婚姻，兒童和註冊」(Civil Marriage, Children, and Registration) 兩道命令之中，用了蘇維埃的法典，廢止了俄皇婚姻法律。今後，那些不平等，婚約不能解除的概念，丈夫強迫妻子國籍，居所，姓名的權力，以及決定子女教育的威權，均一概掃除。這道命令，無形的，也把宗教式的結婚和離婚，廢止掉，此時，祇有公民結婚，才是合法的夫婦。凡經過公民註冊之後，便可自由的在各教堂，舉行婚禮。夫婦雙方，彼此負責，彼此維持，以絕對平等為原則。設一方不願，便可隨時自由解除婚約。再者「官生子」與「私生子」同有同樣的法權。未註冊結婚的子女，與註冊結婚的子女，均一律平等。所以，這種婚姻的法律，根本合乎男工和女工的要求。

一九一八年的民法是根據列寧「關於出生，結婚，死亡註冊與家庭，保幼法律」的命令。公民註冊辦事處，亦逐漸添增。今後的結婚，捨法定形式而外，則無二形。這便是俄國重要改變之一。據人民內政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the Interior)的報告，在一九二四年從十月至十二月三個月中，註冊的人數，有一，三八三，六三三個。統計全年，約有五百萬以上。同年，註冊的結婚，而設有宗教儀式的，在莫斯科一處，約佔全數的百分之七十一。就全體而言，「宗教一項」仍有三分之二。誠然，俄京果然如此；不過鄉間的情形，則又大不相同。

雖然，註冊婚姻的新形式，起初，咸默認為新社會的一種新制度，但是，不久之後，夫婦的關係，卻又

有一種新的局面。早期革命時代的結婚制度，對於兩性關係，影響極惡。可是，現在仍保存在蘇維埃的社會。因為祇有註冊的婚姻，才有向男子要求贍養的權利。（這種權利，在俄皇的時代，是沒有的）所以凡家主不供養他的妻子和子女；或丈夫要遺棄他的有孕的妻子，女子方面，即可要求贍養。

因此，曾有一時，數千被遺棄的婦女，不斷的東飄西蕩，以冀尋着她們不負責任的父親。這般婦女的窘狀，甚之，不得不想盡方法，使她的孩子，被個較富的人，或「第三者」領去撫養，以減輕她們的痛苦。像這類事，日竟數起，而法庭上對於這種案件，幾乎應接不暇。

自然，在這過渡時代，致成紛亂的原因，固屬很多。諸如，貧困的情形，尙未消除，加之內戰的延長，帝國主義戰爭的迭起，新時代的思想，還未影響到舊時的態度和道德。所以到了一九二一年，便有一場空前的大災荒，引起窮困的貧民，積極的向外流出。於是一般居民，不得不脫離他們的家庭，向各地飄泊，以冀得着一些乾硬的麵包。妻離子散的事，日有所聞……更有許多婦女，鬻身賣體，以求一飽，以求子女的不分散。各街各巷，散滿了窮而無顧的孩童。

這極大的危險，圍繞着俄國；所以，有人說，這便是新興的一代，帶來的殘酷。兩性之間的關係，愈原始愈放蕩，則人民的責任心，也愈淡薄……

隨此而來的，是什麼？——新經濟政策時代——但是，民心的擾亂，更甚於前。因為上年散在各地的災黎，他們忍飢忍餓的本能，引起他們搜刮金錢的念頭。拯救落在火坑的女子的呼聲，也一天高似

一天。一時：酒樓，咖啡館，小旅社，又重新活動。酒又在各處分賣。「治人」的方法，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法律的糾紛，屢屢不絕的興起。所謂「自由戀愛」，革命形式，既被人誤解，復被人錯認，真是頹廢到極點！

新的性道德及其理論

一 「自由戀愛」的誤解



蘇維埃外交家科倫太「三代之愛」作者

這新興一代的人物說，兩性的關係，純粹是生理學上的根據。所以男女之間的接觸，與飲水治渴的行動，無有多大出入。

三年之後，內戰停止。而性的雜亂，仍繼續了很長的時間，並引起一部分文學上的作品。其中一冊廣爲人所讀而帶有不少誤解的，開源其始的作品，就是科倫太的「三代之愛。」

「第三代」就是革命之後的一般青年。茜亞，書中的女角，以作者的口氣，來答復她對於兩性關

係的觀念：

性生活，在我，不過是生理上的愉快而已。我照我的意思，選擇我的愛人。在我有孕的時候，但是，我不知道這孩子的父親是誰，然而，我卻滿不在意。

她又望下說：

也許，你會驚愕。凡男子能引動我的時候，我就把我的身體交給他。我等不及同他談什麼戀愛。你也許有談戀愛的空暇，但是，我是沒有那些閒空。我們生在這樣繁重的時代，當然，有時也不怎樣繁忙……：好，那末，你須要特別注意別人向你的勾引。但是，談戀愛，你知道，是沒有時間的！你要認清，當他被送到前線，或轉移到別個城市，或者——有時，你也會忙得把男子忘記。因為這種緣故，你倆在一起的斯混，才感到愉快，那是最可寶貴的……：你倆才沒有束縛……：

科倫太的「工蜂之愛」引起蘇俄(Soviet Russia)大大的反對。在賽爾甘特教授(Professor Salkind)的著名的「性德十二誡」(Commandments of Sexual Morality)裏，其第六誡謂「愛情須專一，動不如靜，促不如久，茜亞的哲學是一種病魔，不是階級的思想。」那時，還有一部無人不曉的小說，(無譯本)就是男子羅麥諾夫(Romanov)的「不結朶的櫻花」(Without Cherry Blossom)。這部小說，頗得一般的讚揚。書中的主角，是個年青的女生，描寫她首次與男子接近的關係。

嗎。我們真是白耗時間……」

他的話，污辱了我。我便向後退。但是他抓着我的手，懇切的說：「爲什麼讓魔鬼這樣愚弄！」我抵抗着，掙脫他的擁抱……但是，來不及了。

當我們站起，他先點亮了燈。

「熄掉燈」我痛苦的，恐怖的叫着。他驚愕的看着我，聳聳肩，把燈熄滅。不走向我，然後，他很快的整理好床。「溫克的床……他也許會想到剛才的一切……」

因爲要避免學生「同志」的碰見，這個女子遂向後面的梯子走去。她走了，永不回來……這事，在學生，是平淡無奇的。他又不隱瞞的，對着那些靈魂渴望愛情的女子說：「不論櫻花開與不開，最後的結果總是一樣的。」他如此的破壞了愛情，好像折去掛在女子胸前的花。

此時，新興一代的青年，對於主宰他們性生活的空虛思想；想找出學理上與經驗上的根據，以希把他們原始性質的性觀念，提高到學理的原則。

這般青年說：男子的性生活，純粹是自私的，個人的事務，以避免國家任何的干涉。又有一班人說，女子祇是播種和結實的田地。但修正馬克斯學說的第三派人說：「雖然他們從未聽見過佛洛愛（Freud）的學說——決定意識的，祇有性欲一事而已。所以無產階級的愛情，須像「工蜂之愛」一樣，亞

隆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寫有：「假使在階級意識同志」裏，若有人呼馬克斯爲菲立絲坦

(Philistine) 我們無需大驚小怪，因為馬克斯是忠於他的妻子；換句話說，假使我們要找個具有共產主義家庭生活思想的同志，亦彷彿「工蜂之愛」一樣。

二 列寧所體會的「杯水學說」 (Glass of Water Theory)

這時，設要糾正種種誤解所致成的惡劣的後果，已覺太晚了。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寧與克萊蘭涉金的談話，所發表的意見，業經認清他的觀點：

自然，青年人對於性問題的改變的態度，是「根本的」，是帶有學理的。有人叫他們的態度，是「共產的」，是「革命的」。而他們也確信如此。但是我的青年時代，並無這種印象。雖然，我也不節欲，——所謂青年的「性生活」——以我看，帶有十足的資產氣味，不然，亦是資產婚姻形式的擴大，與我們共黨所了解的「自由戀愛」，截然兩事。在共產社會裏，本能的滿足，愛情的追求，其簡單與不足輕重，正如「飲一杯水」。而這「杯水學說」，竟把我們許多青年，顛倒得若瘋若狂。被此學說破壞的青年男女，也不計其數。擁護這種學說的，即稱之馬克斯主義者。我敢說，像這種馬克斯主義，全無一點用處。因為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絕不是如此簡單的。黑格爾對於這點，早已在唯物史觀上，說得很透澈。

我以為「杯水學說」，既非馬克斯主義，更非社會學說。蓋性生活的營造，不但有自然的因素，

並有文化——不論其高低——上的成份。黑格爾在他的「家庭原始」(Origin of the Family)裏，對於性欲的衝動，如何的發展，如何成爲個人的性欲戀愛，已有詳細的說明。所以，兩性的關係，不是單單的社會與經濟狀況，相互的表示，也不是單單的生理與理智不相爲謀的肉體衝動。所以，苟要得到合理的學說，決不是馬克斯主義，而在我們探討兩性關係的轉變，對於社會經濟基礎，對於整個世界的思想，是否有何關聯，並探討其根源所在。渴則飲水，當然不錯。但是，一個通常的人，在通常環境之下，是否要躺在污穢的街道上，而吸飲一河的水呢？或是吸飲一杯許多嘴唇沾染過不潔之水呢？所以，最重要的，仍然着重社會的觀點，飲水固然是個人事，但是愛情，卻可以有一個，兩個，三個的新生活。這便是社會上的一種興趣，也是共黨的一種責任。

就共黨黨員而論，我對於「杯水學說」即使對於說得很漂亮的「愛情賜自由」也極表同情。總之，這種解放，既非新的，更非共產黨的。你也許記得，十九世紀中葉，文學上所講的「心靈的解放」而資產階級所做到的，卻是「肉體的解放」。在那時，講得比現在還要動聽；而實行呢，我不敢妄加判斷。我的意思，並不是以此批評那時的節欲思想。像這類的事，我是不會有的。共產主義，不在介紹節欲的思想，唯一的目的，在生命和生命力的享樂，而藉着愛情，來滿足一部分而已。據我觀察所得，性欲的發育，並未產出生命的享樂；而生命力的活動，反因此而頹敗。在

革命的時代，這是很壞最壞的……

青年，對於生命的享受，生命力的活動有一種熱烈的要求。諸如，健康運動，身體鍛鍊，泅水，旅行以及各種遊戲；再如理智興趣方面，學習，閱讀，研究，總以為愈多愈善！這一切給予青年的，比之那些不朽的講演，性欲問題的討論，以及皮肉的生命，要有益得多。有健全的體格，才有健全的腦子！不做和尚，不做尼姑……

革命喚醒了集中辯論的能力。羣衆如此，個人亦如此。淫蕩的狀況，再不容忍耐。無產者，是新興的階級，大俄民族先烈的子孫，固不容輾轉在腐敗的現象中。刺激過度性欲的，莫過於酒爲烈。……

好！許多青年，對於性欲問題，反謬的態度，當然絕非三言兩語所能糾正的。

對於性欲問題，發有中懇之論的，有男性領袖，亦有女性領袖。

著名的革命女子，絲密安弗斯(Samidovich)在一九二五年，寫着：

大羣無產階級的青年，對於兩性問題，還持着極不可靠的概念。他們以為，凡對性欲問題，具有原始概念的，便是共產份子。其實，絕無其說。要知，這是資產階級，對於性問題，所抱的態度。

絲密安弗斯在她的「性理」(Theory of Sex)裏，說明其中種種可歌可泣的事跡，頗饒興趣。

茲摘錄如後，以示她的新觀點所在：

(一)青年共黨會 (Young Communist League) 的會員，勞技社的學生，以及未脫乳氣的大孩子，都是隨他們的性欲衝動，而不加節制。因為那種不解的理由，即是不能辯駁的法則。貞淑是資產階級的特質。

(二)青年共黨會的女會員，勞技社的女學生，或已有了情人的女子——我真不懂，像這「非洲的熱情」會在俄國北部發展起來。——必須隨着男子的擺佈。不然，她便是「資產階級」者，便不能擔當青年共黨會會員資格，或無產階級的學生。希奇的事，便發生了：當她覺自己要
做母親的時候，便惱悶愁腸，在那「墮胎社」 (Commission for the Sanction of Abortion) 的等候室裏，你便可讀着許多為愛情而受苦的故事……

最後，那些「燃燒的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家庭問題——的音調，愈彈愈高，幾為各公
開討論會，討論的中心問題。而其他問題，則置之九霄雲外。

結果，遂印成許多「問答表格」，包括許多重複的問題，一齊散到各鄉各鎮上的數千學生，以調查他們的性生活。

答案帶來許多重要的事實：大多學生的愛情，尤其是鬧着戀愛問題的學生，都受着共黨戰爭時代的影響。至於他們的性生活與他們的愛情，判然兩事。在「問答表格」附錄之下，更有許多科倫太
的同樣論調：「我們無暇談戀愛，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不准許我們。」

青年共黨言論社，對於性欲問題，以信札的體裁，作長期的討論，後由許多專家，學者，所討論的性衛生，以及當時共黨領袖所發表的意見，連同人民衛生委員會（The People's Commissary for Public Health）的意見，把舊時代的一切，歸納在一封致新青年的公開信裏。

同志們：爲了求學，你們才進大學或專科學校，這便是你們一生的主要目的。所以，你們所有的動力和理想，便是這主要目的的目標。準此，則不應先去享樂。因爲享樂要戕傷你們主要的目標。因此，你們必須節制你們的動力，以求各方面，符合這主要的目標。須知，這時的國家，還是窮困得不能負擔你們，不能教育兒童，不能維持父母。因此，我們要勸告你們一句：節欲！

此時，熱烈的討論，紛紛而起，以圖恢復這代青年的性生活的康健。復加緊教育，以直接的推行到民間，轟轟烈烈，又集一時之盛。按此目標，不外以新的態度，對付具有性吸引的婦女，同時，青年婦女，亦以此警惕自己的新地位，不復再蹈放蕩性欲的舊轍，而爭回婦女與人類的尊榮。

三 一萬萬六千萬人民所討論的新的婚姻法律

一九二五年十月，討論性問題的大潮，已昇漲到高度的水準。迄今，這個更大的潮頭，便氾濫開來。自「出生，婚姻，和死亡法典」(Code for 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推行七年來的經驗，法庭上的判決，以及繼續發展的新的共同生活方式，其對於婚姻和家庭所發生的效果，已經證實現

有的婚姻法律，有幾點，要加修正的必要。所以在「第十二屆全俄中央行政」(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會議時，「人民司法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Justice)便提出「關於婚姻、家庭、保幼法律的審定」(Codification of the Laws concerning Marriage, The Family, and Wardship)的草案，請求加以討論。

負責詮釋這草案的，便是人民司法委員會委員高斯基(Kurkiyi)。迄後，復由他提交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常會。高斯基援引列寧的句子說：

自然，法律不是包括各事的。我們除用幾道命令之外，便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滿足自己，但是，在法律範圍之內，我們已做到提高婦女與男子平等必要的步驟，這是我們足以自豪的。現在，蘇俄婦女的地位，即就最進步的國家而論，也可謂理想的。但是，我們捫心自問，當然，祇是個開始而已。

然後，高斯基把問題根本的數點，加以說明。新法典與舊法典，其不同之處，究竟在何處呢。他說：

第一，註冊的意義和功用，稍有更動。

第二，未註冊的婚姻，就實際結果而論，與註冊的婚姻，完全一樣。

第三，對於保護子女的條款，譬如父母婚約的解除，不論其離婚的，或一方請願的，均有嚴格的規定。

第四，婚約的簽定，須有數個保證人；事前，亦須加相當的考慮。最後，關於共黨的財產，也稍有更動。

新草案提出之後，勞工與農民雙方的代表，在行政會上，就有強烈的批評。誠出人意外。結果，因為事關重大，事先須把此問題，公諸討論，然後決定採取與否。此時，討論的目標，分爲兩方面：第一關於提醒人民對於法律和問題的態度。第二，關於以行政的力量，來消滅遺留在各地，尤其在鄉間保持的守舊觀念。二者，均暫以這次討論，作爲參考。

於斯整個的國家，卽爲此問題，深感振動，在無數的討論會裏，——上自各大城市數千工人的聚集，下至鄉間讀書室的小辯論——對於新草案不同的見解，一次一次的發出。據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所得報告，像這樣的討論會，不下六千之多。然而，值得保持的見解，卻寥寥無幾。

按許多討論集中之交點，不外未註冊婚姻，在法律上，是否與註冊婚姻完全平等。擁護新法律的人說，在蘇聯境內的九千對的結合，他們的婚姻，不論以實質與形式而言，與法定的婚姻，幾完全無異，而所不同之處，就是沒有註冊而已。所以法律上的保護當然不能重此輕彼。

至於這種見解，又有許多的辯駁，反對的說，新法律也許要殄滅淫蕩，而淫蕩仍然會闊度的產生。豈不如此，種種假面套，在犯罪的情形之下，便會於蘇聯境內興起，這又豈新法律所能逆料。

但是，新法律的後加的條款，和法律的修正，——離婚問題，贍養問題婦女財產問題——仍遭到強烈的反對。而農民對於新法律的反對，比之無產階級，更爲猛烈。因爲當時鄉村的家庭經濟組織，比城市爲大，再者，家庭的財產，又操於男子之手。設因離婚，而分取男子的土地，當然，絕難做到。

關於這點，在行政會的代表亦表示懷疑。茲引工人加特西夫（Kartyshev）所講的話，以資證明。……：一個鄉村小夥子，剛剛才十八歲，還不知道揩淨他的鼻涕，便與一個秀麗的青年姑娘結了婚。她開始向他說：「我不歡喜燒捲心菜，我對婆婆沒有用處！分開家罷。」但是，這小夥子不敢啓齒，因爲他還不能單獨做事。

一天，他的妻子便離開了他。

結局，一匹馬，一隻鵝，一頭牛，一隻雞，都根據法律變賣掉，土地亦破了產。像這樣的糾紛，應加阻止的。

關於贍養的問題，他說：

……：假使我有一個兄弟，在軍隊裏打過仗，很幸運的能養活兩個妻子，並且各有子女，而家庭的人，怎能替他付贍養費呢？

法律須要嚴格的載明：每個麻雀，是單獨能飛的鳥；每個人，亦須負擔自己的責任。

於是，公開辯論會，便在「莫斯科科學博物館」（Moscow Polytechnic Museum）舉行。律師凱

蘭科 (Krylenko) 說：

我們的法律，對於家庭與婚姻問題在我們從前的生活裏，已經在遼闊的淨土上，耕有一條犁溝。革命之後，我們廢止了宗教式的奴隸，和婚姻的干涉。公民結婚註冊方法，便為我們所採用。不過，宗教婚姻，失去權力之後，問題也隨之而發生了。現在我們應用何種條件，能使註冊婚姻發生效力呢？

至此，我們不得不說，那些辯論，仍不足引來作為註冊婚姻的擁護。且問！國家為什麼要顧到誰與誰結婚呢？是否為了統計上的目標？我敢說，那不是重要之點，其最大的使命，是在廢止宗教式的婚姻，並且借此以保護兒童的興趣，和經濟不充分的夫婦。關於這點，新草案的第一條，便取消婚姻與家庭的義務，而改為註冊婚姻。註冊婚姻所以值得保留，祇為着它的形式，能增加夫婦的興趣，和他們子女的興趣。要知：這是權力，而不是責任。

假使所有的結合，沒有經過註冊，便算婚姻，那末，多夫或多妻的制度，便有發生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亦確可存在，雖然，我們極端的不滿意，而蘇維埃的法律，即在嚴禁此點。若謂用刑法或禁令來糾正此事，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此過程之中，須抱着這種態度：——凡已結婚的夫婦，亦不得准許為註冊的婚姻。

果能愈接近社會主義的制度，則婚姻愈能解除各種義務，尤其經濟上的義務，然後，男女兩人

的結合，才能完全自由。及至國家能照顧兒童的時候，婚姻祇是經濟契約的形式而已。然而，當國家向着「婚姻自由結合」方向走去的時候，暫用這種法律，來保護窮困無能的夫婦。不過兒童方面，當然不能引用此法。

在討論的當口，發表的言論，愈形猛烈。此時，科倫太遂發表她對於贍養費的意見。她說：關於家庭和婚姻問題，在城市與鄉村工人之間，其處置的方法，不能混而為一。所以，新草案的開端，就建在錯誤的基礎上。繼謂：

就法律觀點而論，註冊結婚的女子，與未註冊結婚的女子，同樣平等，固然不錯。不過，至於那些偶而發生關係之後，便被置之不顧的女子，我們要認清，這是由於鄉村窘厄的情形和都市的窮困情形，所致的結果。因為這種緣故，要把兩性的婚姻關係，固定在法律的方式之下，在各種情形下，是萬不可能的。

於斯，科倫太便提議建立「保險基金」。此基金係由整個勞工方面，捐款籌集。

科倫太所草成的「個人贍養費」(Individual Alimony) 第一條裏：

設不用團結的能力，替代個人的能力，則不足以籌謀大事，維持子女與維持母親（被離婚而有子女的母親）的保險基金，由小小的捐款，即可籌成。——譬如，每年每人兩羅布——捐款自然亦有差次的不同。凡進款愈大，則保險基金的捐款，亦大。苟以六千萬成人的捐款計算，每

年籌得基金，則有一萬萬二千萬羅布。這筆基金，便可維持託兒所與工兒院，以及有子女而不工作的女子，一年的消耗。以後基金的多寡，總要設法能維持到三年四年不等。

這種提議提出之後，幾為各方所不容納。勞工對此問題的討論，往來信札之多，正如洪潮氾濫。不過這種情形，在蘇俄，乃屬司空見慣，茲引數則於後，以見當時的一般狀況。

四個女工的言論：

科倫太同志的提議，是不能接收的。萬一真有了這種賦稅，結果，男子便失去一切羞恥，而大大的放縱。因為，男子一旦知道這種祕訣，便不再顧慮到所謂「第三者」更不難抓住女子的弱點，而「離棄」亦不難成為女子的命運。再則，女子也很難做男子的「籠絡哨子」(Decoy Whistle)。譬如，男子把女子充分玩弄之後，便棄之而去……再者，男子付過半個羅布之後，便不想再付，而至少要破壞五十個女子。

科倫太說，註冊的婚姻，是合法的。但是，誰需要那種證明書呢？假使，我的丈夫愛我時，便和洽的與我同居。假使我使他不愉快，便棄如糞土，不加照顧。

照我們的意見，被父親遺棄的兒童，最好還是放在嬰兒院 (Children's Home)。在那兒便可合宜的生長起來，而父母雙方負擔一點維持費。母親也應當付的！這就是給婦女一種教訓！使她們少淫蕩一點！各人都勾引「男子！男子！男子！」不然，她便永不會有子女。

姻。

結婚何必要簽什麼名，低着頭，站在證婚人的面前呢？這與他們家庭生活「基礎」又有什麼力量呢？

這一點，科倫太是不錯的。但是，她討論的第二部，贍養問題，容有申辯之處。

一個被遺棄而有子女的女子，爲什麼是社會上的責任呢？這種幫助，祇不過喚醒「皇后賑孤」的慈仁的思想而已，若「第三者」果能給了十個羅布，而母親當然不能靠這點款子，把兒輩領大。假使科倫太所估計的基金，如能負擔半個子女的贍養，總算感天謝地了！

這種贍養的用意，固屬慈善，假使碰到一個男子，用着詩人的句調，黑人的熱烈，來追求一個女子，不幸有了兒童，那末，他須得負擔「他的第三者」以警告他留心將來第二個的「第三者」使他想起這種酸辣的經驗。

新的婚姻法律的討論，已達到成熟的時代。草案遂第二次提交到「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時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未正式採行之先，又經過一場熱烈的辯論。因爲這是最後一次各意見的衝突，其時，適有美人甲賽克·斯密斯（Jessica Smith）身參這次大會，在「蘇俄婦女」中，留有一段記載。……：「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的大會場，是在一所有孔雀石柱，有水晶吊燈的，富麗俄宮的大廳。長棹一行一行的放着。在代表席間，坐有許多婦女，一位態度莊重的農婦，大方的，慈

祥的面孔，頭上繫着一方雪白的首巾，腳上穿着一雙皮靴，帶着一副莊嚴無私的神態，走向她的席間。

代表們，以俄族爲多。但是，散灑在「獨立共和國」(The autonomous regions' republics) 代表之間的，(按獨立共和國，爲構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單位) 卻有韃靼種族 (Tatars)，貝斯克種族 (Bashkirs)，凱海及斯種族 (Khirghese)……在介紹修正新婚姻法草案時，高斯基把註冊婚姻如何完備，結果如何圓滿，先加以解釋；繼謂「我深信，時間已到了『苟合婚姻』與註冊婚姻完全平等的時代，而註冊局，僅留下實際的統計記錄，作爲統計上之用而已。……」

然後，高斯基把各地收來的法律的討論報告，作一結束，以 Archangel'ski Gubernia 爲代表，落後農民的一組。他說，該區每個鄉村，對此問題的某一項，反對的，竟有百分之四十，而城市市民，幾無一個不贊同。……

那一年，反對「苟合婚姻」立法平等最烈的，要推力涉諾夫 (Riazanov)。高斯基說：「有人告訴我們說，這種草案，是向着理想共產社會走去。蓋理想共產社會的婚姻關係，是沒有任何義務的限制……：……在那些共產宣言裏，我敢大膽的說，是沒有一點共產主義的微塵。當我們走進共產主義的社會，便沒有國家，沒有壓迫，那末我們問問自己，問問同志，婚姻是不是兩

腳動物自私自利的關係，不顧一切勢力，藉它來愉快自己，而我們是否無權過問呢？我們各人都有權力問問：無產獨裁實行了第十年的今日，在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名義之下，像這樣資產的，無政府的草案（指『苟合婚姻』不能平等而言）還能提交給我們嗎？……我們要教導我們的青年，婚姻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帶有社會深義的事，並且還須要社會的干涉與限制，須使青年們知道，婚姻是帶有社會眼睛的一種固定的形式……法律帶來的，無他：『同舟共濟！』……」

這樣後一段的滑稽口吻，使這條提案，遂為大家興高彩烈的所接收。但是，有位農婦代表，很不客氣的說：「力涉諾夫同志的倡議，既非主此，又非持彼，未免太不慎重了。」

然後，女代表毛羅娃 (Morova) 說：

「同志：我是個慧拙的人，當我讀到草案這句（妻子無需隨丈夫所到之處）我不禁大怒，我想，兩性的平等，早成事實，竟然在革命第十年後的我們的法律裏，還要提及這點，真使人不解。……其實在我們之間，妻子仍要隨丈夫所到之處的，比比皆是。同志，這絕不是瞎說，情形確實是如此的！」

大多的爭論，都着重男子遺棄妻子，逃避贍養費，愛則合之，惡則散之。總之，吃虧的，都是男子。——誠然，法律的中心，是在保護失望無能的女性。

最後，來自西伯利亞的毛迪斯（Moshin），忍無再忍，不禁大聲的叫出：

「各方面，挨罵的，總是男子！但是家庭的破壞，往往總是女子的過失。……：……：……每當丈夫漸漸衰老的時候，她遂攆掉子女，同幾個唱着歌，提着琴的青年男子結合起來。並且常常走到別處，敗壞她的丈夫。總之，在今日，女子做錯的事，實在太多了。聚在這裏的女代表們，做丈夫的，那知道這些勾當呢。然而，挨罵的，卻總是丈夫！」

四 蘇俄的婚姻法

「婚姻，家庭，保幼的新法典」的討論，醞釀了十年之久。迨至一九二七年正月一日，始頒佈有效。假使我知道一點新蘇俄婚姻法前導的影響，——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不可不知道昔時婦女卑賤的地位，怎樣受着俄皇法律的統治。妻子是丈夫的財產，這種觀念，到了俄國革命的前夕，才踏進過渡的關口。此時，種種悲劇，遂迭迭興起。不論妻子持有何種理由，若要請求護照，或離開丈夫，往往總是丈夫殘忍意志的犧牲品。因為法律上載有：不得丈夫准許，妻子不得自領護照。再則，公民結婚，其地點如果不在俄國，則不合法。

而法律的承認，僅限於宗教式的婚姻。男子未滿十八，女子未滿十六，或八十以上者，均不得結婚。婚姻須根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然，這種「罪惡的結合」應受八個月的徒刑，並取消承繼的權利。

再者，禁止與猶太人，邪教徒，或天主教徒，互通婚姻。

今日蘇維埃的公民，每當讀到舊俄法典裏的「得之於結婚的權利和義務」，不禁視爲與中古時代的古董，一樣的可笑。

舊俄法典的：

一〇三條：夫婦必須同居。

(甲) 凡能使夫婦拆散的行爲，一律禁止。

(乙) 丈夫轉移他處，或更換住所，妻子必須隨着丈夫。

一〇七條：妻子須服從丈夫，敬重丈夫，奉遵丈夫的愛情，其態度必須極端和順。至於女主

對於丈夫的應接，亦須殷勤懇摯。

一〇八條：妻子的天職，在順從丈夫的意志。對於父母，則無須如此。

法學家佛留地 (Friend) 在「蘇聯民法」 (Civil Law in the Soviet Union) 裏說，丈夫的權力，所以提得如此之高，就是由於這三條法律的規定。此話固然不錯，然而卻說得很含糊，容有詳加解釋的必要。蓋丈夫稱「家主」——家庭的主腦——係與妻子稱「女主」相對而言。原來，妻子在法律上，並無強迫順從丈夫的責任，迨至兩人同居之後，丈夫便以此種責任駕禦妻子。因此，由於這種精神，才啓發了十七世紀的道德法典。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舊俄時代的婚姻法律，與現在資產階級國家所實行的婚姻法律，同樣的多在束縛妻子，以使妻子成爲丈夫支體的一部。這種法律，充滿着宗教與經典的形式，沒有一絲生命的神氣，到處現示破裂。因此，一九一八年的蘇俄婚姻法，其主要目的，在把婚姻通俗化。現在的蘇俄婚姻法，又用着新的經驗，熱烈的生命衝動，務求婦女，得以解放，得以絕對平等的地位。誠然，據擁護者的說法，這是解決此問題的第一次的嘗試，以資後來用着實地的經驗，加以可能的修正。果能如此，在朝氣蓬勃，康健形態之下，完成了使命，則超然的文化，期必不遠。

蘇俄的立法，還有幾句合理的言論。

根據新的革命生活的基礎，所整頓合法的婚姻，家庭，保幼關係；考其目的，不外保護母親與兒童的興趣，以達夫婦兩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管理財產和兒童教育的目的。

在此整頓工作之秋，國家急待實施的，固不是警察的監視，亦不是道德的督促，而是避免自行擾亂同居與公民的安寧，並抱定「所有的兩性關係是私人的事」原則。因此，蘇俄的婚姻，不但通俗化，並且各方面，能與國家發生關係。它純粹是一種公民的契約。如遇到糾紛時，亦引用這種婚姻法，作爲法庭判斷的標準。

依照這條法律，流行於蘇俄的註冊婚姻，與未註冊婚姻，在法律上，是絕對平等的。所不同之處，在離婚時，未註冊的婚姻，事先須得有法院的證明，而註冊婚姻，則無此手續。

法院受理未註冊婚姻案件，據條文第十二款，以「同居的事實，同居的時間，第三者承認婚姻關係的書信或其他文件等等」作為未註冊婚姻的證明。

新法律的各條文，它的最基本的功用，使貧困結合的妻子，得以自衛，對於丈夫的虐待，得以相當的保護。至於決定婚姻存在與否唯一的條件，不在結合的形式，而在主要的性質：「祇有各種永久的同居，才算婚姻。」這一條，便是婚姻最基礎的原則。

婚姻既然是私人的事，多夫或多妻制，似難禁止。但是，第六條，明明的規定著：以一夫一妻制為原則。那末，關於第二次的註冊婚姻，註冊與未註冊婚姻之間，顯有區別。（考其用意，固在反對多夫或多妻制度的風氣）但是，重婚在蘇俄是不受刑法的處分。然而對於隱瞞婚姻的曲從，與註冊假冒的填寫，是要受刑法的處分。唯此事鮮有所見。

姦淫也不受刑法的處分。因為這是男女兩人的私事。因為，蘇俄法律的系統，祇在抵抗那些有害社會的性罪。至於男女的交媾——所謂羈縻婚姻的信仰——也同樣是男女的私事。再如「私通」、「私生子」、「違法的關係」、「罪惡的結合」、「姦淫」、「誘奸」等意義，也是一概沒有的。

蘇俄的婚姻註冊，是沒有任何儀式的。男女兩方，可以自由邀請親戚朋友，參加婚禮，至於資產階級國家的種種繁冗的儀式，在蘇俄總是力求減少。

註冊必要手續：(1) 男女雙方至少要在十八歲以上。(2) 雙方必須情願。——註冊時，男女雙方，均應



「莫斯科學生婚喪註冊局」結婚註冊冊

到註冊局——(3)須交出雙方同意證明書。(4)男女雙方須載明有無各種暗疾，尤其着重花柳病與肺病的有無。結婚的男女，設一方是低能，或有心理上缺陷的，在蘇俄法律之下，概不准註冊。

凡血緣接近的長幼，近親之間，或同一父母的親疏的兄妹，一律禁止媾婚。至於其他的關係，男女兩人的註冊，則無阻礙。不過，舊時婚姻與未註冊婚姻的存在，卻是註冊婚姻的一種障礙。

凡要註冊的男女，須到「出生，結婚，死亡註冊局」(Registry of Births, Marriages, and Deaths) (簡稱生婚喪註冊局) 填明住所，交出同意證明書，審查之後，男女雙方，便到「婚姻註冊處」來答復註冊員的問題。(註冊員以女子爲多) 譬如以前結過婚沒有幾次？註冊的抑是未註冊的？如果是結過婚的，那末，有無子女多少？假使一方因病不到，她或他的家族，亦可替代。再者，男

女將來所用的真名實姓，亦須填寫明白，因為依照蘇俄的法律，結婚之後，丈夫可用妻子的真名，妻子亦可用丈夫的真名，或雙方仍用以前的真名。

舉行結婚時，註冊員先以一假冒填寫而犯罪的條文「警告雙方。然後，註冊員與男女三方共同簽字。男女倆人，必須願意。如雙方都不識字，便需兩個證人的簽字。結婚註冊，是不要付費的。假使男女願意有一張結婚證明書；工人祇須交出兩羅布的印花費，其餘的，則交出十羅布的代價。

條文第八項：妻子的國籍，不一定隨從丈夫。但是丈夫可用簡單手續，為妻子請求國籍。這條條文，似乎沒有多大的價值。雙方國籍的問題，子女的姓名問題，以我看，可另行規定。不過，須以平權為原則。條文第九項：男女雙方，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至於家務工作，可以酌量分擔，不論男女何方，若遷移住所，均無服從的責任。總之，這類條文，都盡量的表示男女雙方獨立的能力。並且沿着志同道合的路上，追求直接的婚姻。

至於雙方的財產：凡在結婚之前的，不是共同的財產。反之，在結婚之後，雙方或男女各一方，凡以勞動獲得的財產，便是共同的財產。至於誰多誰寡，可由法院決定。所謂新的，或為其各地所未有的，就是妻子家務的勞作，與男子的勞動，具有同等的價值，以消滅婦女勞動的糾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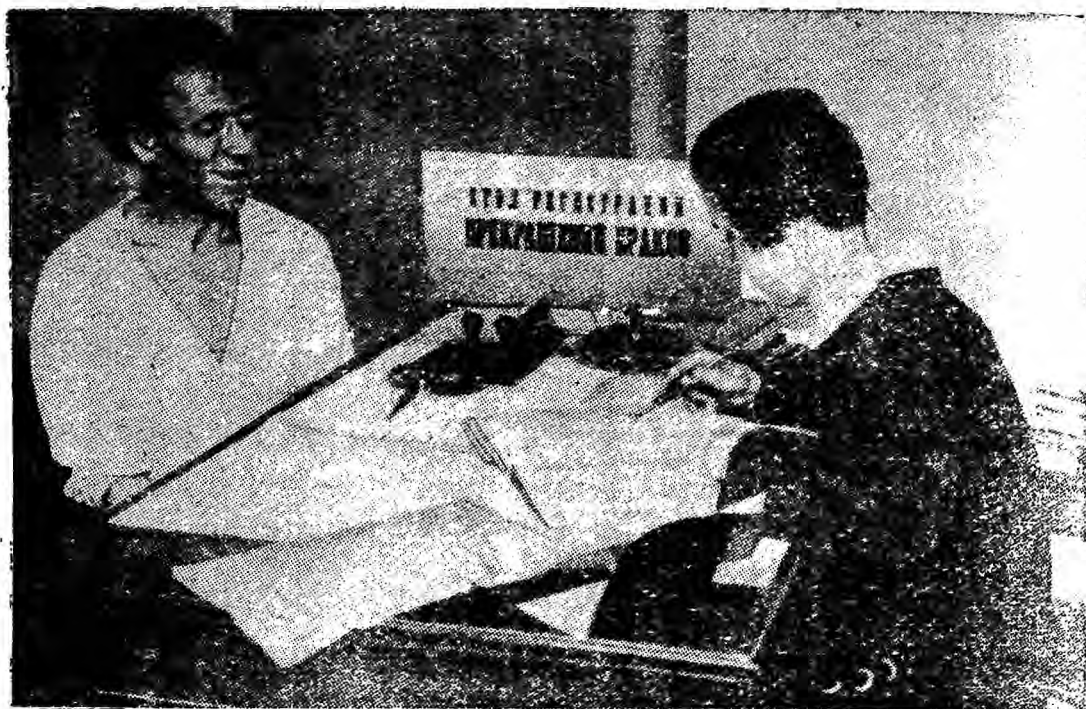
但是，這種糾紛，自一九一八年之後，就滿佈在農民之間：一個男子在稼禾成熟的時候，與一個女子結婚，到了秋收完備的時候，便不償損失，又把女子退掉。不過，現在如遇這種糾紛，便可向法庭起訴，

請求判決。這條條文，不論其結婚註冊與否，均可引用。總之，要使婚姻走向同舟共濟的地步。

就蘇俄婚姻法典的理論與組織而論，婚姻的解除，也是十分簡便。至於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婚姻問題，至今，還是現代婚姻法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因為在蘇俄，凡男女一經同意之後，便可實行結婚，而隨時隨地又可解除。因為，這不是國家來離男女的婚，而是男女倆人自由的決定。而國家僅僅顧及合法的判決，與自願的承認而已。

因此，在蘇俄，不復再有離婚的訴訟，而離婚亦無需什麼原因或理由。祇要雙方男女的願意，或男女各一方的願意，便可隨時隨地解除婚姻。假使男女要離婚，亦無需任何的解釋。因為結婚與離婚，純粹是個人的事。所謂「罪惡的原則」，但在蘇俄，卻是漠然不識。所以，對於離婚，沒有什麼罪惡的結合，也沒有盡情盡理的討論，更沒有什麼抱恨。而在資產階級國家裏，離婚的糾紛，就麻煩多了。高等法院，曾一次對普通法院，確實作這樣的解釋：「法庭如有涉及離婚案件的行爲，便含有誤解蘇維埃法律的原則。」

蘇俄的離婚註冊，更爲簡單。凡男女之一同意此事，便來到「生婚喪註冊局」請求離婚，惟附帶呈上同意證書，和結婚證書兩紙。假使沒有結婚證書，那末，祇要男女倆人承認他們是結過婚的，並且說明何時何地的結婚註冊。倘能取得法院一紙證明更屬有效。然後，再說明他們將來所用的真名。於是，註冊員，遂宣告男女正式的離婚，然後簽名。至此，婚姻便算解除了。



冊 註 婚 離

離婚註冊，也不消化錢。假使要一張離婚證明書，須交付兩羅布的印花稅費。至於公務職員，則不在此限。

但是，一方願意的離婚，其中的隱情，恐怕十分複雜。「生婚喪註冊局」假使遇到這樣的案件，便在離婚註冊三天之內，用一張表格，來調查男女解約的事實。假使住址不明，註冊局，在此三天之內，出一張公開的通告。至於所有用費，應歸請求人付理。通告費約六羅布左右。不過工人，職員，紅軍兵士，和窮困農民，可以酌量減少。

婚姻解除之後，對於將來的結婚，是沒有阻礙的。所謂「等待」時期，在蘇俄是沒有的，一個結過婚的男或女，離婚之後，仍可以與別人再行結婚，法律上亦不限制蘇維埃公民結過多少次的婚，與離過多少次的婚。

婦女的經濟獨立，是蘇俄普遍的現象。而法律的條文，亦多為維持獨立的情形。凡窮困而不能工作的工女，或能工作而失業的工女，都有向別個夫婦要求撫養的

權力。不過這種撫養，在一九一八年蘇俄婚姻法頒佈之後，撫養的時間，已有相當的限制。條文第十五：自離婚日計算起，凡不能工作的婦女，撫養期間，不得超過一年，失業的，不得超過六個月，而撫養的數目，請求者，不得超過規定的解僱的利潤。

在離婚的時候，關於誰來負擔教育，維持子女的問題，必須決定妥當。協定之後，由離婚註冊局的註冊員錄下。然後男女倆人，各執一紙，俾便發生糾紛時，或不履行協定時，便向法院請求起訴，而法院的判決，又多着重兒童的興趣。不過，現有的風氣，兒童多半交給母親撫養。直到八歲，父親始停贍養。有時，兒童既不交給母親，又不交給父親，而送到嬰兒院。父母雙方，各依所得，分別扶持兒童的費用。

蘇俄婚姻與家庭法律的條文，其改變最大之處，恐怕要算私生子的問題了。在俄皇時代，固不必談，即至一九〇二年，私生子仍不與父親，又不與母親發生關係。備受殘忍的法律待遇。至今在蘇俄法律裏，才第一聲給予了私生子的血統關係，合法的親誼，與合法婚姻所生的子女，沒有一點差異。「私生子」的一切概念，才完全廢止。而其他各國的「私生子」在法律上，仍是依然故我。

其基本的原則，在把男子對於自己的子女，負有平等的義務。今後的蘇俄兒童，才不復再受「雙重法律」的歧視。結婚所生的子女，與未結婚所生的子女，在法律上，同受絕對的平等。即屬贍養的要求，權利的承繼，亦同樣平等。

但是，假使父親不承認他的兒童，是自己親生的子女，照條文第二十八的規定：凡未婚女子（與

其他男子已發生過關係的）在要分娩三月之前，來到「生婚喪註冊局」報告她的受胎——確實報告發生的時間，和兒童父親的姓名與住址。條文第二十九的規定：凡被指為父親的男子，須在一個月之內，來到「生婚喪註冊局」報告指定的問題，俾便在法庭辯論時，校對母親的陳述，是否無錯。假使男子不如此實行，他的沉默，便是他父親的承認，便被確實認為父親。不過在一年之內，男子還可以控告女子的誣告。

如果真有這樣的事發生，如果又真是誣告，（指男女兩方面而言）那末，兩者之中，受懲罰的，必有其一。

假使父親提出這樣的告發；謂母親（指發生關係而有子女的女子）與其他幾個男子，發生過同樣的關係，因而不能決定誰是父親。那末，便照一九一八年的法典：凡有可能性的父親，必須分擔「睡過」的所值，以撫養兒童。不過，為兒童着想，以避免將來受着「羣父」情形道德上的痛苦，所以在現在的婚姻法律上，祇承認一個父親，其挑擇的方法，以負擔能力為標準。因此，凡最能負擔的父親，遂替那些有疑問的父親而撫養。然而，用許多男子聯合負擔贍養的，仍然有之。

母親與兒童

我們要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創造我們的生命，把我們整個的空暇，來發展我們的理智能力。今後，我們便有了「勞動的天堂，」和光明的「母親的天堂。」——莉比迪亞哇（Vera Lebe-dyova）——

母親是婦女的社會功用。

兒童是生命的花。——蘇俄的格言

世界上的孕婦，沒有一處，再比莫斯科多，蘇俄多，整個的蘇聯多；也沒有一處，能有這許多的兒童。人口的添多，每年約在三百五十萬左右。爲時尚不到六年，那革命的土地，已全部爲人口所佔據。假使我們把事實和制度，加以剖解，這樣的增加，不僅是人民天質滿厚的結果，而是模範人口政策有系統的實行。須知蘇聯的社會與國家，是採用影響出生率的政策。再則蘇聯的法律條文，是在保護母親與兒童。

一 出生節制與出生過剩

人口的增加，在俄國出生統計表上果然能符合個人的與社會的意志——或恐爲人類種族史上第一朝耳——這絕不是盲然統治人口天質的結果。生育節制的宣傳，政府非但不阻礙，甚之還實際的加以鼓勵。——諸如准許合法的墮胎——。

在今日，生殖本能的合理化，能瞭然普遍表現的，恐怕祇有蘇俄一國；也唯有蘇俄能公然發展。而其他國家，對於此事所實施的方法，不外用着各種可能的方法，阻制「不願意的媾孕」和自然生殖的能力。結局，又不外節制生育宣傳一道。反之，如要人口增加時，復用刑法的方法，來強制增加，而照蘇俄立法上，可得經驗，每年人口所以增加到三百五十萬的高度，卻是用着相反的方法。

這不得不感謝它的新穎，和超然的勇敢。

蘇維埃國家，對於限制出生率的方法，當然亦不外生有限制和人工墮胎兩道，這種新穎與勇敢，常爲外人所討論。所以，本書亦不憚繁雜，把這問題，加以討論，其最著的，有節育宣傳。以無數的演講，照片，以及附有注解的小冊宣傳品，紛紛向各處分散。這類小冊宣傳品，在蘇俄都市的街道上，立刻可以取得數冊。再者，蘇聯的節育團體（Birth-Control Centres of Soviet Union）唯一的功用，在報告和指導各種節制交媾的問題。

然而，「節育試驗」（Laboratory for Preventives）的活動，卻不爲一般人所知曉。雖然其存在的時期，已有七年之久。這個組織，是附設在莫斯科保母保嬰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and Infants) 像這種組織，捨蘇俄外，則爲其他國所罕見。內部的職員，均在二十幾位醫生指導之下，對於交媾與阻止收孕的方法，加以科學的研究，試驗室的儀器，到了現在，已經做過難計其數的試驗。在前幾年，研究所，又設立一所節育儀器的製造小工廠，每月消售的數目，在一九二七年，約有二百五十羅布，到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七萬羅布。這種儀器，在蘇聯境內，曾一度大感缺乏，因爲需要已超過了供給。爲要補救試驗的缺陷，和市場的推銷，便又進行到最後試驗的步驟。這種試驗，來了一種以奶油製成的「巴哦萊開廷」(Miolactin)。價格既低，而又合乎普遍的要求，比之阻止收孕的工具，既實用，而又完全無害。

節育的宣傳，廣大的，有組織的分佈到各鄉各村，按其用意，顯然在避免墮胎的麻煩，而達到接受「祇節育，不墮胎」的格言，蘇俄立法的精神，因不乏外人妄推意測，而蘇俄的當局，卻深信人工墮胎的無害與無危險。並謂准允墮胎與鼓勵墮胎是不同的。須知，在資產國家的禁止墮胎的法律，和刑法的恫嚇，至少，也想消滅這種痛苦。因此，俄國在十月革命不久之後，就把俄皇時代的墮胎刑法，悉加廢除，而毅然決然的採取了糾紛迭迭的合法的墮胎。這便是女運要求，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認的女權，得以保持自有的身體。當然，這也是蘇俄建設意志偉大的一種成功。

自墮胎合法化之後，國家便多了一種事務。婦女可自由墮胎，不過須有墮胎執照，然後才可以在各公共醫院，施行手術。取得墮胎執照的手續：婦女先向「墮胎局」(Abortus Trojka) 請求。一墮

胎局」裏有一個醫生和兩個婦女。前者是公共衛生委員會 (Commissariat of Public Health) 的代表。後者爲區蘇維埃 (社會單位) (District Soviet) 的代表。照例，還有一位社會司法顧問委員會 (The Social Juridical Advisory Commission) 的會員然後發給執照。手續費的多寡，依照被施手術人的進款豐薄而徵收。惟特殊的情形，不在此限。凡進款低微的婦女，可以在莫斯科墮胎，而不收取用費。領取執照時，須考慮到康健優生 (母親太年青) 社會與經濟方面，唯遇到特殊的情形，也要加以拒絕。墮胎的原則：凡是第一次受孕的婦女，不准施行手術；人工的墮胎，一年之內，不得超過兩次，間隔期間，至少要三月以上。而墮胎的決定，不在生育的多寡，而在社會狀況的好壞。諸如悽慘的家庭狀況，窮困無依的母親。總之，多着重社會與經濟方面。施行手術的女子：在城市裏，年齡多在十八、二十之間；在鄉間，年齡往往在三十至四十之間，並且已有了子女三人四人不等。(鄉間子女所以繁多，都是社會的原因)

在新蘇俄，有條未成文的法律：每個婦女，至少要把她第一個足月的童兒，撫養長大。就醫學觀點而論，這條法律，顯然切望康健的婦女，多生產些子女。同時，對於足月的兒童，盡量的予以救濟與調養，並設法免除種種障礙。

再則蘇俄的墮胎手術，已達至善盡美的地步。因墮胎而死的，很少很少，這又爲其他各國所罕見。這不得不歸功那些醫師潛心的研究。此時，到莫斯科來研究墮胎方法的外人，爲數恐不在少。未幾，莫

斯科又設一處分所。於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未完全的墮胎」揭開了它的幕禮，而收容那些其他醫院送來的十八個病人，在規定療治之下，直至醫痊爲止。

參觀蘇俄墮胎醫院，是件有價值的事。當我在莫斯科，參觀一所鄰近的小規模療治院時，第一件使我驚駭的，就是兩所小小的房間，都收容了六十多個病人。「墮胎委員會」的會員，每次開會，總是延長到深更半夜，而所討論的，又不外如何可以盡力工作。有人告訴我，每當春季之後，工作總是特別的緊張。平心說，現有的十三所墮胎醫院，還不足以應付莫斯科與其鄰近的婦女。

每所墮胎醫院裏，有一所療治室與手術室。那些從遊行醫藥局送來的婦女，經醫學檢查之後，得有當局的准許，便施行手術，住院時期，約三日至五日。果無變化，十天後，便又回到工作所。這便是法定的「墮胎休假」的條文。

穿過檢查室，越過實驗室，就達淋雨浴室——蘇俄的普通浴室，亦是如此——其設備雖然簡單無奇，但是衛生一層，卻出人意外。然後，她們叫我穿上一件白色的外套，雖然我沒有向他們請求，然後，把我帶到手術室。那室裏的幾位醫生（其中有一個女子）和戴着橡皮手套，穿着消過毒衣服的助手，從沸水壺裏取出了種種儀器。

這幕景色，與西歐的手術室，一模一樣，唯不像那樣奢華；也同嗅到蘭沙爾（Lysool）和其他藥料的味。

其時，適有兩個女子，躺在兩張手術長椅上，施行手術。擔任這工作的，有兩個女醫生和幾個男女助手。施行手術的時候，麻醉劑是很少用的，除非碰着患有神經衰弱的女子。

一個女子，是很安靜的躺着，並與醫生喋喋的談着。另一個女子，不時的呻吟着，全盤工作，不到五分鐘，就可完畢。真使人驚嘆不止。然後，這兩個女子，便繫到輪床上。其中一個在我面前推過的女子，雖然面色灰白，但是仍然向我笑答。隨即，醫生把儀器滌潔，着手第二次的施行手術。據說，每個女醫生，每天幾乎要施行十次的手術。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施行手術的女子，共達十七萬五千。就「墮胎醫院」一項而論，亦達五萬五千。

施過手術的女子，都睡在空氣流通，安靜的房間。兩天之後，又轉到另個房間。一行一行的床鋪上，都躺着已施過手術的女子。有幾位，是在看書看報；有幾位很起勁的與鄰近的女子談笑。其中有個女子告訴我——其他很有興趣的聽着——這是她施行手術的第四次，並讚嘆女醫生手術的精明和仔細。後來，女醫生告訴我，其中有個施過十五次手術的女子，平均每人約有七次，甚之一年之內，施過兩次以上的手術。

蘇聯採用合法的人工墮胎，實行了十二年以來，已大有成功。這種立法的精神，無論如何，把舊時祕密墮胎的惡魔，和危險惡劣的手術，減低到最小的一點。莫斯科保母保嬰研究所「墮胎處」的醫生，及斯（Genes）博士說：「在科學工作的時代，已證實醫院裏施行的墮胎手術，絕無一絲危險。二萬

五千個施行墮胎手術的女子，死去的，祇有一個。而西歐因墮胎而死亡的平均數，約佔百分之一、二，而德國，每年每百萬人中，死於人工墮胎之手的，至少有一萬。至於蘇俄，在墮胎未合法化之前，每年因墮胎而死的，亦有三萬左右。換言之，在此十年之內，至少救活了三十萬的蘇俄婦女。而德國的婦女，仍受到痛苦的，又不知上百上千呢。……」

自合法墮胎實行之後，凡違法的墮胎，一律加以嚴厲的處置。然而，不久之後，都自行淘汰。據現在的醫生說：違法的墮胎，恐怕已完全絕跡。蘇俄的法律，才得以完成了它的目的。

外國專家說：實行墮胎，出生率必然會降低。不過徵之蘇俄專家的言論，未必靈驗。我們知道，蘇俄出生過剩的總數，佔有千分之三七。而西歐文明國家的總數，僅在二十之下。人口減低，或受墮胎的影響，容或有之，至於必然會染上墮胎的流行疾，以蘇俄而論，卻未必盡然。譬如，在一九二四年，莫斯科每百個出生中，墮胎的，有二十七個，但是在柏林，卻反有五十四個。誠如及斯博士所謂：「蘇聯的立法，雖然主張合法墮胎，而墮胎卻未必增多，甚之反較其他各國為少。……」

這種事實，固可蔑視一切預言。然而其理由何在呢？確實，蘇俄婦女，亦常常使用她們合法的墮胎權力，但是，人口的增加，何以反不常在最小的程度呢？

關於這點，上述的重要宣傳，則不可忽視。它不但說明兒童是社會的功用，並且認為生產，是婦女做公民的責任，尤其着重健康婦女生殖的能力。理想的事實，在蘇俄已有相當的實現。所謂「我們切

望兒童，「更所謂一歡迎在生命棹的客人，」都降落到俄國。

假使一個俄國婦女，願意放棄她的母性的社會功用，或不願意盡她的公民的責任，那末，她便可以不生子女，因為這是她的意志。同時，她也可照她的康健狀況，決定子女的有無。概而言之，蘇俄非但切望兒童，並且還痛愛所有的兒童。使兒童與自然接觸，而成年人亦以兒童的天質，同他們接進。

然而「領養問題」在歷史上已證明列寧的立法，也無法抵抗這種愛情。（第一次革命極烈的反對「領養」）所以，在一九一八年蘇維埃法典裏，禁止領養自己的私生子或他人的子女。因為恐怕再引起重工的糾紛，與承繼不平等的擴大。但是生命終以超過了法律，收兒院，一視同仁的領養兒童。到了內戰與飢荒的時代——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許多無家可歸的兒童，驚動了前後左右。立法對於領養問題，自然不能再裝聾作啞。果然，在第二次修正婚姻法裏，加以准允，並且立刻就實地推行。凡過十歲的兒童，須自同意「領養」而成年人不在此限，條文第二十七謂：第三者可聲請取消兒童的「領養」，無論何事，務求惠益「領養」的兒童。

雖然，限制受孕的窘困家庭狀況，以及民衆生活水準的落後，而「保護家庭」的風俗，自一九二七年後，卻有相當的收穫。凡喪家的孤兒，和流蕩無依的嬰兒，均做了嬰兒院的義子，並撫育到四歲。列寧格勒保母保嬰所的負責人員告訴我：每收容一男孩，往往又收容一女孩，對於這種事業，在新俄國的各事，總不缺少社會的擁護和熱忱。某次，有兩位無產階級的共產夫婦，立刻領養了三個嬰兒。說是：

「這是我們幫助國家的應盡之責。」當這兩個嬰兒，交還親生父母的時候，他們還送了些衫袴，搖籃和竹床。並且常常去望望他們。再者，凡是被領養的兒童，每月須抱到「嬰兒幸福會」(Infant Welfare Centre) 兩次，以與親生之父母謀面。

這樣領養的方法，備受各地所採行。而領養兒童的機關，往往比家庭環境為佳。負擔的用費，與在父母撫育之下的總值相等。既然如此，當局自然不願再把嬰兒送到兒女稀少的家庭裏撫養。因為院內撫養的兒童，比家庭為圓滿。列寧格勒嬰兒院，在一九二〇年所撫養的三百個兒童，均用「領養」和家庭保護的兩種方法，以撫育兒童。

雖然有節育的宣傳，墮胎的合法化，甚之生活水準的低落，然而，出生率所以反能逐漸升高，不能不歸功偉大母性，和蘇聯嬰兒幸福工作的加緊。更有甚於此者，則為蘇聯溺愛兒童的天質，和對人口政策所施行的道德的勸導。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這種福利工作，在蘇俄推行到如何的程度。

二 保母與保嬰

為比較起見，先把俄國革命之前的保母保嬰條文，作一簡單的考察。

俄國在一九一二年之前，母性的保護，與母性法律上的承認，幾乎還談不到。直至勞動運動，日形加重，工廠女工，始把她們的工資，捐出百分之一、二，確定了保險基金，才能享受到產前兩星期，與產後

四星期的休息。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能享受法律保護的婦女，幾無一人。

我們須認清這種疏忽的錯誤，一部分是由於「使各方落後的蘇俄政府」造成的結果。但是，當我們一想到現代的美國，尚不知「母性法律保護」為何物；以及最進步的瑞士，還沒有產婦保險基金時，那末，產婦保險基金，所以蹉跎輾轉到一八七八年才得成立，就不足引為驚奇了。至於西歐各國的「母性法律保護」，設與蘇聯相比，相去何啻天壤。在蘇俄，產前的八星期，與產後的八星期的休假，工資仍然十足付給。至於德國、奧國、波蘭，前後祇有六星期的法定休假；而英國、意國、比國，祇有產後四星期的休假。

昔時，俄國自然，也沒有扶助產婦的條文。據可靠的統計，每百個產婦，能享受醫生和收生婆服務的，僅有五人，直到革命時代，俄國都市裏的婦女，始為許多呻吟床榻的產婦，和鄉村產婦的危險與缺少照顧，大鳴不平。

所以說，國家陷害嬰兒的生命，尚小，而陷害母性的幸福，則大。

少數的保嬰機關，始由於慈善機關與許多醫生私人的動機，所創辦的。第一個摹倣法國形式的「一滴牛乳」(Drop of Milk)機關，在一八九三年，成立於凱弗城。繼此而起的，有聖彼得斯堡和奧地。賽。(一九〇一年)此後，嬰兒院，產婦所，各省亦紛紛設立，嬰兒幸福會，復於一九〇六年，成立於凱弗城。一九一一年，福利工作監督中樞，又在莫斯科成立。到了「過激黨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

時，像這樣的機關，全俄境內，僅有六所。可是三年之後，遂增加到一九三所。回視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代，全俄境內的原始孤兒院，固不乏百所上下，而都市的福利會，亦不下五十所之多。這種情形，可以反映出在俄皇末葉的時代，嬰兒死亡率的字數，比之歐洲各國，有着不可思議的增高，幾與亞洲落後的國家，相差不遠。即以一九一〇年的二百萬兒童——嬰兒約佔總數三分之一——在一歲之內的兒童，每年都有死亡。（近二年來，蘇聯的嬰兒死亡率，幾減低到一半）其中的私生子與孤苦兒童，約佔五萬，單以莫斯科孤兒醫院一處而論，每年所收的孤兒，亦不下二萬之多。因為藥的缺少，衛生的不良，使嬰兒死亡字數，反逐漸上昇。再則，在舊俄時代，「仙女」的製造，又是一種最發達的職業。從這幾點，我們不難推測少數家庭的可怕的嬰兒死亡率了。姑以聖彼得堡孤兒醫院的九萬兒童而論，（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九年）死亡的數目，亦達百分之四十三。甚之，還有幾個區域，兒童與嬰兒死亡率，不下百分之九十。

鄉村情形，雖然如此困難，而艱於改造，但是，自蘇維埃政府執政之後，竟然把保母保嬰制度，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道命令裏，便建立成功。所謂「生育兒童是婦女社會功用」便成爲領導今後婦女的概念，並啓示了解決各種「母親與兒童」的問題。加之在列寧大公無我與同情鼓勵之下，始則發展這種思想，終則組織了這種制度。一年之後，對於公共衛生，以及蘇聯的經濟社會組織，裨益真非淺鮮。

革命成功之後，俄皇統治下的各種福利機關，即爲人民社會福利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在科倫太指導之下，直接擷取。保母保嬰機關，在她的有組織鼓動之下，才觸動了動機。兩年之後，保母保嬰事宜，所以能進展爲國家的一種重要事務，完全由於這個動機的激盪。利比地原娃（Vera Lebedyova）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出席第一屆全俄女工大會（All-Russian Conference of Working Women）時，這樣的演說道：「婦女生育兒童的工作，其意義之重要，正如工程師建造一條道路。國家既如此切望兒童，那末，對於婦女的條文，當然是不可少的。所以，凡是國家爲產婦，爲嬰兒，爲減低嬰兒死亡，種種的籌策，當然不要再加懷疑。國家爲本身着想，固屬應當如此去做。不過，對你們（指在座女工）所盡的責任，還是一小部分。因爲拿生命和康健去冒險生產，絕不是金錢所能補償的。……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訓練母親爲公民，並解放工女操勞子女。……」

假使婦女要從事生產業，或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不把照顧兒童的責任，轉卸給國家，則不足使她們一心一意的安於職業。所以，在開始的當口，各方面都唱着列寧的「解放婦女家務上的奴隸」以期婦女能局部的，整個的擺脫照顧與教育子女的責任。現在蘇俄民衆所以能盡無窮之力，所以不避艱難，完成五年計畫，竟能得到這樣偉大的成功，完全是靠着婦女的合作；因此照顧子女一事，在蘇俄境內，比前更爲急迫。

一九一八年，附屬於各醫院的母嬰福利會，已有數百所，這種福利會曾經影響過胎孕期間的蘇

維埃兒童。誠然，許許多多鄉村的保母保嬰分所，已成蘇聯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假使沒有這種活動，蘇俄究竟弄成何種天地，誰能料及；而復興的建設，又不知待至何時，才能實現。「保母保嬰，是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康莊大道。」這便是政府當局的座右銘。此後，女工的生活，農婦的生活，才看到新時代的曙光！

整個「保母」的組織，在蘇維埃新興的時代，先則屬於人民共助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Public Assistance），終則改屬於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而兩者均直接為莫斯科國立保母保嬰科學研究所（Moscow State Scientific 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and Infants）管轄。在列寧格勒，也有一所這樣研究的機關，該所的主任，便是女醫生曼迪葉利娃教授（Professor Men-dyelyeva）這兩個研究所，對於婦女與兒童生理和病態的種種問題，由許多專家，以及許多兒童醫生，加以科學上的研究，諸如對於兒童的滋養，照顧，衣着等等，都有種種的指導。並規定了訓練適當的助手和收生婆的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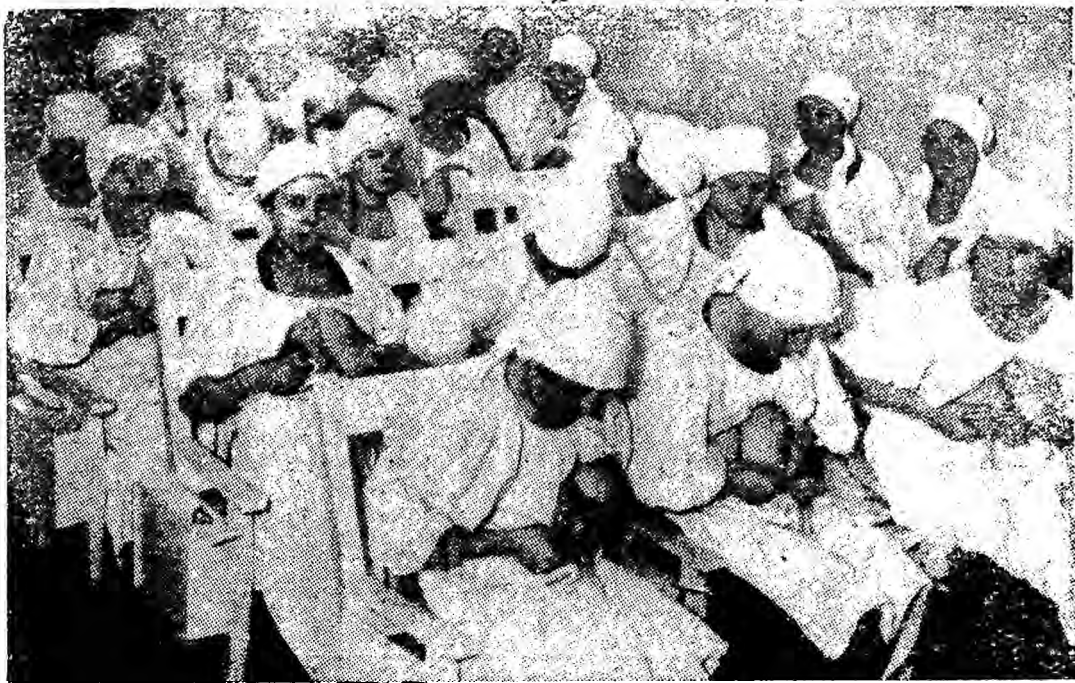
這種機關，以療治與指導的方法，服務孕婦與產婦。至於它所收的宏效，不得不歸功保母法律的條文。這些條文帶來的福利，誠非其他各國所能料及。我已說過，任何婦女，在產前產後，都有享受八星期休息的權利。如其工作勤儉，而致衰弱的，前後則有十二星期的休息。現在：凡有孕的婦女，在工作的前與後，又加以血驗，以科學的方法，來檢查孕婦的勞動，是否有影響胎兒，然後據調查的結果，而確實

斷定結論——法律上規定的休假。

凡有保險的婦女，以及已婚而有保險的女工，便可以向國家，呈請嬰兒津貼與養老金，以助喂乳嬰兒的費用。此外，關於孕婦的種種保護，專由「工廠勞工保護委員會，勞工管理員，以及勞工代表，負責推行。女工有孕之後，便從事輕便的工作，不得監察員（勞工的代表）的允准，不得隨意開革或遷調。並不得從事夜工工作。至於喂乳的女工，工作時間須延遲一小時後，始行開始。平均每三小時，可喂乳嬰兒一次。任何工廠，喂乳女工，倘在五十以上，即另設一房間，以備女工喂乳之用。再者，對於將成年的女工，亦有種種法律的保護，凡足月的孕婦和未成年的兒童，一律禁止僱用，以資保護第二代的健康的子女。

收生，與其他醫治服務，亦以不收診金為原則，迄今已成為固定的組織，在莫斯科，在列寧格勒，以及其他的省部，設有許多醫學顧問處，俾便足月孕婦，和其他的婦女，請求身體驗查，與自由問及婦症的種種問題，並且不時以信札，小冊，演講，加以解答。總之，務求在各方面服務母性。醫學顧問處，往往擠滿了許多婦女，當她們在等候的時候，總是先將衛生問題，作一種詳細的演講，凡有所問，亦有所答，以此漸漸引起聽客的一部分的興趣。在顧問處的牆上，室內，都掛着各種圖畫，統計表，標語；以目觀的方法，來說明花柳症與肺癆的事實。

某次，有個孕婦，請求驗查，在第七個月底，醫生便給她證明書。她把這證明書，送到雇用她的場所，



喂 乳 室 的 一 角

便得到休假。並准許這女工，在一年之內，不得開革。

「產婦院」及「母嬰院」(Homes for mothers and children) 的數目，漸漸的增加，其內部衛生的狀況，幾為西歐人所難能料及，孕婦住院的時期，多至有產前兩月與產後兩月。病房置有許多花草，使產婦忘掉住院的痛苦。在這裏，你還可以看到那許多無母的嬰兒，在「把自己兒童放在另一面的」婦女懷抱裏，受到照顧和喂乳。喂乳室裏，你更可以確實的認識「蘇聯的婦女，不僅是做自己兒童的母親，並且還做勞工和農民的女的母親」這句格言。再則，院內婦女，為要增進院內的工作效能，所以抽點空暇，來學習寫讀，與接受「文明風俗」的教訓，而使後來的「母親」能充分了解嬰兒院的功用，不僅有利於自己，並且對於自己的子女，亦有託身之處。並使她們感覺到更自由，更有把握，而更能獨立。誠然，嬰兒院的婦女，確實能用真愛情的精神來撫育

別人的兒輩這種新的生活，比之昔時，何啻天壤之別。

「指導所」(Advisory centre) 是蘇聯最發達而最普及的一種制度。工業區域的兒童與嬰兒，受院撫養（從三歲到四歲）的，已佔百分之百。一九三一年的人數，有三千，而先此一年，將將才達二千。指導所的婦女，便是各種福利組織的心核。她們最大的工作，在指導少數不能認清法律與不能使用這種權利的婦女，而達到產後「福利的活動」的目的。指導所，每每總附設有一所「喂乳房」。不時的還舉行種種展覽會，把收生、保嬰、保母種種事實，呈入在院婦女的眼簾。

「指導所」的根蒂，是深種在民衆的基礎上的。蘇聯境內的工廠、行政、工業、商業等機關，遣派許多的男女委員，流入各鄉的文化機關，以管理指導所，託兒院、保母院。當然，亦不少當地各機關的合作。「指導所」中心的活動，就在保母與保嬰。並能與其他各機關，作通盤的工作。至此指導所的全體委員，又組織了「勞工改善與生活水準」(Commiss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Labour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委員會。

女委員的功用，在消除被棄的嬰兒，並監察孕婦，是否願意自己撫養自己的兒童，或把無依的產婦，領到產婦院。一九二七年，全俄境內，受撫養的遺棄兒童，其總數約有八千之多。不過，現在的數目，卻比此爲小。這點，又何嘗不是私生子的廢止，合法的墮胎，和委員工作的功績呢？嬰兒死亡率，比較昔時，固然亦大形減低。（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嬰兒死亡率，僅有百分之五·二）考其原由，一則由於教育

工作普及到鄉村，兒童不復再被遺棄；再則由於城市工人，肯領養兒童，所謂義子義女，即屬此類。

「指導所」還有一點值得述及的：因為要把他們的活動，深入鄉間——國家化的農地和結團化的農地（Nationalized Farm and Collective Farm），所以又組織了遊行指導隊。停留一地的期間，最多有兩個足月，種種的活動，總求適合當地的情形。此外，還作種種醫學與衛生的報告。因為要激起農民討論司法的，與社會的問題，所以遊行指導隊便組織了「社會與司法問題諮問部」（*Social and Juridical Consultation Centres*）。該部由女法律家主持討論，以幫助孤苦的婦女和兒童，認清父權，而達合法贍養的要求。並替她們撰狀稿，俾便起訴；答復的方法，以口頭與書面兩種。

一天早上，當我在莫斯科保母保嬰院的「社會與司法」辦事處時，適巧送來一篇頗有價值的「蘇聯保母保嬰的工作報告」。

這個辦事處的房間，雖然平凡無奇，但是衛生一層，也是非常講究。凡入此室的，須脫去外套，而換上一件白色的長褂。長棹上，照例是坐着兩三位女子。長棹的前面，放着幾張安逸的椅子。這三位女子，一是律師，專司答復詢問，一是醫師，一是「勞工改善與生活水準委員會」的代表。——蘇聯社會基礎的形式——此時第一個女子，走來問着她所要問的話。問答時間，佔得很長。

那些擠在前房等待詢問的女子，啞然無聲的坐着。一位負責的女子向我說「現在的生殖能力，如此之大，真使我們無法滿足婦女們的企望。」她們一個個的輪流走來。現在且把我當時隨手記錄

的情形摘下：

一個發育未完，衣衫襤褸，滿臉愁容的女子，孩子似的同着她的母親，抱着她的嬰兒走來。她是化學工廠的女工。年紀還沒到十七歲。同一個嗜酒的男子結過婚。八個月後，就被離婚掉。但是因爲房屋的缺乏，他倆不能不住在同一的房內，每當她喂她兒子乳的時候，這位已離過婚的丈夫，想來勒死她，恫嚇她，以逃避負擔。她的孩子才三個月大。

「你爲什麼不施行墮胎手術呢？你想怎樣辦法？」

那位年青母親的母親，營養得很豐滿，帶有十足的舊時腐氣，不過體態還算美麗。頭上紮塊紅色的首巾，像似對新時代，表示同情。當她的女兒將開口的當口，她噤起嗓子插嘴道：「感謝她的社會的地位！」其實她對她的女兒，嬰兒，卻是毫不關心的。她曾以殺害這個嬰兒，恫嚇過她。這個年青的母親，騰然，露出兇行，對着她的嬰兒，振振手，大肆咆哮。

指導的人，和緩的向她說：「相信我，我們能盡量爲你效勞，不然，我就不關此事，我們當然能够使你脫離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可以送到嬰兒院。並且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孩子的父親，來交贖養費。你總可以相信我罷？再不然，我叫個看護，把你同你的孩子，一齊到保母院去。怎樣？但是你不要聽你母親的話。因爲她是個會吵鬧的人。你可不再打這孩子。誰敢來傷害這個小動物呢？我們來幫助你。不要沮志！假使你的身體，還是很康健的話，你還可以在別個工廠裏，得到工作。

請你安靜些，不要爲任何原因，打你的孩子……」

還有一件事：

一個抱着孩子的母親，第一次來到這兒。她二十五歲，職業公會的會員。曾經做過「家務僕」，結婚已有兩年，現在已同意離婚，她的丈夫，是結團農地（結團化的農地簡稱）月薪有一百五十羅布。每月付給他的孩子三十羅布。這孩子才一週歲大。

「我又到這兒來了……」這間住有五人的廚房，從前她會同着她的丈夫和孩子三人住過的，並且還承收過爲她規定的保證金……

這位面色灰白年青的女子，帶着疲倦的情態，憂愁的外表，把孩子抱在胸口，走了進來。這裏人都認識她。詢問的人，像位慈母似的，按一按二地看着這許多不幸的婦女，然後，便與她開始談話：「我一見你，心就碎了。你的孩子怎樣呵？答復我到「托拉斯」（Торги）那兒去找你的丈夫罷；我給你個憑證。」

「我不能這樣去，我已走盡了我的生命。」

「那末，我設法把你送到保母院去。我很容易爲你找工做。你的孩子可以送到嬰兒院去。不過，房間——卻是很困難的。」

「假使我沒有這孩子，我早已做家務僕了。那種地方是很多的。但是，有了孩子，便無人顧問了。」

彼此的交談，好像兩位至友各道苦衷似的。孩子不斷的啼哭着，這位不能寫讀的母親，慈憐的瞧着孩子，終以給了他乳頭。

「苦命的孩子！」

「捨此而外，在這國家困難的時候，你怎能自己撫養他呢？……」

兩個年青的母親，向前移去。代着她們的孩子，在「夜庇」(Night shelter) 之下過活了。有個孩子涼了。破啞的聲音，振破了寂靜。

「爲了奶乳，我才到這裏來。但是還不能充足。一滴一滴稀少了……」據說：孩子的父親，從前在軍隊裏，現在孚爾加(Volska)。當他在莫斯科時，他是住在營內守防。她呢，仍然沒有個房間，可以居住。那時，她是在工廠裏做工。

此時，看護女子，走了過來，瞥見這女子，向她的孩子祝福道：「喂，美麗的孩子——心愛的！」還有個女子，(是個妓女) 偶而生了個孩子。這孩子很骯髒，赤身露體，包在一塊尿布裏，外面罩着一件背心。真可憐！結果，被看護退了出來……

一個「家務僕」走進來，她是住過這裏的。「跟我來」——這兒是個孩子。她也准許住在夜庇裏，等着工作。「工作是很容易的，不過這孩子……」

這個女子雖粗通字義，然而非常愚笨，妮妮的說出她的故事。「父親爲着孩子，每月要負擔二

十五羅布。這孩子才三個月，我帶着孩子，常常去看他。現在，他早與別個女子同居了。但是，我不知道怎樣辦。」

「下次你到他那兒去拏錢的時候，找一點證據，那末，我們就能控告他。假使祇有你倆個，不要拏他的錢。然後，我們再來告訴你別個計畫……」

最後，大家很愉快。有孩子的母親，都願意在嬰兒院和合作公社裏工作。她將從每日「蘇俄法律下的母權與童權」演講課下課後，便參加「母性社會運動」的工作。所謂母性運動，就是服務嬰兒睡眠，乳頭喂乳，與嬰兒露營的三種工作，今天，她到這兒來，一則謝謝同志，再則參觀「母嬰展覽會。」

我們一齊離開了這裏。

在回來的途上，我停在一塊黑板的前面。這兒講過無結論的母親喂乳的問題。每天之內，每個鐘點裏，有許多母親，從醫生與看護的演講上，受到一些關於母親，妻子，及嬰兒衛生，甚至社會組織，法律權利的種種智識，所有的演講，每次不同。不過，總以引起婦女的興趣為原則。

在展覽會裏，我不禁為一張新式標語所打醒：一個兩頰豐滿活潑的嬰兒請求他的母親：「謹慎的參加這個展覽會，找出適當的管理我的方法。」像這樣的標語，真是數不清，並且排列的形式，多少帶有藝術的意味。「沒有一件東西，能替代母親的乳，和母親的愛」「兇惡的母乳，

是欺人的話。」

「假如父母不能撫育子女，那末，這便是國家的責任來替她們撫養。」「牝牛所以不能滋養嬰兒，好像婦女不能用自己的乳來喂子女。」

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除不斷的印出這類的標語，格言，宣傳品外，大多的工作，總是教訓母親如何的可以撫育康健的兒童，和如何可以保持自己的健康。衛生委員會編制的書籍，像一塊熱餅乾似的，傾銷在大批讀者之中。

展覽會的本身，便是數千項目的總和。有標語，照片，圖解，模型，圖表，解剖學上的設備，保嬰物品等等，凡是來參觀的婦女——有時同着她們的丈夫——總是一團一團的圍在一起。牆與牆之間，玻璃櫥與玻璃櫥之間，所表現的，是從胎兒始，直到兒童出世，一種確實發展的情形。

莫斯科保母保嬰展覽會，最高興趣的項目，就是德人意人與荷蘭人舊時所收集雙生圖解。那些「仙童」（不滅的童貞）的圖像，歡樂的吹着牛角。關於徵求客觀的批評，和參加人的記錄，在蘇聯的各種展覽會和博物館，總不少此舉的。我翻開那冊記錄，在最後的一頁，有着這樣的記載：

「展覽會當然是很有用處的。婦女指導的解釋，也很好，很簡潔。明天，我一定叫我的妻到這兒來。因為，這個展覽會，對於我和我的妻子，有極大的興趣。我在這裏，第一次學到許多真義。廠工某某。」

工業都市的指導總部，聯絡許多支部，完成的工作，極為巨大。此點，我已在前面敘述過了。大多工廠的女工，都是這些支部的代表。至於鄉間的情形，比之都市，當然不同，當然簡單。

農村裏的農婦，為要增進鄉村保母保嬰工作，也組織了一種委員會。照例，重要的福利工作，也不外嬰兒院，託兒所。於是「夏季託兒所」(Summer crèche)，便在鄉間發達起來。像這樣的組織，即至今日，也祇有蘇聯有之。它的功用，在擺脫農婦照顧兒童的責任，而使其能安心工作。列寧說過，「保母保嬰」院，是共產社會的生殖細胞。所以，在他的時代，對於嬰兒院的蛛網工作，作有計畫的發展，也不遺餘力的推行。他所要求的，工廠必須僱用有訓練的女醫師或看護，以設立工廠託兒所，俾使婦女能安心工作。所以，到了今日，工廠託兒所，便林立於各工業區域，而夏季託兒所，又林立於各鄉村之間——結團農地與國有農地（國家化的農地簡稱）除此以外，近來又有兩種形式，一為女工俱樂部的「夜晚託兒所」(Evening crèches) 一為有子女的女工，在做夜工時的「夜間託兒所」(Night crèches)。

蘇聯託兒所的數目，在統計表格上，已現示上昇。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工業區的託兒所，自三三三，三七四，增到一三〇〇，〇〇〇。藉力於結團農地婦女力量而組織的「夏季託兒所」。在一九三一年，已達一百五十萬所，回憶一九二八年時，僅有十三萬五千所。到了一九三二年，較一九三一年，又增一倍。像這樣的發展，在革命之後，已足證明託兒所，為各工廠，各商店，各國有農地，與各結團農



向先烈的致敬兒童

地，最重要工作之一。列寧所估計的重要，已見諸實行了。如果新俄國沒有關度發展的託兒所，則任何工業建設，任何結團農地，任何團結的工作，以及任何的貿易，便不敢設想。凡是保嬰的機關，均是訓練母親的學校。因此，將來的蘇維埃公民，才能慣於他們的活動，他們的自信心和衛生狀況，所以在共產主義的教育上，才不難打定基礎。而「做人」的教育，將來亦必替代了整個的教育。

現在，我們且把一般託兒所的功用，加以解釋。「夏季託兒所」的功用，與其他託兒所，稍有點特殊的性質。每當「收成」的時候，才開始作用，為期約有三個足月。嬰兒死亡率，在蘇俄的各部，每當將近美麗六月的季候，總是很高。在俄國，自然有它的特殊的原因：當夏季的時候，農家的婦女，都紛紛到田裏工作。因為收穫的工作，特別繁忙，不得不攔開她們的兒童，即使很稚弱的嬰兒，亦不惜忍痛的放在無保護無調養的家裏。在這樣情形之下，嬰兒死亡率之高，

又豈能倖免。而現在的兒童，在「收成」的當口，則安然在「夏季託兒所」消磨他們有保護的歲月。託兒所，在蘇俄境內成立的。迄今，不下三百餘萬。它的目標和功用，早在無數的會議席上，向人民解釋過。

此時，「夏季託兒所」的組織，極可靠的，侵入了整個愉快的鄉村生活。所用的方法，亦不外啓迪農民的革命生活，農民的理智生活和結團化的農業工作。舉個例子說，凡是結團農地的農婦，不復再爲麪包的取得，在產前產後，而從事有害胎兒的工作。

這風搖雨動的新時代，盪動着俄國的各鄉各村。這場風雨，不是從背後吹來的，而是猛烈的向着額前打來。這樣新生活方式的預兆，又猛烈的吹着蘇聯的託兒所。

「第十六屆蘇俄共黨大會」(The Six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oviet Russia) 宣稱：

「果要增益託兒所，幼稚園，學校，以及醫治機關，那末，對於結團農地的農婦，種種獨立的社會活動的生活基礎，不得不施行一種羣衆的教育。所以當前的工作，應把結團農地的農婦的兒童，在「收成」的時節，不要猶豫，加以保護，而增進她們勞動的效能。」

這幾個字，我們不難看出，是焦慮着五年計畫的成功和五年計畫的合理化。因爲，這個偉大計畫的成功和失敗，是繫在國有農地與結團農地的農婦的合作，而事關麪包問題，又是異常關切。如果沒

有她們，五年計畫，必遭失敗無疑。

所以，這種制度的工作，都偏重在鄉村與工業區域婦女之間。保母保嬰制度，終以，得着了充分的發展。而福利的工作，在最近的將來，恐更有異特的進展。其風行的氣慨，絕非其他各國所能望塵追及。譬如，在各車站上，特地爲兒童開闢一室，以備旅客的兒童，得着醫生和看護的保護。那兒的醫生和看護，是從鄰近的託兒所，每於空暇時，便來到這裏服務。而一來，往往就是數日。室內設有淋雨浴室，滌洗水管，和兒童廁所。迄今，莫斯科的各車站，無處沒有這樣的組織。聽說，游行的看護，亦分散在孚爾加河岸的民船上。至於衛生的改善和設備，尙在考慮之中。

雖然，五年計畫，確實能接近文化支幹的工作。不過，國家負擔撫養兒童一層，尙離預定計畫很遠。蘇聯境內，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在公共衛生委員會指導下所撫養的兒童，多在三歲與四歲之間。（過此年齡則不爲院內所收養）喂乳房，多附設在各嬰兒院。到了一九三二年，蘇俄各地成立的喂乳室，不下千餘處。莫斯科保母保嬰所一處，撫養兒童，約有四千餘。工作的設計，多側重工業區域，以期蘇聯兒童，達到社會化，和最美滿的時代。

際此兒童工作尙在半途的過程中，當然先設法消除對於母親與兒童的疏忽。不過我常常如此想着：各種活動，務求喚起兒童的意識，使他們覺得是在社會之中，是社會的一份子。但是，實際上，卻往往疏忽了這點。自嬰兒院，而至「嬰兒撫養」，繼至「撫養學校」，終至幼稚園，兒童的學齡，不得超過

七歲。然後再加以共同工作的教育，使他們慣於生產工作。院內的玩具，須召集許多兒童在一起玩弄，給兒童的玩具，須具有「能引起好奇」之處，並能適合他們使用。而使四齡的蘇維埃公民，知道怎樣去運用鐵鎚和鋸子。不過這種工具，亦要適合兒童做實際工作的力量。

然而，外人的輿論——在蘇俄的少數外人——對於這種計畫的成功，仍抱着懷疑。不過，蘇俄保母保嬰的決心程度，實出乎人的意外。須知：在蘇維埃紅色勳章的底下，在國家與社會的庇蔭的底下，新時代中所生長的男男女女，即使生在蘇聯邊陲的男男女女，比較以前，當然也大不相同。

在莫斯科，我與我的好友，曾經住過隸屬於「合作新村」的寄宿社。我每當經過天井，尤其是在冬天，那些滿頭滿尾包在皮衣裏的孩子，那種活潑天真的態度，在柔軟白色的雪氈上，嘻嘻哈哈，像蟋蟀似的跳來跳去，忘記了寒天。對此，我不禁驚奇不已。

祖母，母親，大姊，乳娘——有時也有男子——在空暇的時候，攜住她們的孩子，散滿在莫斯科的公園與樹蔭下的長凳上，睜大着眼睛，遠遠的望着較大的孩子。

我的六年來的至友，曾建功於革命戰爭的格立克（Galkin），中午的時候，離開了嬰兒委員會的會議，在寒暑表冰點三十度之下，來到這裏——爹爹常常發抖！他想到什麼？我一點也不怕冷。真的，我不希望爹爹那樣。他雖是個男子，然而在他的幼時，卻沒有這樣的跳過——通紅的臉上，有一副雪亮的眼睛，用一頓粗飯，滿足他的飢餓。當我一見到他，便問他，現在進行得怎樣。他總是說出許多故事。

譬如，正月二十二日，列寧逝世的日子。格立克就記得很完全。他便告訴我確實的情形怎樣：

忽然，各工廠，騰起一陣冗長的怪聲……工人立刻停止了工作……工作所亦騰起一陣怪聲……聲音振動了房屋，振動了立在街道上的人……這時，就是列寧謝世長眠的時候。他是個領袖，他是俄皇之後的第一個革命的領袖……俄皇是個壞東西……那時，所有的郵差，手裏擎着電報，在街上跑來跑去，列寧死了！列寧死了！……電車停住馳行，火車歇在中途上，開利盟宮內，忽然，飛出了的礮彈：

「砰，砰，砰……」

他忽然中斷的說道：「你要我同你到國外去，但是，我不願意，我是不是紅色的呢？」

有一次，他帶着怒容走來。「爲什麼從來沒碰到過？」總有了什麼事。十八歲的蘭勃，還不會寫讀，就戀愛上十八歲的派夫立克，並寫張條子給她：「我的愛人，我的心肝，我的寶貝，我的珍珠……」戀愛！資產階級的東西！爲什麼尼科拉斯帝皇時代不是過去了嗎！

大家很起勁的討論着這問題。蘭勃罰了三天不准在運動場上。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我在已告人滿的孚爾加汽船上，消磨了一個星期。時間雖是很短促，但是見到了兩個嶄新的蘇維埃公民。他們同着他們的母親，在下次靠岸的地方，登了陸，而走到保母院，我有兩個在史太林格勒的小朋友，一個八歲，一個才五歲，當我告訴他們「在孚爾格兩岸長大的孩子，」

他們都極感興趣。

八歲的小朋友，名基納，以先烈後裔的資格，送到前期共產小學，直到十四歲為止。她告訴我，她是衛生委員會的委員，專司監督掃除課室，或是同學受傷的時候，須替他們找碘酒，紮繃帶，並且要替他們紮好。

假使基納答應她認為有價值的事，那末，她必須說出「列寧頌詞」。我問她「列寧頌詞」是什麼，她便把「列寧頌詞」與「普通頌詞」加以分別的解釋：「譬如我們之中的女小孩，先要說出她的普通頌詞，然後才可以決裂。如果她說出『列寧頌詞』，便不準決裂。」基納還教我許多新俄國先烈的詩歌和童謠。

列寧爹爹 (Grandpapa)

列寧，可愛的爹爹——

我們小小的孩子，

還知道書是什麼，

能讀又能寫，——你的言行。

為人民而鬥爭的你，

體貼了現在的微弱的兒童。

我們敢這樣發誓：

「為着你的工作，

我們都是堅強的勇士。

列寧，可愛的爹爹。

列寧進行曲 (列寧的兒童)

你願做列寧嗎？



亞加絲魯克·亞利達娜夫人寧列

那末，朋友！聽着規則：
爲整個社會服務，
交出你的工作。

你願做列寧嗎？
用心讀你的書，
安心做你的事。

向着原則，
不要放鬆你的信仰。

你讀書很快嗎？
那末，教人像你一樣快，
盡力做着今天的工作，
切不荒費一時一刻。

你願做列寧嗎？

「準備！」——記住這個格言。

有沒「準備」

回答你自己。

雖然，我是個成年的人，但在蘇俄兒童
之中，卻學會許多事。當我在莫斯科與列寧

夫人見面的時候，她告訴我，她某日考察幼稚園時，當走進廁所的當口，怎樣的被一個站在門口的兒童責備：「爲什麼，母親，你知道這裏的規矩不？先要脫去你的外套，然後才可以踏進這裏。」

這樣的故事，不禁使我想起了帝俄時代的大城市裏，那些對於衛生規則一知半解的成年人，是怎樣生長起來的。

戀愛婚姻與家庭

……當我見到她的萎靡的外形，寒冷的戰慄……我不禁喊出：「回來，同我居住，我來溫暖你，永不把你放棄！」雖然我知道這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她也許認它爲愛情，我又默默無言……——柏迪諾夫 (N. Bogdanov) ——

一 過去與現在

我敢肯定的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蘇維埃的青年，如此偉大的領導着社會。這種風氣，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即使俄皇時代的「學生」，「智識份子」，「革命家」，誰不是新思想宣傳者的前進的青年。

我們在俄國革命男女的言行記錄中，不難看到性問題，在她們互助的關係上，是不成問題的。同志之間，不問友誼的深淺，大家都爲着鬥爭而努力。團體與個人之間，也絕無一絲束縛的意味，對於自己的思想，誰不抱着極大的決心。像這樣高度決心的程度，對於心理分析家，或許暗示着羣衆心理的昇華。

俄國新興的一代，是測驗國家與鄉村最靈敏的一種風雨表。俄國過渡的時代，那種翻覆不定，朝秦暮楚的行爲，至今猶顯然可觀。當日俄戰爭敗北時，佈滿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挫折後的反動行爲，幾使各級的青年，深深感到失望。那時，青年們，由於一時情感的衝動，便放棄了政治的活動。因此，新的預言家，遂乘機在各方興起。新的預言家，用着新穎「假革命的論調，「兩性極端自由原理，把未來的新異時代的偉大成功，講得天花亂墜，各人一時無不受其蝕惑，把嚴肅的老舊觀念，早已置之九霄雲外。俄國的新青年，對於兩性自由放蕩的新福音，信奉得如癡如狂。那般生長在資產階級的新青年，竟把性欲的放蕩，替代了虛無政治的思想。然而，這種轉變，卻又不爲俄皇時代人們所接受。不過又不加阻止，而任其自然。到了亞提賽班斯夫 (Artsybachev) 的小說，在國外被查禁時，斯賽林社 (Skanin Club) 的社會，才開始公然沈寂。聖彼得斯堡的警察，才決然採取阻止這流行病症的手段。

「斯賽林」運動的潮頭平息了，然而對於新鮮革命的大潮，卻反有興波鼓浪之功。主持這運動的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雖然日漸減少，不過領袖的地位直到十月革命的時代，才被無產階級勞工所奪去。他們當然仍用着政治的鬥爭，以攫取他們工廠的自由權利，所幸當時的活動，未遭挫折。

這代的青年，擺脫了戀愛的情網。切斯夫斯基的幾個字，又一度唱得極入耳：「擯開戀愛問題罷……現在的讀者，對它是不感興趣的。」與科倫太的「你有空暇談戀愛，可是我沒有那些閒空的」幾句話，不謀而合。

戀愛問題，到世界大戰爆發時，不論在俄國，抑在世界各國，都免不了性欲難填的結局。於是大呼：「兩性隔絕了。」俄國鄉村的男子，都市的男子，都奪到前線去。鄉村與都市，同樣的又展開了兩性的新關係。前線之後的稀少男子，把「道德婚姻」法典，家庭法典，打得粉碎。夫婦的信仰概念，亦陷入風搖雨動之中。「同囚犯談戀愛」在俄皇管轄下的各地，便闊度的繁殖起來。而整個「嗜酒的軍隊」還等着脫身的日子。

誠然，像這樣一般的頹敗，在戰爭時，並非俄國獨有之，不過俄國卻有它的特殊原因。俄國女子，對於外國人的態度，比較俄國男子，則大不相同。因為俄國男子對於西歐人士，純粹是理智的或文化的意識；而俄國女子，其主要的動機卻是情感的，愛情的。再者，俄國女子所以用着她們伶俐的女態，來勾引外國男子，因為本國的男子，對於兩性的關係，沒有一絲柔情；男女的接觸，純粹是原始的形式，甚之是殘忍的，粗暴的發洩。這自然容易引起她們追求外人的心思。所以，難怪居住俄國的西歐人說（在十六十七兩世紀）俄國女子，雖然深禁閨閣，然而對於外人的接觸，不是不可能。即以當時婦女所定的「特殊道德法律」，足見此事的發生，絕不在少數。到了現在，像這種問題，又發生在現代的俄國，當然，不是無緣由的。

所以，當世界大戰在交鋒的時候，數百萬被擄的德奧兵士，雖桎梏了多年，而愛情一事，至少未被剝削。這也不是偶然的事。雖然俄國鄉間的婦女，一年之內，要註數次冊，登數次錄。雖然又常常勸她們：

「要在家裏，田裏工作，才得別人的尊敬，不然，要被人歧視的。並要謹守你們結婚的誓言。」其實，白費心血，對牛彈琴。

當開戰時，許多兵士的妻子，遂大肆放蕩。留在鄉村的，僅是些兒童，老人，和低能的。於是，囚犯便乘機替代了前線兵士妻子的丈夫。

有部小說，曾這樣的描寫：

我的丈夫雖然痛愛我。分離時，雖然爲我流淚。但是丈夫在外時，我對於自己的「享樂」，仍不懈怠……他回來時，我希望他殺死我。我知道，這不是他的錯。然而，我仍不願把我的青春，白白的費去。他們說，從前的女子，以數十年的光陰，不犯一點罪惡，等待她們的丈夫。但是，我們就不能辦到……沸騰的熱血，怎麼說呢……丈夫也應當體會到的……我敢信，我的丈夫，也不缺少女子溫存的。他也許染上了不潔的病症。然而，我們卻沒有那樣病症的男子。不錯，即使他打我，或是，真的損害了我的肢體，我還能活下去！如果他憤怒得殺死我，後來，他一定會懊悔的，因爲我是能做工而是健美的……」

世界大戰，擾亂了道德的觀念。加之內戰的延長，繼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俄國內部的頹廢，豈能倖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殘暴，已足以激起各階級的仇恨，作生死之抵抗。所以，紅白兩色所採用直接對於外人的方法，都是極端殘忍，不人道。——這便是色情爆發的一種變態的表示。

過激黨軍營裏的紅軍女兵，上至司令，下迄士卒，無不在前線英勇的抵敵。男同志對於她們，亦表示敬畏。須知，以女子處於那種地位，果極不容易的。

很早逝世的蘇聯評論家栗斯納（Larissa Reissner），對於內戰，也著有功績。迨至平息之後，她曾流落在俄國南部的礦區。在她的遺作中，留有一篇某紅軍女兵內心發展的記錄。這個女子，當與許多婦女作信任談話時，她說：她童年一過，就過着剝削生活的壯年，她加入共黨，所以如此熱烈的爭鬥，就是爲着自由的取得。

……她的青春生命的花，是開在戰爭的當中。像株細瘦白色的樹木，帶着槐樹的綠葉，發育起來。她有自己的消息，她有冒險的精神，她有自己的制服，她有自己的鎗，她有在戰爭中被虜而逃回來的馬，她也有騎兵中隊的地位，更有她第一次的傷痕。回憶她無聲無息過掉的一九一八年，住在一間無窗的暗室，得到兩羅布的薪水，還要扣除打碎一隻杯子兩羅布的代價。她的二八心境，悄然被黑暗偷去。她的微弱的心緒，在她踏進妒忌的女主的門檻，才得着發揚的機會……

一天——總攻擊的前夕。營部的司令向她說：「假使你真的爲革命，絲薩茜（Sasha），那末你得……」沒有等及答復，絲薩茜就被他在地板上姦淫了……

這不是她失去女貞，不過這女貞，是被一個她所不愛的男子犧牲掉。她悲痛着，然而她祇有屈

服於左右的事實……：……把她的身體，供獻在殘忍的戰爭中……：……」

然而，以「預備爲性欲犧牲」是婦女軍事上的責任，作如此看法的女子，誠大有人在。對於絲薩的遭遇，當然並不表示悲痛和憂慮。聽說列寧格勒，有個美髮，碧眼，聰明，媚態的女兵，便是這一類的人物。她從前是紡織廠的女工，如今佔有超越的行政地位。某次，我曾在她的辦公室裏，消磨過數小時。目見十來個男子，在她指揮之下，謹慎的從事工作。當她講完她的故事之後，她遂作一個簡單的坦白的結論：「我也是那樣的女子（預備爲性欲犧牲的）之一。不過，那時是當然的。現在我沒有閒空去回想那些……：……」

前線之後，抱「預備爲性欲犧牲」意識的女子，也是很多很多。格蘭地哥夫（H. Gladkov）的「似膠似漆」（Cement）小說中的女角大賽，便是供「青春」於後營的一個「革命兵士」。她的丈夫——勞工——爲抵抗白色的殘暴，而捐身紅色軍中。那時，她在內戰與愛夫愛子的境遇之下，竟也棄家棄子，參加革命，傳遞軍事消息，祕密非常。有個同志跑來看她，想得點城市中的消息；結果，連她的影子，都未見到。

……：……那時，她自由得失去了對丈夫的信仰。——她生活的第一朝——她每想到與其他男子發生的事，並沒有懊悔的感覺，每想到在敵人偵探眼光之前，在鎗林彈雨之下，所做的危險的工作，也沒有懊悔的感覺。她的同志，呆着目光，依依不捨的勸她再不要到那山上去。「我

們不能離開你，大賽！」他們誠心的喊出。

「我也不想像野獸似的，蜷在森林中過活……愛我吧，爲着最後的一秒鐘……：：：：：如果你們真能幫助我，所有對我的恐怖，就不足畏懼了……：：：：：」

果然，她退了回來。隨之就是一場屠殺。而這場屠殺爲什麼比她生命重要呢？因爲她給了男子
的力量與勇敢……：：：：：」

三年之後，內戰平息。各階級的青年，如何應付這激烈轉變的時代呢？我們已看過的有自由戀愛的誤解，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大災荒，繼之而起的新經濟政策。這一切，總算溫和的過去了。不過，流行的兩性關係，在那時（內戰時期）還是混亂不堪的。一代的青年，似乎完全失去了繫維的力量。此時，革命的領袖，國家的領袖，已走進入「鄉村的意識」(Conscience of the country)，放棄了革命的熱誠。那些戀愛的問題，老的革命論調，對他們的影響，極爲淡薄。

當然，列寧與克蘭涉金所發表的堅如鋼鐵的談話，固然，也不外兩性問題的辯論。他對於「着眼兩性問題，如印度神人坐軍艦」這句話，也表示懷疑。他說青年運動，是受着「現代」對於性問題的態度，與過分虛張其事的蒙蔽。他認爲革命運動，如要增加其效能，非把兩性問題的概念，對羣衆解釋清楚，則不足以奏效。列寧又慎重的說，他絕不是「循世的絕欲」者，因爲共黨主義絕不做那些「絕欲」的勾當。所以他所關心的是青年人能享受生命，與生命力的充實。

不大聞名於國外的一「舊時過激黨」的份子，雖然比列寧爲早，然而他們所宣佈的真義，與絕欲的思想，實無多大出入，不過他們所鈎心鬥角的，卻多是一「蘇聯婦女社會化」的幻想：此時，「蘇聯婦女社會化」遂纏繞在少數人的腦筋，尤其是在反對蘇維埃問題宣傳的地方更爲急迫，兩性同居降落了它最後的大潮，以使新興的蘇俄時代——百端待興的嚴重之秋——兩性關係，不得不置之度外。因此，蘇俄的性生活，又進展到無戀愛的局面，又闊度風行一時。已無問題的兩性關係，先在革命領袖之間，小範圍的流行着，至此，便成羣衆的標榜。不過轉變這種風氣的力量，就是五年計畫。

二 共黨青年會 (Komsomo-Communist Youth Association)

在五年計畫的最後一年，兩性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今日的蘇俄，對它怎樣處置呢？那些站在文化的，與經濟的戰線上的建設新俄國的青年，又怎樣去利用呢？這般青年，怎樣在他們的思想，改變了性生活的態度呢？

這般青年，是在新社會制度中生長起來的。他們不知道往事，祇一味接收和經歷各種新的制度，與新的風俗。他們不知道今昔的不同，不會想像到蘇聯前線，過着怎樣的生活，更不知貞潔和罪惡是何物。總之，這般青年是快樂的，康健的，歌舞着他們的工作，歌舞着橫在他們之前的一切。不論工作是如何的勞頓，但在他們，總是像遊戲似的遊戲着。他們也不知道「問題」和「複雜」是何物，橫在他

們目前的世界，是簡單的，清楚的，總而言之，「海洋祇有屈伏在他們的膝下。」

至此，我們不得不把共黨青年會，略加寫述：這個機關，把蘇俄境內的青年，組織在一起。各會之間，當然難能完全一致。支系的不同，至少有兩種形式。一為工農兩業勞工的子女。這般子女，能享受各教育機關，各大學，各工廠的特殊權利，他們沒有偏見與傳統的束縛，總是向前邁進，而養成了新的生活。不過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子女，亦各相歧異。但是由於勞工的機械化，新生活發展的侵入，兩者間的界限，則愈來愈趨一致。另一支系，便是昔時中產階級和智識份子的子女。——至今當然也沒有資產階級的成分。就這般子女的年齡而論，當然是嶄新的人物。不過他們的思想，仍不能擺脫舊窠，並且常常還現出古董似的理智習慣，雖然他們不缺乏新的環境，和新的思想。所以，對於他們不得不取一種積極的手段，使這種行為，日趨沈寂。然而，就現在復興時代而論，這般子女，實是不可缺少的一種因素。

平心說，往日的兩性問題，對於這般青年，是沒有多大影響的。因為他們所想到的，是百端待興，並且等着他們去完成。自然，雖有許多空暇，顧及到兩性的事體。陳舊的時代，是破壞了已往的一切，革興的時代，早在十幾年前，就開始了它的工作。現在各方面，所討論的，不外人民生活的改造；並且窮竭偉大的有效能力，以圖兩性康健關係的恢復，於是創造了性道德的新系統。這樣的勃興，當然可畏，所幸基本的特質，也被他們抓住。

過分虛張，當然，勢所難免。不久之前，我們還常常聽到：「你有個共黨青年會的妻不？」「沒有，我

祇有我自己。」到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Pravda* 雜誌，從犯罪的社會觀點上，作有數篇「引起新家庭法典糾紛」的評論，考其用意，不外想從杜摩斯屈（Domostroy）所發現的道德基礎上，以確定兩性的關係。「我們不能忍受黨派的言論。男子須要懺悔他的淫蕩。雖然黨派不是僧院的條律。過激黨，當然，也不是羅馬的舊教。」那些評論，特別着重家庭上法律上的保護。結論自亦不外反對「回回教與羅馬舊教」。（天主教）

到現在，性問題才佔蘇聯公共生活極小的地位，這是值得注意的。譬如那些如癡如狂的淫蕩行為，就在舊時的俄國，亦不多見，不論在文學上，報紙上，抑舞台上，也找不出它的蛛絲馬跡。如今的空氣，是溫存的，是純潔的。在宴會上，在俱樂部裏，或是各種社交場所，都可感覺到一種純潔的空氣。這不得不算鬥爭的熱忱克服了性欲。我們常常可聽到男孩和女孩如此的說：「我們是慣於我們社會活動的，沒有活動的人，必定是個傻子。但是，我們所做的事，不是個人的……」現在的新文學上，也沒有了性欲的問題。那些美術文中的戀愛的情緒，肉體的滿足，均被羣衆的情緒，五年計畫的焦慮，一齊吞沒掉。即使教導羣衆的性欲問題，也限制到不可限制的地步。不久之前的一生理學驅逐心理學，「而現在，則社會學替代了生理學。所以，莫斯科的衛生專家，在私人談話中，喻國家的事務，謂「社會學比生物學爲強。」

譬如窮困的生命，——各方的危險，已包圍了蘇聯——自待自動的，強烈的軍事訓練。所以，共黨

青年會的兩性關係，不但是自然的，友誼的，而且是清醒的，客觀的。所謂愛情，所謂性欲的吸引，絕沒有資產階級的氣味。蘇俄青年所懼怕的，也無過於資產階級的戀愛情緒，由於這種懼怕，才能使這代的青年，拒絕了愛情的表示。當一九二七年，在奧地賽（Ottawa）學生之中，曾經做過一次「戀愛問題」的調查，結果不出所教訓的之外。據許多年約二十上下的男女學生的答復：「戀愛是否有之？」一問案，竟同聲一致的：「我不能答復這問題，一般人所體會的戀愛，實無其物。」我不能答復你所問「戀愛」問題，因為我不知道它是何物。」——我不承認愛情，它祇是一種習慣而已。」

所有的「放苞的櫻花」，所有的倚門賣俏，所有的賣弄風情，所有的偷香竊玉，所有的定婚儀式，所有婦女的豔態，一概失去了它的蹤跡。雖然感情也是生命的表示，所以感情也要合理化，機械化，依着計畫的規定，棄開了「我」為創造新的生活努力。奧利莎（N. Olfend）的「情緒之敵」（Enemy of the Emotions）劇本，其中的男角叫道：「我們不需要戀愛，不需要曖昧！給我們工廠，造我們的臥室！二十萬性欲動作的一日！」

這便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怎樣滌潔他們的性道德，和兩性關係的證明。蘇俄的夜會，是沒有接吻與擁抱的，再則，跳舞也是反對的。不過女子飲酒的舊習，並未消除。

蘇俄當局近來又提倡一種特殊的「青年法庭」與「同志法庭」，藉此作實際的消除性的放蕩。

物質化，軍事化，機械化與標準的生活，和運動的精神，介紹到各種階級，不論何時何地，總在激起社會生活的競爭，那種浩然的氣概，誠然又是赫赫一時。新形式的蘇俄婦女，便應運而生。共黨青年會的女子，立刻之間，都穿上類似軍裝的制服，剪短頭髮，大大方方的態度，穩重的步伐，慎重的舉止，緊張的表情——所謂男性的外表——講話不加詞飾，沒有時髦的字眼。此時，又不斷的聽到：「資產階級的符號。」「我不是絲綢小姐。」「無所謂倫理學，與非倫理學。」「不作非分之希望。」等等。

白粉和紅脂是被蔑視的。共黨青年會的女子，絕不注意她們婦女的裝飾。不過，各方面，總是盡量表示她們的女性特質。青年人，不吸煙，也不喝酒。假使碰到一個年青的女子，穿着長袴，披着制服，荷着鎗，在羣衆之中，跨開大步，唱着凱旋的歌，你幾乎不能辨清她是雌是雄。此時，你才能了解詩人斯弗埃提羅夫（Svvetlov）所講的「勞技社的女子，蘊藏着我們的光明。」

女子的拳頭，正如男子一樣的靈便。某冬天的晚上，我同一個朋友，在劇院散後，又回到她的住所，坐了兩個鐘點。當我將要動身的時候，她的十七歲的妹妹——共黨青年會的會員——適從委員會會議後回來。她很憤怒的，握緊拳頭，外套鈕扣一齊散着，告訴我們：「因為會議延長，沒有乘到『回家』的最後一班火車。」我們三個同志，不畏路途遙遠，遂決定步行回家。當深夜的時候，便碰到許多男子的留難。但是，我們並不狂呼救援，也不逃散，直把青年的男子，打得水激如飛，才緩步回來。原來，這就是使她憤怒的原因。這就是共黨青年會的女子所受的軍事訓練。

當我告訴這女孩戈巴（Гоба），同她的朋友，西歐中產階級的女子，直到現在，還是怎樣的消磨她們的光陰，——所講的事，是在世界大戰之後——與她們的腦子裏，還裝的什麼。戈巴同她的朋友，對我所說的話，表示驚駭。

新俄國所推行的男女同學，不是訓育學上的原則，而是各種生活的蒼萃。其間的空氣，是自然的，是康健的。女子是大方磊落，即使內心的思想，也不穩瞞，她們不作奸忤的羞怯，不知消極的退避，不知陰險的毒計，兩性的障礙，可說完全撤去。各人都是自由的研究各種學術。並告訴幼年的兒童說你們有的最年青的生命不要讓祕密的性問題破壞你們的人格。其所以如此說法，因為女孩還保持着貞潔，與內部的廉潔兩種特質。結果，男孩與女孩的並肩相行，絕無狎暱的痛苦。

真奇怪，戈巴會問我「擁抱有什麼意思呢？」不錯，她還分不清肉體的印象與感覺的印象，祇把它看為雨是雪，雪亦是雨。青年人對於自己的母親，也是無所不談的。當我被一個同居的熟人，邀去吃飯的時候，我當時不禁也有了這種經驗：一個客人，向她說：「你還是如此年青，使人難信你會有一位十五歲的女兒。」她遂笑嘻嘻的轉向許多女子，說道：「你們不久之後，便可以看到我做主母了。」另一位年青的女子答道：「真的，你不久之後，就要做主母了。不過，女子不把她第一胎的子女領大成人，總是可恥的！」

在格蘭地哥夫的「沉沒的太陽」（The Drunken Sun）小說裏，對於勞動過度的共黨青年會

的女子瑪留斯亞，爲了五年計畫，忍受着體質上的種種痛苦，終以送進了療養院，恢復她的康健，作有一段生動的描寫。

勞工休養所 (Rest Home for Workers) 祇有蘇俄一國有之。瑪留斯亞在這休養所遇到的經驗，在她一生，是永不會忘記的。假如此事不發生在俄國，而發生在法國，那才是一齣真的悲劇呢。這事怎樣發生的呢，且以瑪留斯亞寫給先鋒隊的一封信看看（仍是小說中的一段描寫）

青年的朋友！這兒是一所大廈。我不能告訴你們是怎樣的惡劣。當我將要離開這荒冷地境的時候，我便等不及未來的一時一刻。我一生不再想回到這瘋狂的場所。

這兒有許多黨員與年青的共黨份子。我同一位有着偉大歷史的同志，住在一間屋子。在我出世的前五年，她已加入共黨，如果我告訴你們她是自由出入於「青共委員會」的 (League of Young Communists)，你們便會知道她是怎樣良善，怎樣的洞悉民衆。現在，她有一副悲慘的眼睛，這就是她流亡的符號。她爲着農民與勞工，受盡了辛苦。但是，她不論何時何地，總是笑開嘴，像我們的先烈一樣。同我交爲朋友的，還有一位青年共黨員，名麥深。他有着一百五十分的腦筋。不過他的性情，卻是十二分的不調和，不固定。這便是他過度疲倦的原故。他的病症叫做憂愁狂，請原諒我。他的頭，他的肩，都抽緊着。看到他的痛苦，總是怪難過的。這也許嚇壞了你們，但是，請放心，他會痊愈的。然而，一個人總應當犧牲自己，來拯救極端貧困的勞工。因爲靠着

他們，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才會成功。想想看，教誨你們的而常常與你們在一起的同志。我不能再這樣的寫去，不然這封信，就變成小說了。然而這裏的同志，都有提起的價值，譬如戚甘納，曾爲了婦女權力的取得，向着男子，如仇敵似的，作不妥協的爭鬥。她現在常常搖着舌頭，這當然是她的病症。還有一個負有重職的公員，厄克提易夫同志。曾在共黨中央行政會與人民委員會任過事。他有着偉大的能力，也是一位偉大的組織家，使他成爲活動的中心。我敢苟且不述及嗎？但是，現在他衰敗了。他有着可怕的過度疲倦，希望在青年的週圍中，恢復他的康健。我們應當怎樣去幫助他呵？他想，假使我能如瘋狂動物似的笑着，跳着，我便能恢復他的青春的康健。我願這樣去做，但是，能否合我的希望，那就非我力量所能及了！這兒最討厭的，就是種種的咆哮與呻吟——也在這種組織之下，受着磨難——但是，我卻不畏懼他們，不久之前，我還裝着鬼臉，向他們鬧笑。

青年的朋友，這鄉間的景物，是很明媚的。假使我能夠，我永不離開這裏。青年朋友們，這裏也有海洋的。如果海洋不是在地球上，它便是青天。星在亮着，雲在浮着，每當風雨之夕，便如密雲頓集，忽而平如鏡面，誰能測其神祕呵。它永遠的歌唱着，若遇怒濤飛騰的時候，你所感覺的，正如大批的羣衆，佩着勳章，奏着音樂，唱着歌，驚天動地的大肆遊行。海洋是很難描寫的，青年的朋友，你能够描寫革命嗎？

我太濫寫了，現在不得不擱下筆，我要立刻飛到你們之中，重新跳着我們舊時所跳的舞。在這裏，我已受盡了殘忍……使我最難忍受的，就是受「雀科提」（Charcot）的注射……：：：每當注射的時候，我總像牛似的狂叫着。足够了！我帶給諸位，一個吻禮，一點撫慰，一絲柔情，誰也不敢像我這樣做。準備着！我常常在準備着！敬祝

康健！

瑪留斯亞。

格蘭地哥夫小說裏的女角瑪留斯亞的一封信，那種句調，已成現在俄國的流行的警語。每日被人引用的亦不下數千。——作爲充實生命與努力工作一種熱忱的表示。

此時，蘭丁·斯西孚林諾（Lydia Ssetullina）的「友伴」（The Companions）劇本，第一夜在莫斯科舞臺上現出，其中的詞句，亦不少格蘭地哥夫的警語。劇中的人物，一壁是個文士，爲着改造單調的日常生活，與一般灰色的狀況，並憧憬於如何調和高尙聖潔的藝術。一壁是這位文士所鍾情的女生，穆莎。——共黨青年會會員，橡膠製造廠的女工——現年十七歲，女作家孚爾南亞的女兒。穆莎的熱忱，表現於蘇俄文學的，可算超絕一時的新女性。這位兼有詩人天才的文士，名西夫蘭夫，當他與穆莎發生戀愛的時候，他已有了妻子和子女。並且年齡比穆莎大十五歲。下面一幕，就是穆莎母親的房間，西夫蘭夫進來時，穆莎的母親是在忙着寫稿。

西：（西夫蘭夫）妳早！穆莎那兒去啦？

孚：（孚爾南亞）她在洗臉。你願意的話，就

西：讓我們單獨的來談談這事吧。

穆：不是我們之間隔膜，就是我把你置在頭

腦之外……

西：置在你的心外吧？

穆：哦，好，在我的心外，在我的靈魂外，魔鬼才

知道這一切意思！總之，最多離開了你。

西：請你不要那樣對我講。爲了你，真是容易

說，而不容易做。

穆：容易，不容易，講得倒漂亮！愛你的妻子吧。

不可拯救的小資產！

西：孚爾南亞，我一定要單獨的同穆莎談談。

（孚爾南亞用手推開他們，又在寫着）

穆：不要嚕噓！我沒有地方去。這談話擾亂了

我的睡眠。

西：你不體諒我嗎？

穆：唔，是的，不錯。無疑，這是你的興趣，想離開

你的妻子。蠢貨，跟狗去……工作……虛偽

的東西！

西：我有個兒子，我愛着他。

穆：愛他，誰來阻止你？但是，爲什麼一定要同

他在一起？

西：因爲我是他的父親。

穆：他的父親，沒有別種事實吧。這種說法，誰

信是久遠的概念。

西：我嗎？我永久愛我的兒子……他是我的

後裔，是承繼我的人。

穆：我不同你辯論這個。不錯，承繼是重要的，

但是，病疾與低能的結合——枉費心血！

西：不過，你要認清，我的妻子，雖不把兒子與

我見面。但是，我總得把他撫養長大。

穆：她爲什麼不使你見面？沈沒在資產階級思想的你。腐舊，原始的輿論！把你裝進去吧。革命爆發時。我才七歲，當然我不慣這種腐舊生活的。

半：（插嘴道）不幸，你是屬於第二代呢。

穆：（怒不可遏）這是不是古代婦女的惡俗，以言詞來激動子女的不幸？我想，現在的婦女，對於自己的女兒，總可以改善吧？
半：確實，我不是個貞潔的女子，但是，我也不是個搗母。

（退場）

穆：好，西夫蘭夫，現在我們來談談。常常無益的喊着，怒着。真會使人發狂的——怎麼辦？
西：穆莎，我愛你。這是我一生的最不幸。我知道你是怎樣細微的思籌。但是，我不能離開

你。唉，我的不幸的朋友。（熱烈的擁抱她，狂吻她）哦，閃動的眼睛，青春的愁眉！

穆：別動，我要走……

西：溫柔的，熱烈的，吻我吧！知道嗎？我的愛人！

穆：讓我走！我沒有時間。（他抱着不放）不要臉！傻子……親愛的……心愛的！

（她吻着他）

西：愛我不？你的母親說我太老了。但是你……

……是我的嗎？愛我不？

穆：好，唔，大十五歲——誰不這樣想，誰肯答應。

西：但是，你愛我不？離開我不？我們永不分離不？

穆：永不——怎麼意思？

西：今生永不。我不能沒有你！我跳出了圍圍

——我忘記我的妻子，我忘記我的兒子，我們永不分離。

穆：都可以，但是想到將來，我們能否合在一起？

西：再來一次？輕輕地，輕輕地吻着我。

穆：讓我走！（她爭奪出來）當我們吻着的時候，我好像失去了知覺，我的頭也發昏，你懂得嗎？我要讓許多孩子當你面前吻着我。不過，與這個不同的。

西：愛情！

穆：唔，足够了。它使我失去目標。這時，是我上工的時候，去勞動，去參加勞工會議，知道不？

西：穆莎：我們今天須住在一塊。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痛苦。

穆：雙子嗎？爲什麼我已告訴你數十次，我今

天沒有時間。

西：但是，我不能離開你。替我解決吧……

穆：又是那套，我聽夠了。沒有時間爲着這些柔弱的情緒。我有個同志，在二月一日搬出住所。你願意的話，在二月裏，你可自由的搬進來，完事。

西：完事？

穆：還有什麼到牧師那兒去嗎？我也不要到「生婚喪註冊局」去。祇要你來到工廠。假使你要寫作的話，你要懂得生活的意義。

西：但是，如果我的妻子殺死我呢？

穆：不要講那些無聊的話！她不是瘋子，也不是病人。傻子趕走了我的養母，現在那兒還有那樣老舊的婦女呢？

（退場）

西： 原諒這傻子吧。

（他用兩手擦着他的頭髮，閉緊嘴，搖搖頭走了）

穆： （幕後）你看，他走了。來，來，我要同你：

： （她拖住她的母親）吃點東西吧！茶冷了，還是昨天的。

孚： 你要的話，我來燒熱它。

穆： 如果你願意，就燒吧。

孚： 當然，冷的也能喝的。

穆： 母親不能做這事嗎？虛偽！爲着飲食，還要起岔子。（她們坐下）等一會，你就感到驚奇了。

孚： 我已驚奇夠了。

穆： 我要徵求你的指導，我應當怎樣來應付這個男子呢？

孚： 是，不錯……小女兒，我與你一樣，我也

不知道怎樣去應付。

穆： ……那是爲着你，這是爲着我。母親，現在

我要問問你，那個你們所說的愛情，有沒磨難過你？

孚： 孩子，你要曉得，他們也說我是個美麗的女子呢……當然，這是一種看法……但是，上帝……

穆： 沒有什麼上帝。

孚： 誰也不能肯定它有無……

穆： 不要講那些小資產的話，不要攔開我的意見。

孚： 你不能那樣的估計我。因爲我不是那樣輕浮……我有過幾個男子，愛人，丈夫，或是隨你怎樣叫他……我早已忘記了他

們……

穆：我的父親，也是這樣的嗎？

孚：（頓然失色，但是穆沙瞧她時，她便極力裝着鎮靜）那些容易忘記的男子，都有着英俊超羣的人格。那些男子，一個個的，偶然的碰着我。我能吸引他們。除精神上的要求而外，就沒有別的。你沒有愛情，覺得寂寞嗎？我是不能的……恐怕你還沒有懂得那套玩意呢？

穆：我不是絲綢小姐們。

孚：我敢斷定你沒有讀過她們的作品。

穆：但是，我還能記得。

孚：絲綢小姐的態度，雖然不能拯救罪惡。但是，卻是一種健全的人生哲學，與母性的解放。不錯，我曾經同我所喜歡的男子生活過，

但是，從未利用過他們。現在我沒落後，因為我能用着偉大的愛情，創造我的作品，和我的詩。

穆：母親，我是很煩惱的。你看，我像白癡似的墜在愛情的網裏。但是，我同他的談話，好像同法國人談話似的，我真不知道怎樣處置。母親，那些智識份子，又怎樣的磨難你到死呢！

西夫蘭夫的妻子巴夫羅夫納代表前一代的婦女——劇中的人物——來到穆莎房間，想痛罵她的丈夫，並且想擊斃搶奪她丈夫的女子。不過，她沒做到。

穆：這兒有水呢，請自己動手吧。（巴夫羅夫納朦朧著臉，幕後騰起一陣聲浪，鎗聲！有人射死嗎？什麼事？穆莎開開門喊道：「我的鎗，偶

然走了火。沒有人受傷。」

巴：（舉起頭，代着沈重憂愁的聲音）恕我沒射着你。這雖然可怕，但是，已經消散了。

穆：的確可怕……死……可怕，可怕……爲什麼？你……爲什麼要這樣！射死我，消滅我的青春的生命！（她伸開兩臂，像孩子失望似的叫着）

巴：孩子……爲什麼？我的女兒，你的青春的生命……你有青春的生命……我呢？那個男子是我的，我已毀滅了。他這次離開我，下次他便不會離我了。我要解除我的束縛。上帝也許會禁止你的戀愛心。我要……（她交叉着腿）把他交還我！把他在你面前趕走……去……你有……你還有你的整個的生命。

穆：不要捉弄我！請你站起。我犧牲一切，從今

天，我犧牲一切，不要愛情！我聽到好的消息：我沒有死，我的腿還能移動，我的眼睛還能看。我犧牲一切……一切……但是，我並不驚駭！我很替你的難受。不騙你，我要慎重的檢查我的思想，假使西夫蘭夫還親熱我……如果，他真要我的生命，我一定痛辱他一頓……但是，我不再那樣溺愛，如果要犯罪，如果要殺害非仇敵的人類……我們不是叛賊，我們是同志！我的生命，不是沒有價值的。對同志，對我，都是寶貴的。我不再那樣，不論我的境地怎樣……繼之，便是穆莎與她的橡膠廠的同志絲沙克羅夫一場對白。絲沙克羅夫的年齡，也是十七歲，並且知道穆莎的西夫蘭夫。

穆：遲到了。忙得很。才開會吧。絲同志，恥辱又要來擾亂了。平安的離開我吧。

絲：什麼意思——擾亂？

穆：我不能再忍受你爲了我，一次一次的愚弄自己。工作的時候，你送給我的那張條子，是不可以的。因爲這是污辱，絲沙克羅夫。

絲：人不是石頭做的。穆莎我認錯，我希望不再有！但是，你這樣的依戀我，好像爲我而創造似的。

穆：我不是創造的，當然，我更不是爲你而創造的。你總想着那時我們怎樣的吻抱，但是我早忘掉乾淨。我祇是你的朋友而已。

絲：爲什麼？

穆：因爲有了別人。

絲：好，我要折斷那個傢伙的腿。

穆：資產階級的行爲！笑話——我們後天就實行同居了。

絲：爲着什麼好，如果眞的，那末……（忽然恐怖）同誰……他是誰？

穆：關你什麼事？你瘋了嗎？

絲：他是誰，你肯告訴我嗎？

穆：不肯待後……或是……

絲：我不是禽獸。怪事。什麼事打擊了你？你一定不肯告訴我，我就要……

穆：他就是西夫蘭夫詩人，也像你一樣……

絲：唔……他，他爲什麼，他已三十開外了。一個老人。

穆：在我，他是個青年，像你一樣。你沒有看見過他，就說「老人」告訴你，他是個合我意的英俊的男子，還不到三十歲呢。——年青

的男子。

絲：他就是現在所說的青年嗎？錯認了你的

觀點。

穆：什麼？

絲：是的，你錯認了觀點。我爲你們倆惋惜，也爲你爲我惋惜。你怎會想到這事呢？他生得比你早，太早，早就沒用了。我不是指他的身體，也不指他的年齡，而是指他的頭腦！像那樣的頭腦，竟把你的生命，囚在四重石牆之內，沒有一點社會的生活！我爲你惋惜，孩子！你把自己葬在不幸的墳墓裏。

劇終，穆莎毅然脫離了與她人格不相容的智識份子，西夫蘭夫詩人。

三 新婦女

現在我們可以聽到蘇俄「新婦女」最後的一個字了。新婦女在不同情形之下，還在生長着，爭

穆：你敢以野獸似的憐憫來對付我嗎！我要

選擇我所愛的人。沒有父母，也沒有上帝。我不馴服於任何人，除我自己。我絕不是輕易所能擊退的。你憐憫嗎？白癡，走罷，我的孩子。因爲我不愛你，去痛哭自己吧。不過，不要憐憫我。

絲：全是閒話。不！我今夜一定另外找一個女子。可是，不要忘記今晚，出席套鞋匠的會議。忙着戀愛事務的人，也許會忘記的。

穆：說什麼？黑夜的守衛！你有沒有到過會？

鬥着。我們要問道：新婦女比較其他時間，其他地帶的婦女，在私人生活上，是否感覺到更大的滿足，更大的快樂？這個問題，當然，又是很難答復的。像穆莎那樣年青的女子，還是將來的女子。我們要等待她的成熟的時代。穆莎所碰到的羣衆，不是與她的年齡相仿，便是比她稍大一點。所以在現在，我們祇能說：雖然門徑寬闊，外表的困難，雖然掃淨，然而一切仍在變動之中，還說不上盡善盡美的發展，其相傾相軋的力量，比較任何的地方，仍爲嚴厲。

至於相傾相軋的源流，我已經說明過。現在，我再把它加以申述。俄國的男子和女子，對於性問題的態度，意見之多，熱潮之高，較之任何國家爲甚。因爲愛情一事（即戀愛）仍不失爲多數俄國婦女內部經驗的中心，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婦女一樣。她們雖然有着男性的外表，而內部仍然是十足女性，容易受情感的擺佈。即使現代的蘇俄青年，兩性之間的表示，仍然有很大的區別。至於那些受過奧地賽測驗的女學生，雖然極端否認「戀愛」的存在，然而，卻承認她們的性生活，是由於內在的力量，由於「愛情」的激動。爲情感所玩弄的女學生，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十。確實，俄國的女子，比較男子爲活動，爲健全，有力量，有目標，反之多疑善愁的男子，爲數卻不在少。所謂「弱性」優於「強性」實是不可否認的一種事實。雖然，佔據於俄國男子生活的成分，是社會的，和倫理的，而佔據於俄國女子生活成分。卻多偏重個人的和審美的。俄國的審美觀念，是特有的國產，並且古氣十足。所以，被世界大戰掃淨的俄國「先知團體」（Futurist Group）的份子，都是一種行走的古物。無產階級詩人默亞戈

夫斯基 (W. Mayakovskiy) 亦是其中之一。他曾穿了大花袴子和黃色背心。擾攪過一九一三年莫斯科的街道。終以自殺而死。這種事實，固不能各責俄國男子有力的，康健的荒謬，因為愛情既封禁，性生活不得紆迴曲折的表現出來，以此激起婦女的內部生活，雖然這種生活，與婦女的性情，有些格格不合。誠然，俄國民族，對於愛情，缺乏想像的能力。而俄國婦女艷羨舶來的絲襪，而引起外國人藉機與俄國婦女發生接觸，未始不是一種戀態的表示。

結果，住在蘇聯境外的外國專家的妻子，不是長嘯短嘆，即是哀天苦地，宛如世界大戰，奪去了她們的丈夫。而俄國的婦女，也同樣感覺到今日蘇聯的種種困苦的鬭爭，奪去了自己的丈夫。當然，她們十八年來的熱忱，力量，精神，消耗於爭鬭的，固為巨大。再加之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的犧牲，大災慌的流離顛沛，不論在體質上或理智上，均創有不可磨滅的傷痕。（俄國大災荒所帶來的痛苦，絕非其他各國堪能比喻的）最後，又傾其全副精神，致力於五年計畫的建設，而戰爭的恐怖，卻又不斷的乘機侵襲。再加之「超人類的勞動」宣傳，把俄國男子性欲的追求，有着驚人的跌落。據醫生說，那些貪戀女性的男子，凡在四十上下的，便無精力去鬧「戀愛」那套把戲了。

即至最近俄國，也沒有星期的休假，不良的家庭狀況，仍是依然故我。婦女們終日忙於工作，幾使男女兩人，難享受一小時空暇的談話。就原則而言，俄國婦女，雖然否認求婚的形式，然而，實際上，仍未去除。她們雖然生存在將來（不生存在現在）然而，卻不能不與過去發生接觸。假使偶而與男子接

觸，也要考慮到溫存，愛情。其實，婦女的內心，有何嘗沒有浪漫的企求。不過，時代大輪包圍了她們的世界。男子，愛情和個人的活動，僅佔極小的部分。因為沒有閒空，沒有機會幹那套勾當。她們祇有俯首屈降在「小小的床舖」上。所以，還有無數的婦女，仍然墜落在情感的生活裏，渴望解救她們內部生活的時機。但是，為着五年計畫的完成，又不惜犧牲自己，慫恿壓制燃燒的感情。迄近，果然見到了成功。那種火焰高張的氣概，正如昔時站在革命火線上的婦女，誠不愧為俄國勞動時代的新婦女。

固然，一年之內，也有數星期的假期。不過，有此假期的地方，是從鄰近黑海東南角的巴騰（Batumi）起，沿着克利敏（Crimea）海岸直往而東。在格蘭地哥夫的「沈沒的太陽」小說裏，對於這共蒼一色的海面，有段動人的描寫。那種透明金色的穹蒼，環抱着海面，那種濃厚的水草與蚌魚的香氣，使消閒於此的人，「樂而忘返」。開諾克朋克（Knickerhocker）說，日出時，忘記了五年計畫，忘記了愛情的理論。紅河（Red River）岸畔，有着衣冠楚楚的人物，有着潮頭般的警語，更有着十一月輕鬆的心境，描摹它的身體，點激它的感情。明媚的太陽，跳耀岸畔，月亮沈浴在半赤帶的夜晚。那種抒情形態，已走入熱旺性欲的戰爭。這種戰爭，便是男子的性欲——「性欲情緒不是愛情」——與女子幽靈愛情的暗鬪。鮮紅的野花，終年在各處祕密的開放着。並且還等着來年的夏天。

然而，像這種境遇，對於熱血過旺的女子，尙嫌不足。所以，在南密羅夫的「婦女生物學上的慘劇」
 (The Biological Tragedy of Woman) 一書中，謂俄國的婦女，不復再有社會的，及經濟的慘劇。而

馬克斯學者，對於這落後的言論，予以猛烈的否認。「性問題，」性學專家沙爾甘特（Salting）教授，說：「不是純粹生物學上的問題；」不過，南密羅夫的「婦女生物學上的慘劇」在很短期間，竟於蘇聯境內，再版五次。這時，俄國婦女，生物學上的慘劇，實在，已比其他各國爲少。這便是由於避孕方法的推行，墮胎的合法化，和婦女司法上的平權所致。

南密羅夫所接到的同他討論問題的許多信札，不全是婦女寫的，並且有許多男子寫的。有幾封信，是附錄在最後俄版本子。但是，婦女生物學上的慘劇，誰能否認其存在。

南密羅夫在一封通信裏寫道：「凡能使我們所愛的婦女，感到愉快，即屬創痛很深，這種慘劇，亦不算可怕。」又有一封通信：

你說婦女的生活，是場可怕的慘劇，尤其是在分娩的時候。我對於你這句話，深表同情。婦女的一生，除不斷受盡痛苦與磨難之外，還要爲子女，預備犧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個男子，也絕不會意會到母性生產的愉快。因爲這是一種本能，或隨你怎樣呼之。婦女最大的快樂，就是第一次做母親。我雖然還是個處女，但是我坦白的告訴你：我需要個孩子！

俄國特殊的婦女問題，可暫告一個段落。南密羅夫的通信中，對於男女愛情所抱的相反的態度，以及男子粗暴和不調和的性行爲，均表示不滿。並常常如此的說：「他倆勾混在一起，男子們總不浪費他們的『愛情』，並且常常有着犯罪的輕佻。」除此而外，還有一句至情至理的話：「婦女所受的

痛苦，不是「生物學上的慘劇」而是男子的粗暴。」(Khamstvo——這個字眼，系指最野蠻最粗暴的行爲)這話無疑的，打着了問題的中心。所以我們說：此時俄國婦女的慘劇，不是生物學上，而是心理學上的。

現在，過度性生活的痛苦，在俄國是沒有的。至於西歐呢，還不能豁免。(譬如「色情狂」在俄國語言中，也沒有同等的字眼，對於俄國民衆，卻是聞所未聞)因為俄國民衆的戀愛，祇是一時性欲的滿足，或是一種無靈魂的性交，個人方面，絕無過度的要求。男子對於這種情形，當然感到極大的滿足，不過在女子方面，卻無一絲的興趣。所以蘇聯的婦女，寧可要細微的實地權利，而絕不要所謂「高尚女權」的幌子。

婦女的青春，還沒成熟，就被人認為「殘花已謝。」在丈夫的心目中，對於年齡限度，抱着一種原始的看法，沒有愛情，也沒有互相精神上的認識，雖然年齡愈大，愛情愈濃厚。總之，兩性的結合，純粹是原始的，性的誘惑和合配。

五年計畫，既把兩性的關係，作為文化上的提高，有利於婦女的，當屬不少。柏迪諾夫在他的「第一個的情婦」(The First Love)小說裏，所講的話，可當為她們的格言：「……我最大希望，就在男孩能諒解女孩的思想，而女孩也要能認清自己……」

四 婚姻與家庭及其新形式

蘇聯的人民，多半是早婚的。因為結婚的必要條件，不在財產，而在夫婦兩人的勞動力。再則法律也容易使青年男女早婚，而無一點特殊的拘束。「我歡喜你，這兒有不出租金的房屋，讓我們搬進去吧。」男子這樣的說着。或是「讓我們聯合起力量，一同到莫斯科去吧。」如此，便算結了婚，因為蘇俄沒有什麼「定過婚的男女」的概念。在同伴之中，也不呼某某為「女士」，祇簡單的叫出她的名字。假使男女要註冊，便到「生婚喪註冊局」。註冊員總是很忙的。而註冊的男女，不得不等待着。在那個時候，你可以看到貼在牆上的標語：

未來的妻子和母親！

在你註冊之前，不要忘記詢問女醫生：

關於性的衛生，

關於避孕的方法，

關於將來的兒童，

這兒會給你醫學上的指導。

要結婚與要離婚的人們注意！

請至性指導所。(Sexual Advisory Centre)

往來於生婚喪註冊局的，多是十八歲以上的一對一對的男女，和年青的工人。——今日的一貴

族，「一半淪落在「舊時的資產階級」——在這入滿爲患的註冊局裏，就其力量所及，總帶有一點儀式與宴會的空氣。那些註冊的人們，總是衣冠楚楚，刮淨鬍子，梳光頭髮，看來都是滿臉春風。

某次，當我在莫斯科生婚喪註冊局辦公室裏，我見到一對男女：坐着的男子約五十來歲，站着的女子約二十五六歲，註冊員向女的問道：「此後，你願用那個家庭的姓氏？」坐在那兒的男子，那種神情，像位過了時代的人物，像陳列在博物館的古董，目不視女便喊道：「當然我的姓氏。」不過，許多婦女，在結婚之後，仍用着母家的姓氏，所以你絕不會知道她同誰結過婚，省許多閒話。另有一對青年男女，也在註冊。男的穿着皮衣，他自然是個行政的人員。答復幾句常問的話之後；但是他卻說不清他是二十四歲抑二十五歲。註冊員便給他一張紙看，說道：「今天，你是二十五歲了。」「新娘」在電話局裏任職，自然不得無故自由離職。這時，她已談完話，遂立刻註好冊，舉行結婚，頒給證書。

自然，今天未及註冊的男女，亦不在少數。「我爲什麼叫他們做我執照的結合呢？」一位做過印刷匠的青年辯護師，答復我問她是否必定要在註冊局舉行婚禮。正在註冊的女子插嘴道：「爲什麼？」「因爲這男子如果遺棄你，你便可得着贍養費。」「假使他是那樣的人，他當然應當負擔子女的贍養費，但是我總不要他什麼。」在註冊的女子如此的回答。

當我作最後參觀莫斯科生婚喪註冊局的那天，適逢星期日。結婚註冊處，又是擠滿人。其餘的，還在大廳裏，樓梯上等着。我便走進離婚聯合註冊辦事處。所謂聯合註冊辦事處，就是多一張「死亡與

生產註冊的辦事棹子。」

離婚註冊處，四壁空空，沒有一張標語。幾位無精打采的女註冊員，帶着一副焦慮的臉，穿着日常的衣服，坐在那裏，將開始她們的工作。我便與其中的一位，開始交談。她忽然說道：「你看，各地的離婚，所以如此之多，全是因為太易結婚的原故，因此才有了許多無照顧的兒童。」這位與我談話的女子才二十八歲，做過「家務僕」，結婚已有十一年，並有子女三人。她很關心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個搬運夫，比她大一歲，現在已與別個女子同居了。當她控告她丈夫時，他說：「那末，你爲什麼不再給我熱的飯呢？」早上三點鐘，那兒有熱的菜呢？」這位女子又往下說：「你追求快樂，我也追求快樂。我不缺少你呵，我更自由了！」

所以，他們一起來到生婚喪註冊局，取消他們的婚約。男的每月交付六十羅布，以撫養三個子女。（她的薪水，每月祇有八十羅布）並維持妻子生活六個月。

「子女歸我照顧」我對他說，「她繼續告訴我。」「不過，你要負擔食糧。」「我不同意。」「好」我說，「那末，我們一同到法院去。」我今天遂立刻去起訴。我對他的詭計，置之不理。不！我永不再註冊！雖然結婚是合法的……」她又往下說：「當我離了婚一二日之後，他倆又告離婚。他是五十一歲，她是四十九歲。六個孩子，還要帶上以後結婚所生的子女……你作何感想？這是不是一個瘋狂的世界？」

當時，結婚註冊處騰起的一陣喧嘩聲，飛到離婚註冊處。什麼事？我推開，看到年青的註冊員，向聚在一起的男女喊道：「公民！我同時不能註冊兩個以上的夫婦。我要愛惜我自己。我已盡了我的責任。五點鐘啦，我的工作過度了。三天來都是如此，沒有一點效果。要結婚的人，一起來了嗎？我不能再等待了。今天比往年多。可惡！像瘋子似的，有沒有其他的日子？當然，我知道，這是禮拜日。禮拜日結婚的老風俗。但是，你們要記住，我們是沒有禮拜日的。至多三對夫婦……」

然而，在大廳上等候的男女，還有十幾對。但是，沒有一對不向前移動。我怕這可憐的女孩，今天又要工作過度了。不曉得，後天她能不能消閒呢。

新俄國結婚法律，傾力推行之後，而使蘇俄夫婦的更換，突然增高，幾與雜交的情形，相去不遠。我們固然無法以統計的數字，來確定結了婚的人，不知有多少，是否利用其蘇聯的易於離婚的可能性，而增加離婚的數字。蓋結婚與離婚，往往僅是一時的自願，而註冊局，亦不加思索，即准許註冊。現在，我們不妨把此事，作一客觀的考察：離婚的數字在俄國革命與世界大戰之後，各國都有驚人的上昇，尤以美國為烈。迨至復興的時代，人民的固定性，漸漸恢復，不過，離婚的怒潮，卻難能突然加以限制。再則，婦女的獨立（不僅僅指經濟而言）亦日見增加，日見擴大。互相的衝突，當然，勢所難免。

蘇聯所經歷的步驟所謂一夫一婦的復興。我們知道，蘇維埃的立法，雖以一夫一妻制為原則，然而法律的條文，卻不着重於此，拘泥於此，或關心於此。對於婚姻倫理的重要，結合轉移的婚姻，又是隻

字不提。不過，蘇聯的婚姻，在實際情形方面，總是保持一夫一妻制度的局面。當然含有一夫一妻制的淵源。蘇聯青年對於這種問題，所抱的態度，從成年人投票所表示的結果：絕對主張一夫一妻制的，約佔四分之三。再據「新生活的生殖細胞的青年自治區」對蘇維埃倫理所表示的觀念，都一致承認持久的一夫一妻制，是近情近理的「根據兩人相親相愛的共同思想上，和理智上的融洽」自治區裏有種風俗，凡「能解除婚姻」的夫婦糾紛，即應公諸討論。如果，發現負有嫌疑的人，便負有調理此事的責任，或遭人的咎責。

不過，革命時代之後所幻想的一夫一妻制，固然沒有陳舊的概念，若就新的道德眼光，與新染的道德目標而論，也是一種合法發展的步驟。所以，唯有蘇俄，才不是空洞法律條文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國家。而其他各國，所組織的嚴酷的骨架，祇把生命在不斷的過程中分裂殆盡。平心說，蘇聯顯示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是個出發點，是個新發展的開始。蘇聯所試驗的一夫一妻制，是依照社會倫理與自然科學的原則。像這種原則的法律，在開明的男子腦筋裏，是應有的，正如禁止他去犯謀殺罪似的重要。「我們種族的經驗，唯有一夫一妻制，比較其他的兩性關係的結合，更合宜我們多數人的要求。確實，我也覺得，主宰將來婚姻的，必然亦是這些帶有遺傳性質的貞潔……」寧德賽 (Tindsey) 所說的話，可算近年以來，對於婚姻所發表的思想，最智慧，最達理的實話：

因為這種緣故，凡俄國婦女的一夫一妻制的信仰愈強，則離婚的風氣，也愈流行。因為離婚，可以

避免破壞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加以「革命的道德」繼續燃燒，雜亂的性交，不斷的流行。但是，新離婚法的頒佈，卻又引起了工業化的小城市的驚駭與擾攪。而俄國鄉村的擾攪，尤為嚴重。「蘇維埃政府，爲什麼准許我們的丈夫遺棄他的妻子呢？」一個老嫗提高嗓子問着。

婦女們對於「婦女協會」(Women's association)所爭的權力，當然慎重保持。(婦女協會，係由各蘇維埃鄉村女代表組織的。其代表亦多分散在各鄉村之間)未幾，她們便開始運用她們的權力，當然，不限於離婚一端。所以，在革命之後，離婚的請求，多半由於女子方面提起。卽到現在，百分之六十的離婚，仍是由於女子方面提起的。這固然不足引爲奇怪。

蘇維埃的法律，既不問離婚的原因怎樣，而對於夫婦兩人放蕩的生活，亦不問其所以。如果我們對於此事，作一客觀上的考察，則覺興趣橫生：當夫婦兩人，對於改變的境遇，如其觀點一旦相異，而他們的共同生活，往往便不能融洽。這種情形，在早期革命的時代，尤其容易發生。而現在蘇維埃國家與輿論，亦不加以嚴厲的批評。當夫婦離婚時，不難看出二人之間，往往因爲對於新生活所抱的態度不同。因此，亦不惜沿着離婚復結婚的道途上走去。

再則，因爲丈夫覺得自己的勞作，或社會工作，比較照顧家務，照顧飲食，照顧子女的妻子，總爲偉大，而妻子覺得這種工作，並不後於丈夫。由於這樣的衝突，夫婦之間，亦不惜宣告離異，平心而論，理智的發展，男子不一定比女子爲進步。

科哇萊夫 (Kovalyov) 的「婦女生活婚姻及家庭發展史」(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f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作者寫有一篇現代俄國婚姻解除的一種衝突：

上千上萬的民衆，上千上萬的被壓迫階級，踏入了革命開闢的道路，站在一般政治鬭爭的場所，接收文化的洗滌，成爲活動的羣衆，創有偉大的功績。這一切正在俄國風行。不過，男子們踏入這條道路，比較女子，有不可言喻的輕易和迅速……經過無數的衝突，結果：丈夫是「負責工作者」，而多半又參加了政治的生活。但是他們的妻子，仍然沈淪在革命前夕的野蠻，愚蠢，文盲的水準；她們的志趣，還不到市場的價格——她們的廚房，她們兒童的照顧。丈夫們在舊時官職的「傀儡的庇護」之下，做了官，做了商人，做了地主，而妻子們才除去家務的障礙，從事職業。這就我所見到的五花八門一流的衝突。此時，丈夫們所需要的，當然是工作之後的安樂的家庭。

這兩種形式，便是代表過渡時期的家庭衝突。考其用意，前者奴禁妻子於鍋頭灶尾；後者，是妻子們，努力取得的文化與社會生活，或經濟的獨立的能力。讀者亦恐不難知悉。

我們再來看事實：蘇俄的離婚數目，比較往時，卻大爲減少，將來恐要更形減少，這絕不是憑空的臆測。近年來，雖然過分誤解「自由戀愛」，而婚姻倫理的成分，並未因此而完全消滅。再則，五年計

畫不可避免的艱難，對於婚姻責任的意義，實有增無減，離婚的數目，亦隨之而跌落。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謂蘇聯一般婚姻，實已固定，並非言過其實。須知，婚姻的恐慌，在歐美各國，同樣有之，唯離解決不遠者，卻祇有俄國一國。此時，其他各國，正在忙於「試婚」(Experimental marriage)、「三角婚姻」(Triple marriage)、「友伴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而蘇俄已有了新形式的婚姻；這種婚姻，又日見其成熟。

新形式的婚姻，正如蘇俄流行的各種生活，同是一件嶄新的事物。兩性權力的平等，不是法律上的空紙，而各方面，亦能確實運用。蘇俄的婚姻，所以能如寧德賽心目中的「友伴婚姻」的合理化。「不得不歸功於兩性的平權。自友伴婚姻，經過美國修正之後，便加上一「合法的生育制節」，用「無子女夫婦」同意離婚的權力，苟不如此，則不得稱為合法的友伴婚姻。然而蘇俄離婚的立法，對於這兩點，尚有進一步之處！因為，他們無需共同的同意，和子女的有無。所以，從另一方面看，祇有蘇俄，才配稱友伴婚姻普遍的存在，唯有蘇俄，才有大羣結婚的夫婦。就信義而言，這樣的夫婦，才是友伴。更沒有一個「有禮教和父權傳統」的國家，能使夫婦之間，不論處於何種境遇，盡量的共同生活，共同爭鬪。即使其他各國有之，其成績的優良，恐未必能如蘇俄。固然，在資產階級國家裏，為共同志趣，與共同努力而結合的夫婦，偶而，也不缺少。但是，這種例外，在俄國，卻是必然的道理。這便是不同之處。

當我最後到孚爾加的旅途中——船行——我注意到兩青年女的生得很秀麗，有着一頭美髮，

並且稚氣十足，當然，又是共黨青年會的一流人物，男的也生得很清秀，漂亮的腦袋上戴有一頂繡花
縫製的帽子。這種帽子，在蘇俄是很風行的。我猜想這個男子，也許是勞技社的學生。每當我沿着堤壩
散步的時候，我總看到這一對青年，不是很文氣的辯論什麼，便是深醉在書本上。有時，他倆一同下棋。
（須知，下棋不是蘇俄的遊戲，而是喚醒理智健康的一種緊要的事務。範圍至廣，如五年計畫，亦是棋
戲中之一）起步時，她倆總是手挽手的走着，正如兩個親密的兒童。

我不能決定他們是結過婚的夫婦，抑是兩個預備考試的學生。當我認識他們時，我才知他們已
經結婚多年了。真使我驚奇不已。不錯，他們才是理想婚姻的結合。他們主要的志趣，是共同研究植物
學，因為他倆都是農業科學家。他倆對我的驚奇，也感到驚奇。她說，他們住在列寧格勒，為着共同研究，
共同生活，才實行結婚。他倆才真是蘇俄婚姻的新形式。

像這樣的結合，苟妻子們沒有平等的權力和經濟的獨立，則無實現的可能。不過，蘇俄婦女所爭
得的經濟獨立，有兩重意義：第一，女子無需男子的幫助，而能維持自己；第二，由於女子擺脫家務和子
女的羈絆，所以家庭經濟的活動，不是婦女的真正的生命工作。不過這種意義，也有根本的改變，容後
在新生活的一篇，再行討論。

克萊涉金曾對列寧說過：男子總以為操勞家務，有降低男子的身分。幸而蘇俄的婚姻，已打破了
這點。現在，在蘇聯的城市裏，我們果然見到許多丈夫，站在妻子的旁邊，推着籃車，抱着孩子，更有許多

男子，在妻子出外工作時，也要操勞淘米洗菜的家務。如果夫婦兩人全在家裏，便分頭工作；甚至，更有許多規定工作的時間表，以便夫婦分勞家務。

某夜，當我被一位名聞全俄的衛生專家，邀去吃飯的時候，他很恭敬的請求他的妻子，倒一杯茶給作客的我。又有一次，一位高級女公務員，把我從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室，用一輛公署的汽車，送到她的家裏。那時，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在等她回來吃飯。這頓飯菜，就是她丈夫預備的。她的丈夫是位無產階級的作家。對於淘米洗菜，照顧兒童，無事不做，更不以爲操勞家務，有降低他的威權。

婦女的經濟獨立的能力，結合的意識，堅強的行爲，以及無需男子扶助的感覺，在她們的生活裏，又開闢了一條新的可能性的道路。現在，且講個農婦非安蒂亞（Fedotyia）的故事：非安蒂亞同她丈夫住在公社裏。當她有孕進醫院的時候，她的丈夫，便與共黨青年會的女子，實行同居。但是，非安蒂亞，並不疑心她的丈夫。四十天後，她帶着她剛生產的雙胞胎兒回家，這時，她才知道她丈夫所以不在家的原因。她便立刻召集「同志法庭」的會議，她的丈夫，共黨青年會的女子，遂來到「同志法庭」，抱着胎兒的非安蒂亞，雖然很憔悴。但是，並無愠色。審過丈夫之後，便審到那個青年的女子。她走向非安蒂亞，願意退還她的丈夫。「同志法庭」經過慎重討論之後，謂非安蒂亞的丈夫道：「你的請求，如果要提到自治區，第一，你須要證明你自己與該女子一年的關係。須知破鏡重圓的夫婦，在自治區裏，是最圓滿的，最幸福的。希望你做以後衆人的榜樣。」

婦女的獨立能力，並不限於蘇聯的城市，即使遼遠的邊陲，也同樣流行着。聯邦境內所採用的步驟，是帶有歷史上強迫性的，所以全部的發展，才賴以推行。當然，在改變的過程中，各地的振動和衝突，亦為勢所不免。蘇俄婦女的情緒——婦女生活——與社會活動的衝突，以及過去與現在的衝突，也許是一種痛苦的羣衆問題。這種痛苦，在蘇維埃，恐怕比其他各國，更為深切。如此長此以往，在蘇俄文學上，遂成了「衆矢之的」言論。我們可從兩個著名的例子裏——一則為社會而工作，一則為戀愛所顛倒——可以看出她們，怎樣去排解這種衝突。

克蘭地哥夫的小說：「似膠似漆」主角大賽便是個忍苦勵強的人物。她吸收了新的知識，新社會的活動，無產階級的意識，檢其生活之前後，判若兩人。迨至她重回家庭時，竟把她的子女送進嬰兒院，並毅然脫離了她所愛的丈夫及萊比，擺脫了舊時夫婦關係的形式，不再忍受妒忌的愚弄，和絲毫的束縛。蕩然走向她的新道路，新目標，和新工作。在留給她的丈夫信中，她說：「創造我們新窠的時期到了……及萊比，愛情還是愛……祇追求新的束縛……迨至將來各事平定時，我們可以想想，這新的束縛又怎樣的羈絆着我們……」

關於第二個的可能的排解例子，且引斯西米亞諾夫(S. Semyonov)的兩集小說中的女主角納太亞·達波娃。達波娃的故事，便是今日蘇俄所討論的熱烈問題的說明。第一集，自問世以來，迄今已過數年。再版亦不下數次。在第一集裏，雖有問題，但是，沒有答復。在二集未問世之前，蘇俄民衆，對於

這女主角的靈魂，責任的概念，柔弱的感情，是否得到勝利，大家無不紛然加以猜測。當然，她的勝利，是容易明瞭的。所以使他的第二集，得到驚人迅速的出版。達波娃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她是二十四歲，精工工人的女兒，工廠委員會的秘書，有力的共黨分子，受過完全的中等教育，天賦頗高，「能使男子見面而消魂」的女子。她爲了自由和創造曾經爭鬪過。她對於男子的關係，總是小心翼翼的保持她的經濟獨立的能力。

在她擺脫家務鎖鏈不久之後，便同一個結過婚的男子，發生了戀愛。這個男子，爲了她，也遺棄他的妻子。不錯，她也很痛愛這個男子——她的第一個的同伴。但是，她從未想到她對他的關係，是爲着那一種觀點。於是她照着當代的輿論，加以裁判。八個月後，達波娃，果然放棄了這個男子，因爲這個男子，用着溫柔仁慈的妒忌字眼，激動了她的姣嫩的情感。在她看這種態度，認爲是她人格的障礙，並且謹慎，將來避免這種永遠的束縛。她的誠摯的解決，至爲滿意。雖然她屢屢的落在這種關係上，但是仍能一次一次擺脫，不讓那些男子，增加她的精神上的負擔。

不過，能認識她的思想，和蘇維埃復興信仰的，祇有她所碰到的工程師——她所仇視的階級。這個工程師，是第一個吸引她的男子，幾使她唯有屈降於她的情感，雖然盡力振作抵抗，因爲這種關係，對她的工作和人生哲學，是不能容納的。所以，此時達波娃所抵抗的，不是那個男子，而是她自己。這場艱難的爭鬪，遂振動了達波娃的靈魂，然而她的羞辱，超過她的弱點，因此，這女子的責任概念，遂與緊

張的情緒，爭鬪不已。

作者在小說的最後的幾句，描寫這女子怎樣擺脫了一切，而獲得勝利，又怎樣找出了解決的方法。她閉緊眼睛，對男子說：「生命是多麼美麗呵！」……她睜開眼，她生活上的困難與痛苦，都雲消霧散，沒有疑慮，沒有躊躇，沒有人間的愁恨……「我來了。」她輕輕的說，像有所覺悟；她握緊蓋勃立克斯的手，緊緊的握着，誠摯的提到她的嘴唇……」

像達波娃摒棄工作，而與男子結合的女子，在今日的蘇俄，固大有人在。然而，達波娃總是文學上所憧憬的女子。

柏萊安斯金 (Platoshkin) 在他的「在道路上」(On the Road) 小說裏，描寫第三種的俄國婦女的形式。這種女子，與以上所述的女子，類出一轍。林納與克提亞這兩個女子，隨着自由戀愛的學說，以遂其「不做男子妻子」的觀念。他們不承認有什麼戀愛的情操。她們的意思，以為年青的男同志，愛不得；年青的女同志，也養不得子女。不然，則不能談愛情，更不能致力社會工作。其實，林納與克提亞所需的，不是自由的戀愛，而是戀愛中的自由 (Freedom from love)。雖然極端反對愛情的本身。(因為愛情是無形的羈絆) 她們更痛恨那班播散愚弄女子的情種。並盡其全力破壞之，爭鬪之。林納說：「我的朋友，愛情比結婚還惡劣，如果你結了婚，你還可以離婚……愛情不知墮落了多少生命，降服了多少人。就連聰明人，也不免受它的愚弄，還談什麼社會工作呢。」愛情「遂揭開了惡

烈的戰爭。

自由戀愛宣傳者，痛恨家庭，比痛恨愛情爲甚。「一旦你結了婚，一切瑣事，也隨之付給了你。而你祇有忍受，你是人類，可是現在不是了。你在挖着墳墓，關禁你自己，抱着你的子女，生在那裏，嘲着你的大指吧。」林納說。

像這類的女子，便是蘇俄青年女子的極端代表。當然，在實際生活上，稀有那種極端形式的。大多婦女，總是熱心的，誠摯的女性，用着慈母保嬰的本能，以補償愛情和家庭之不足。更有許多「不結婚的母親」，保幼之心，更爲誠熱。像這些不願與男子同居，而樂爲保母的女子，近年以來，日見增多，漸漸又形成一種固定的制度，當然自有其內在的原因。

願意領養無父嬰兒的婦女，固不乏人。不過全數未必盡出於自願，而是事實的使然，因爲蘇聯婦女的過剩，比比皆是；甚之，實際感到男子缺少的地方，恐怕也不在少。某紡織區，即使在帝俄時代，女子已超過了男子的數目，到了現在，則全爲女子所佔據。譬如，舊時省會地弗（Flov）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都是織工的女子。講到一個魯鈍男子，怎樣容易得到一個美麗女子的故事，真不知有多少。男子們被描寫爲「生育的機器」，故俄國母權的發祥地，或恐就是這座「主母島」（Island of grandmothers）。

第二類的「不結婚的母親」，便是那些感到男子不負父責的女子，這當然也是充分經驗的結果。蘇俄男子的不負責，實在無法使其不發生。所以，關於男子負擔的糾紛，和家庭的糾紛，提訴於法院

的，一日竟有數起。被男子強迫去墮胎的，亦日有所聞。因此，一等到男子交清手術費的時候，女子便提起告訴，而男子卻以爲責任已盡，各事安帖。當然，一有了子女，夫婦之間的糾紛，更比以前增多。數年之前，曾發生過一件傳聞國外的萊巴克學生案子。緣由妻子要求交付贍養，法庭便照妻一方面，加以判斷，而萊巴克卻不惜殺他的兒子，以塞其事。

我有個在巴開（Bak）地方做醫生的朋友，告訴我一件開林摩娃女子的事。（她是輕氣技師）我的朋友因公旅行，遂在克及賽（Kishin）遇到了她。某夜，當我的朋友從睡眠中醒來時，發覺房內，又添了兩張女子的床舖，這是我的朋友怎樣認識了這兩個女子。這兩個女子，聽說同房的男子是位醫生，所以在第二天早上，開林摩娃便向我的朋友請求指導：她有個自己喂乳的孩子，以新及格的技師資格，總是在外爲多。她所請求的，當然不是停止路程，而急欲知道的，就是奶乳是否乾歇，孩子是否受到痛苦，假使她一時停止了喂乳。因爲，他用着大的口袋，帶着她的孩子，騎在馬上遠行，所以難能按時喂她孩子的乳。「那末你的丈夫呢？」他在別處有事。「你要知道這結果怎樣嗎？」當然，如果婚姻有這樣的痛苦，那末，結婚是沒多大價值的。「不過，旅行時，無論如何，應把孩子交給他的父親。」

當然，帶有俄國時尚的不結婚的母親，撰定了「極端要求」的學說，而鼓吹這種學說的，也大有人在。在莫斯科，我見到一位著名的公員，她很坦白的說，她雖然已有了三個子女，但是，還嫌不足；她希望有九個以上或一打的孩子，並且這許多孩子，是由不同男子所生的。除此替她生殖孩子的男子以

外，她還需要許多男子，充實她的生命。至於爲什麼要有這許多男子呢，她的理由有二：第一，她沒有永遠的束縛。第二，她歡喜各種不同的子女。當然，這是一種澈底的個人學說，自然很難得一般人的附和。講到這種學說，即莫斯科，亦認爲怪事。換言之，這種女子，就是自願爲不結婚的母親，減輕責任，並且打破「官生子」與「私生子」的區別。居住在俄國外僑的婦女——少數——對此卻羨慕不已。可見這種學說，也有相當傳染力量的。

這兒所申述的各種變遷，（革命婚姻的結束）自然而然的把家庭，整個的移在新的基礎上。不過須要辨清：一壁是腐敗與瓦解的現象，一壁是穩固和萌芽的現象。但是，蘇聯的瓦解過程，得以迅速的蕩平，這便是與資產階級國家不同之處。我們知道，蘇聯婦女，既不受僱，和從事生產事業，家庭自然難免不受瓦解的影響。迄後又因爲工業化的結果，家庭的經濟勢力和功用，亦漸次失去。而這種功用，卻是家庭的倫理與經濟的基礎。所幸蘇維埃國家，對於家庭功用，另外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形式，誰說這不是生活社會化的影響呢。

由於以上種種的原因，昔時的父系家庭，便在蘇俄宣告壽終。資本主義的國家基礎，對此未嘗不受動搖，因爲他的立法，還在維持「已在崩潰中的父系家庭」，而俄國法律，已從這些事實，得到他們的合理的結論。當然，在舊時的俄國，家庭的瓦解，固屬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十月革命之前這種情形，在鄉村與都市之間，都有之，不過，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家庭

瓦解的影響，關於這點，且引著名的俄國社會學家華夫生（Vol'kov）教授所講的幾句話。（「婚姻及家庭的歷史發展」〔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作者）

假使要推源蘇維埃鄉村的各種家庭關係，那末革命所帶來的自由，婚姻的解除，與家庭縮小，種種重要事實，不可不先加考察：因為這種原因，青年男女，遂擺脫了至上的護身符，而取得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力。那種門第威權的父系傳統，才為青年男女所操縱。再則，由於昔時環境所致成「妻子依賴丈夫」的結果，也告停止。唯其如此，女子們，才解脫了她們終生的桎梏。這些「新的權力」奪回了父母替子女選擇配偶的威權。「獨立」的婚姻，在革命前期的鄉村裏，是不容做到的。不過現在蘇維埃鄉村裏，獨立的結婚，已成了羣衆的必然之事。恐怕在極遠久的時代，鄉童村女的聚集，往往假借各種的夜會，談話會。在那會裏的青年男女，總是眉來目去，以求配偶。這種婚前賣弄風騷的勾當，不至婚姻正式定好，則不停止。回想革命之前，像這種最原始的，最野蠻的賣弄風騷，還不斷流行於俄國鄉村之間。可是，萬一，這村女有了胎兒，便遭最殘酷的冷視，全家家族，亦被人所冷齒。結果，往往釀成了自殺的慘局。此事，當然也是祕而不宣。如果這「私生」的孩子，已出世的話，便置之死地，或拋棄不顧。

自革命之後，女子的意外關係，則屬平淡無奇的常事。有了兒童，即有男子的贍養。雖然，有時她

們要施行最原始，最野蠻的墮胎手術。總之，女子的婚期之前的關係，不再受到革命之前的那種可怕的處置。在現在，未婚的女子，生產了兒童，也沒有什麼恥辱的。

因為年青的農民，有了自由選擇配偶的權利；因為農婦的「獨立」的婚姻，隨時隨地可以除去她的終生的桎梏，而釀成了鄉村家庭關係的恐慌。這種恐慌，便是革命帶來的。

然而，一切的瓦解的現象，祇是問題的一面。蘇聯的家庭雖然一壁是在瓦解，而一壁又在高度的平面上，重新建設。科哇萊夫（Kovalev）說：「家庭雖然腐敗，但是並沒阻止其向前的進展。在經濟過程中，苟不與婦女合作，則不足瓦解資本主義的家庭，更不能促進家庭與婚姻新形式的成立。這種過程，便是歷史上的重要辯證。」替代父系家庭單位的，便是這種新形式的家庭。苟在過渡時期中，稍加考察，則不難推演其根源所在。

俄國的發展，自然有它的歷史上演變的意義，在十九世紀末葉，俄國的擴大的家庭，適是現代鄉村自治區的先導。克萊斯諾柏羅夫（Krasnoporov）對於斯摩里斯開市府（Smolensk Governorment）的數世同居的大家庭，作有一段敘述：

在十座茅舍的中央，有一所路向外開的大屋，這便是全家共食的膳堂。罩着白布的長棹上，放着盛滿豆湯的盆子。二十五人一同坐下用膳。其中有男女，有老幼。家庭的事務，都由女子負擔。每當夏季，成年人，都從事田務工作。老年的婦女，則照顧兒童。全村的飲食，另由第三爐竈，生火

燒煮村內的必需品，如衣食兩項，均由全村供給。他們的勞動的分工和合作，是無微不至。每人盡量做自己的分事，並且能認清；他是爲別人而工作，而別人亦爲他而工作。——摘錄於

「婦女問題」——

所以，在革命之前，俄國民衆對於家庭的意義，已具有狹義的父系形式。諸如，疏遠近親，而接近社會的，歷史的感覺，早與俄國民族的意識和個性，不謀而合。

在俄國，已有一「把兒童交給國家與社會撫養」的意義。照外人說，那種功用，與「社會化的婦女」撫養「社會化的兒童」幾無多大出入。如此一來，兒童對於親生的父母，便漸漸疏遠，自然又加速瓦解家庭的力量。考慮過這種計畫的，固不乏人，不過祇有共產黨，才敢明目張膽，加以有力的開關。列寧夫人，曾作過書面的提議：凡嬰兒出生之後，即應交到社會行爲化的嬰兒院。然後再交到「兒童城市」(Children's cities)去發展。

父母的感情，當然不能壓制，然而可使它轉移到新的方面，使父母與兒童，感到更大的快樂。那些不願撫養兒童的男女工人，可以把他們的兒童，送到「兒童城市」。再則，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所教育的兒童，當然有條有理，使爲人父母者，和爲人師者，也得到一些教育。

同時，列寧夫人又提議新建築的房屋，應設有兒童的房間，以備父母在空暇的時候，教育和管他的兒童。

蘇聯以爲兒童是建設新家庭的水泥，這句話，果見實證。父母的感情，在各方面，亦見疏遠。蘇聯的兒童，常用父母的名字，喚父母的，比比皆是。誠如現代的新詩所謂：「用父親的眼睛，來看父親。」確實，父權父威，已掃除清淨，正如丈夫壓迫妻子的勢焰，在家庭內息滅。

概而言之，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婚姻與家庭的破壞，即在戰爭時，亦不多見。所以說，唯有蘇維埃的境內，才有新形式的家庭和婚姻；在男子經濟統治之下所造成的父系家庭，已宣告死刑，而失掉它的生命。新形式的家庭和婚姻，是建在政治的、經濟的、兩性平等的基礎上。至於西歐和美國所擘畫的女權，祇能避免家庭和婚姻的恐慌而已；而蘇聯的婦女，已獲得了高崇的地位，並且爲着婦女的各种病態，作埋頭苦幹的工作，而不露一絲神色。當然，不結婚的母親和林納一流的女子，固屬例外。因此，新的「母權」遂又一度升起。照我的觀察，俄國婦女的演變，或恐承着紀元之前的繼續發展，與母權時代的景物，遙遙相對。不過，這種繼續，並沒有現出恢復母權傳統的現象。最後，戀愛、婚姻和家庭，在兩性互相關係之間，已撤去了重重的障礙。

娼妓的廢止

……我們女工，已踏進了生產的過程；我們必須振作相當的精神……；祇要我們一落在勞動的羣衆之中，我們就應當振作相當的精神去幹……；我確實打斷流蕩街頭的念頭，有這種感覺的女工，絕不祇我一個，不要隱瞞我們的祕密。同志們，不要隱瞞吧，坦坦白白，各人待你絕不會壞的，甚至他們會說：她是很痛苦的。……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舊時娼妓首次大會」(The First Conference of Former Prostitutes)——舊時的娼妓，現在都是工人——會議席上所發表的一篇演詞——

一 帝俄時代的娼妓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十月革命之前四年——列寧在「勞動婦女雜誌」創造號，發表了下列一段的言論：

未幾之前，「反對販賣婦女和兒童，第五屆國際大會」(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ainst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適在倫敦舉行。奔走其間的，有男侯，有女爵，

有教主，有牧師，有老學究，還有軍官。這是一個怎樣的會議呵！這是一個怎樣官員宴會呵！對於有害而微弱的娼妓所發表的言論，又何其稀少呵！

閒情逸逸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對於廢娼的提議，是具何種意義呵？據說處置娼妓最穩固，最可靠的方法，有宗教的與軍警的兩法。一位英國代表誇口道，他曾在國會裏，力持苛刑鴉母，這種方法，便是廢止現代娼妓的文明的勝利！一位來自加拿大的女士，極力主張軍警的方法，並倡議增加女軍警，以拯救淪落火坑的女子。此時，提高工資可能性的問題，便提出討論。那位來自加拿大的女士，遂發表她的女子不應有高率工資的言論。然後，一位反對物質主義的德國牧師說，物質主義愈侵襲人心，自由的鼓勵則愈熾。末後，一位奧國代表，想從社會觀點上，來討論致成娼妓的原因，勞動家庭的窮困，和惡劣家庭狀況，童工的雇用，以及不可忍受的待遇諸問題。但是他的聲音，卻被仇視的咆哮，嚇退了。

那種資產階級的虛偽，在這貴族與資產之間，多麼耀武揚威！那種拯救娼妓的假仁假義，則為貴族，資產兩種氣焰所維持！

列寧在他的「婦女與社會主義」名作中說，資產社會的娼妓制度，其重要不下軍警制度，教堂制度，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制度。在這種把婦女當為商品的「社會制度」之下，而奢談娼妓廢止，則與夢囈何別。回憶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哥斯非尼·勃提爾（Josephine Butler）首次的廢娼，得到了

勝利。然後，廢娼運動，各國紛紛響應，唯定有條例而表面廢除者則有德國，比利時，英國，荷蘭，卻戈斯拉維克（Czecho-Slovakia）等國，不過成績最佳的，要推斯甘迪納娃（Scandinavia）。然而，沒有一國，卻能完全禁絕，那種不徹底的方法，內部仍含有不少的危險。

資產階級國家所採用的廢娼方法，計有：年齡的調查，兒童福利的工作，嬰兒院的建設，救濟委員會的樹立，教育和訓導的實施，不結婚女子的保護，以及墮落兒童的拯救。帶有改善性欲目的的保母聯合會，亦漸次增多。但是這種瑣碎凌亂的方法，沒有一個能抓住問題的中心，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源，是種在社會的和經濟的情形上的。所以要得到最後的方案，苟不從時代中的一大問題——社會問題——着手，則不能得到最後的解決。

設把俄國革命之前後，國家對於娼妓所處置的方法，作一比較，不同之處，顯然若劃。至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婦女，往往因為權力的缺乏，經濟不能獨立，不得不淪落娼寮。譬如一八八九年八月一日，在俄皇統轄境內的娼妓，照統計的調查，因極端貧困而淪落娼寮的，約佔全數百分之八三·五，或五分之四；聖彼得斯堡一處，因極端貧困而為娼妓的婦女，竟有百分之九十。照一八九七年，全俄第一次戶口統計，能自食其力的婦女，祇有百分之八·五，下餘的百分之九一·五的婦女，都是寄人籬下。據顏蘇爾（Yanshul）的「工廠視察」的驚人報告（一八八五年）謂靠工廠過活的女工，在二十個項目之中，平均每月的進款，僅有九羅布，而男工平均每月進款，則有一八·五羅布。同時，再較威科夫區域

任何資產國家爲多。譬如世界大戰之前，在聖彼得斯堡一處，註冊的妓女，則有四萬；維南（Vienna）則有三萬。第一次娼妓條例，是尼科拉斯第一在一八四三年，定於聖彼得斯堡。此後妓女每星期一次或兩次，須強行醫學驗查。如有花柳病症，則不得操行皮肉賣買。凡在軍警監視下的女子，均有一張所謂「黃色證明」，不得軍警之准允，不得自由擅動。再則，居住的房間，各不相聞。因此，她們遂漸漸忘記怎樣去勞作。其結果，據醫學會的代表斯透密（Stürmer）醫生，於一八九七年在聖彼得斯堡舉行「梅毒消滅大會」（Anti-Syphilis Congress）的發表：「以各種情形而論，「黃色證明」是婦女勞動生活的大障礙。」

葉利屈妥夫教授（Professor Yelistratov）（「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的俄國娼妓」作者）謂：軍警監視制度，也帶有階級的成見，他們不惜傾其全力，來干涉可憫階級的婦女。譬如，強行醫學檢驗的條例，往往施行於「低級的家務僕與女工」，甚之還應用到「平民」之間，而爲數不少的「高級」和「門第高貴」的妓女，卻不受軍警的擾攪。至於其他窮困的女子，不論其爲妓女與否，祇要居住的地方，或有可疑的外表，即遭軍警的留難。其禁娼條文的性質，便是着重這點。

關於俄國軍警，在這種條例之下，怎樣易於舞私弄弊的文字，真是不少。當然，發表的意見，亦不外革命之前的禁娼條例和軍警監視制度，怎樣的造成了一種組織，把妓女終身桎梏在秦樓楚館，又加上重重不堪忍受的壓迫。譬如，在華沙（Warsaw）地方，女子一入娼寮之後，除非病入膏肓，或「經過

兩個醫生以上的批准，「不得脫身火坑。若依照密斯克（Miskin）的風俗，唯有「身死」始能脫身娼寮。

由於廢娼運動，日形嚴重，對於這種制度的不滿意，亦隨之而增加。在一八八〇年時，克羅斯坦特（Kronstadt）和尼哥萊易夫（Nikolayev）兩處的軍警，因為查封不名譽的房屋而被告發的兩件刑事，才擾攪了社會。不過，不滿意的第一次的公然表示，是在一九一〇年，聖彼得斯堡舉行的「全俄反販婦女和兒童大會」的會場上。大會的代表，有莫斯科工人，大會的領袖，是印刷工人柏夫勞夫（Bogdanov）。他演說道：「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我們沒有希望取除加重在死氣騰騰國家機能上的惡魔，這個惡魔，就叫做娼妓。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也沒有希望能療治這百孔千瘡的娼妓。所以，祇有掃除階級的差異，祇有勞工的力量，才能拯救她們。而我們最大的責任，即在找出致成娼妓的深層的原因。」——由於工人缺少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利。」

當時，勞工代表，對於這次大會，並無任何的貢獻，因為他們自願放棄後來的會議。政府封閉不名譽房屋的議決，往往是陽奉陰違；迨至一九一三年，聖彼得斯堡「激進婦女協會」（Club of the Progressive Women's Party）把她們的標語，介紹到騰莫，才始廢止了禁娼的條文，才始封閉了不名譽的房屋。

一一 蘇維埃政府的廢娼

當蘇維埃政府取得政權之後，便下道特殊的命令，把禁娼條例廢止，同時，又發表一篇「勞工權力的宣言」，廢止了各種利用人類的關係。

「婦女無工可做和無人幫助的事實，即是致成娼妓的基本的社會原因。」當時公共衛生委員會委員斯賽麥西高 (Seyemashko) 以此語來警惕蘇俄。誠然，他所指出了殄滅惡魔的道路，而蘇俄亦果能立刻依此，作實地的推行。

在十月革命之後的初年，（共產主義戰爭時代）強迫勞作的普及，遂籠罩住所有能够工作的男女；這種情形，當然不合宜娼妓的發生，而娼妓的需要，亦隨之降到零點，蘇俄的娼妓，果然絕跡，而政府對於娼妓的撲滅工作，也不遺餘力。凡是想逃避強迫工作的娼妓，以及鴛頭和不名譽房屋的主人，像寄生蟲似的，一齊送到集中的機關，促其覺悟。如此厲行之後，這類的分子，遂大大的減少。除集中機關之外，還盡量設立一種特別的組織，以達撲滅娼妓之目的。

一九一九年附設在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花柳部 (Venereal Section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Public Health) 的廢娼委員會 (Commission to Combat Prostitution) 以及附設在人民社會福利委員會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 的廢娼委員會 (在一九二二年春季，終以瓦解) 實際上，並無多大的成功。

當時，因為內亂平息，新經濟政策的轉變，而娼妓又一度乘機繁殖。經驗告訴我們，婦女雖有政治

上的平等，若單從經濟的問題，來解決娼妓，仍不能完全撲滅，婦女的工資，雖同男子的工資相等，而婦女卻顯然落後與不技巧，結果，終難倖免不失業。因此，娼妓的必要的條件，才日見分佈起來。於是茶樓酒肆的重開，酒的公賣，娼妓的需要，亦隨之日形急迫。當時，人民內政委員會，以國家業務的眼光，雖第一次提議建設「軍人道德」。然而，大遭蘇維埃報紙的批評。克萊涉金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日發表的文章，便是一篇有力的反對。其中他說：

……我們要問，軍人道德的提議，是否為一種可能的方法，而產生健全的國家效能。照各國的經驗，我敢說，……不論軍警怎樣的干涉，而娼妓與花柳病，反較前為烈，這絕不是無稽的幻想……軍警監視制度，所採取的各種方法，不論其設計如何近情近理，亦不無其如何切當，祇要一旦實行，便不能抓住娼妓的社會的根源……因為軍警的監視，不能減低娼妓供求的原則，所能做到的，至多祇是人肉市場表面的轉變。社會的，經濟的情形，苟不完備，則娼妓的供求，亦不能停止……

有計畫有組織的廢娼方案，便是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花柳部，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以療治院與直接撲滅兩種方法，以消弭娼妓。（政府當局，即照文字上所發表的方案實行。）

其內容：

十月革命之後，把我們的政治與經濟組織，從頭至尾，加以改變。大羣的娼妓，才開始絕跡。其絕跡的原因有：勞工經濟的解放，整個婦女的解放，新形式的婚姻，婦女各種活動範圍的擴張，宣傳人員與教育功作的普及。

但是，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把將絕跡的娼妓，又一度乘機繁殖。我們又聽到共和國的各部，人肉買賣，秘密罪惡的中心，鴿母，都在復熾的消息。瓦解社會生活的娼妓潮頭，又高漲起來，隨此而來的花柳病的現象，亦見增加。

現在我們要喚醒當局各機關的注意，並要求把這種罪惡，作有力的，準確的撲滅；所以謹陳方案如下，以作當局的參考：

(甲) 因裁員而被解雇的婦女，應特別注意到：經濟不穩固，和缺乏經濟能力的婦女。如沒有至親的女子，沒有住所的女子，有孕的女子，和有嬰兒的女子。這便是勞工保護會，婦女協會，和各種商業團體的責任，以保護這般婦女的生活。並且必須牢記於心，這便是拯救墜落火坑女子唯一的方案。

(乙) 建設工業和農業生產合作組織，以雇用失業的和沒有訓練的女子。

(丙) 擴充職業學校的學額，以改善婦女從事職業的資格。

(丁) 建設失業婦女的收容所，以消滅貧病孤苦的女子。

(戊)充實孤兒福利的工作。

(己)擴充宣傳與教育的範圍，以資喚醒工人對於娼妓性質的認識，並說明娼妓如何不應有，如何是蘇維埃工人的恥辱，以及娼妓所致成的種種危險。

以上各種方案，祇是積極的廢止娼妓的發展，所以還需有力的附加方案，以撲滅存在的娼妓：(一)凡有娼妓之處，即應設立嚴厲的行政機關，以監視工人的被引誘和女子淪落娼寮。(須知，俄國革命之前，所採取的監視方法，不是婦女的保護，而是婦女的壓迫，至於婦女虐待和強迫檢驗，當然，均歸淘汰之例)總之，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要撲滅娼妓，先要撲滅娼妓的制度。(二)用司法和行政的力量，以強烈的撲滅娼妓的搗母，罪惡中心的老闆等等。

(三)設立療治院，不收診費，以醫療患花柳病者，並盡力使其接近各方面的的工作。

(四)爲增加直接廢娼的活動，和解決各地的問題，各蘇維埃省區，應設一種特別的組織，以從事工作。

附設在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的廢娼委員會，亦設立一種直接的團體，以資與各蘇維埃省區合作其事。

各省區行政委員會，各蘇維埃區的商業團體，以及各婦女協會的積極的工作，即在撲滅復熾發展的娼妓。

勞工的國家裏，是沒有娼妓地位的。

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委員

斯賽麥西高謹述

「中央蘇維埃廢娼組織，」在這篇方案發表不久之後，即形成立，以與人民內政委員會，共同合作。在一九二四年正月，便發表一篇「廢娼軍警組織芻議」(Instruction to the Militant Organization for Combating Prostitution) 其要點摘錄於下：

(一) 廢娼軍警組織最重要的活動，即在掃除繁殖娼妓的罪惡中心。

(四) 軍警的天責，是以堅持不移的決心，來偵查罪惡中心的所在，並盡力避免各種威脅妓女的行動。

(五) 須知：女子所以甘願操行皮肉生涯，是由於環境的不合宜，和物質上缺乏的結果。軍警工作人員，當施行其權力時，應一致遵守最溫和的禮貌，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絕不可以虐待妓女。

成功果不難如期實現。據勃羅納 (Bronner) 教授的調查，(娼妓及其廢止方法) 謂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一年之中，蘇維埃共和國所破壞的罪惡白窠，不下二千二百二十八起。醫治花柳病症的工作，亦盡量推行。像這樣的組織，即負有撲滅花柳病症的重責；而分佈花柳病症

的重要因素，即是娼妓，所以他們的工作，也特別側重在娼妓。療治院借着衛生委員會（或稱「蘇維埃社會協助會」）的力量，對於花柳症的醫治，確有很大的價值。蘇維埃社會協助會，對於各級人民的性生活，極為關心。所以搜集了許多統計的材料，和科學的研究，以教導青年的性衛生和性行爲，並得一般人生的同情協助。復在首都和省區，組織「星期」與「三天」的廢娼組織（Anti-prostitution "weeks" and "three days"）以社會的意義，對於花柳與娼妓，作一種民衆教育文字的宣傳。

在舞臺上，亦常串演所謂「處置娼妓的司法步驟」，以喚起羣衆對於這種問題，加以注意。（劇中的情節：因爲一個妓女勾引了一個男工，即遭社會的咎責，那個豢養妓女的鴇母，亦遭嚴重的處罰）自舞臺排演之後，*Rabochaya Gazeta* 報紙，遂開闢一個通信欄，對此問題，作公開的討論。其中的通信，逐日在報紙上發表；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這段通信欄，即爲中央蘇維埃所封閉。茲附信一封於後：

爲「處置娼妓的司法步驟」進一言

對於「處置娼妓的司法步驟」的主題，我們接到許多工人的來信，很熱烈的批評着時代的
一大問題。受徒刑的是妓女，工人和鴇母。唯一主張嚴刑鴇母，這是應當的，在我們的刑法上，
凡誘女爲娼的，應處以終生的監禁和財產的充公。而我們的通信，卻多着眼於妓女，和妓女的
雇主，工人，因此，便有許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的通信裏，有的謂妓女葉夫杜克摩娃處刑太輕，有的則謂太嚴。而我們的意見，卻以後者爲對。果要澄清娼妓，則不應處以如此的長期徒刑，際此失業尙未滅跡的時候。果然，妓女應負「傳帶花柳病症」之責。不過，在那種情形之下，平心而論，妓女祇能負人情之常的責任。那末，她的罪惡，則未必如患花柳病的男子，所咎責那樣的深。

妓女葉夫杜克摩娃的罪惡，並不像一般人意想中的殘毒。要知，她沒有呼吸過勞動的空氣，沒有參加過正當的職業團體，也沒有聽過花柳病症的演講，雖然，她是傳染花柳病症的媒介。因爲這種原因，葉夫杜克摩娃的徒刑，在我們看，似乎未免太嚴厲了一點。所以，法庭的合理判決，應「釋放葉夫杜克摩娃。送進花柳療治院，俾便醫治。並使她知道傳帶花柳病症的刑法第一五五條。迄後，如再犯此罪，即加重處分，絕不寬宥。」

不過，對於妓女消費者的工人，討論得最熱鬧。多數人以爲處置工人的徒刑太輕，但是替他辯護的，卻大有人在。奧勃特同志說：「男工需要妓女，似乎不應如此公然加以咎責。因爲娼妓既未消滅，對於妓女的要求，當然絕不能免。」這種言論，誠然是一種有力的辯護。不過及萊生同志的答復，其理由之充足，亦不後於奧勃特：「不錯，要求是決定供給。假使沒有需要妓女的工人，則娼妓焉能獨存。」共產青年會會員安得利，以無產階級的口吻唱道：「工人的處罰，應比葉夫杜克摩娃爲嚴。因爲失業使她爲娼。但是，他是個勞動者，當然是有階級的意識。」及萊生

和安得利兩同志的言論，誠然，有其獨見之處。試問，同是人類的體質，是否因做了妓女，就變成貨品呢？現在姑且把妓女當作貨品，又如貨品似的陳列在市場，等待售主。該貨品如無受主，則自然在市場上絕跡。奧勃特同志，不知對此作何解說。

鳩里科夫同志，以男子生理學的需要，對於供求兩說，替男工作一種辯論。但是，生理上的需要，不是男子獨有的。這時，我們固然應當放棄對於女子的特殊道德，而對於縱慾，又怎能盡其氾濫呢！醫學上告訴我們，節慾是有益無害的，器官不是性慾的動力，而是力量的貯蓄。如其這種力量，十分充足，那末，我們應把這種力，導入當前的百端待興的路線上。如此之後，那裏還有狎妓的時間。安得利同志的說法，也是不錯的。

所謂力量，暫且擱開不談。購買葉夫杜克摩娃飢餓身體的男工，不惜明知犯法而犯之。所以，他受的徒刑，應比葉夫杜克摩娃為嚴。至於葉夫杜克摩娃，和依她的消費者，不得不加申說。這時，要改變一切，自然不容易做到。假使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強性」，能在蘇俄出現，假使男子要交付犧牲者的罪惡的代價，假使蘇俄誠有帶着「羞恥和不受法律保護的證明書」爲了飢餓力量的壓迫，而來到市場，出賣她們的身體。試問我們應否處以極刑，並且把她們的名字，又填入人肉市場的黑冊裏。

因爲這種原因，我們才把「處置妓女的司法步驟」劇本，作公開的表演，以喚醒羣衆對於出

的遺毒。當我們在整頓我們經濟生活的時候，對於這種病症的療治，當然不會把它放過的。我們知道，這不是妓女欲望的過奢，實在因為太窮困與無人幫助，以使大羣的婦女，不得不出賣她們最寶貴的生命，不得不把她們的身體，讓衆人擁抱。我們更知道，要消滅娼妓制度，不得不從妓女本身做起，換言之，我們要間接減低她們謀生的能力。當然，絕不以此，便算滿足。個人，社會，和國家的希望，都寄託於此。

中央蘇維埃廢娼委員會，更進一步擴大其活動。一方面力阻娼妓的發展，一方面，增加工廠和學校收容女子的額數。同時，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刑法，又附加數條。

茲將新增三條條文一併錄后：

一五五條： 凡將花柳病症，傳染別人，應處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一五五條：（附加條文）凡具心將花柳病症，傳染別人，不論其由性交而得，或其他方法而得，應處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六個月以下的苦役。

一六九條： 凡以體力或理智，誘引女子，或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強迫與女子性交者，應處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若因此而自殺，犯者應處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一六九條：（附加條文）凡強迫女子性交，不論該女子是否依他生活，或在他雇用之下的，

應照一六九附條同罪論。

一七〇條：凡以物質與理智強逼女子爲娼者，不論其動機是商業的抑是個人的，應處三年以下的單獨監禁。

一七一條：凡誘引女子爲娼，以維持娼寮者；或以蓄養女子爲娼妓目的者，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充公全部或半部的財產。

凡以淫威或秘密強迫女子爲娼者，或強迫未成年女子爲娼者，至少應處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在此進行廢娼的時期中，花柳療治院（Venereal Dispensary）設立的醫療院（Prophylactoria），對於娼妓的消滅，可謂最有成功的一種制度。

三 醫療院

醫療院，是附設在保母院與醫務處的勞作場所。內部收容的：有患花柳病的，有不會工作的，有未經訓練的女子，唯其大半，都是妓女。凡經該院收容之後，即先加醫學上的治療，然後，復用無產階級的精神，再新教育，使其能獨自工作。治愈之後，便以「醫療院學生」的名義，送進工廠，把勞動的生活，介紹給她們。

當然，醫療院的成立，固不缺少社會的同情。它的社會服務，在撲滅有害的花柳病症。醫療院，原是一九二三年「失業和無訓練婦女生產合作社」的變形。到了現在，在蘇俄境內，沒有一個大城市，沒有一所醫療院——醫務與勞作兩部。

柏勞南教授的「年報」——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到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止——裏，有幾幅專備瀏覽的圖表。從這種圖表上，不難看出莫斯科大規模醫療院的第一次組織，及其各種的活動，其中有工可做的女子，約二百人，有住所的女子，約一百五十人。每月平均工資，約三十羅布。而當時的兩餐的價格，祇有二十戈貝克。

醫療會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

寄宿的女子 九二人

特准居住的女子 二七六人

其中：

職業穩固的女子 九八人

自願離開醫療院的女子 四八人

因犯規而被開革的女子 二一人

結婚的女子 一六人

回家的女子 一六人

送到嬰兒院的女子 五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的總數 一七〇人

社會的成分：

來自農民家庭的女子 一五五人

來自勞工家庭的女子 一五人

入過工會的女子 五八人

屬於工會的女子 一一二人

未入黨的女子 一六四人

共黨青年會的女子 六人

教育程度：

能寫能讀的女子 五八人

粗通文字的女子 七六人

不識字的女子 三六人

失業的期間：

六個月以下的女子 五二人

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女子 一九人

一年以上的女子 五四人

從沒工作過的女子 四五人

家庭狀況：

未婚的女子 八七人

已婚的女子 二七人

離婚的女子 三五人

寡婦 一九人

有子女的女子 三四人

沒有子女的女子 一三六人

患梅毒的女子 八八人

患淋病的女子 四〇人

年齡：

十四歲至十六歲的女子 五人

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女子 一二人

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女子 一〇九人

二十五歲至三十歲的女子 二五人

三十歲以上的女子 一九人

不久之後，在莫斯科不同區域裏，即有預防會四所；在一九二八年，共收女子八百九十一人。照拉
斯(D. I. Lagas)的調查，農婦佔全數百分之七六；女工佔百分之二一；其他社會分子，佔百分之三。若

以教育程度而論，不識字的女子，佔全數百分之二三；粗通文字的女子，佔百分之四六。能寫能讀的女子，佔百分之三一；沒進過高級小學的女子，佔百分之二。以病症而言，有梅毒的女子，佔全數百分之四九；有淋病的女子，佔百分之三一；兼有梅毒與淋病的女子，佔百分之一一。

醫療會的特點，就是兼施醫學和心理療治的兩種方法，以刷新病人的精神與理智的生活。從女子在第一天進院始，即用自己的兩手工作，來維持自己的生活，以改變她們全部的心理。因為醫療院不是慈善的機關，所以病人須以自己的工作，來負擔自己飲食與居住的用費，開始工作的手續，非常簡單，無需任何的特殊訓練，使她們漸漸得些經驗，而樂於工作。然後，再謀工作上的改善，並以重新教育，養成她們的志氣，使她們將來不致再墮落。療治痊愈後，即以訓練工人的資格，送進工廠。

在新的工作環境裏，使她們忘記往事。並且不時仍在醫療院，婦女協會，工會和工廠代表保護和照顧之下，以冀最後踏入熱烈的、自豪的新生活的道路上。當時，失業的現象，雖不能免，但是她們都有特殊的權利。因為要屏絕她們的墮落，所以便分派到各工廠去工作。

醫療院裏的試驗教育，作實際的推行。因為蘇聯以試驗為實行之母。一方面盡力掃清文盲，一方面盡量喚起她們各方面的興趣。醫療院的女子，為普及教育起見，便分成數組。凡能寫讀的女子，在空暇的期間，應受一種固定的課程。凡不識字的女子，受課是應盡的義務。不過，醫學上的療治，大家是共同的。每日工作時間，為七小時。再則，對於醫療院的女子稱呼，絕對避免娼妓兩字。通常都以「同志」呼

之。

受課的課程，共分兩班。現在，且以莫斯科大規模醫療院的三百個女子爲喻：「每星期授課的時間，爲十八小時，每種科目，每星期平均爲三小時，以一般的教育程度，作爲授科的標準。普通科目，包括俄文，算學，地理，A B C 政治學，和物理。物理一科，由「工藝博物館」的人員擔任教授；此科，亦多爲女子所喜讀，不久之後，這般女子，即染上了求智的熱忱。

「羣衆班」所授的課程，多偏重藝術和情緒方面。譬如，戲劇社，有它的舞臺和活動的報紙。並且在導演指導之下，串演戲劇。她們所表演的角色，多爲她們理想的人物。此外，還有音樂的教授。所以，又組織了音樂隊，每月合奏三四次不等。樂器以俄國的手提風琴，爲最普遍。歌唱隊，專資預備演習舞蹈和戲劇等等。她們的樂師，都喜歡在醫療院與許多同志，一齊合奏。男子也准許參加，在夜晚十一時之後，即不准玩弄樂器。那時，她們總是欣然若有所得。

「羣衆班」上，不時還分派她們去參觀電影。每次成羣——七十人至八十人——出去的人，總是很謹慎影片的選擇。至少，所看的影片，要帶有教育上的價值，以啓發她們的思想，並留給她們以後的玩味。「羣衆班」的學生，在專家指導之下，組織壁報編輯委員會，（蘇俄各文化機關，均有這類的組織）發表她們對於教育的責任。此外還有製衣與剪裁兩種科目，唯沒有體育科目。

入醫療院，是自由的。諮詢部（Inquiry Board）便可決定入院資格。不過，在入院之前，對於入院

者的康健狀況，物質的與理智的生活，留有一種特別的記錄，然後根據這種記錄，決定入院者應入何班——「個人班」與「羣衆班」——為最宜。

特殊個別調查表 (Special case paper) (詳見本章之末) 由各班負責教師，詳細填寫，以一步步推源某女子在院時整個的發展。從這種表格上，對於女子入院之前，與出院之後的興趣和能力，兩種新舊的生活，作一比較。由此便可推定某女子將來自動的發展若何。

醫療院的主要功用，即在改變院內女子的整個思想習慣，和精神習慣。考其各科目的用意，亦不外以引起閱讀的，學習的，和求智的興趣為主體，使她們前後的人格，判若兩人。不過，院內女子，往往把「思想的勞動」，「科目」和「澄清文盲」視為畏途，並引起她們厭惡的感覺。如果要誘引她們到「紅色牆角」，「閱讀牆角」似有特別的困難。

莫斯科大規模醫療院的教育主任，告訴我：『譬如你不用蒲斯金的「年青的農婦」(The Young Peasant Lady) 的故事，用盡方法引起她們的興趣，下次便不能對她們講一篇斯太林的演講稿子。更不能引起她們寫作的興趣。』

在一九三一年底，掛在莫斯科醫療院大廳裏的黑板上，我看到那般將開始寫讀的女子，以書面來答復為她們所出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讀書？我們從書本上得些什麼？」

因為要開通自己，和多得一點感覺，並且能夠決定將來為什麼要參加何種活動。

或是：

我很想學一點東西。因爲如此，我夜間往往輾轉難眠。我要得到良善的教育，我要明瞭各種問題，以備開會時有所答復。我什麼也不要，而祇要教育。我願意知道一切。爲了要瞭解，我才讀書。當然，我願意懂得書本裏的事，報紙上的事，以及其他文字的事，最好，能够通盤懂得。雖然我很注意聽講，但是我卻不能做到我所願意懂得的各事。

(——十四歲)

又有：

我讀「雙營寨」(The Two Camps)。起初，一點也不懂。但是，當我讀到第二次的時候，我便歡喜那本書。我睡覺的時候，也讀着那本書。但是，以後，又不知書中所說的什麼。這真是壞極了。我總不能够定心讀書，因爲許多女子繞着我鬧笑。我總不能把一本書從頭至尾讀完。

(——二十四歲)

(——二十六歲)

口頭的答案，或附錄，往往也是很有趣的。譬如：

一個女子要一本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當她借回來時，她便被人問道：「你讀得懂嗎？」
「當然。」「完全讀得懂嗎？」「我所不懂的地方，就是書中講道的絕望的公主。但是，在我們，懂它又

何用處呢！」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莫斯科醫療院對於院內女子，所開設的課程，以及有計畫的演講，並沒有新穎之處。

譬如：史前時代，人類來源，何謂資產階級等課程，或參觀動植物博物，天文臺，革命博物館，列寧博物館等等。

莫斯科醫療院，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所收容的二百個女子，似乎有提及的必要：能負擔自己衣食住的女子，僅屬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都是消費者。不識字，不能做工的女子，有三十個；一知半解的女子，有六十個。其餘的女子，還算能勤於讀書，勤於思想，先後已完成各科科目。預備為公共衛生服務，而在訓練的女子，有七個，研究公路建設的，和消費合作工作的女子，亦大有人在，唯開始研究醫學的，祇有一人。這種興趣的養成，當然是院內職員對於院內女子，感情上的融洽，和友誼上的督促。關於這幾點，作者是樂於提及的。

莫斯科醫療院的學生，凡有特殊天才的，亦不少當局的鼓勵。譬如：彈四絃琴的，有一個，表演戲劇的，有四五個，鼓勵寫詩的，有兩個。茲錄其詩一首於后：

五月的月光，

靜悄悄的照着。

那夜，我躺在娼寮，

忽然被人劫走。

霎時現出了：

證人，究問，和嚴酷的牢獄。

站在柵欄的妓女，

面向着殘酷的他們。

五年的鐵窗，

偷去了我青春的生命。

每當表鐘沉重的敲着，

我便想起那牢獄的年頭，

如今像夢似的逝去。

我是國家的女兒。

自由的國家，

有着最高的人民意志，

和猛進的力量，

激起自我的信仰，——此時，他們還不知個人的心理學說——便是醫療院中心教育的工作，然而資產國家的新習慣，和墮性，固然，不難為她們的卑賤感覺所沾染。所以，用盡各種新穎方法，加以獎

沒有使人俯首的資產的專暴。

在這十五年之內，

造成了女兒的國家。

聽到了勞動的凱旋。

我敢說，

沒有一處能像這樣

無聲無息，

把過去掃除，

能聽到勞動的凱旋。

我是勞動的嬰兒，農民的女兒，

蘇維埃國家的子孫。

世界的勞工聯合起來，

紅色的旗幟指示着勝利的道路。

勵和榮耀，使院內女子，對於求智的熱忱和豪志，自動向前推進，庶免天才，不致湮沒。所以，不論她們所作所爲，凡有可取的地方，即攝成照片，以鼓她們向前上進。

在蘇聯，凡屬醫療院的機關，都得其他機關文化上的幫助，所以醫療院才能盡量爲社羣負責。譬如莫斯科醫療院，則對鄰近的結團農地負責。因此，凡具有相當範圍的結團農場往往是在醫療院的音樂隊，戲劇排演和演講指導之下。院內女子的演講或演劇，往往有不少醫生伴着，假使工作上有什麼困難，醫生亦願意幫助。於是，向「新生活的道路」才具體的生長起來，對於新的將來，更有把握，更容易推行。

以上所述，便是蘇俄醫療院裏的生活概況。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我有個機會，去參觀鄰近維也納的婦女花柳病症療治院，這裏當然也不少「職業療治與職業福利」的步驟。療治院的人員說：「這個機關，不但是外國專家與委員所描寫爲非他地所有，即國聯衛生委員會（Hygiene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也譽爲值得摹仿的一個榜樣。」

就外表而言，它與莫斯科的醫療院，迥然不同。前者房屋老舊，曠場不足，談不上舒服兩字；在這裏，則有許多合宜的偉大的建築，四週圍着美麗的花園，辦事處之多，若魚鱗之密，使你感覺到這個「墮落」女子的療治院，是「有計劃封建社會的財產。」

當你一踏進這個機關，是入你眼簾的設備，又是另一種形式，你便會注意到它的不同：貼在俄國醫院牆上的，有快樂情緒的格言，標語，並且都是充滿意義；此外還有列寧幼年的像片，革命領袖的像片。在長棹上，供着鮮花，立着人像，至整個空氣，反射出愉快，安逸和有信仰。但是在這裏，卻是生活之外的象徵，使空氣反射出莊嚴和靜肅。十字架統治了整個的建設。恭迎你的，是虔誠的姊妹。使你立刻感覺到橫在她們與「罪惡」之間，是個多深的黑淵！

我從外面，看到設備至善廚房的內部。那時她們正在忙着午餐，那種精美的布丁，在莫斯科，是終年不見的。

然後，我才看到那些所謂「罪惡」！在蘇俄，她們帶着熱烈的心，愉快的臉，和生動的眼光，向你問好。但是這裏三百個可憐動物，都是飽經世故，她們的眼光，雖然不斷閃動，但是，已滯礙得沒有生氣。她們共分三組：幼年組和壯年組，這兩組，都是警察捉來的「私娼」。或是經警務醫生檢查出的有花柳病症的女子。第三組的女子，便是在警察道德管治之下的女子，而使其失去劣性並且禁止與其他人接觸。根據她們病症的程度，又分爲兩小組。每小組又分爲兩打和三打床鋪數組。說：「照她們道德的品性，加以間隔。」

室內病人的安閒，不比一等療養院爲遜。爲要引起病人的愉快，則有一四種完全不同的花園，劇院和圖書館。另有兩所工廠，俾便訓練過與有能力的女子，自由選擇自己的工作。以冀病人從勞動

與教育治療上，得些實際的利益。所有的工作，依照百分之七五的原則，計算付價。俾使女子在院時，得到儲蓄機會，以免出院之後，短時間失業的極端痛苦。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維也納療治院，對於那般女子所施的教育，實有「喚起良善的決心，和放棄娼妓的欲望」的功效。

「到天堂的大路，等着有良善決心的人們踏去」這句話既然成了諺語，那末現在的問題，便是社會是否能把「決心」和「願望」變成事實。對此，我們又不難看出這個療治院的弱點。因為在民族主義國家裏的女子，不論其經濟地位，司法地位，社會地位，都不能與男子平等，在那墮胎不合法條文之下，每年因此而犧牲的女子，還是上千上萬。他們祇消滅妓女，而不消滅娼妓的制度。

譬如，該院的規則載有：「女子一經治愈，即須離院。或「不得超過同年的一季」又謂「以經驗而論，即使未成年的女子，住院時期，亦不出月，不過對於未成年女子的善後事宜，是應盡之責，而成年女子，則不在此限」凡出院的女子，就算「治愈」。試問在這世界恐慌的時代，因為社會上的傾軋，這般女子，捨大都市的吸引之外，又到那裏去找事，找住所，找指導，不流蕩街頭巷尾，還有什麼其他的出路。那時，她們是否還在想到「良善的決心」？

四 舊時娼妓（現在都是勞工） 首次大會

蘇俄廢娼的成功，究竟到了何種的程度；那新醒的人類，新的創造的力量，又怎樣的脫離娼寮而升起；廢娼的必要條件，又是否單靠一致的組織，現在容我略加陳述。



莫斯科科醫醫院的女工

莫斯科醫療院建立數年之後，便有相當的成績。醫愈出院的女子，從事各種職業的，迄至一九三二年止，共達一千一百二十七人。當時，幾位領袖（曾在醫療院的女子）爲要交換思想和經歷，遂決定召集現在工作，舊時妓女的大會，以表示她們合理的希望和悲哀，並接收新的提議。

在蘇俄，邀帖的分發，總是不封信口，但是這次，卻出乎常例之外。她們的邀帖，封好口，祕密的分發出去，寄給曾在醫療院工作過的女子；那班女子，因爲要出席大會，也祕密的向管理人請假。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窗外的風狂雨暴，好像象徵着大水災的將要降臨。——瑪

斯切斯加亞 (Myshehanskaya) 第二條街的「醫治與勞工聯合院」(The United Curative and Labour Prophylactorium) 的大廳，裝飾得非常隆重。此時，離開會時間還久，然而坐位已擠滿，人頭像波似的在攢動。隨後而來的美麗女子，憔悴的女子，仍然滔滔不絕。在這大羣之中，也參雜幾位鬚鬚冉冉的高身男子。以後，我知道出席其間的男子，是幾位「註冊丈夫大會」(The registered husband of the conference) 的份子。

音樂隊，忽然敲響音義；閃閃發光，似金似銀，泡得雪亮的喇叭，吸住了許多女子的注意。(尤其銅鼓，最引人注目) 在這大羣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分散在人頭攢動裏的猩紅斑點首巾，把智慧的臉，照得像一頂一頂的鮮紅帽子。紅色，便是年青女共產的標記。掛在牆上的，有格言的紙條，有宣傳的標語，更有列寧與史太林的玉照。講台的前面，是一張罩着紅色毯子的主席長棹，棹上供着一張神聖列寧的半身玉照。圍繞其左右的，有鑲着金邊的紅色勳章，蘇維埃獎星，以及鐵鎚和刈刀交叉的旗幟。所以，使羣衆耳所聞，目所見，不外采色的，愉快的，羣衆應有盡有的空氣。像這大會，除掉絲綢小姐而外，誰不樂於參加。

舊時的妓女，出席她們第一次大會的，共有一百五十名。——在俄國革命之前，以及在今日的各資產國家，她們是最可憐的可憐者，不得不過着墮落的，痛苦的，恥辱的生活——這批新出世的，獨立的勞工，確實知道她們勞動的地位，和社羣的生活。她們有着階級的意識，和服務社會的熱忱。所以，已

做了風雨工的，爲數亦不在少；因服務社會，而被委爲委員，出席莫斯科蘇維埃代表會議的風雨工，不下六位之多。醫療院的秘書，走向主席的椅子；我以賓客的資格，亦被邀請到講台上的一席。

銅鈴一響，全堂肅靜。主席說完幾句歡迎詞後，三百副摯切的眼睛，遂注視到莫斯科醫療院院長丹納斯夫斯基博士（Dr. Danishovskiy）他的舉止，非常老練。對於這般他所篤信和親愛的女子，先作一種思維，然後遂將醫療院女子的善後事宜，據他一年經驗所得，作一種報告。

大會的女子，雖然很想集中思想靜聽，但是，大多的女子，已失去注意的力量。當他把出院姊妹的善後，所收集的材料，作簡單解釋的時候，她們似乎有點不忍煩的神情。

他把出院的女子，分成兩組：第一組，包括八十七個有職業的女子，其中做風雨工，有二十四個，從事社會工作的，有三十七個，入黨的，有三個，共黨青年會會員，有六個。這般女子，他稱爲「美滿」組。至於其他「不美滿」組，風雨工和青年會會員，雖然佔百分之四三，但是，稍有地位的，祇佔百分之極小數。甚之，其中酩酊終日的，亦不乏人。

一百七十八個女工之中，能遵守紀律的，有一百三十九個。「不守紀律」的，約佔百分之十。每月工資在六十羅布之上的，（其中更有幾個每月工資是在八十與一百之上）佔百分之二一。得到地位的，女子，有一百三十八個。自由離開工廠的，有十二個；因偷竊而被工廠開革的，有四個。年齡在二十五歲上下的女子，佔全數百分之七十。

在工廠工作，比較在院時爲滿意的女子，並不十分的多。常常因爲大醉而致亂的女子，或常常與農村男子斯混的女子，亦不在少數。演講人對於這幾位不長進的女子，並不提出她們的名姓。不過，像這一類的事，今後固不容其分佈，究其原因，總是因爲住所的缺乏，使她們常常陷入鷄爭鴨鬪的羞怒空氣。演講人極希望「住所的建築」能早期實現，以資挽救。

丹納斯夫斯基博士繼謂，就一般情形而論，像這樣的結果，當然不能滿足我們的希望。不過，想在最短期間，總要以「名譽」兩字，消滅「不美滿」的一組，並借此作爲鼓勵上進的榜樣。這時，他信手抽出幾張個別調查表，也不提出姓名，把幾位值得讚揚的風雨工，共黨青年會會員，入黨的黨員，努力工作的工人，略加報告，然後向聽衆說道，她們如此美滿的前進，真可以「如魚得水」喻之。最後，他說「法律指導所」已附設在醫療院，俾便婦女常常有所詢問。至此，他的演講便告結束。

繼之便是自由的討論。這次的討論，是帶有極端個人的性質。比較其他蘇俄羣衆大會，當然缺少組織與目標。

起初，有幾個女子，報出她們的姓名，對於竊盜工廠，怠工，和縱酒的女子，表示憤怒。然後，一位帶着紅色便帽，怒氣沖沖的青年女子，大聲說道：「丹納斯夫斯基博士告訴我們的，是最淒慘，最痛心的事。偷竊工廠，是工人的奇恥大辱。讓公共來羞辱她！我們女工進工廠工作，應當比別人努力，因爲我們要證明我們的價值……我們應當做風雨工，以盡我們的社會責任！」

最容易激起婦女熱狂的，有兩個問題：

一是感動婦女自身的居住問題。不論何時何地，不難聽到：「我還沒有寄身的地方呢。什麼時候，才有一間屋子呵？」一個候補入黨的風雨工，月進約有九十五羅布，同七個不相關的女子，住在一個小房間，已有二年，使他常常抱怨道：「我爲什麼不能有一個房間呢？因爲我不會演說！假如我問他們，他們便說：『你是個候補黨員，還要一個房間嗎？』」

第二個問題，便是住過醫療院的女子，在工廠工作時，是否要隱瞞她的往事。

當丹納斯夫斯基讀他的報告時，也觸了這個問題，並且說，大多女子，對於她來自醫療院的事，總是嚴守祕密，不讓別人知道。不過這不是個健全的方法。

一個年約二十五歲，黑膚短髮的女子，報出她的名字，報告一位「被同伴破壞名譽」的女子。「她不論在什麼地方，總怕引起別人對她在醫療院的事。但是我卻不怕。我在工廠工作，加入共黨，從事社會工作；對於我在醫療院的事實，從不隱瞞。但是，她總不願意使人知道。」她把紅色的便帽，向額後一推，又繼續說道：「同志們，我是在第十工廠工作；是由醫療院送去的。聽說那裏的工人，知道我們從醫療院來的，便要陷害我們。其實，全無其事。同志們，我們不要因此羞恥。我們應當多做社會工作，須知，這是我們的責任，以謀上進，以忍受橫在我們目前的困難。在八月二十八日那天，我來到同志法庭，聽到一個偷竊工廠的工人，受到這樣的判決……：在這時候，我們還能做這樣的勾當嗎？我們應當做

時間已延長得很久，戲劇正要開始。在後台裝扮好的演員，已有一二人。於是委員會的表面結論，遂一致通過，並邀我演說資產國家裏的廢娼大會，和維也納花柳療治院的情形。因為那時，我纔從維也納來到莫斯科。

聽客的注意和興趣，立刻又緊張起來。各人靠緊一齊，演員走到前房，將要起奏的樂器，又放下一邊。我遂站起來，把兩者之不同的地方，作一簡單的敘述，不過，着重在醫學、衛生和設備三方面。並說明鄰近維也納的療治院的優點，但是，比較蘇俄廢娼的成功，當然沒有多大的用處。最後，極希望在下次大會的時候，願意多找一點材料，從各方面，加以解釋。

我講完之後，即為許多婦女所包圍，各種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如洪水似的向我展開。什麼維也納療治院的婦女的多少；什麼定雙鞋子，有沒困難，什麼居住情形怎樣，什麼文盲與風雨工佔怎樣的比率，什麼合作的情形怎樣；什麼巴黎的公社怎樣等等問題，不一而起，使我無法置答。有個女子送給我一封信，叫我留心裏面的內容：

「……………我不能悶聲不響。我得告訴你，蘇維埃政府對於貧病的女子，做了極多工作。我們是直接從街頭上，帶到這房暖窗明的地方，承受醫藥上的治療；不勞動，便享受別人燒好的飲食。

醫愈之後，便送進工廠或工作所，正如其他的公民，有權利，亦有勞作。那末，你也許以為醫療院

對於我們，不致再有顧慮吧。其實，未必如此。許多工女入了工廠，雖然缺少宿處。然而這在住所缺少嚴重的時候，誰能感到十分的滿足！所以，行政當局，和我們的醫生，還在窮思極想呢。在我呢，我祇能說，進工廠以來的七個月裏，我是住在保母院。然後，我才得到一間房間。不過，事先要得到正式的證明，和行政上的批准，不曉得他們經過多少困難，才能替我辦到。然而，我所得着的房間，祇是我一個嗎？不是的！

我感激醫療院醫生，和指導者所賜於我們的仁慈！不錯，這是一種困難的工作。在從前，我也是很粗暴，不信義，自暴自棄，精神上有許多苦刑。但是，現在已過慣了勞動的生活。我有我的房間，——我要感激醫療院賜給我的一切，我捐助賑貧「第二次工業化借款」公債四十羅布。』

最後，婦女所提出的「慰問維也納同志」的提議，遂一致通過：

「我們同志會，謹將我們內心的同情，和友誼的赤忱，獻給住在維也納的貧困女子。」

第二次舊時娼妓大會，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在莫斯科醫療院舉行的。那時，我沒有參加。後承醫療院教育主任寫給我一封信，說明當時的情形。

在第二次大會，隱瞞和游移，開始時候，雖仍然流行，但是，並不值得述及。那些發言的人，對於自己意見的保持，都是異常的固執和肯定。個人和物質的興趣，並不十分濃厚，也很少抱怨住所的缺少……此時，發言的人，幾乎全着重醫療院，用極多的個人的精力和力量（如昔時

在院的女子，現在成爲風雨工的，女主席的，黨員的，工會委員的等等）來充實蘇維埃勞動家庭的事實……：

女工所渴望的，是在參加日見興盛的蘇聯文化生活。因此，整個蘇聯的生活，便是討論的刺激。捨此而外，其他事物，都不能鼓起她們的興趣，尤以直接來自街頭，克苦求智識的女子爲甚。我相信，在我們強制空氣中發展的女子，固然，重新教育的主要功用，也在鼓起文化上的要求。一旦對於這種要求有所感覺，求知的渴望，便油然而起……：許多風雨工和醫療院的幾個女子，將離此他去，以學習建設的工程，和擴充其他城市的醫療院的活動；他日歸來的時候，我便欣然見到我的學生，得有相當的吸收能力，政治興趣，文化興趣和經濟問題……：

五 最後的目的

現在，且把娼妓問題，作最後的討論。讀者也許要問道：是否又講到蘇俄嚴厲處置廢娼的早期資料不錯，且用事實和統計，容我把這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我們知道，蘇俄既無監視的制度，更無什麼條例，假使問道現在剩下的妓女，究竟還有多少，自然很難估計。不過我敢信，現在妓女的數目，比較俄國革命之前，當然大爲減少，並且還在日形減少。一九二八年，莫斯科花柳療治處（Moscow Venereal Dispensaries）同一「勞工改善與生活水準委員會」合作調查的莫斯科街頭娼妓的戶口，總共約在

三千左右。我們知道，在一九一三年，聖彼得斯堡的娼妓，共有四萬，莫斯科則有二萬。柏勞納教授，間接的從「因狎妓而患花柳病症的數目」估計俄國都市的人口，在一九一四年，百分之五六·九的患花病症的男子，都是由於狎妓所致。但是，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的四年之中，根據花柳療治處的統計，莫斯科的百分比，跌到三一·七，至於鄉村的都市，則跌到百分之二六。再據莫斯科第一花柳療治處的統計，因狎妓而致花柳病症，並來此療治的，在一九二四年，為百分之一九；在一九三〇年，則跌到百分之九·八。

照柏勞納教授的記錄，在省境邊陲的小城市，患花柳病的人數，也有同樣的跌落。譬如巴紐爾（*Barin*）和西伯利亞西部，來療治處醫治花柳病的人數，在一九二六年，因狎妓而致病的，共有八十二人，到了一九二八年，則有十三人，再至一九二九年，祇有九人。莫斯科第一花柳療治處的統計表，也同樣表明跌落的趨勢。如一九二四年，患花柳病的學生（年在二十歲左右）是百分之二一·六；到了一九三〇年，則跌至百分之二·八。從此，我們不難推想到近年來妓女數目的跌落，和學生的社會成份的變遷。據「書面問答調查」（*Written questionnaires*）的記錄，俄國無產的青年，和鄉村的青年，比較任何社會的人口中的青年，為遠離娼妓。

自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因狎妓而致花柳病的，以及在一九三一年，遊蕩於莫斯科街頭的娼妓，更形銳減。如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的娼妓為三千上下，迄至一九三一年，僅有四百正。再如得拉

(Tula)自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兩年中，娼妓的數目，便由四百跌至二十四。

再照醫療院的統計，所謂娼妓漸形絕跡的觀念，果然不是非份的企圖。在從前，他們以為娼妓之多，而無從下手整頓的謬見，自一九三〇年後，由於莫斯科五所醫療院的迅速的進步，便一齊打破。到現在，五所醫療院，亦收縮到一所。所以，最近的趨勢，是在合併單獨的醫療院，而成爲「醫療和勞動院」(Curative and Labour Institute)偉大的大廈，果然亦見落成在這大廈裏，不但工作可以擴充，即使嶄新的方法，亦能推行。

假使把娼妓數目，所以銳減的原因，加以檢點，誰能否認，失業空前的減低，不是一大動力。(在蘇俄，自一九三〇年後，失業已完全消滅)因爲失業，是淪落女子爲娼的最大動機。但是，照勞動隊所搜集的材料，卻指示我們一種重要的概念。在從前，失業的婦女，恐不下千萬，而淪落娼寮的，卻佔很小的百分比，凡是受過無產階級空氣陶薰過的女子，不幸淪落娼寮的，幾乎百不得一。所以說，失業不是女子淪爲娼妓的唯一原因。不過，廢娼與不失業，是兩者不可缺一的方法，關於這種事實，便引起了克斯開(Khoski)花柳療治處，熱烈的辯論。並且接到許多人匿名的詢問。於是便將一九二三年「勞動交易所」失業的女子，所答復的「問答表」(Questionnaire)收集起來。

柏勞納教授說：所收集的一千份問答表，共包括兩種問題。一是失業的時期；一是娼妓能否實現。填寫收回的表格約有四分之三，從來沒做過工而在失業的女子，佔全數百分之一。失業六個月的，

佔百分之二七；失業在六個月至一年之間的，佔百分之一九；失業在一年至兩年之間的，佔百分之二七；失業在兩年以上的，佔百分之一六。關於娼妓能否實現的問題，大多的答案爲「不能。」三十個答案爲「現在是不能實行，不過，將來我卻不敢擔保。」想做妓女的女子，有一個不願做妓女，而發有熱烈言詞的女子，有二十六個。「我寧願以鎗彈穿過我的頭腦。」「我寧願餓死。」「假使我有做妓女的念頭，我便辜負了「勞動交易所」的一年半來的苦心。」「勞動交易所不是出賣女子身體的地方。」最後有個女子寫道：「自由國家裏，是沒有娼妓地位的。」正在想做妓女的女子，有十五個。

這個問答，已悄然十數載了。據柏勞納教授，同年在叩濱黑海區所調查的數千失業的女子（在工會裏的女子）在他的「又是一次廢娼問題」(Once More the Question of the War against Prostitution)所發表結論裏，想做妓女的女子，幾無一人。所以，凡是在無產階級空氣中的工會女子，即使在那個時期，對於娼妓的消滅，也留着極強的印象。

自從那時之後，蘇俄，尤其是蘇俄的婦女，可算突飛猛進了。譬如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有職業的女子，在蘇聯全境之內，僅有二百三十九萬四千；不久之後，便增加到六百萬；到了一九三二年，又增一百萬。工廠女子，約佔全數（七百萬）之半。

這般婦女，從另一方面看，她們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生活，已具有極大的教育價值；換言之，這般婦女，已在水準之上了。那般愚魯的家務僕，已在工廠中，得到適當的訓練，並且傲矜她們的職業。換

句話說，就是她們也有了同男子平等的經濟和法律的地位，她們也成了建築民族生活最活動的合作者。

不過，蘇俄的各都市，仍然設有一所醫療院，以撲滅還未消滅的娼妓。

當然，在醫療院的影響之下，也同樣的增加了鄉村婦女的社會主義組織的力量。（如國有農地和結團農地）按蘇俄司法制度的目的，也在鼓勵婦女，作系統的破壞娼妓的基礎。所以，司法的目標，也特別側重在女工的保護。如禁止開除有子女的婦女，私生子的平等待遇，墮胎的合法化，以及無數的保嬰保母院，孤女院，母親寄身所，婦女指導所等等。

因為由於這一切情形，蘇俄的婦女，才產生了突飛猛進的文化。據我所見的，有男女的同等教育；工人和同志，無不加以有系統的訓練；再如新的性法典，新式的生產，兩性的新關係，以及撲滅娼妓的合力，亦無不朝氣蓬勃。金錢和愛情的要求，已失去它的魔力；新性法典的倫理，也掃除了羞辱的障礙。蘇俄為要擴充廢娼的積極活動，於是不惜在文化和教育形式，施行一種力量。於是，系統的演講和辯論，遂風行各協會，各工會，各青年組織，各紅軍分隊；娼妓當然是問題的中心，所謂如何羞辱，如何不堪忍受，便是各公共團體的應有的文章。這裏，我不得不把成立多年的「社會領導」(Social Quartermanship)，略加申述。「社會領導」的責任，專在各車站上，照管將來自鄉村裏的孤獨無智的女子，並設法替她們尋找住所，或是送回她的故鄉。這樣的工作，對醫療院的收效，當然，有莫大的價值。因為

現在勞工的需要，非常急迫，而它的反面，往往容易釀成別種事情。

偵察流蕩女子的工作，近來交給「領導的姊妹」(Guardian sistor) 負擔。羣衆們，對於娼妓和花柳病的撲滅，也欣然加以扶助。如工人組織了自由勞動隊，專在夜晚，偵察女子寄留所，失業的家務僕，各公寓，各公共廁所，以及妓女林立的黑暗牆角，罪惡流行的地帶，和花柳的發源之處，無不盡量偵察，這些自由勞動隊，在這一類的地帶，從事夜晚的工作，考其用意，當然也是一種公共的管治，而增加撲滅娼妓的效力。再則，在司法上，對於廢娼所實施的方法，也能顧及到住所的缺少。

當然，單靠醫療院，以撲滅娼妓，總不是一種萬全的方法。因為醫療院所收容的女子，都是已淪落娼寮，並且患有花柳病症的女子，而不能隔斷源源而來的將要淪沒的康健的女子。蘇俄有鑒於斯，遂又建一種醫療院，以收容後一類的女子。所以，際茲廢娼的時代，妓女可分爲兩組。第一組是那些爲奢華而工作的女子；在從前稱之「逃避勞動」和「寄生」的份子。第二組是些意志不堅的女子。

雖然如此，我們還不能說蘇俄的娼妓，完全絕跡。(據現在的估計，流蕩於莫斯科街道的女子，還有七百之多)她們的足跡，常常出沒於居住外人的奢華旅社。因爲，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客，黃金的愛情生活，總不能缺少的。近來，對於這一流的女子，亦採用嚴厲的處置，於是又規定一種新的法律。把她們收容在一起，強迫從事勞作和療治，並依照她們的性質，分送第一第二兩組。不論在何時何地，可援用新的法律，來干涉如瘋如狂的人，亦不問其花柳病之有無。但是，此時，一般人很少討論到娼妓

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蘇聯的娼妓早以處置妥當。當然，不願再加討論。

然而，在這時候，最慘悽的幼妓問題，才被人注意；這件事情，與孤苦兒童的問題，原有密切的關係。這裏，我不願把它加以討論，因為它已差不多解決了。不久之前，處置幼妓的方法，方和其性質，很熱鬧的常為人所辯論。並以畫片插入「生活發軔」(On the Threshold of Life)畫報上，以喚醒人的耳目。拯救幼妓的機關，在聯邦境內，有「童友社」(Society of Children's Friends)，「全俄中央行政委員會託兒所」(The Children's Commission of 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以及無數的兒童院，除此而外，還有各種幼妓的教育機關，不過教育她們，卻是十分困難。這類的機關，兼以醫療院處置成年妓女的原則，和苦兒院的原則，來處置她們，但是在工作上，往往受到年齡上限制的困難。至於幼妓，多半蟄居在各省都，莫斯科的幼妓，比之列寧格勒為多。

關於這方面，當然也是廢娼整個問題之一，也不外消滅娼妓的需要。此時，正在考慮中的新法律，對於娼妓的消費者，想用「處置娼妓的司法的步驟」加以徒刑。固然，娼妓的雇主，都被視為「反婦女社會觀點」的叛徒，和「破壞無抵抗地位的婦女」的罪魁。

「不撲滅娼妓的需要，不足以言廢娼；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觀。」「娼妓降低婦女；娼妓的需要，也降低男子。」娼妓的消費者，是罪不可宥。——這便是最近蘇俄廢娼的標語。幼妓的特殊問題，日甚一日的為共公所辯論；由於教育的活動又把它呈現在青年人的目前。在一九二八年夏季，「中央

蘇維埃廢娼會」(Central Soviet for Combating Prostitution)發給支部組織的一封公函；從這封公函裏，我們不難窺出她們所抱的態度。

在勞動國家裏，生活的再造，是建在「澄清各種盜竊形式」的基礎上，然而，到現在，我們仍不難見到一種變態的盜竊——人類身體的盜竊。這樣的盜竊者，即應受公共的處分……實地的經驗，告訴我們，勞工與學生會所通過的解決，確實，頗有效果。凡犯「人類身體盜竊」條例的，即把他的名字，公佈在壁報上。如發覺為娼妓的消費者，即把他的名字公佈在當地新聞欄上。

各職業團體，亦紛紛參加撲滅娼妓消費者的運動。中央共黨委員會，爲了這種運動，對於黨員下一道命令：任何人可以告發黨員的非無產階級的狎妓行爲。總之，各種廢娼的方法，亦是五年計劃文化工作之一。

一般羣衆，對於狎妓的問題，既然有過相當的思索，當然，容易找出其成因所在。就蘇聯流行的兩性自由，和兩性容易結合的觀點而論，蘇俄的男子，除外僑和旅客而外，未必個個都不宿娼。因爲都市裏的男子，來自鄉間的，固不在少。他們所以來到都市，一則找工做，再則想試試宏運，那末，交結朋友，總是不可少的。況且酒與妓的關係，各地還未能禁絕，而俄國男子的好酒，又有數百年的歷史。這一切，對於撲滅狎妓的工作，不無總有許多阻攔。

撲滅罪惡中心的工作，施行之後，各都市各省區的妓院，果然銳減，然而仍未失其力量。到了一九三一年，有幾個都市的妓院，已經完全撲滅。迄後，雖然又一度復熾，但是，不消數月，又歸淘汰。因為大都市住所的缺乏，往往容易引起惡魔的覬覦。在俄國革命之前，土耳其浴室，極為普遍，而這些地方，總是娼妓很繁的地方，到了現在，便無條件的一律封閉。其功勞固不下於撲滅鴉片。其處置的方法，亦以處置鴉片的一七一條。（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充公其全部或一部的財產）在俄國，呼鴉片為「貪腥的貓」（Tom-cat）——或許符合「貓子貪婪熱腥湯」一句諺語的意思——

廢娼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障礙，固然，不能否認。然而，娼妓本身，也帶有一種特別的性質。譬如，肉體的出賣，祇是一部分時間的職業，便是其容易分佈的一種原因。加之從世界各部流入蘇聯的外僑，以及蘇聯所僱用的許多外國專家，對於蘇聯的廢娼，作梗非淺；對於伶俐智昏的女子，貸負罪不鮮，他們常以「特別意義的睡覺」，新穎的勾引婦女的弱點。雖然，終成眷屬的，亦誠有其事。

一部時間職業的娼妓，終以被新興的婦女文化水平線，消滅平息。並使她們知道，以這種方法，來增加個人的工資，是可恥的。

雖然整頓的工作，做了不少；然而，罪惡的罪惡，——住所的缺少——還不能得到迅速的補救。我們知道，住所的缺少，是舊時娼妓第一次大會所抱怨的主題，也是婦女最隱痛的生活，崩潰她們生活唯一的原因。像這樣不斷的發生，誰不忍嚇。

剩下來少數妓女，寧願在林園中，在鐵欄邊，在車站的黑暗的一角，或府第出入之處，向人討乞，而不願勞作。像這樣的妓女，確有十之八九，除非那些生活優裕，有自己住所，或有高率工資的，不幹此勾當。近來，甚之街前街後，都是她們唯一的寄身所。考其原因，就是她們沒有住所。須知，這般剩下的少數妓女，其所以如此，絕不是生成的天性，實是住所缺少的逼迫。

概而言之，娼妓未得完全撲滅，是暫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向最後目的走去的康莊大道，大部分設備，已完全籌妥，觀察者，等待着看吧。蘇俄的娼妓，已完全改變了它的模樣，最後的廢止，就是社會主義實現化的一種步驟，絕不是烏托邦的空想，而是最近將來的囊中之物。

個別調查表 (Case Paper) —— 莫斯科醫療院學生調查 —— 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編制。

(一) 小名，大名，父姓。

(二) 年齡。

(三) 父母雙全否？父親，抑母親，抑孤兒？

(四) 父親何時逝世？母親何時逝世？得的何病？

(五) 受過何種教育？在自己家裏，抑在別人家裏？至幾歲始停止。

(六) 生長在何種家庭？農民家庭？工人家庭？僕役家庭？商人家庭？工業家家庭？手藝匠家庭？智

識份子家庭？

(七) 出生地點：首都？ 城市？ 州？ 教區？ 鄉村？

(八) 在莫斯科幾年？

(九) 從那兒來到莫斯科？

(一〇) 進醫療院之前，住在莫斯科何處？

(一一) 進醫療院之前的生活狀況：住所有多少房間？ 地基多大？ 是否住在一人住的房

間，房間多大？ 是否靠近牆角？ 床舖幾張？ 有沒在夜晚寄身所消磨過夜天？ 假使

房間是自己的，是否有自己的床舖抑與別人分宿（兩人或三人輪流分睡一張床舖）

房內光線充足否？ 乾否？ 暖否？ 有燈否？ 黑暗否？ 房間是否在底層（地面之

下） 電燈？ 油燈抑沒有燈？

(一二) 教育：能讀能寫否？ 幾歲開始讀書？ 繼續了幾年？ 抑是文盲？ 抑是進過高級小

學？ 抑是大學？ 果如此，考試有沒有及格？

(一三) 有沒有學過職業？ 學的何種職業？

(一四) 在革命之前，從事過何種職業？ 女工？ 職員？ 學生？ 同父母同居過否？ 同丈夫同

居過否？

(一五) 在十月革命之後，或為妓之前，是否做過工？ 女工？ 職員？ 學生？ 同父母居住？ 同

朋友居住？抑同丈夫居住？有沒有失業？失業多久？有沒有在勞動交易所註冊？

過？是否為工會會員？那個工會？
(一六) 家庭境遇：處女？已婚？離婚？寡婦？是否同丈夫同居？有沒有愛人？抑單戀？

(一七) 幾歲才獨立？

(一八) 同父母同居時，依賴什麼為生？依賴醫療院的工資？依賴救濟？那末，誰來接濟你？

(一九) 有沒有犯過罪？為什麼犯罪？

(二〇) 幾歲才犯罪？在什麼地方受刑？是否徒刑？幾年？幾月？受刑離開現在有幾時？
幾年？幾月？幾星期？抑幾日？

遺傳方面

親屬終年而死的，嗜酒而死的，肺病而死的，梅毒而死的，患精神病而死的，或其他原因而死的。

(一) 父親

(二) 母親

(三) 兄弟

(四) 姊妹

(五) 其他親屬。

童年

- (一) 七歲的時候，曾否撒尿在床上？
- (二) 八九歲時，怎樣？
- (三) 是否患夢游症？
- (四) 幾歲才入學校？
- (五) 學校的成績怎樣？ 佳？ 不佳？ 惡劣？
- (六) 幼時曾否看過性交？
- (七) 幼時曾否看過娼妓的榜樣？

性生活

- (一) 幾歲始有月經？
- (二) 月經過後，間隔多久？
- (三) 月經旺否？ 暖否？ 適中否？ 流時痛苦否？
- (四) 月經期間共有幾天？
- (五) 在什麼年齡，始感到性欲的衝動？
- (六) 犯過手淫否？ 幾天一次？

娼妓的廢止

- (七)第一次的性交，是在什麼年齡？同誰性交：丈夫？未婚夫？熟人？或偶而遇到的人？
- (八)第一次性交時，有沒有激起情不可遏的情緒？抑是厭惡的情緒？
- (九)以後，性交的次數是怎樣？
- (一〇)性欲衝動的強度怎樣？增加抑減低？
- (一一)對於性交的態度：滿足？乏味？厭惡？
- (一二)性交之前，是否飲酒吃菜或其他興奮劑？
- (一三)有無心目中的愛人？
- (一四)有沒有實行過不正當的形式？
- (一五)有沒有受過孕？受孕的期間怎樣？
- (一六)用何種方法來避孕？
- (一七)有沒有施過墮胎的手術？幾次？
- (一八)有沒有子女？幾個？在那裏撫養大的？
- (一九)愛不愛子女？
- (二〇)現在需要子女否？假使不要，其原因何在？
- (二一)平時喜歡兒童否？

(二二) 歡喜勾引她的男子否?

(二三) 何時才出賣身體? 年齡多大? 賣給誰? 愛人? 職員? 熟人? 這些男子的社會地位怎樣? 工人? 農人? 職員? 兵士? 學生? 水手? 賣身的地方在何處?

(二四) 在怎樣境遇之下, 具什麼理由才操皮肉的生計? 不要愛情? 性慾的慾望? 詭計的

陷穽? 鴿母的淫威? 飢餓? 失業? 疾病? 苦痛? 強迫? 母親的虐待? 第一次賣身時, 是何種情形? 大醉? 癡痺? 清醒?

(二五) 性交的期間: 每日? 一星期? 一月?

(二六) 接的客是怎樣: 成年人? 老人? 幼童?

(二七) 對於黃金愛情的態度: 是否卑賤娼妓的職業? 是否漠不關心? 是否如商業上的出賣, 而沒有感覺?

(二八) 家庭裏是否還有其他操皮肉生計的人? 母親? 姊妹? 親屬?

(二九) 每日接多少狎客? 每月賺多少錢?

(三〇) 是否以皮肉生涯為進款主要的源泉? 抑是以之作補助金?

(三一) 有沒有傳給別人花柳病? 多少? 自己知道否?

(三二) 怕患花柳病否?

酒和興奮劑

- (一) 飲酒否？ 幾歲開始？
- (二) 飲酒的時間怎樣？ 每天？ 偶而？ 常常？
- (三) 曾否醉過？ 是否容易興奮？
- (四) 醉後的行動怎樣？ 快樂？ 憂愁？ 不知不覺？ 吵鬧？ 要睡？
- (五) 是否濫用興奮劑？
- (六) 吸煙否？ 幾歲始吸？

其他的興趣和嗜好

- (一) 歡喜美麗衣服否？
- (二) 歡喜到劇院否？ 看影片否？
- (三) 歡喜在交際場所消磨夜晚否？ 是否在節期有之？
- (四) 歡喜讀書否？ 讀何種書？
- (五) 歡喜美麗的裝飾否？
- (六) 大部分的進款，耗費在何處為多？
- (七) 儲蓄否？ 常常預備化錢否？

- (八) 平時厭惡工作否？ 厭惡醫院的現有職業否？
- (九) 是否容易厭惡其左右？ 常常改變否？

性情

- (一) 表現的性情怎樣？ 憂愁？ 快樂？ 關心各事否？
- (二) 是否過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或全不思想？
- (三) 努力否？ 焦慮她的康健否？ 焦慮物質財產否？ 焦慮家庭否？
- (四) 信服誰？ 親屬？ 朋友？
- (五) 易受境遇的影響否？ 因失業而沮志否？ 成功快樂否？
- (六) 性情容易改變否？
- (七) 不無理發脾氣否？ 是否有點恐懼和怨恨？
- (八) 是否歡喜想入非非？
- (九) 想到自殺過沒有？
- (一〇) 是否有助人之急的情感？
- (一一) 對同伴的態度怎樣？ 仇視？ 漠不相關？
- (一二) 曾否幫助過別人？ 物質上？ 道德上？

花柳病與婦女病

- (一) 未做妓女之前，有沒有患過梅毒？ 下疳？ 淋病？
- (二) 有沒有婦女的病症？

智力方面

- (一) 表現「自我態度」的能力怎樣？
- (二) 對於智力魯鈍的人，有沒有表示感動？

行爲方面

- (一) 有騷態否？ 抑反對這種態度否？ 態度簡單否？ 舉止笨拙否？ 行爲愉快否？

在院情形

- (一) 在院多少時？
- (二) 從事何種工作？
- (三) 對於工作，房室，飲食，滿意否？
- (四) 對於醫療院有何不滿意之處？ 改革的意見怎樣？
- (五) 在院時，能維持自己生活否？ 不然，是否有其他的來源加以輔助？
- (六) 將來需要何種生活？

新邦土中的婦女地位

沒有數百萬的婦女，我們便不能實行無產階級的獨裁，和建設的共產主義。因此，我們必須爲她們尋找出路，並且要用各種方法，以達此目的。——列寧——

蘇維埃聯邦（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能以政府的權力和整個民衆，用着勞動的意識，來解決婦女的問題。不過，婦女的解放，祇是婦女自身的事。所以，唯有蘇聯的婦女，才能享受站在「自由邦土和自由民衆」的最高的幸福上。——克萊涉金——

新俄國的社會政治家列寧曾說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國家，對於處置婦女問題的方法，總不能得到解決。因爲他們把形成這問題的社會因素，反置之不顧，苟婦女不完全解放，則婦女問題絕不能解決；而整個社會問題，亦無從澈底排清。苟沒有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平等、權力和社會的革命，則婦女的平等真諦，亦無從取得。所以唯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國家，婦女的問題，才能有真的解決，真的解放，特殊的社會問題，才能够消滅。然後才能公然的說：「我們沒有婦女的問題。」——現在我們國家的問題，是在婦女怎樣最合理的，把革命帶來的新生命力，運用在國家行政上，文學上，藝術上，和工業上。」

現在，我們把這些事實的性質，再作進一步的認識。

第一我們須要認清，蘇聯婦女的平權，不是表面的警語，或是煽動的工具。不論政治園地，經濟園地，文化園地，或是鄉村生活，沒有一處，不有婦女最高力量的勞動。十五年來的社會革命，把數百萬的俄國婦女，推進到經濟改造，鄉村和都市的文化革命，和新生活的戰線上。向前進展的歷史，仍不斷誘之於前，以冀造成「婦女能完全擺脫家務奴隸」的新環境，而使她們登入國家領袖的名冊，和鄉村理智生活的名冊，得以與男子在社會生產過程上，完全平等。

如果把俄國生長的過程，加以考察，我們便不難看出兩種因素，其重要不僅限於俄國的歷史，而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啓迪。這兩種因素即是：一是，俄國男子對於婦女解放能做一部分工作；一是，俄國婦女能付價男子工作的價值，並且現在還不斷的付價着，我們知道，俄國智識份子無不把婦女當爲他的同志，朋友，同伴。凡是婦女的痛苦——生活上和文學上——即是他們的痛苦。但是我們亦不可忽略，俄國婦女對於新創造時代所做的工作，照俄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正如力量的蓄池。一旦爆發，若萬馬奔騰，光芒萬丈，雄視一時，鏤刻了俄國近代的特質，決定了俄國濃厚的采色。自然，心理界與環境界，終難免其對峙和衝突。尤其在鄉間和農村之間，生活的雜亂，更爲強烈。一則過去的法律，仍未失它的統治勢力，再則，各種成見，破圍衝出。然而，這許多阻礙和癥結，終爲無限的一預備犧牲，「堅強的決心和純潔的摯誠，漸次克平。到了現在，俄國的婦女，又用這種精神，以努力她們的新工作。在她們之中，

投機分子，自私自利的朋友，絕比男子爲少，不論何人，凡看到婦女在「革命帶來的地位」上的工作，不會疑心在這短短的時間，能造成這樣空前絕後的成功；並使你想，唯有這兒，才真是「人類兩手所創造」的世界。苟無數百萬集中的婦女蘇俄的建設，又豈能想像；苟無高度文化浸濕過的婦女，又豈能鏤刻這新世界的特質，又何能奢談新空氣的呼吸。婦女們，誰不一致同聲的喊道：「我們不過着懶惰的生活」（上一句話，是列寧夫人告訴我的）我也曾親自聽見一位莫斯科無產階級的女公務員說「我們是在火線上」這句話，可以作婦女創造蘇俄生活的標語，並以此以砥礪未來的蘇俄婦女。

一 在國家政治舞台上的婦女

蘇俄婦女參加蘇維埃國家行政的，究竟到了何種程度呢，我們不難看到天賦獨厚的婦女，都已超越了最高崇的地位。所謂「昨日的廚娘，可以統治今日」在蘇俄，果非欺世之談。然而，仍不以此爲滿足，凡是能引起或培植婦女治理國家事務，以及對於婦女羣衆參加政治生活的工作，蘇俄當局，總是如對於男子一樣的，盡量的推行。而蘇維埃國家，亦小心翼翼，奉着「轉國家爲共產社會」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蓋共產社會的組織，正如一座金字塔，以勞動的公民，不論其性別，作爲這座塔的閣底。在一九一九年底，婦女遂組織了各地的代表大會，實地參加政治和行政的閣底。由各都市，各工

業區，各工廠，和各鄉村，所選出的婦女代表，總共不下一百萬。平均每五個至二十五個廠工，即有一個特別代表，鄉村婦女，每五十個，亦有一個特別代表。

這般代表的活動，大都側重在公共生活的教育和社會工作方面。（譬如保母保嬰的工作，其利於各級人口的，已顯然若揭。這當然是蘇維埃國家法律的力量）所以，這班代表的工作，亦不外在鄉間建設嬰兒院，託兒所，減低嬰兒死亡率，和改進鄉村與城市衛生狀況等事，並且聯絡各種特殊的機關，如指導所等，察其利弊所在，然後報告公共團體，以謀改善。當然這種活動，亦帶有文化上和經濟上的意義。諸如建設讀書會，以撲滅實際的文盲，政治的文盲，吃酒的人數，和腐化的生活，並統計其中宗教的信仰，然後鼓起婦女社會勞動的熱忱，以備踏入新生活的道路。尤其東部蘇維埃婦女，所推行的社會工作，利及於落後民族的，實有劃歷史的重要。

各工業區的女代表，用着合理化的方法，競爭的精神，和嚴厲的自省，以提高生產的出品。於是，走到鄉間，建設新自治區，集儲倉穀，介紹畜牧墾植的進步方法，供給各種需要品，要之，以充實五年計劃的不足。

此時，這些廣大的文化活動，和經濟活動，已經籌畫妥貼；數萬工廠和鄉村代表，已把工女和共黨之間，打成了一片。她們所撰的標語，也得到羣衆的了解。出席國民大會的婦女代表，爲着團結的力量，出版了一種「女代表」(Delegatka)的刊物。幾乎所有無產階級機關的婦女，凡是經過代表會議

學校 (The School of delegate meetings) 的婦女——代表會議學校是傳授政治教育的場所！——無不服務於國家行政。固然，要走的蘇維埃政府和共黨的行政，這種學校，是絕不可少的必經道路。一九三一年二月號的「農婦」(Peasant Woman)雜誌上，載有一封描寫農村女代表經歷的信；這封信，可算編輯部所收到的數千封信中，一封足資代表的信：

我敢說，我的生活，是勤於寫讀，並適合我社會工作的。我很年青——十八歲——就結了婚，就做了可怕家庭的一份子。當然對我的生命，沒有一點利益。雖然心裏痛恨老人，但是，各事總要媚合我丈夫的意志，爹婆的意志，把我的生命，強迫轉向他們。——這便是我結婚的經驗。

我的丈夫，雖然是蘇維埃鄉村的主席，但是從來沒幫助過我。所以，我無智無識，不知一切的過着生活，終日忙着家務的瑣事，雞犬的照顧，洗衣洗碗，撫兒育女。我的丈夫，對於我的無智無識，也感到恥辱，但是，他不但讓我出席會議或討論會，即使在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那天，也不讓我出去。卻反來向我說道：「沒有你，她們也會管理的。你這樣的骯髒，這樣的愚蠢，祇配看看牛。」

那天，我痛哭了一頓。不久，我們區域裏，便來了結團農地的十二個農夫。我們區裏的女子，都是第一次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他們設立的讀書茅棚裏，得到了許多智識，並指示我們社會的活動。

未幾，我被選為政治學校的女代表，到了蘇維埃的讀書室。這時，我才認識許許多多事物，才加入了共黨。

一方面我向黨部呈請入黨，一方面不斷從事公共活動。因此，向我徵求指導和報告的，便接踵而至，全鄉對我的舉動，才大不相同。他們表示尊重我，並放棄對我的取鬧。

入黨以來，為時已閱兩月了。——史太林結團農地的羅巴諾娃——

像這樣的農村女子，在蘇聯，恐不下數千。念數年以來，因向丈夫作熱烈鬭爭——現還繼續鬭爭——而犧牲生命的女子，真不知多少！

昔時，任何會議，對於這種問題的討論，總是佔據很長的時間，因為各方面對於農婦接收「政權」表示不服。辯論的線索亦不外：「農婦操政，不在問題範圍之內。」——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總不服從農婦。」——如果農婦有位能痛快打她的丈夫，她們便不會如此隨心如意。」新詩人南夫易羅夫（NyeV Yerov）寫有這樣的一段故事：「你再要常常去開會，我便打你個半死。」丈夫喚着他的妻子，（過激黨黨員瑪亞）因為她丈夫以為：「過激黨帶來的自由，擾亂了女道，假使生活上有這樣的妻子，誰堪忍受。」但是他的妻子，在會議上卻說：「我不但不要子女，並且還卑視我的丈夫。」

這樣可悲可喜的結果，不論在蘇俄文學上，或實際生活上，確實屢見不鮮。譬如，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第七屆蘇維埃大會，將提議討論「解決各蘇維埃區農婦」一時，一位農民代表，不禁要求容他發

言，於是那位志氣橫秋的農民代表，遂加緊步伐，穿過正在舉行會議的戲院大廳，跳上講台，用着拳頭，敲着棹子，又大聲喊道：「我不願我的妻子，參加蘇維埃。我們已經有了八個孩子，她對蘇維埃能做什麼？」

大會的空氣，便隨她而轉變。采聲從各方面響起。最後，他要求婦女的條文，不能加以決定。

到了一九二七年，第十三屆蘇維埃大會，排斥農婦的空氣，依然如舊。每當一羣做鄉村主席的代表，討論到農婦參加蘇維埃行政的時候，出席大會的農婦丈夫，並且做過鄉村社會工作的，便向大會的女代表說道：「不做別的，回去同我的黃婆離婚。」大會女代表問她什麼，他便答道：「假使我的妻子是政府的偉人，我又怎能幫助她？更怎能教育她呢？」

一個女代表，提議把他的反對，公諸討論，他便羞怒道：「你要叫我做衆矢之的嗎？我怎能反對選舉出席大會的女代表呢？雖然，我是做的社會工作，然而民衆便不能不罵我爲守舊的農夫。如此，我還能露面鄉村嗎？」

從這前後兩個例子，不難窺出當時農民的頭腦，對於農婦改變的情形。回想一九二一年的蘇維埃大會，當時反對農婦參政的男子，並未感覺到心慌意亂的情形；雖然這次大會，反對農婦參政的男子，未見減少，但是，一遇到女代表的反對，則張慌失色，喻自己爲守舊的農民，對於反對農婦的參政，便啞然無聲，絕不敢自告奮勇，公然勃罵。

農婦的境遇，不但如羅巴諾娃的描寫，即使在最後一屆的蘇維埃大會，也不少對婦女的譏諷。如「卑賤奴僕的女執委！小小的女子，你現在怎樣啦？我相信，不久便會有道命令，叫你們婦女和小姐，添子添孫，對不對？」現在的情形，便大不相同。她們不但過着適當的生活，即使男子對她們的態度，也格外的有禮貌。這當然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影片宣傳。這種影片，不外暗示男子不要阻止妻子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因為俄國的鄉間，夫婦的衝突，還不能完全豁免。在一九三一年秋季，每日在史太林格勒開演的「嘗試的成功」便是一張描寫夫婦爭鬧的影片。它的最後的結論：「現在是無產階級發表言論的時候。」當時，我也在史太林格勒。每場戲票，無不售空。

在那裏，我聽蘇俄的妻子，向她丈夫說道：

歡喜不歡喜，我不在意，

你的妻子不是個傻子。

諒你不敢再用指頭彈在

婦女代表的我。

在從前，因被人猜忌而受到男子嚴酷待遇的女代表，固不乏人。如今，這般女子單就參加蘇維埃選舉而論，她們的政治活動，已顯然增加。譬如在一九二九年，蘇俄城市婦女，計投票的總數，還不到百分之五十；到了一九三一年，便超過百分之七五。總計最近四年以來，農婦參加蘇維埃選舉的，比較以

前，已增加到一半以上。

蘇俄婦女的投票，不論其主動的抑被動的，均顯然增加。在行政和統治機關的婦女的數目和勢力，亦歷年現示擴大，雖然受到男子強烈的反對。（尤其是鄉村男子）就今日現狀而言，在「鄉村蘇維埃」的婦女，至少佔有百分之二一；在「城市蘇維埃」的婦女，亦有四分之一以上。做鄉村蘇維埃和行政委員會領袖的結團農地的女工，也不在少數。全蘇聯的女主席，不下五千之多。從事蘇維埃工作的女子，已超過五十萬之上。出席第十五屆「全俄蘇維埃大會」（Fifteenth All-Russian Soviet Conference）的女代表，約佔全數四分之一（百分之二三·二）。

固然，蘇俄婦女，佔有中央政府地位的，為數也不在少。譬如，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行政委員會的婦女，則有八十九位，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行政委員會的女子，則有一百三十七位。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機關，沒有婦女負責的地位。從前在人民委員會的農婦和女工，而現在成為該會委員的，亦不在少數。不過，有最高崇地位的婦女，仍佔百分比的最小數目。而最後的步驟，還在完成全蘇聯婦女的參政。

行政和司法兩會的婦女，以及管理和行政兩機關的婦女，她們的活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雖然，紅軍婦女，已成歷史上的過去，然而為着國防的準備，她們又規定婦女的一種重要的任務。未來的紅軍女司令，已在軍事大學裏訓練着；司令營帳裏有婦女進出的足跡。男子的戰爭中，亦有婦女的領袖。

一九二七年成立的「空防和氣防會」(Society for Aircraft and Gas Defence)培植了數百萬的戰鬪份子。(空防和氣防會是設在奧莎亞伐克漢姆——Osoafakhim——)它的目的，一方面準備戰事的防禦，一方面訓練廠工和農民(結團農地和國有農地的農民)如何使用現代的軍火，和如何抵禦外來侵略。於是，奧莎亞伐克漢姆的婦女，遂組織了宣傳隊，在工人和農民之間，宣傳軍事教育，軍事訓練，和軍事服務(如電話，電報的裝設，火線前後的救援工作)至於婦女軍隊的制度，仍如革命之前一樣。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婦女在司法行政上的工作。假使新蘇俄沒有「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現在的情形，誠不知怎樣。就這種法庭的司法制度而論，可以說女性的，或是文明母性的。數年來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希望，將來司法的範圍，增用婦女，固在意中。

我在莫斯科法庭，逗留過許多時間。那種康健的空氣，勞動的精神，真出人意外。Troyka 法庭裏，有一個法官(由陪審員升上的)和兩個陪審員。這三位都是工人的出身。審理案件時，總是兩位女法官和一位男法官。女法官以純潔的精神，仁慈的心，向被告人，提示種種意見。往往由此得到很好的效果。像這一類的事，我所見到的，真不至一次。誠然，法官的教育勢力，總超過他們職任上的實情。某日早晨，我旁聽審問一件喝醉酒的被告案子。這個被告，是麵包店的下手，因為沒有收錢而送給他的親戚一塊麵包。女法官和藹可親的對他說：「你今天喝多了酒吧？」「喝了一點點。」「多少呢？」「憑

心說，同志（指法官）僅僅半杯。」爲什麼？你怎能在出庭之前喝酒呢。我決不聽你的話。我也許要判你徒刑。換句話說，禁止你呈述，而審理你的案子。坐下，不准講話！你怎能如此侮慢蘇維埃的權力，人民法庭呢。這是極大的詆譭！」在法庭裏——有許多家務僕和案件無關的人在聽審——騰起低微的笑聲。被告坐下，垂着頭，頗覺無顏，審判開始。

莫斯科法庭所審問的案子，爭論最厲的，要算蘇聯境內的家庭糾紛。要求贍養費的案子，總費相當時間的考慮。因爲許多男子，總想逃避撫養子女的父責。然而，終難逃出法律上的裁判。

男子怕負責，已成不掩飾的事。所以在鄉村之間，每當青年男子，在有女子的道旁散步時，便不難想到：「假使你要走過去，你便逃不了贍養的負擔。」「愛情與贍養聯了姻。」這便是蘇俄無智男子，一種流行的笑話。兩個朋友碰面的談話，總是：「近來怎樣？」「壞極了！」「爲什麼？」「因爲我要付出三分之一的薪水，撫養子女。」「這算什麼，我有兩個孩子，每個要負擔三分之一。」

女法官，審理逃避贍養男子的案件，比較男法官，當然要迅速得多。蘇俄的法律，對於這般男子的處置，總是極嚴厲的。某次，年青的女法官，審問一個要同失業的女子結婚，而請求減少他維持子女贍養的男子。女法官問道：「你想過沒有，以十五個羅布，來維持子女，是不夠的。」（每月原爲三十羅布）「你既想與失業女子結婚，你得想到這個數目能維持子女嗎？」——你，蘇維埃的父親。」最後的判決，贍養費，當然不能減少。

在莫斯科人民法庭，我又見到一件極饒興趣的案子：一個女子，要求把她離過婚的丈夫，驅出她的住所。一則因為這個男子因醉酒而鬧事，並且對她有行兇的行爲，再則因為拒絕負擔維持子女的贍養費。這件案子，在男子方面，當然難能取勝，不幸又碰到女法官的審問，更萬無倖免的餘地。這個男子，果準時到庭，嚇得語失倫次：

「沒有別的，祇爲了子女。那末，我承認一切！」案子遂告終結。

一位莫斯科的女法官米爾亞諾娃 (Yemel'yanova)，年才二十九歲，告訴我她的歷史，和數年來從事法官所得經驗。確實很有點興趣。她生得極秀麗。我佩服她的正直的精神，和判案的公平。她說，她是裁縫的女兒，在納西顏·奴夫戈羅特市府 (Government of Nishnyi Novgorod) 的鄉鎮上，才初看到光明。她的家庭，共有十六個孩子，不過健然存在的，至今祇有九個。在十二歲時，她就願做兒童的看護。從十四歲到十六歲這兩年的工夫，是消磨在一個鋸木廠裏。一九一八年，才加入共黨。父母都篤信宗教。某天，當她的父親，看見她同一個青年的男子在一起，便受父親的一頓痛打，並拘禁了一個星期。

至此，她才脫離了她的故鄉——約在內戰時——而流落到西伯利亞，加入軍隊。因為做事非常精幹，不久，被委爲一隊的指揮，果然，殄滅了敵焰。當時，在她指揮之下的，共有二百五十個兵士，她們絕不以爲她們是女子，致加一點毀辱。

「女子可瓦解軍隊，但是亦可團結軍隊。而我的腦子，總是充滿熱忱和成敗的原因……」
她如此說着。

她胸口創了傷之後，便脫離了軍隊。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兩年中，她從事婦女組織的工作。那時，她才開始寫作。在此數年之中，「西伯利亞火線」雜誌上，發表過她的數篇短篇的故事。一九二二年底，便派到列寧格勒的司法部受課。一九二三年，結了婚，轉道故鄉，作短時間的逗留。她說，她的故鄉，有着大大的改變。她的弟兄，都是少年英俊的黨員。她的父母，也擺脫宗教，而成爲合作社的社員。並且還不時責備她的小弟弟，不能盡責做事。她父親的老友，都羨慕他，並且常向他說：「真不壞，你的孩子，都是共產黨的黨員。」

以後，她又派到騰拉當試用法官；到了第三年，便正式充任莫斯科人民法庭的法官。借此機會，我也認識了她的丈夫。現供職國家行政的分部主任。他雖然是個有力的工人，但是，勞動工作的開始，卻比她晚六年。

最後，易米爾亞諾娃說，兩個子女和一個家庭，這樣的意識，壓迫在一個女子，當然，不能盡量服務她的職業。幸而有個家務僕（有五個兒童）盡力幫助她料理家務。

一會，易米爾亞諾娃繼續說，在她的責任上，審理過許多要求贍養費的案子。不過，最使人難信的，就是有些男子，不認識自己的兒童。從前，當她服務於紡織區的時候，因爲男少女多的原故，常常看到



莫斯科女法官審案情形

淒慘的結果。那兒輕佻的男子，總是朝秦暮楚的伴着「健美」的女子，和「紅似血，白似乳」的女子。

所以，那些有勇氣和熱心的女子，便「由壯至老……」的殘敗掉。「這常常使我難忘的。」她遂默默無言。

在蘇俄，除人民女法官外，尚有許多精通法律的女學者，她們的工作，多半依照一定的課程，加以學理上的研究。至於法官和公共辯護師，祇要經過短時間的特殊訓練，便可在司法上執行事務。至此，我不禁想起一位公共辯護師，以她的人民司法委員資格，猶不憚勞苦，詳細審查各種案件。並使我與莫斯科人民法庭的制度，各種法律問題，訴訟人，和案件有關的人，發生一度的接觸，我對她們的生活背景，亦大感興趣。

現在容我敘述鳩畢尼（Gubina）這個女子，她曾在西歐窮困得做看護婦，如今就她的衣服和外表看，也不像政府的公員。在一九二五年，當政府吸收人才的時候，

凡有特殊能力的人，便乘機從底層升起。那時，她才二十三歲，還在某報紙做編輯員，便被委為人民司法委員會的委員。她告訴我：「正如列寧所說的每個廚娘；所以，我才從勞工升到政府的地位。」起先，先在指導員之下，完成學理的課程，然後，再從事實際的工作，知道以她的地位，努力她的責任。她審問案子，是極莊重的。

有一個時期，鳩畢尼因為夜間在「紅席大學」(University of Red Chair)裏讀書，白天從事社會工作，再加之職業上的任務，把一天的睡眠減到不足三小時，結果遂染上了肺癆。當我在二年前，在莫斯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同一個工人結過婚。他倆的結婚，並沒經過註冊的手續。「因為註冊與結婚是兩不相關的」她有一個十八個月大的孩子。因為沒有住所，一家三口是寄居在丈夫的家庭。那時，她自然沒有能力雇養看護，當他倆在外時，她的婆婆便照顧她的孩子。假使她半夜起來喂孩子的乳，她的丈夫，便在白天替孩子洗尿布。他倆如此分擔照顧孩子，以使不阻礙他們的工作。

我已說過，蘇俄婦女參加公共生活，便是婦女逐漸擴大政治和行政範圍的步驟。所以，凡有偉大能力的女子，都佔據最高的行政的地位。而地位的高低，亦以個人能力的大小，甄別取定。最近數年來，由此而得有地位的婦女，真不知多少。

譬如列寧夫人娜達利亞·克魯絲加亞，雖然年已六十有二，仍不憚勞苦，東奔西走；仍不失去她的演說家，著作家和革命家的活動。今在人民教育委員會，猶健然任主席委員之責。

當列寧死後，民衆開始討論建設紀念碑塔的時候，她寫有：

同志們，男女勞工們，男女農民們，我極誠懇的向你們請求：除尊重列寧的人格之外，千萬不要爲他而憂愁，替他樹立紀念碑塔，建造偉大宮室，以資尊崇；更不要籌備偉大的慶祝，以資紀念。回想他在世的時候，他絕不注意到這點。因爲他覺得所要做的事，實在太多。請你們想想國家的貧困與紛亂吧。假使你們真要尊重他的名字，那末，請你們多創造些託兒所，幼稚園，救濟院，圖書館，學校，游行醫療所等等。而我們最大的責任，請把他的教訓，化爲具體的實現。

可尊重的娜達利亞·克魯絲加亞的住所，曾有數百萬工人足跡的踐踏。許多女工和農婦，從聯邦各部來到這裏，向她徵求指導，和幫助他們解決種種的困難，甚至還有許多帶有社會性質的共同困難。在鄉間，我們常常聽到婦女這樣的說：「我很願意到莫斯科，再看看克魯絲加亞一次。」或是：「我必定要告訴娜達利亞·克魯絲加亞這點，並且還要問她那點。」而克魯絲加亞，因爲體質的衰弱，常常感到痛苦，不能容她答復寫給她的許多信件。所以借許多集會的演講，寫許多文章，以作共同的答復。

而克魯絲加亞，卻是一個簡單的，和藹的，不自私的，肯接近各界的女子，絕沒有一絲「傲態」和「官氣」。不過常受她的「中下」體質，無故的留難。當你踏進她的人民教育委員會的辦公室，一位中等身材彎曲背肩的女子，穿着一件將要破舊的黑棉衣，從她的寫字桌上站起，歡迎來拜訪她的人。

她的光光的頭髮，平平的向後梳着。她的眼球，因為疾病的原故，好像有點隆起。她的仁慈和諒解，誰不拜倒，誰不感愧，真不愧受「實際智慧」的嘉譽。

她講到她的工作，——關於呼她為母親的託兒所，她所教育的民族導師，民族領袖，民族母親，……：——總是非常的誠摯，非常的和藹。假使你不知道她的一秒鐘，是怎樣的寶貴，你總想聽她多講數小時。

我離開了她的辦公室。那個室裏的空氣，是被人類偉大誠摯和同情滌潔過的。

在莫斯科，我不認識一位中央行政委員會婦女部主席的斯密安維西 (Samidovich)。她有着俄國特質的頭腦，秀麗的外表，聰慧的心眼，反射出慈母的仁慈。她同克魯絲加亞住在一起，——Krechm. 也是最親近的朋友，同是列寧的守衛。她受人尊重，亦不在克魯絲加亞之後。不過，現在她已失去她舊俄革命時代的典型。

葉科夫利娃 (Yakovleva)，以前曾經做過人民教育委員會的主席，現任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人民財政委員會主席，告訴我，在她辦公室裏的許多婦女，工作的成績，總比男子為優。所以，室裏有着「女子壓倒男子」的空氣。

娜林納 (Nyrina)，靠着她的偉大能力，和有目標的決心，才造成現在的地位。從前，她是共和國的公共辯護師的助手。不斷努力寫作，和演說。她的筆名，有三四個。現任內政委員會的女委員，教育行



在蘇維埃海軍的子女

政組織的主腦！（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共有七位，唯有她是女子）她雖是智識份子的出身，但是不像女外交家科倫太飄流國外，和帶着過時的西歐思想。

佔有高崇行政地位的婦女，多半是無產階級的出身。不過，做近代領袖的，和有高崇行政地位的，固然未必全出之於無產階級。然而，這般女子，我們卻敢說，都像新時代中產生的共黨青年會的青年人。即使年齡老大的，也沒有一點過去的智識，因為她們的真生命，是在革命之後養成的。所以，這般女子，不知道國外的一切，沒有傳統風俗的桎梏，沒有比較的可能性，內心生活，也沒有信仰上的衝突，更沒過渡時文化的痕跡。她們祇努力建設現在和未來的國家。不停留，不游移，向着她們的目標，帶着強大的責任感覺走去。而蘇俄的婦女，誰不站穩腳跟，堅強不移。對於新的階級意識，誰不胸襟滿足。

在列寧格勒，我碰到兩位最引人注意的，新典型的代表。

一位是列寧格勒區行政委員會的祕書柏格迪諾娃（Bog-

Дарова) 她是女洗衣匠的女兒。現在遭到她丈夫遺棄。「我的母親能教我寫字讀書，真是很難的。」這是她向我談話的第一句。柏格迪諾娃說，她在十歲的時候，便在一個奇怪的家庭，充當使女，未幾便離開怪城彼斯戈夫(Рыков)，來到列寧格勒捲煙工廠，做了數年工。到了一九一九年，才加入共黨，至此才開始她的社會工作。在一九二四年，便任紡織工廠的管理。又四年，便任「紅色管理」(Red Management)之責。從這「紅色燈廠」而踏進列寧格勒的蘇維埃。在三十五歲時，才被委為現在的位置。她的寫字桌旁邊，是一張檯桌，上面裝設三架電話，電話鈴，是不斷輪流響着。房間佈置得很雅潔，牆上懸有列寧的像片。我向她坐着。她看着我，孩子似的笑道：「現在，我當然學會許多事……不過我最喜讀德文。」

然後，她又告訴我她從前的工作。她亮起清快的音調，靜靜的，慢慢的，有力的說着。我則默然細聽。當然，她的黑色衣服，也是非常簡單，不加一點裝飾，但是雅潔溫柔可愛。可是她的一雙美麗的手，和十隻保護得當的指甲，真使我詫異。當我起身向她道別時，一隻電鈴，忽然響起。她擎起電話筒，很和氣的問道：「最親愛的，你是誰！」——薩波斯栗科娃嗎！——她把頭轉向我一看，又說：「她很惦記你呢！」我離開了她的房間，而留給我的影響：

「在莫斯科，從未見過的一位女子。」

第二位女子，就是電話中所談及的薩波斯栗科娃(Shaposhnikova)。她也是從社會低層，而升

到列寧區實業部祕書的位置。——在蘇聯境內，佔有這樣位置的女子，祇有她一個——並兼聯邦中央行政委員會的候補委員。她是怎樣一個女子？怎樣的風度？那時，我不禁立刻想一睹她的芳顏爲快。現在，我把她的歷史，作一簡單敘述。現年三十六歲。當蘇俄革命動搖的時候，她還是個目不識丁的紡織女工。一九一七年，加入共黨；參加過內戰。一九二二年，得有相當的位置。一九二五年，完成勞技課程，開始研究政治經濟。現在，這位秀麗的女子，也坐在一張裝有三架電話的桌上。聰明敏捷，直率坦白，直接的柄握職權。當我拜晤她的時候，她適在與十個她所召集的男子開會。她以主席的地位，同他們討論各種緊急的問題。彼此之間，都以代名詞呼之。

最後，會散，辦公室裏，祇有我同她兩個。此時，薩波斯栗科娃笑向「聽過討論」的我，說道：「你看，我雖然有着北方秀美的皮色，但是，也有一腔熱血的胸膛。我們都是充滿熱血的青年；我們之間，祇有『新』的一字，很迅速的抓住一切，適合現代的潮流，並且還不斷的向前進。」

她又告訴我，她在二十七歲的時候，怎樣的還沒讀書，後來又怎樣的得到勞技課的榮譽學位，又如何賴此而升到現在的位置。當然，也不少講到她的工作，和自我批評的精神。

「我們之間，有燃燒的火焰，和爲國家創造的精神。不顧及民族主義的怎樣成功，祇知道用着我們的力量，建設國家。」——她這樣說着。

她停了一會，卻問道：「然而，我們的文化就算進步嗎？」——我常常想到那些問題，並且問我自己，

它對我發生了什麼關係。然後，我便找一張我舊時所拍的照片：穿着一件絲絨的短衫，掛着一串項珠，燙曲頭髮，——十足的木偶。我每看到這張照片，不禁大感恥辱。想到從前我沿着路旁閒蕩的時候，看到那些鐵軌，祇是鐵軌而已。但是，現在我知道那些鐵軌是從立斯屈利（Rasputin）運來的。假使到劇院，祇知道劇院能使我愉快，從沒注意到藝術上的結構。現在呢，我很注意這點的。所以，文化是進步的。你以為對嗎？」

薩波斯栗科娃的工作時間，沒有一定的限制。（蘇俄的行政人員都是如此）她從早上九點鐘起，往往到夜間一點鐘止。甚之連吃午飯的空暇都沒有。因為在夜間，常常要開會，要演講，所以，一連數日，不能與丈夫碰面（也是一位公員）她說，因為沒有孩子，所以她才能盡量工作。她有個嗜好，即是在早上未進辦公室之前，總要運動一次。因為她鼓吹運動甚烈，所以，又被選為體育協會的主席。

後來，我才知道列寧格勒的婦女，曾有一個時期，進展得特別迅速。關於這點，也許因為列寧格勒的無產民衆在意識領域內常常彈着俄國古代革命傳統的音調。在那裏，我所見到的婦女，上自高級公員，下至女工，電車女售票員，以及從事簡單勞作女子，無不注重她們的外表，和溫柔的舉止。至於它的原因，或許可作這樣的解釋：在十八世紀，列寧格勒是貴族的住所。所有的建築，全是外國建築家鉤心鬪角的設計，既富麗堂皇，又排列齊整，恍若古代的歐洲，以使蜿蜒曲直的一小莫斯科，——即在很早的時代，也吸引過風氣未開省區的無數遊客。能種文化的產物，幾使人難以置信。

列寧格勒的婦女，莫斯科的婦女，以及其他大小城市的婦女，不論她們居家出外，頭上總繫塊頭巾。至於社會勞動者，亦不論其高下，絕不以私事而妨害公事；並且認爲自己是大思想中的一種工具，對於所做的工作，常在寬嚴兩種輿論約制之下。「我爲人，人亦爲我」便是各人的思想，各人的志氣，亦是各人的事業。在這樣闊度責任感覺力量之下，不畏縮，不灰心，向前邁進。培植無名的英俊，卽是各人的意志。像這種氣概，在蘇俄女子，尤爲強烈。

照例，莫斯科的女子，對於我的工作，無不加以援助。不過，有一次，卻碰到一個例外。那個女子，以嚴厲態度，來拒絕答復我關於她所從事的工作。至此，我不禁想起：「這裏不是西歐呵。當文化上重要的事物，還成問題的時候，各種私人的偏見，固不容其存在的。」以後，我知道那位拒絕答復我的女子，是一位德族女共產黨領袖的兒媳。（那位德族女共產黨領袖，做過很多有價值的工作，但是，從沒沾染過西歐的習慣。）

但是，徵之往事，我敢說，近年來我在蘇聯所接觸的形形色色，在公共生活中數百萬的婦女，像這樣的遭遇，卻是破題的第一朝。

要而言之，凡在公共生活中的蘇俄婦女，對於共產社會的服務，把「自己」僅作爲一種工作的工具。政治上的解放，已使蘇俄的婦女，得以猛進的發展，其他各國，自難與其並駕。蘇聯公共生活的參加，已在婦女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二 婦女的理智生活

「有文盲的國家，是不能建築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句列寧的格言，便是蘇俄擴大文化工作的起點。而這種工作，果然又在現代蘇聯實現。

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俄國走進歷史最後一頁的時候，國內文盲之多，仍佔歐洲各國之首席。能寫能讀的，平均十人之中，竟不得一。此時，消滅俄皇制度下傳來的最可憐的愚蠢，當然是一種急不容緩的工作。到了現在，這種消滅文盲的工作，果然達到勝利的終點。因此，各種重要的事務，遂消極和積極的落在蘇俄婦女的肩上。

蘇俄在一九〇七年時，即屬城市的婦女，文盲數目亦有百分之十三。全國男女文盲，約有一千二百萬。其中年齡在三十五歲之上的，或居住國境邊陲鄉村的，共佔三百萬。迄至最近四年，學習寫讀的男女，則有一千五百萬。澄清文盲工作，由莫斯科區的婦女，擔任指導，一時風雨叢集，轟動遐邇。到了現在，城市中的文盲，已形絕跡。這不能不算一大成功。一九三二年，總動員下的「文化兵士」不下一百十萬之衆。

每天，你不難聽到許多澄清文盲的事件，和怎樣使年大的農婦，開始學習。在「莫斯科勞動宮」(Moscow Palace of Labour)開會時，有個來至蘇拉爾省區的女工說：「我住在科妥夫加(Kotovka)」

鄉村，此地距離礦山，約有六英里之遙。但是，沒有一所學校，鄉村的女子，都是無智無識。雖然，偶而來了一個教員，不過，不久就離此地。然後，我們召集會議，討論這事，要讀書，好教員是少不了的。於是，我將不識字的女子，開成一張清單，總共有七十位。果然，我們請到一位新教員。現在，大家都在那裏讀書。諸位，我們便是以前不知澄清文盲爲何意的女子。」繼此演說的，便是一位老態龍鍾的農婦：「請你們不要以爲我年齡太大。不錯，我雖然已過我的六十二歲。但是，五十年的光陰，是在俄皇暴威之下過掉的。——不要數它吧。那時，我當然不會寫讀，現在呢，我已能在報紙上發表我的寫作了。」所以，從前無智無識的女子，現在成爲行政公員的，醫生的，農業專家的，工程師的，實不在少。迄今，俄國羣衆讀書的熱忱，真是空前絕後。整個民衆全爲智識欲所佔領。所以，喻俄國爲世界的最大教室，不是全無依據的，且看鐵道旁，電車上，車站上，公共食堂裏，花園和路蔭的長橙上，凡能有半小時空暇的男子（女子往往比男子爲多）不是默誦着書本，便是拼着字母。那樣勤勞寫讀，幾使他們除讀書而外，則別無他事。

在教育機關的女子，既有讀書的熱忱，又肯勤於寫讀，所以，她們的成績，往往比男子爲優良。我們不論老幼，都應當讀書。無智無識的青年，不准做工，我們要強迫他們讀書。」一位來自礦區的女子，在莫斯科大會上，發有如此的言論。不久之前，蘇俄報紙，報告某鄉村的女家主，與女僕簽定一張「每日須讀一個半小時書」的合同。像這類的事，在蘇俄也日有所聞。

列寧格勒，有九個青年女工，因爲晚間要上課，便誠懇的請求工廠委員會，准她們做早工。某次，當

我在羅斯安夫區捲煙工廠，親自見到一位年在二十五歲的女工，跑到宣傳主任之前，流着眼淚，因為她聽到課室名額已滿，而不能准她入學。

「假使我不能入學，我就情願去死！——我對於國家，也許像發明家似的，助有極大的利益。」她流下淚。

充滿生命和力量的列寧遺訓，留給蘇俄民衆，一個不可磨滅的痕跡：「我們必須由淺而深，由深而更深的刻苦寫讀。然後，看看我們的寫讀，對於我們是個死字，抑是一句活話。然後再把它化爲我們血肉的骨質的骨，以作爲新生活基礎的一部。」現在，列寧對他的學生，已得到安慰了。普及強迫教育，早在蘇俄實地推行，以讀書的基礎動力，來維持國家的生活。在一九三二年，各學校的學生數目，平均增加到百分之四五。加以初高兩級小學（七年至九年的基本課程）文盲學校，以及普及教育密網組織計算收容學生總數，則有五千七百萬，如以工廠學生數目算內，則有五千九百萬。

至於女子入專門學校和工廠學校的百分比，亦有相當的增加。因爲婦女一入工廠，便成爲工廠勞動學校的學生。從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二八，增加到百分之五〇。入大學和勞技社的女子，在一九三〇年，爲百分之二七·六，到了一九三一年，則爲百分之四〇·九。醫科大學的女子，佔女生全數的百分之七五，師範學校女子（Teachers' Academies），佔全數百分之五一，其他大學各系的女子，佔全數百分之三九·三。勞技社的女子，佔百分之一八·一，做初高兩級小學教員的女子，佔百分之六七。

學生的數目，當然比讀書人數目爲小，雖然兒童和成年的教育，以不收學金爲原則。然而，全俄學校，究竟多到何種程度，讀書的人，究竟共有多少，我們似有加以檢點的必要。據一九二三年所編制的統計，至該年年底止，全俄讀書人數，共有八千萬之衆。平均每兩個居民，即有一個讀書的；而國家的教育經費，亦從一九三一年的四十一萬萬二千六百萬羅布（四，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增加到五十八萬萬四千五百萬（五，八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羅布（一九三二年）至於教室的學生，人數之衆，幾使人無法在一二小時內，按冊點名。（男子少於女子）

現在再來看看蘇俄的函授教育。課程的範圍，包括極多的項目，唯着重機械工程學。函授總部設在莫斯科，報名入學的，有各地鄉村的青年——亦以女子爲多——書籍文具等物，亦不收費。凡入學的，先將自己的寫作，呈送到鄰近的機關，迨至修改和分級之後，便轉回學生，並附帶未來工作的指導。函授學程的班次，係由高小到大學，並使所學的課程，務求與實際生活方面，發生關係。所以，學生不但要到工廠實習——如工程，水力，機械，化學等方面——並且要經過「保證」的證實——譬如工廠是學校或大學的「保證」，而學校和大學，便是社會的「保證」。

雖然蘇俄的學校制度，有其優處，然而弊病和退後，亦未能盡免。它的大毛病，就是偏重一面——技術方面——和美國形式的普遍化。所以，新興蘇俄的科學家，農業家，醫師和教授，雖徒然的踏入這種園地，而最後的結果，誰能加以判斷。至於研究工作，女子比較稀少，不過，求智的熱忱，稍爲增加她們

的希望。三十所科學研究院裏，也有百分之二五的婦女。然而，工廠中的女工，憑着實際經驗，獨自研究而想出的小發明，對於生產的增加，計畫的完成，其價值亦不在小。近來，從事研究工作的婦女，也稍示增加。

聯邦民衆，除求知熱忱之外，還有閱讀的熱狂。祇要有一「字」的樣式，不論其內容如何，無不閱讀。出版書籍，總不消數日，便銷售一空。假使你到書局裏，買幾冊書，你便見到濟濟的一羣，從早至晚，總是滔滔不絕。用來「刺激閱讀情緒」的金錢，每年不知要耗去多少。各街各巷的標語，形形色色，使你目不暇接，又使你觸目驚心：「書本教你征服一切。」「書本是完成五年計畫的偉大利器。」「沒有豐滿的學術，不配稱共產黨員。」等等標語。在工廠裏，公署裏，或是數十人的團體，總有一間讀書室，圖書館。往往又貼着：「男工女工，走進圖書館來！」圖書館內，報紙和雜誌，力求便於工人取閱。而鄉間方面，又佈滿着流動的圖書館。最近共產青年會，又收集了十萬冊的「爲鄉村的書籍。」讀者若有不明白之處，可註明年齡和職業，向「國家出版部」(State Publication Department)作書面的詢問。整個民衆，尤其新醒的婦女，閱讀書報的興趣，確實異常狂熱。蘇維埃報紙的銷數，亦日見擴大。婦女雜誌的數目，亦日見增加。迄今已有二十多種。

蘇俄三大婦女雜誌——女工雜誌，農婦雜誌，和女代表雜誌——的編輯部，聯絡無數通訊處，每天收到蘇聯各地的無數通信。凡是從前不識字的婦女，以及因革命而不能安心讀書的婦女，到現在，

不論女工，女僕，女代表，抑家務僕，亦不論年齡大小，無不揚眉吐氣，發表她們的思想。在許多通信中，常常發現到她們的能力，個性和生命力，有着驚人的表現。至今，蘇俄女羣的寫作，閱讀和求智的怒濤，已高出了男子。

即使不能寫字的女子，也學習「寫作」。她們先把自己寫的信，謄抄清潔，然後送給學過文字修詞的人修改。而這些信，卻為各雜誌，各報紙，所樂為登刊的。因此，便開闢一欄，專備發表女工和農婦的通信。

並且用報紙和雜誌，盡量的幫助她們，指導她們，答復她們，以增加女羣寫作的活動。

當然，女工和農婦的通信，其內容和數目，日趨豐滿，日見增多。投的稿子，近來有詩，有短篇小說，有雜記，有故事。那種原始的文藝作品，總是盡量的登刊，以鼓勵未成熟的女作家，向前努力。

同志——女工和讀者，把你們的散文，投到女工雜誌編輯部。你們的詩，不時的在我們女工通信欄裏，獻給讀者。凡是不能登刊的詩稿，總有完全的答復，郵寄作者。你們有幾篇詩，是登刊在文學批評上的。

不要忘記把你們的信，不要貼郵票的寄來。

這樣一來，蘇俄民衆的詩歌，又產生一種新的形式。——技術化，美國化，和物質化。那種粗魯的詞句，現實的結構，和音調節拍，總帶着古代的風氣的意味。像這種風氣，即在今日的俄國北部，還未完全

死去。新時代五年計畫的「琳琳納」歌頌過去的詩歌，配着嚴緊的音調，便在蘇維埃國家的中心莫斯科，突然興起。（在革命之後）所謂興起，即指當時俄國土著說書的，古代的「琳琳納」和神話故事，一時流蕩在民間，而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大母（Grandmother Marya Krivopol'yenova）的奇蹟般的生活，亦被人傳誦。

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是在一九一五年，鄰近啊威及爾（Archangel）地方，被人發現的。那時，她已七十有二歲。這個女乞丐，歌頌着她的過去，從這村流到那村，替顛沛流離的人們，作了許多精美的詩歌。她的搖籃地，是在俄國極北部的幻景區域。那裏的大自然，風景和人民生活，有着千變萬化，不可想像的美麗。在那裏，他們不知道白天會有夜晚，會有終了的時候。在那裏可以看到木搭的教堂，聳立在河岸，渺茫的沈浴在五光十色的幻景之中，消失在潺潺流水的小溪。在那裏，有叢叢的綠茵，有直立的瘦杉，更有古代的森林，和灰暗陰霾的天色，那樣的幽靜和寂寞，使你想像到蒼茫音樂的宇宙……

住在那兒的俄民，在極遼遠的時代，就有着純潔的特質，自由的思想，不知道什麼是農奴。那種特質，還存留到現在。他們言詞之親密，景物之美滿，常常含有靈性和生命力的啓發。

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所寫的一篇「故鄉景色」傑作，是一首音樂，是一首詩歌，是人性靈感的真諦。這位年近古稀的女乞丐，便是那一望無際森林的產物。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才流到彼屈格勒，

才登了藝術的文壇。她的一張嘴，雖然零落得祇有三棵殘牙，但是她的靈火，和她的絕倫的藝術，卻偷掉數千個心，受過別人長篇的歌頌。但是，三個月後，她預備好路糧，又回到她的故鄉。

在一九二一年，人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郎納切斯基 (Lunacharsky) 帖邀克栗孚波爾易諾



女詩人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大母

娃大母到莫斯科。那時，她雖有七十有八，竟然如約降臨。然後又流蕩到列寧格勒和其他許多城市。並且在新的世界，和嶄新的人物之前，講出她的神祕。不過，她的踪跡，除數十次在學會和圖書館外，大多的時間，是在學生之中，她見到她的成功的慶祝，未幾，便作最後的隱退。

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死去

已數年了。她的奇蹟，她的藝術，恐怕祇有俄國的淨土，才能產生這種的事跡。不過，她所屬的種族——還遺留在俄國。

這位大母對於自己，曾如此的寫着：

Alyonushka Novikova-Vashintsova——

我在一八六〇年，生於莫斯科市。我的母親，是擁資數百萬的太太的役女。我的父親，是個銅匠。他能自己寫讀，並且還要教我寫讀。但是我的母親卻因此咒罵我的父親。她說，上帝知道這女孩的頭腦裝的什麼，不要胡思亂想，不要受魔鬼的玩弄。在開闢世界的時候，沒有什麼女孩讀書的。所以，我便不能讀書。在十二歲之後，我便做了紡織女工，成了上帝忠實的奴隸，生活的奴隸。二十歲，同軋夫立科福（Гаврилов）鄉村的農夫結婚，又做了我丈夫的奴隸。我生了十個孩子，夭折得祇有五個。我過着「常遭丈夫咒罵」和「禱告上帝」的鬼魔生活。帝俄的戰爭，把我的孩子，分散到世界各部——一兩個孩子當了兵，其餘的，上帝知道在那兒。到了五十三歲，才脫離我的丈夫，以做工維持我的生活。

帝俄戰爭，像塊恐怖的黑雲，籠罩着我們。五十六歲，我做了開弗城傷兵醫院的女僕，並且還照料患斑症傷寒的病人。那時，我聽到那些肢體殘廢男子的咒詛和呻吟。他們咒罵戰爭，咒詛上帝，咒詛俄皇。這時，我才知道上帝是沒有的。到了六十歲，我整個的心，才轉向共產主義。

一九二三年，我在莫斯科海關當運輸工；同業工人舉行會議，我便被選為婦女團體的代表。我擔憂着我的年齡，擔憂着我的半通的文字。幸而蘇維埃政府，啓起閥門，帶來了光明和智識。此時，我便整頓我的青春，加入女工通信團體。我的幾篇半通的稿子，果然刊入了中央雜誌。一九二四年開始的時候，我真的老了。

當我有着空閒，我便讀着《女代表雜誌》，又默想着它的一幅插圖——一個在蘇維埃國家被視爲人類的女子，躺在光明的母性露台上。假使以我們老舊生活的農婦眼光看之，便是淫穢的畜牲。這使我心痛得流淚。它又激起我寫作舊時生活的志趣。

但是，我從那兒說起呢？從那兒落筆呢？我不知道怎樣去做……

我便買枝鉛筆，絞絞我的腦子，慢慢的寫。希望果然漸漸強起，我乘着這個機會，結果，我便寫完我要在「讀女代表雜誌後感」所說的話。

我很幸慰看到我的稿子，登入雜誌。然後，我又寫了許多頁的「舊時生活」。這篇稿子，也一字無遺的登出。最後，我便得到「婦女的辛酸」的新題目。

那時，我被積極寫作的怒濤所激盪。我想，現在，還該多讀些書。我便買本簿子，和一冊文法，到圖書館報名，藉此想多看幾本書。所以，我便在我的斗室裏，孤陋寡聞的開始讀書，以冀改善我的寫讀。在一九二四與一九二八年四年之間，我的作品，除在《婦女雜誌》所登刊的幾篇故事之外，還有幾本「國家出版部」出版的小冊作品。

偶而，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冊作品，我不信這是我寫的。我便翻開我的稿子，和雜記，哦，是的，這便是我的殘稿。我的小冊作品，簡單得沒有一個智慧的字眼。不過，卻能教會無智無識的女子。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懷着「替婦女從頭至尾寫成一大冊」的概念。桌上有稿紙，手裏

有鉛筆。我的鄉村生活，和我的工廠生活，便在我的記憶中，像條冗長的狹道；像條舊時生活所必經的雜亂的黑暗道途，充滿着咒罵，凌辱，和辛酸的婦女眼淚，一幕一幕的經過……：……：我不管好歹，直望下寫，所幸錯誤不多。我預備寫完「瑪林加生活」(Marinka's Life) 的故事。罄盡我的能力，才學會文學的智慧。我的第一冊大作，遂得以在一九三〇年底問世。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我便七十三歲了。但是，謝謝蘇維埃政府，我的青春，還沒消滅，我有着共黨青年會女會員的精神。現在，我的生命的終點，還沒露面。我希望脫「瑪林加生活」第三部的稿子，以紀念創造光明前程的新興的一代。

我的晚年，很美滿，很光明，我能最快樂的死去。領我上文學路程的，是我的同志，我的朋友隆得密蘭 (Ludmila)。我所以要寫作因為我要證實帝俄時代，被人所說的女子，是怎樣的不準確。婦女果有征服一切的決心；即在黑暗的時代，也沒阻礙和困難……：……：

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以奴維加哇 (Alyonushka Novikova Vashintsova) 民族特質，寫成了「瑪林加生活」。自此書問世之後，戈易基 (M. Gorkyi) 才寫給他的「最年青」的同伴：「這是她的艱難的工作，也是蘇維埃實現中的驚人事實……：……：我們國家，有着數百萬像奴維加哇的女子，不過她的表現，可以作為鼓勵走向新的，自由的道路的例子……：……：」

其實，瑪亞·克栗孚波爾易諾娃的作品，何祇「蘇維埃實現中最驚人的事實。」那個農女的形

式，寫得如此活潑，如此新鮮，如此生動；她的個性，寫得又如此入微入骨；對她的描摹，復如此誠摯樸實，獨立，使我們讀之，如讀不修飾的古代彬琳納詩歌，兒謠，神話，諺語，教條，和短歌。總之，各種俄國的真情，發揮得淋漓盡致，絕沒有一絲革命前的腐舊氣味。把俄國的語言，運用得非常高崇，直率，和清雅。至此，我們不妨問問，這種豐滿語言的特質，是來至何處的呢？我的答復：也許由於俄國所佔據的遊拉細亞（*Eurasia*）疆域，不論以地理上，種族上，歷史上，都併兩洲的寶藏。所以他們的風景，文化，人類模型，藝術，甚之語言，無不受天賦的特厚。

現在，我們再來講講新俄國女作家中，佔俄國文壇第一流地位的蘭迪·斯西夫琳納（*Lydia Szevullina*）。這位女作家的父親，是韃靼的後裔，生於一八八九年。幼年，受到俄國化父親的教訓，便與豐滿的俄國文字，結了不解之緣，雖然她的父親，是位牧師，但是，卻酷愛俄國文學。而她的母親，祖母，和乳娘，對於她結識俄國文學，也有深切的幫助。說也奇駭，她的乳娘，雖然不會寫讀，然而，卻能使蘭迪·斯西夫琳納認識世界和俄國語言的美點，使她在俄民和俄土上，獨自的發掘了語言富藏。

蘭迪·斯西夫琳納在六歲的時候，便寫封給俄皇的信，請求寬免她的垂危的父親。——她的父親，不久便與她們分離——所以，她的父親，幻想到他的女兒，總有一天，會成了女作家。這個小小的女孩，到了九歲，便開始寫作小說。在奧利柏市府（*Orenburg Government*）的Russo-Kirgiz補習小學，第一次經驗到她的藝術天才。因為小學教師，不信她所交作文，是她自己寫的。一九〇六年，及格

了高級小學的離學考試。此後，時做教員，時做劇員，革命之後，始做西伯利亞圖書館館員。自一九一九年後，在當地報紙上，發表過許多篇的小說和評論。她的「四章」(Four Chapters)小說，於一九二二年，發表在「西伯利亞火線」雜誌。而這篇小說發表之後，她才開始她文學的事業。在一九三二年，此時，她還在西伯利亞——發表她的第一集的故事。繼之而發表的，有她的六部傑作。(Rotten Manure, Virinyeya, The Peasant Legend of Lenin, The Breakers of the Peace) 有幾篇已譯成外國語言。

蘭迪·斯西夫琳納的作品，與其他國內國外的女作家，其特點和性質之不同，是在何處呢？

對於這個問題，著名的蘇俄文學批評家孚隆斯基 (Voronskiyi) 有這樣的答復：

設就作家而言，蘭迪·斯西夫琳納，則屬於革命戰爭時代的作家。她的文學活動，既在那時開始，而她作品的實質，特點和趨勢，亦不少那時的形式。她的小說，有農民，有智識份子，更有革命的孩子。她所描寫的景物，不外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期的模型，以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奧利柏和西伯利亞兩處地方……：她把西伯利亞帶給了我們。並把那兒的嚴冬，狂風，和立賽諾 (Rysany) 塔朋夫 (Tambov) 兩村的農民，也帶給了我們。那兩個村上，有着濃密的森林，和穿粗衣，吃麥飯，戴羊皮帽的土著……：在十月還未到得勝利的時候，內戰便在俄國中心的鄉村和城市，爆發開來。窮困衝破了財產，傳統的風俗，紛紛崩裂，俄國鄉村

的內部，消失了它的春天。冰是難溶解的。潮頭開始盪動，浪花掃淨了沿岸的景物。

鄉村的農民，——從前線退回的兵士和兵士的妻子——亮起嗓子，崩潰了土地，折壞了肉體，死在她們生長的地帶。那些「見警察脫帽致敬」的鄉村，不復再死氣騰騰，亦不復再盲目無智的受着壓迫。凡是受到革命麻醉的新鄉村，無不勃然興起偉大的力量。……

蘭迪·斯西夫琳納，像個印刷匠，不但很簡潔描寫到鄉村，並且把西伯利亞和奧利柏的貧困村落，也盡量的加以鏤刻。這便是她的藝術最重要的地方。她的 *Sofrons and Artamons* 不但生動誠摯，懇切，並且帶給讀者一種超倫的能力和精美的藝術。她的文學是我們的，如果能親密的認識它。她好像在這些地園中長大的。我想，總有個時候——很近——我們的鄉村，也會產生女作家，女藝術家；不進城市的學校，在她們茅舍裏，正如蘭迪·斯西夫琳納用着村婦的簡單眼光，看透鄉村，寫出像蘭迪的作品。……

蘭迪·斯西夫琳納的最得意傑作，要算那部備受蘇俄歡迎的弗林尹亞 (Virinyeva) 小說。這部小說，後來又排成戲劇，風行於國外舞台。——巴黎和其他各地。弗林尹亞是俄國文壇從沒見過的一種農婦，嶄新的思想，屹然擺脫舊時的傳統概念，並且不虛偽，能耐苦。她的個性，便是不避艱難和痛苦，反抗一切：她反對頑固的家庭形式，反對兩性間的關係，反對鄉村虛偽的舊生活。

弗林尹亞，是生長在半城半鄉的地方。她能寫讀，觀察精明，知道統治階級「堂皇生活」和他們

言詞的用意。但是，她找不到準確的路徑。迨至她碰到一位從前線回到故鄉的兵士，才摸到了索線。她接收那位兵士的新的鬪爭生活，同她的思想和情感。迄後，因為替後人開闢前程，便死在「白色」之手。「像條雌狼，走進她的窠穴。」

孚隆斯基繼謂：

總之，弗林尹亞的人格，是新的，奇特的，坦白的，豪邁的，因為她有着生命的動力。偉大的生命，充實了她的靈魂，託出她的堅強巍峨的個性。雖然她有這樣的人格，然而我卻很不客氣指出：女性十足，談戀愛，養子女的缺點……然而，弗林尹亞的偉大勞動的人格，仍未失去俄國新時代中的新婦女……我們的智識份子，從托爾斯泰的「南達沙」，杜及易夫的「婦女」，構成了理想「美女」的概念。不過，像這樣的女子，祇是他們實際生活的女子。可是，近代的生

活裏，卻祇有弗林尹亞那樣的女子。

蘭迪·斯西夫琳納的筆法，采色的濃厚，寓意的深奧，敘述的清瀝，思想的純潔，真能抓住俄國語言的奧妙。俄國的國魂，讀者祇能體會它的意義，而不能譯成他國的文字。她常以托爾斯泰比自己，喜歡俄國的鄉，俄族的生活。不過，托爾斯泰是消極的，不抵抗的，與她痛恨無花朵的葉子，反抗一切慣例，一切虛偽。一切智識份子的特質。當然迥然不同。設純以政治觀點而論，她是屬於附和「憲法應迎合潮流」的人物。然而，她的藝術，她的年齡，所反射出的真正革命精神，絕不像那般過度熱狂，和過度吶

賦的人物。

還有一位蘇俄著名的女詩人，就是瑪麗太·薩金顏 (Marietta Shagin'yan) 她的文學事業的開始，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她的作品，便是那個時期的產物。不過，帶有俄國象徵主義的意味。作有故事，短篇長篇小說，和 *Orientalia* 詩集。她是最崇拜哥德的俄國作家，亦是研究哥德作品有素的人物。迄後，在她的「微瑪旅行」(Journey to Weimar) 裏，她歌頌着她理想的人格。由於她不懈怠的努力和研究，才追上革命之後的新道路。最近，她的「水力站」(Hydraulic Power Station) 一篇作品，亦備受蘇俄的擁戴。這篇作品，便是敘述蘇俄生活澈底改變的一篇政治哲學小說。這小說裏所描寫的男角，是個從未與勞動相謀的智識份子。不過，在改造生活的時代，便隨一位熱心的改革家，學會了許多真理。而這位女作家的生活史，是寄託這男角而發表的。瑪麗太說，她有一蘇維埃的報紙，和蘇維埃的土地，「才謀得她的「自己的發現，和自己時代的實現。」

瑪麗太·薩金顏一旦找着自己的道路，便立刻重新學習她的活動，和她的文學。每天到學校，上「馬克斯的學程」以恢復她的殘敗的理想，重見天日，而她的舊友奧爾加福熙 (Olga Folsch)

——名小說「布包的石頭」(Clothed in Stone) 的作者——已落在現代蘇俄大潮流的後面了。

無產階級女作家安娜克栗娃尹娃，是共黨的心靈。她對於「十月革命怎樣影響你的作品」蘇俄作家調查表的答復：「十月革命單單影響我個人嗎？對於十月革命能隻字不提嗎？假使沒有它，我

不會成爲女作家的……」她的「森林中的工廠」(The Factory in the Forest) 小說，是用社會思想的效果，和城市鄉村兩方的影響，所說明重新建設荒涼鄉村中的停頓工廠的情形。

「在新舊兩途的中間，」產生出一位天賦頗厚的民衆女詩人弗拉伊畢 (Vera Inber)。這位女詩人，在一九一二年之前，祇寫過一篇現代的韻詩。從一九二二年之後，才寫成許多篇的談諧的散文。在一篇短篇故事裏，她想把俄國的新生活，加以描寫。果然，她用了有韻的敘述，極生動的，極談諧的，抓住了新生活的意義。在她的自傳式的「太陽之地」(The Place in the Sun) 小說中，說明她在轉變的時候，理智上受着怎樣的痛苦和錯亂。到了蘇俄羣衆，「文化飢渴」的時代，才決定了她的心。那時，聽說她在描寫一個水手，感覺到「已在生火的智識爐灶，」因爲燃料的缺乏，不能有一蒲斯金，尼科拉·戈戈爾那樣的火焰。」因爲「他們是民衆的。」伊畢告訴我們，當她想出外的時候，一個男子怎樣的向她辯道：「我的時代的崩潰，並不是我的過失。——結果，總不流血而死亡。我不願意受着這樣的創傷。」她答道：「我寧受着這樣的創傷，卻不願有着生膿的瘡痕。」像這樣的經驗，雖然外表沒有多大意義，不過她所以能至「太陽之地」卻是絕對重要。

現代的蘇俄民衆，不但熱烈的討論到劇院，影片，講堂的文化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戀愛問題，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兒童教育問題，亦無不大加辯論。所以，隨此而產生的文學，亦不外保持時間與空間的功用，脗合「過激黨的節拍」以描寫這類的問題。因此，凡流入這運動的作家，都充滿希望，跑到工廠，

風雨隊，農業區，工業區，歌頌着，講說着五年計畫的勞動人物。委員們，當然不能從事這種啓發的工作。但是，到了現在，五年計畫，雖告終結，這種活動，亦隨之而攢開，不過詩人的前進願望，又一度走入「爲出版和雜誌」的道路。

至此，我們要把萊栗莎利斯尼（Larissa Reissner）略加介紹。（她的事跡，已編入內戰史冊）在一九二八年，祇有三十三歲，她遂謝世長眠了。生前被人尊爲新蘇俄的聖哲，光榮的女作家。她有革命的光榮，人格的光榮，和女性的光榮，當然也是一位上數的詩人。

卡爾萊底克（Karl Radok），在萊栗莎利斯尼的兩集俄版傑作序言裏，對她留有一段記載：她才二十二歲，俄國資產階級，正在敲着它的喪鐘。她所描寫的戰爭，和革命，果無身歷其境的靈魂，果無戰士的精神和偉大的詩才，捨她而外，誰能描摹得出。

在許多作品中，萊栗莎利斯尼所留給我們的文藝，祇有一種「十月革命」的章旨。她在一八九五年，生於留彼寧（Lublin）。她的父親，是該地農科大學的教授。在她的血管裏，流着父親的巴爾幹血，和母親的波蘭血——一種參雜古代德意志法家莊嚴和波蘭熱火情感的血統。

這個女孩，是在德法兩地之間長大的。她的父親，在這兩處地方，研究過學術，迄後，便移居外國。……幼年，她已深悉這兩地，並且還常常眷戀德國。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她的父母回到俄國，息居聖彼得斯堡。

二月革命第一次運動時，她已在勞工集會裏，大肆活動，並擔任新生活的起草。十月革命之後，擔任編制博物館藝術品的目錄。

在局部革命開始活動的時候，她便加入了共黨，而派到 Czecho-Slovak 的前線。那時，她在紅白兩軍作戰的地方 (Sviyashsk) 從事工作，並指揮沿孚爾加河岸的軍艦。當爭鬪方興的時候，她以熱烈的友誼，撫愛着坦白的，勇敢的，和有偉大仁慈心的衆水兵。那時，誰也沒夢想到她會是前線的同志，海軍上將，莫斯科海軍委員萊斯科爾諾科夫 (Raskolnikov) 的妻子。他們的結婚，是在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〇年，她到了阿夫汗，（她的丈夫即是該國的大使）她把消耗在東方暴君宮殿裏的兩年光陰，潛心研究馬克斯的學說，英國的帝國主義，以印度的解放爭鬪史，然後，寫成她的「阿夫汗」大作。一九二三年，回到蘇俄，先在蒂利斯丁 (Dresden) 工作，又輾轉來到新興的漢堡 (Hamburg)，寫成她的「在壁壘上的漢堡」 (Hamburg at the Barricades)，和「煤與人類」 (Coal, Iron, and Living Men)。自此之後，她的文學作品，又展開一個新時代。其時，萊粟沙利斯尼住在莫斯科，而她的至友，女詩人蘭迪·斯西夫琳納同她的丈夫，住在列寧格勒的一學者住所。不過，萊粟沙利斯尼便寫封信，（未經發表）請她來到莫斯科。在這封信裏，她

表示了她對於藝術的觀點：

……好久沒寫信給你，——你離開莫斯科，我有什麼權力來示以悲痛，和驚擾你呢？不過，在莫斯科能夠創造藝術，當然，沒有蜘蛛的網，人類也能生存的。我每想到聖彼得斯堡，總是留戀不捨。住在「學者住所」的你！在那神志不清的人中，在那日色久沉的城裏，總有點辛酸苦辣吧。在那裏，滿天的青雲，祇能見到一條狹直的北極光色。你，——在那裏！不論你怎樣康健，手腕怎樣有力，會使你息然湮沒……：……快點離開吧！

莫斯科是亞細亞，也像一所勸工場。你坐在那兒的茅棚，不肯離，總要受到痛擊的。你最後的一本書，問世之後，沉沒了好久，這便是你在那兒寞落的佐證。但是，這座荒涼城內，有人談着你，也有人想念你。少數卑賤的批評家，所以把你的名字，塗上許多污泥，因為冒充你的作品，以迎合大批的羣衆。你能成功，固然最好，萬一你失敗，這便是你的責任。像你這樣的天才，自不難一鳴驚人。——此後，便沒有人能偷竊你的作品。請你不要因此怒我——你怒不？我還要向你進一言：你不妨寫壞的，無意思的，凌亂的，不過你總那樣做，不然，便無法升起一層。讓粗魯吞沒一切。給他們一種教訓，使他們不敢蔑視一個藝術家所取得的偉大的價值。——須知：獨自創造的價值，可以沉沒溝渠，也可以轉向屋頂……：……

我們知道，萊粟莎利斯尼的母親，也是天賦特高的女子，在寫給蘭迪·斯西夫琳納信裏，最後有

這樣的幾句：「我吻你，抱你好像對我母親一樣；因為你像她那樣，有着站在火線上的生命的動力：」其時，蘭迪適遭着女兒的天折而悲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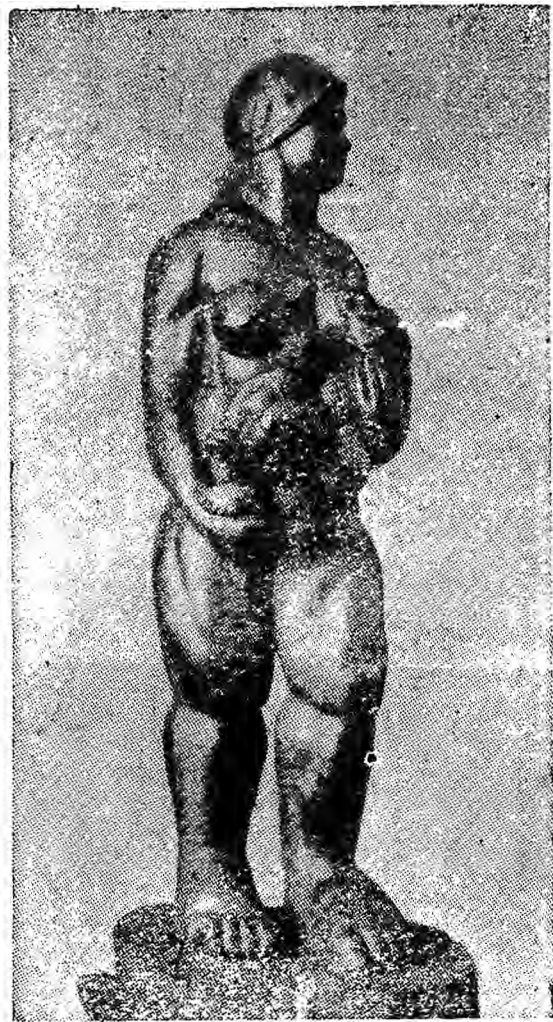
至於婦女在彫刻和塑像的藝術上的地位，這時，還不能作最後的評判，雖然藝術世界的恐慌，正如經濟世界恐慌同樣的嚴重。不過在蘇聯境內，卻不十分感覺得到。因為他們終日忙於建設公社，公共廚房，公共食堂，嬰兒寄託所，各種病院，各種學校，和各種醫院。固然，先求衣服完備，洗浴適當，飲食飽滿，睡眠充實，然後才能談到裝飾，才能談到藝術。最近完成的五年計畫，固然也是着眼於此。所幸，蘇俄的畫家，彫刻家，藝術家，卻沒遭到這種厄運的阻礙。凡是未進過藝術學校的民衆，國家則另行加以安插。因為，蘇俄爲着五年計畫，不惜僱用許多外國，和國內的建築師埋頭建設。所以，招集畫家，繪畫巨畫，壁畫——各畫家所幻想的夢！——設計各種建築圖案。諸如，勞動宮，勞工俱樂部，勞工醫院等等。於是，蘇俄的藝術，才得以廣闊的發展。彫刻家，把公共場所，佈置許多革命領袖的曲線塑像，把各大城市，點綴得能合於社會主義的要求。博物館，則購買現代的偉大藝術作品，圖案藝術家，在報紙上，雜誌上，尤其兒童刊物上，不斷繪畫許多高級的藝術畫。以使俄國民衆，得以深切的啓發。男女藝術家，常常邀去協助影片，和劇院，並設計羣衆遊行，羣衆季節，羣衆慶祝，種種美術的佈置。以上所說的，都是關於彫刻，繪畫，和音樂三方面。在這短短的時間，蘇俄的藝術，當然談不上有什麼偉大的創造。不過，對於這個問題，各人所發表的意見，則各不相同。

蘇俄婦女，沿着這條新線索，向前發展，便產生了男性的體力。關於這點，且在莫斯科從事彫刻藝術的女子爲例：她們不但具有必需的體力，並且還能單獨刻鑿和搬運大塊立體的木質。再看彫刻家所陳列的作品，男子方面，往往是細小的，古怪的，具有相當魔力的半身像，刻像，或木偶。而女子方面，卻多是粗魯雄壯，沒有一點修飾。給你一種「更大力量」的印象。所以，蘇俄民衆所談的「爲女子所打敗」不但指婦女在國家和政治上的手腕，亦指婦女在彫刻藝術的力量。

然而，被認爲女彫刻家的，雖然有少數幾個，但是她們的藝術，總是有限的，唯有比屈薩·絲山安密絲加亞（Beatrissa Sandomirskaya）才有獨創之處，解脫傳統的束縛，而轉向最美的本質木刻。她用着楊樹，橡樹，菩提樹的木段，彫刻她的農男村女。她的精巧的技藝，不但比較俄國北部最美的木搭教堂——「上帝的神龕」——而無遜色，並且已超過最美滿的木質彫刻。她僅憑一張斧頭，不加思索，應心隨手的斫伐樹身。她的有生命的「卑夫」是用樹心刻成的，那種粗魯的神態，若有所言的表情，看來好像自然中生長的天然的工作。

絲山安密絲加亞在十四歲時，已名聞聖彼得斯堡。她的「農夫」木刻，不時的運到國外去展覽。即使美國公民，亦能認識「蘇俄婦女的刻像藝術，確實勝過男子的氣概，力量，想像，和彩色。」（她作品的特點）不過，她也是十月革命，女子中的一位藝術家。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列寧要委辦五十件巴黎模型的紀念品，以備在莫斯科，舉行第一週十月革命的大慶祝。這五十件紀念品，一半由成名彫刻

家擔任；一半由在校的青年藝術家擔任。那時，她還是個學生，亦被委為擔任 Robespierre 紀念品的彫刻。當時，有人向她警告道：「誰知道革命不再受顛覆呢；所以，為安全着想，最好，不要選擇那些革命的材料。」不過，這種警告，她祇當着耳邊的風，三個月，刻成了她的紀念塑像，陳列在「亞力山大花園」。果然，遭到了別人一星期之久的痛罵。不過，她終究得着她的作品的獎金。隨後，她以這筆獎金，跑到土耳其斯坦，盤桓了十八個月，在那裏，她學會了當地土著的許多故事。



刻木的亞加絲密安山絲·薩風比「母黑」

動。舊俄時代的「神母」，祇有它的概念，而沒有它的靈魂。不過，新時代的俄國農婦，腳上還帶着泥土，還是那樣的笨拙，那副粗壯的腿，仍然，牢固的陷在汙泥，顯然還沒從泥土中解放出來。但是「黑母」(Mother Black-Earth) 暴露出她的勝利神態，兩手抱住她的兒童，露開她的胸，表現她的健康，赤露

一絲不掛，祇繫着一塊首巾。這種形式，便是蘇俄新女性的象徵，也是俄國的「小母親」，在乎爾加河浸溼過的「小母親」，在莫斯科有光榮地位的「小母親」。

蘇俄的女畫家，都有男性的表現，同時，她們的作品，常以新革命目標，為歸依。考其原因，或許因為直接與「新生活」發生了接觸。所以女畫家的作品，多以「佩着紅色勳章的婦女」、「農業機械工作隊」、「手提機關鎗隊」、「工廠」為她們創作的資料。那種雄壯的風度，誠非蘇俄境外人民所能想及。當然，精細女性的作品，亦屢屢見不鮮。

至於蘇俄的劇院，似無詳加敘述的必要。因為：一則描寫蘇俄劇院的文章特多，再則親目所擊的人，亦不在少數。概而言之，蘇俄劇院，往往是個人的，不過串演極慎重，極道德，因為它是俄國公共的「道德機關」，「人類行為的學校」。莫斯科的劇院，共有三十六所，每場戲票，甚之在一星期前，業已售完。所以在任何劇院的左右，總有許多人在鵠立着，閒蕩着。而劇院亦盡力設法使舞台能接近公共，能抓住公共，以求舞台成為民衆的講堂。至於演員，不分上下，都能認清他們的責任，亦不論串演的角色重要或不重要，總是盡心盡意，以求戲劇到至善至美的地境。因為這層原故，「明星」之流，蘇俄是沒有的。串演的劇本，女子當然是不可少的角色。但是絕無戀愛的勾當，兩性的放蕩，劇情亦力避過火之弊，祇爽快談及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問題。而女演員，獻技舞台，也沒有求高入顯的思想。導演僅顧到她們的表演，而不注重她們的醜美。所謂現代舞台上，是沒有「漂亮小姐」的，因為舞台是生



莫斯科學術劇院第一幕托爾斯泰的「復活」表演

活的鏡子。掃除了商品化的戀愛主義，低級的色情狂，而坦坦白白，向着人類的目標做去。因此俄國劇院，用着通俗化的表演，明顯的審美佈置，純潔的倫理，和深刻的造詣，留給看客一種不能磨滅的印象，以澄清他們兩性差別的概念，和消弭兩性的實地的衝突。總之，蘇俄舞台的基礎，也是建築在新的世界磐石上面。沒有悲劇的演員，也沒有漂亮的明星。在他們之間，祇合作，不妒忌，而盡心盡意，表演實際生活的戲劇。

講到蘇俄劇院，我們不能忽略這位蘇維埃舞台的女經理娜太爾亞·絲賽施 (Natalya Ssats)。她是莫斯科第一兒童劇院的創辦人，和經理，從她之後，蘇聯的兒童劇院，才在各地興起，以喚起國家的兒童，在蘇維埃境內，發揚光大。

至於電影女演員，也同舞台演員一樣，沒有什

麼蘇俄明星的名稱。假使你看到安生斯丁 (Eisenstein) 影片公司的「普遍戰線」 (General Line)，便覺得恍若歷身雞鳴犬吠的俄國鄉村，這片子的女主角瑪芳萊彼金納 (Marfa Lapkina) 的表演，



農婦瑪芳萊彼金納「普遍戰線」的女主角

得到蘇維埃國境之外的讚美。但是她卻是個從九歲之後，便操勞田間，不以影片爲業，簡單的鄉村女子。

安生斯丁在未拍這張影片之前，便在許多蘇俄女演員之中，想找一位能表演主角的角色。但是大失所望，因爲她們都不會耕田，拖擺，或捋牛乳。以後，他便在鄉村各地，召集了數千的鄉村女子，以鈴響開始動作，對於她們的動作，很謹慎的觀察她們是否能負擔這層工作。但是經過了幾個月的工夫，能合格的女子，仍無一人。於是，他便把國有農地的勞動女子，先攝成片子，然後，把這張片子，一幕一幕的映出，當他們又到失望的時候，忽然，注意到一位在刈稻的女子的背後——瑪芳萊彼金納——

——他立刻覺得祇有她，才合乎他們的目的。但是，瑪芳不肯離開她的家庭。金錢終於打動了她的同意。於是她抱着她孩子，同着公司的職員，整裝啓程。瑪芳的第一次動作，很合乎鏡頭的必要條件。她的表

演，不但使影片無疵，並且還能接收舞台指導最微的暗示。使他們感覺到無時無地，總不能缺少她。當然，她不要多次預習的。並且她自己覺得，凡預習愈多，愈使她昏亂。誠然，她祇需一次簡單的指導，便能做得圓轉週到。

影片攝竣後，她便拒絕了影片公司所委她的位置，而回到她的鄉村。各人對於這位能成銀幕明星的女子，很惦念「是否再要現身銀幕。」不過這位女子，對於聞名於世的名譽，卻毫不關心。

我們現在所要問的：像瑪芳這樣賦有藝才的農婦，在俄國鄉村之中，是否祇有她一個呢？我敢肯定的答復「不！」在數百萬無聲無息的農婦中，不知還有多少像瑪芳，像瑪亞克栗孚波爾諾娃天才的女子呢。

現在數百萬俄國的農婦，正從甜蜜的睡眠中，因為從早至晚的勞作，伸舒她們的麻痺四肢，睜開她們惺忪的眼，用着自己的腳，站起自己的身子，開始走進她們新生活的發展，接收新時代的洗滌。數百年來的潛力，放出了異新的光彩，攢開了美國化的步驟，鏤刻了俄國民族的特質。

三 婦女在生產上的地位

十月革命最急迫的要求，便是婦女能有生產的地位。自蘇維埃政府得政十五年以來，新俄國的經濟，能有如此的發展，當然，不可忽略蘇俄婦女勞動量的增加。不過，凡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婦女參加

生產工業的數目，總會不斷的增加；所以，蘇俄於革命擾亂之後，開始工業化的必然步驟，亦逃不出這種範圍之外。蘇俄苟無革命，近年以來，婦女踏入生產過程，亦屬意中之事。然而，蘇俄與其他工業發達的國家，其「新穎」之處，又在什麼地方呢？它一方面有着不可言喻的速度和擴大；一方面把前進的經濟力量，根據勞動的法則，和一定的計畫，加以指導。結果，人類的社會意志，征服了人類的獨立勞動。所以說，蘇俄婦女參加蘇維埃的經濟建設，可謂歷史上的一種改變。

至於蘇俄對於保護女工的方法和保母保嬰的條文，其利於女工之處，我們在「母親與兒童」的一章裏，已經討論過。概括的說，婦女的勞動範圍，不得妨害女工的健康和女工的子女。除產兒休假，和保母保嬰法律條文之外，尚有禁止婦女從事太重，或體力所不能做的勞作條文。婦女在十八歲之下，五十歲之上，即不受強迫勞動的限制。男女的工資，以絕對平等為原則。所以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女工，往往為「不分性別，有工作即有工資」這句話所感動。

而其他各國的女工，正如俄國革命之前一樣，祇有在經濟壓迫之下，過着慘痛的生活。但是事實所昭示我們的，則是兩種不同的局面：近年以來，建設工作的加速，新工業區的擴大，生產的增加，已把大批的蘇俄婦女，漩入了工廠，使工廠的生產，有着驚人的增加。而婦女的工作，侵伸到工業的各部門。在一九三一年，從事生產勞作的蘇俄婦女，共有六百萬；比之一九三〇年的中半期，則增加一倍，迨至一九三二年，又增一百五十萬。換言之，蘇聯的整個勞動能力，婦女佔有三分之一。甚至有許多工廠，其

女工的數目，要比男工爲多。「女工工廠」——指男多於女的工廠——的負責人員，和擔任工人食料的人員，總是一男二女的比率。



蘇爾省的女「水泥匠」

佔據在各工業部門的女子，其數目之多，實在使人難能一一枚舉。所以，現在祇把「有最大婦女數目」的工業部門，——比農業爲少——如棉織工業，運輸業，製衣業，加以敘述。固然，在從前，以爲女子不宜做的工作，現在已大有人做。譬如：礦工，泥水匠，站長，售票員。在今日的蘇俄，已到處可見。再如風雨工，便能親自修理「風雨車」的各種機器。

女工數目的增加，她們參加工會的工作，當然不難推想而知。現在已入工會的女工，約有四百五十萬。一九三一年，在七百七十三個工會行政委員之中，婦女便有一百零四個；在勞工會的，或其他生產委員會的婦女，亦同樣佔有百分之二〇。所以，從事工業的女工，在各種工業部之中，——工程，礦業，

煤業——對於社會活動的分擔，已有明顯的增加。而女公員的數目，更比男子爲大。

然而，從事工業的女工，不僅是數量的增加，並且質量上，亦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如佔據高等工業地位的女子，亦日見增加）而整個蘇聯的工作網，祇有技術、農業和訓練三種科目。並且用這三種科目，來謀提高婦女的資格，以備投考勞技社或技術專科。所以工廠學校，專收有技術的工人，加以訓練。在一九三一年，工廠學校的女生，則有百分之四七；當她們學程完畢，都送入工廠，作實地的實習。此時，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又是轟轟烈烈。於是載重工的運輸制度，便介紹到戚科夫，勞動委員會，亦決定擴充工業部門，以備雇用大批的技術女工，以滿足一般女工的活動欲望。蘇俄婦女這次所展開的理想，誠非革命之前所能夢想。得到最後充實她們理想的有：裝配工，電器工，礦藏工程，海底探險，五金工業，化學工業，紡織工業，食物工業，精巧工業等等。

因此，那般新增的女工，均以「技術的勞動」見雇。在莫斯科「鐵鎚和刈刀」大工廠裏，雇用的婦女，則有百分之六十。在一九二八年時，鋼絲工廠，還沒有雇用過婦女，到現在，亦有百分之三一。新俄國裏的婦女，有航空家，有搬運夫，有獸醫，更有鐵道工程師。假如你問道蘇俄女孩，將來要做那種職業，她們的答案總是：土木工程師，機械工程師，水力工程師，建築家，農業科學家，化學家，——建築汽車公路，建築橋樑，開發礦產的確，像這種希望，在今日的蘇俄，是很容易得到滿足的。工廠雇用的女工，祇要精巧的技術，便可以升爲工廠管理，或工程師。所以任何女工，都有做指導，副管理，正管理的希望。在一

九三一年，做正管理的婦女，以全蘇聯而論，則已有十八位。聽說羅莎盧生堡 (Rosa Luxemburg) 捲煙工廠的負責職員，都是女子。當我在一九三一年秋季去參觀的時候，從她們的「公平之聲」(The Voice of the Bench) 刊物上，知道她們雇用的婦女，已有相當的跌落——約減低百分之五〇——因為最技巧的女工，不時派到其他工廠，以增加生產的出品。各部的副管理，幾乎全是女子。即使興建鄉村水閘，也有女工程師。

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有幾個工廠，擔任正管理和副管理的婦女，亦不在少。凡是舊時的工人，在工廠裏，做十年或十年以上工作的，到了輓近，對於現代的工作，多半已成問題。所以，當時他們發有這樣的言論：「我們等着看，女管理究竟有怎樣的改變。」然而她們卻改變得非常精巧，即使最懷疑的人，到了現在，也改變對「她們」的態度。

這般大批新興的女工，做起工來，絕沒有一點女性的神氣。蘇俄城市和鄉間的女子，不論體質上抑智力上，都有很大的變化。平均而言，俄國典型的婦女，都在改變的過程之中。簡單的說，就是她們有了男子的特性。關於這種問題，在西歐各國，當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為男子的缺少，女性能否擔負男性的事，已成最嚴重的問題。不過徵之近代的俄國則未必盡然。至於生活再造，且留至下章再行討論。這便是「女家主」所以能消滅的原因。在蘇俄的工廠裏，早已沒有痛苦的感覺。但是在其他的國家，因為生存的目的，才不惜流出生命血汗而去工作的。蒂寧沙娃 (M. Denisova) 寫有「在帝俄時代，婦

女苟能有家務可操，即可避免蹂躪她們生活的工廠工作，便算一生的大幸。但是現代的婦女，卻視生產工作，以服務社會，和自謀生存為主要目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婦女參加生產工作的增加，怎樣會產生了新形式的婦女——年青的搬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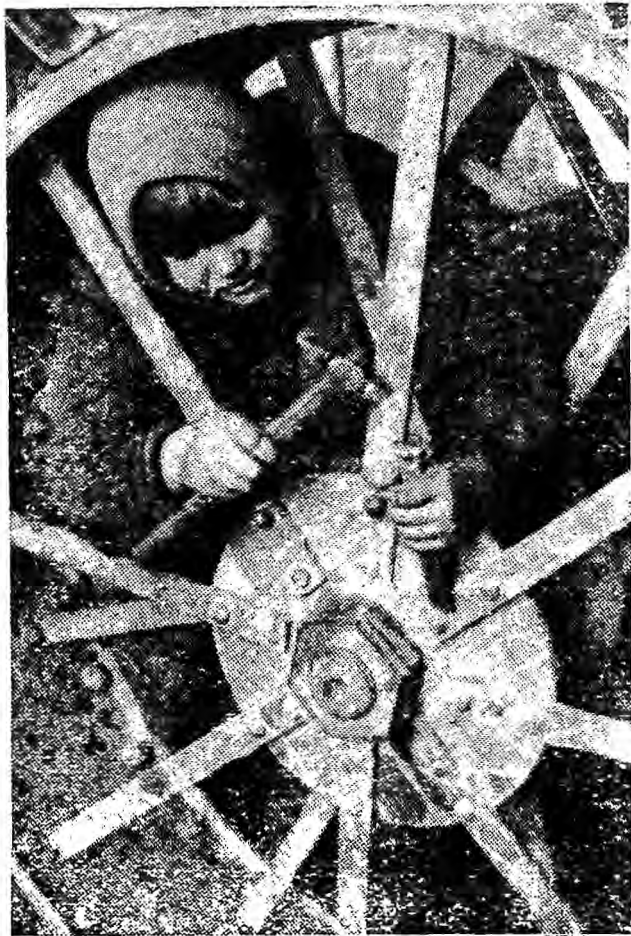
夫。搬運夫是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象徵。

工女的「車運搬」理修

對於這種婦女，現代俄國文學作品上，已經抓住了她的形式。現在，且將戈立基（Gorykyi）在「我們的成績」（Our Achievement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搬運夫雜記，今摘錄於后：

……波林加（Polinka）從

莫斯科來到自治區。她買了一輛



運車。那種堅強的決心，絕不因種種困難，而阻礙她所要盡的責任。波林加是披着一件青綠色的外套。一塊頭巾，包住她的稀稀凌亂的短髮。一副駕駛風鏡，是繫在她的頭巾上。她的高大的身子，有着一雙方的闊肩，和一副勞動的手。那副密密髮毛的下臂，正如一個男子，祇有她的眉

霎時，鴉雀聲起，搬運夫，在青草地上，耕起一條犁槽，波林加也開始她的工作。她不是個普通的搬運夫。與那般「今日學明日成」的人，是不同的。她能把犁槽耕得筆直，能遵守農業科學家所指定的路線，耕出直槽，正如用尺在紙上畫根線似的。波林加所以能有如此準確的直線感覺，或者因為她，能用眼瞄的能力，指揮犁槽。

這位黑色的搬運夫，在耕着一塊純潔的草原，在我看，正如一雙機械的手，管着一條汽船似的。又如一條艦隊中的旗艦，領導着無數向前的青年搬運夫。所以，我知道，自治區裏的人，為甚麼不把波林加視為「守舊的農婦」的原故。

四 五年計畫與婦女

際此五年計畫將完，第二五年計畫將興的時候，關於大規模統治工業的建設，對於西歐讀者，似無須詳加敘述的必要。因為，那般人以爲五年計畫，是不能實現的「國家工程的畫夢」，早已成爲過去。現在蘇俄的勞動，已呈出朝氣蓬勃的現象。荒涼的草原，未開伐的森林，歷時未至數年，已經有了驚人的偉大工作——人類「建設意志」的紀念品，未來成功的曙光。

五年計畫，像一場狂風暴雨，一壁是火般的提高勞動效能，一壁是強烈的刺激將來的憧憬，以造成現成的蔚然向榮。推行這計畫的動力，固不惜興奮羣衆的行爲和情緒，使各人的腦子，一日緊張一

日。當然，蘇俄對於大量收容勞動的事業，從沒把它輕易放過。而勞動的人們，亦果以犧牲的精神，最高的痛苦，以充實國家的要求。這點，恐非西歐人士所能詳悉的。總之，新俄國的民衆，對於五年計畫，無不抱着殉死的概念，和不避艱難的志氣。

蘇俄的生活，是一種不斷鬭爭的狀態，到了今日，各人的力量，已告罄竭。但是，倦頓的體質，仍然不斷爲新的熱忱所恢復。

在這種情形之下，蘇俄的婦女，既站在平等的國家生活，工業生活，和理智生活，當然亦負有平等的責任。恐怕誰都不能否認，蘇俄婦女所盡責任，至少，能同男子平衡。甚之，恐有超過之處，誠不愧受「五年計畫的一大台柱。」其理由有：婦女不飲酒，不逃避工作，不欺騙，作事熱心，會使用機器，謹慎微細，敢嚴厲責罵逃避工作的人。以上數點，往往爲蘇俄男子所不及。

五年計畫既豐收了俄國語言，對於現代技術名詞的運用，（這些名詞，當然亦經過相當的討論）復產生了新形式的勞動組織。但是，五年計畫的有力台柱，便是風雨隊的風雨工。而風雨隊的女子，則比男子爲多。總其全數，不下百分之六〇。不久之前，某雜誌上，還登一篇描寫風雨女工的文字。據說她們工作的速度，絕非男子所能追及。至於城市和鄉村工廠的女工，對於五年計畫所盡的責任，也超過了一般的希望。在任何工廠裏，工作場所裏，風雨女工，總佔很大的百分比。譬如，在普提羅夫（Putilov）的工作場所，二千五百個工人中，加入風雨隊的女子，便有一千六百個。告訴別人怎樣能加速工作速

度的，便是莫及寧安戈斯開（Magnitogorsk）的風雨女工。在羅斯安夫捲煙廠裏，有合理化的步驟，和密密層層的機器。在那裏的技術女工，眼不瞬，手不停，同着精密的機器，一同工作。那種純熟的技巧，真使我驚駭不已。



工女爾風的地農團結

當然，女工要有這樣工業勞動的技巧，數年的訓練，固不可少。今引例於後，以資說明：

在一九二八年，列寧格勒的紅色普提羅夫（The Red Putilovets）工廠，需要新搬運工——因為原有的三千工人，到了五年計畫的第二年，便需要一萬二千工人，當時，像這種工作，從未雇用過婦女。

但是勞動交易所裏，因為男少女多，所以，便把許多婦女，派進工廠。工廠搬運部的管理，大聲怒道：「爲什麼把她們派來？她們有什麼用處？誰都知道，女子既不能做鐵匠，更不能推轉輪齒。」不過，勞動交易所，仍不斷把婦女派進工廠，而搬運部，則不得不加

以收容。

於是，新加入工作場所的女工，爲着她們的權力和承認，便開始她們的強烈鬪爭。於是，女工隊便第一次組織成功。該隊共有八個女子，其中入黨的，有兩個。該隊的主腦，是女工絲莎米亞諾娃（Seyemyonova）。這種組織，事關女工隊的成功抑失敗，以及婦女平等待遇和承認，非常切要。當然，她們也能認清這點。所以，每天的出品，對於量質兩方面，總加以相當的爭論。不久之後，果然有了結果。這固然是她們謹慎工作所致。該隊便督促當局對她們的過失。女工們，亦不無原無故，脫離工作。

女工隊，在一條幽長荆棘的道路，慶祝了她們第一次的勝利，而風雨工便應機踏進。又有了第二次的勝利。女工沒有錯誤的消耗，沒有無故的請假，也沒有遲到的工人。然而，她們還向前求進步，奪了一席又一席，取了一部又一部。

到現在，便能做各種的勞作。即使從前沒有婦女的工業，或從不想到要雇用婦女的部門，現在都有了婦女的勞力。她們的工作品質，不比男子爲遜——這便是她們取勝的利矛！

斷鋼和鋸木部，有五個不可少的女工。她們的工作，做得極精巧，極準確。管理人，對於她們，不知作何感想呢？

「我對於女工製造的物品，不論品質抑數量，均表示滿意。至於工作的學習，工作的熱心，女工

總比男工爲善。因爲她們工作純熟，鎮靜謹慎。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就是女工從沒有過損壞機器的過失。」——風雨女工——

用着獎勵和榮譽兩種方法，來激起從事生產工作的男女風雨工的競爭心。獎勵的等級分得極多，以便於取得。獎品的種類：有日用品，書籍，衣服和現金。並希望長居鄉村而缺工業製造品的工人，來接收這些獎品。對於風雨工的獎品，多爲額外津貼的「風雨書籍」。凡持有這種書籍的，即可取得自己生產上所沒有的物品。榮受這種獎品的，有史太林格勒的二百六十二個機械部的女工——該工廠雇用的婦女，約佔全數的百分之四八——羣衆亦以婦女工作勝利相慶，准許乘蘇聯汽船，旅行西歐的風雨工，約有數百人之多，其中婦女，亦佔百分之三〇。考其用意，一方面鼓勵風雨工的推行，一方面叫他們用蘇俄勞動眼光，以考察國外的情形。這種情形，當然使他們驚奇不已。蘇俄的雜誌和報紙，登載他們旅行國外的報告。有趣的和滑稽的記載，恐有十幾篇。

然而，風雨工卻願意在蘇俄公衆之前，承受榮譽，而不願暗暗的接受獎金。因爲這是新社會主義人格的表現。如果我們一讀風雨工所寫的小詩，則不難窺出她們與西歐婦女的不同。茲錄數首於後：

風雨女工的小歌

喂，不停留，不遊移，

有着健強階級意識的我們。

燃燒的俄國的能力，

膠合了我們各個人的心。

堅決你的鋼一般的心，我的心，
膨脹起熱忱。

加快我們

加快我們

向着現今還未完成的一切。

傷害我們的惡性，

會把我們墜在地泉的深處。

看，那溶化了的鋼鐵溪流，

帶着如火如荼的興榮。

興榮，興榮，興榮工業，

那便是我們的意志，我們的光明。

沒有破壞的心，

不會趕走惡性。

新邦土中的婦女地位

埋沒了數百年的寶藏，

如今才在地下活動；

黑色珍貴的金子，

一列車，一列車——運送。

喂，不停留，不遊移，

有着健強階級意識的我們。

燃燒的俄國的能力，

膠合了我們各個人的心。

——Tatyana Koretskaya——

風雨車

信機，電報，鐵軌，和車輪，

不住喧嚷喧嚷的滾着

三三五

蜿蜒冗長的列車，
發動了引擎，
向着山上爬行。

鐵來自蘇爾 (Urals)，
唐 (Dob) 給我們黑煤，
北部送來山柴，

鳩克蘇斯 (Caucasus) 的柴油。

火燦爛得像太陽，
汽笛愉快得像音樂。
我們知道，那兒是犁槽，
那兒是工廠。

——V. Shapashnikova ——

蘇俄各工廠的廠園，總不少懸掛先烈的像片，以喚醒風雨工崇拜先烈的心理。在報紙方面，亦盡量的作義務宣傳。不過，馬克斯派學者蘭地克 (Randek) 認為如此崇拜先烈，不但有礙社會主義的學說，並且否認「人格」的意義。遂作論闢之：

不論馬克斯抑列寧，亦不承認羣衆是相同的個人組成的。歷史對他們，也不是一致羣衆的鬭爭。在人類種族的壁壘，還未消滅的時候，唯有歷史，才能解決人類意志所要解決的問題。過去，不少英雄，現在，也有不少的英雄，但是他們的英雄主義，卻都是羣衆熱忱的表示；也唯有羣衆的英雄主義，能提高羣衆水準的英雄主義，才能取得勝利。——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莫

斯科評論」 (Moscow Review)

捨勞動風雨險的制度外，爲五年計畫而努力的，當推社會主義的競爭（Socialist competition）。並且用這種競爭心，來轉變工業的範圍。當把這種新穎的問題，介紹到實際生活的時候，羣衆的現象，遂不期然而然的抓住整個蘇俄的生產。它的標語是：「熱誠上加上組織。」對於這個問題，史太林在「第十六次全俄共黨大會」發有這樣的言論：

社會主義競爭最重要的地方，即在根本的改變民衆對於工作所抱的態度，以把困苦的，艱難的，勞動負擔，改爲榮譽的，光明的，英雄主義。苟不把個人的幸運的追求，私有進款的取獲，不工作的利潤生存，以及爲「我」的明爭暗鬥，不引爲羞恥，則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有何區別。所以在蘇俄，我們最上的光榮，即是公共承認的英雄的競爭。

於是，工廠對工廠競爭，部門對部門競爭。現在，我們收有婦女濺入這種熱忱之後的新材料：在一九三一年，金屬工業所雇用的女工，加入競爭的，爲百分之四四；化學工業的女工，爲百分之五四；紡織工廠的女工，爲百分之五七；低級工業的女工，爲百分之五九。自此而後，婦女的百分比，仍逐年增加。當我在 Ivanovo-Voznyessyensk 紡織區（那裏雇用的女工，佔全勞工百分之六〇）常常聽到年青的男子，彈着手提風琴唱着一首四行的小歌。這首小歌，很可以表示他們的心境。

某天來個擁抱不？

如今她拒絕了我的要求。

她在平的路上說：「等着，

讓我走盡競爭的路途。」

婦女雜誌上，開闢一段長期的園地，專備登載婦女加入競爭之後的結果。假使有點空暇，把「女工雜誌」加以瀏覽，便不難得到全俄風雨女工的實況。她們對於品質的改進，文化力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改良，無不抱競爭的精神，以求圓滿的結果，難怪她們對於蘇聯工廠的不充分的合理化，表示缺憾。而女礦工，亦願放棄增加的欠薪，以為五年計畫所需要的。「黑金」數量，開發礦藏。工廠方面，亦擴大勞動單位，以增加婦女從事生產的工業。到了現在，一場平靜的戰爭，便在浮面盪動。幸而工具和方法，都已籌妥，生產掃除了無味的消耗。

現在我們再把工廠推行競爭的方法，加以申述。譬如：在列寧格勒的工廠，以一月來成績最佳的部門，即償以紅色獎章。如此不到一月，列寧格勒的工廠，便陷入熱狂的狀態。工廠的進出口，置有轉動「競爭象徵」的圖案。譬如：代表極短時間所造成記錄的象徵，有飛機；代表遞慢速度的象徵，有汽車和火車，烏龜和兔子，以此來說明工廠每日競爭強弱的等級。每到月底，便謹慎審查那一部門成績最佳。評判的標準，以勞動、政治、經濟三種工作計算。如果同時有兩個部門，產生同樣的最佳結果，工廠方面，便召集常會，以決定那一部門，應受紅色獎章。

至於個人方面，有男與女的競爭，有丈夫與妻子的競爭，彼此之間，誰都不願示弱。所以，社會主義

的競爭，才得以掃除安居樂業的少數家庭份子。譬如丈夫和兒子到工廠工作，妻子便加入風雨隊，棄守她的家庭爐灶，而踏入常期的競爭，以窺廚房牆外的一切，並且設法插足其間。因此，在史太林格勒，有五百個家務婆，組織一隊，以管理「供給公社的食糧。」在唐河流域（Don Basin）的家務僕和成年的女子，決定在每五天之中，即從事一天的開礦工作，以所得工資，作為建設工程專門學校之用。然後，把她們的議決，分送給各工人的妻子；到了第二天，全區祇留下兩種人：一為兒童，一為「照顧五家兒童」的婦女。那般出外的女子，在一天之內所完成的勞作：有兩列車的煤，能燒四十天的礦木，和無數礦車的柴油。當然，她們絕不以此便算滿足。於是，在她們之中，又選出一班風雨隊的女子，學習金工業的工作，並且限定她們在四十天之內，便能使用機器，以便替代從事金屬工作的男子。

最近蘇維埃報紙登載巴西金斯（Bashkire）地方的某妻子，向她丈夫定作下列的條件：

「茲為增加五年計畫最後一年的建設速度，我，阿林切戈娃，向我的丈夫，阿林切戈夫規定下列的義務，以作社會主義的競爭。

「我們的進款，祇准購買最必需的物品，而不作其他的浪費。我絕不費一個戈貝克，化在化妝品方面。諸如香水，脂粉等等。

「無論如何，我要監督我的丈夫逃避工廠工作，並且盡我的能力，戒禁他飲酒。

「我要用共產主義的精神，和極大的注意，來撫育我的子女。免除不到會的習慣。並且還要監

督其他的婦女，也要像我一樣。

「我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來充實黨部和代表會所分配的工作。並且把我的丈夫帶到政治學校，和黨務會議。」

丈夫承認接收妻子的條件，並且作下列的言詞。

「我接收我妻子的社會主義競爭的條件。我照妻子所指各節實行。不過，我還要補充數點。

「我把所有的進款，都存進儲蓄銀行，家裏絕不留半個戈貝克。我要把我所有的持有，都交換爲「爲五年計畫發行的借款」債券，藉以增加我的捐款。

「我要參加有組織工作的活動，以增加社會福利。——譬如「紅色協會」(Red Association)。如果這裏沒有這種組織的分部，我便起而組織。

「從今年始，我要常常投稿兒童雜誌，以謀兒童的發展。」——女工雜誌——

在家庭裏，還有一種重要的競爭形色，便是父母與子女的競爭。此事恐除俄國而外，絕非其他各地所見聞。我在莫斯科鄰近的地方，曾親見一個十一歲大的女學生，自手草成這樣的規定：

社會主義的協定

我×××，××廠廠工，同我的兒子××，女兒××，規定一種協定。我要在工廠之內，用最可能的能力，來協助五年計畫的完成。並且還要參加「五年計畫的第四年」的風雨隊。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我，先鋒隊的青年。同我父母簽定協定。

我自信課程成績不佳。今後，絕不遲到，絕不逃學。用心習讀先鋒隊的教育，以求各課及格。我要把這種協定，作為學校蘇維埃和先鋒隊的求智鵲的。

社會主義競爭的潮頭，有力的侵入了城市，並且又漸漸侵入鄉村，然而，卻沒有任何成就。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 Pravda 雜誌，載有一篇文字，描寫俄國南部棉植結團農地的丈夫和妻子競爭的情形。

楚莎加有個壞脾氣。他的妻子，當全村之前，把他教訓了一頓。各處農民，便把楚莎加作為談笑的話柄。那討厭的農婦，便不客氣，在自治區壁報上，把她丈夫寫為不可挽救的，虛度光陰的流氓。照舊的風俗，楚莎加，就應當把他妻子，痛痛快快的打個半死。但是，時代改變了。即使妻子對他如此，他卻不敢怎樣。第二天早上，楚莎加走到壁報編輯那兒，問到下列的言論，是否可以登刊：

「我的妻子向我挑動競爭。昨天，她收了三十六公斤棉花。但是，我今天收了五十二公斤。我想，數天之後，定能增加到六十公斤。我所以來看你——壁報編輯——便是請你署我的名字發表我對「結團農地電燈廠的男子」這樣的言論：「男子們，不要住在家裏。不要聽那些人說：

收棉花是婦女的工作。你們要學我的榜樣。」

於是，這篇言論，便提交到「結團農地會議」討論。農婦則同聲反對她們逃避工作的丈夫，逃避工作的弟兄，和逃避工作的鄰居——這是一場低聲的戰爭。鄉村上有了新的利器：競爭，報紙，和公論。而新鄉村的婦女，農婦，和風雨女工，便取得了這種利器。

鄰村的流氓，便召集會議，結果，便在當地報紙上，登有這樣的言論：「從前，我們雖是流氓，但是將來，絕不會再給婦女不滿意。從今天起，我們敢說：我們不是虛度光陰的流氓，而是能吃苦，能收棉花的風雨工。」

凡沒受過風雨工和社會主義競爭滌洗的地方，便以結團化的工具，來改變他們對於五年計畫所抱的態度和思想。所謂結團化，即是把擁有土地的農民，先轉變為農業自治制度的重要份子，然後再轉變為結團農地的農民。當然，在這轉變的當口，阻礙橫生，固屬勢所不免。自共黨以「從農村着眼」標榜迄今。就結果而論，一切希望，都得到相當的滿足，抑且有甚過之處。雖然俄國的鄉村，談不上怎樣的改進，但是能在這短短的時間，使農民能慣於新生活的方法，則結團化的成功，似非虛語，不過在開始的當口，或已在推行的時候，而荒誕離奇的思想，仍然無法除去。當回想結團化第一次在 *Byelorussia* Government 鄉村推行的時候，許多婦女聚集在街頭，痛哭流涕，以為她們的辮髮，頓遭割短的厄運。因此便向莫斯科呈請請求。

農婦加入委員會（爲協助農村和農業合作）的數目，逐漸增多，農村人口的社會力量，亦逐漸充實。因此，凡是未經結團化的農地，合作工作，便是化零爲整不可少的工具。據洞悉情形的班紛羅夫（Panfyerov），告訴我們境遇怎樣的改變，而鄉村生活又怎樣隨此而改變。譬如，一個沒有房屋，田地和牲畜的農民，要替他兒子娶親。這位父親，當然要替他兒子，娶一位有田地，有果園，有牲畜的媳婦。但是，現在呢，則情形大變。他既不要那一切，而他的兒子，也不要那一切。沒有一絲的束縛，兒子可以娶他所愛的女子爲妻，父親亦決不從中作梗。

婦女對於農村的結團化，以及農民生活的改變，亦盡有同樣重要的責任，正如她們在理智上，和生產上的工作。五年計畫的生產原料，全賴男女風雨工的協力合作，才得以滿足。所以，被委爲結團農地管理的風雨女工，比比皆是。譬如唐河流域結團農地的正副主席，都是女子。——該地的婦女數目，得佔全數之百分之七〇——某次，我以「結團農地的生活怎樣」詢問正主席，她對我的答復是：「自結團化實行之後，個人的耕種，當然，輕易得多。不錯，我們的勞作，是從早至晚，甚之在必要的時候，還要勞作到深夜。不過，你得知道，我們的收穫，比較以前，已增加到三倍。誰肯把工作讓給別人，我們都能安心勞作。我們的食物，比前優良。我們的衣服，子女的衣服，亦比前整齊。你想想看，我們的生活，是不是輕易得多呢。從前，結團農地的婦女，常常因子女而感到拖累，現在則又不同了。此地除學校和浴室外，已成立的託兒所，則有十二處，以減少母親的拖累。因此，結團農地的婦女，便能盡量爲生產而工作。到今

日止，佔結團農地負責地位的，男子有一百四十七，女子有一百零二。」

然而，結團化步驟的最大的缺點，即是牛數的缺少，以致大批招來的農工，無法盡量勞作。雖然，婦女對於國家，對於計畫，固不少興趣。因此，有位在 Novoderevyankovo 結團牧場的採牛乳的女子，把九月之前，怎樣保護牲畜出品，避免腐壞的情形，詳細的寫在「農婦雜誌」上。因為牛數的缺少，所以小農民的牛，便被大羣的農工，牽去耕田種地，祇要經過結團化的地方，總無一點擾攪。而當地的牧女，或窮困的村女，組織起來，專照管飢瘦的牲畜。迨至六個月後，便設立一所模範牧場。「母乳牛」的數目，比較以前，增加到一倍。至於品質方面，亦有相當的改善。

概而言之，結團農地的婦女，雖屬平平常常，然而建功於結團化的步驟，實不在小，現在的蘇俄鄉村，不論新舊，總是朝氣蓬勃，而當局方面，亦設種種方法，改變農婦的行爲，激起她們的自信心，以便於她們適應鄉村的新環境。某次，當結團農地開會時，斯瑟基屈地亞科夫 (Sergey Tretyakov) 曾這樣的喊着：「結團農地的女工，擡起你們的頭，不要畏首畏尾，帶着有希望的眼光，看着你們的前面。須知你們是地球各處所注視的中心。你們是世界上的名人，誰不羨慕你們，誰不學你們的榜樣。」當時，在座的農婦，都倉皇失色的咕噥着：「唏唏，他把我們看爲美國人呢。」

樓基亞 (Lukerya) 叩斯加市府結團農地的老農婦，把過渡時代中的結團農地的女工，遭到的困難，詳細的寫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的「列寧火花」雜誌上：

新生活是在「鬪爭」中生產的。鄉村，好像婦女的生產，是從痛苦中出世的。生產是痛苦的，當嬰兒在投生的時候，婦女們總是一聲大似一聲的喊着。這便是婦女所以痛苦的原因。然而，嬰兒一旦出世之後，慈母的愛，小心的撫育，保幼避敵，以及避免罪惡，便立刻隨之而產生。

不過，農業結團化的女傑，便是我們已經討論的搬運夫。雖然她們的工作，是在鄉間，但是，對於都市工業，五年計畫的完成，和鄉村新生活的推行，亦是不可缺少的勞動者。她們工作的能力，企業的能力，遠勝過男子。蘇爾省區的結團農地，在一九三一年，田務工作的進行，還不十分發達。於是，十個在及幹提（Grigant）南部的搬運夫，便帶了三百個國有農地的婦女，來到蘇爾，組織風雨隊，推行社會主義的競爭，用這三百個婦女的工作榜樣，果然激起了數百農民的競爭心，歷時未久，一片廣的靜土，遂開闢為繁殖的農地。這樁事蹟，可說五年計畫歷史的「偉大勝利」。

當你走到蘇爾，聽到搬運夫唱着「風雨車」的勝利歌，或講着婦女在五年計畫中的功績，你必然會願意聽到風搖雨動，未書於冊的新俄國婦女的事蹟……

新生活

我有「不斷工作創造者」的感覺……我們要創造新的世界，新的人格，和人類關係的新形式……土地是不分日夜的耕種着，全民衆是在勞動着。誰都沒有享受空閒的特權，總之，我們掃盡了懶人……——畢爾亞克 (Pilyak) ——

以上一章，詳論蘇俄婦女，在革命所造成的新時代裏，怎樣解決了一切的問題；而書於蘇俄近代史的，亦簡潔不詳。此最後一章，在說明以上所遺漏的各點。

現在我們所要敘述的一切，不論是人類之間的生活方法，抑是人類的關係和條件，概不問其致成的原因，是法律的，風俗的，傳統的，抑習慣的，在今日俄國語言裏，總稱之謂生活 (Жизнь) —— 含儲生存的能力，生活的方法的意義 —— 這個字眼，是從「Быть」蛻變來的。其寓意之深奧，絕非他國譯文，可以表達其主旨。如要滲透這個字眼，且看俄國的理論家，對它下的解釋：生活是經濟，同受生產力量和生產狀態所左右，並含有馬克斯唯物史觀的義意。果如此，我們便不難明了俄國的「生活」一詞之意義所在。

一個國家，每當新經濟制度，在建設過程的時候，人心的惶恐，局面的擾亂，當然勢所不免。而各人

的思想和態度，既感無法應付其環境，便不得不隨環境而轉變，而環境亦因各人的轉變而轉變。

因此，工業化——蘇維埃建設計畫的心核——就蘇俄眼光而論，即是以國家新制度的基本生產，來改變主觀的生活形態，以及你我之間的人類關係。然後，再把新生活的形態——社會主義的生活——作為發展新經濟制度生產的步驟。換句話說，所謂新生活，即是各種生活形態的總和。賴此，以直接推行社會主義基礎的生產，亦必賴此，而達到最後的目的。不然，即使民衆能認清它的目的，能盡力為實現而勞作，則希望未必能滿足，真理未必能實現。

當新生活問題在不斷討論的時候，雖是報不絕書，口不絕言，然而實地實行的，還是少數的少數。不錯，新生活是權衡現代的唯一尺度，然而，能見實行的，祇有數種有力的因素。至於普通的生活形態，尤其是兩性互助的關係——愛情，結婚，和家庭——新舊兩物，迭見衝突，而腐敗的原子，便另覓途徑，以謀發展。雖然民衆對於接收新生活的現象，固不乏轟轟烈烈，不過因為舊的生活，猶依然活動，誠如蘇俄警語所謂「過去的爆發。」所以，每當一般人，注意到這事實，不難聽到一種流行的笑話。這笑話大概可譯為：「從前我們站在戰線上，就是爲了這個嗎？」另一方面，對於這成熟的新事物，又說：「新生活的面具，」——徒滋痛苦而已。」

所幸各人能罄盡他們的力量，費盡他們的心血，以縮短新生活生產的痛苦。着手的情形，不但困於兩性關係方面，並且擴充到社會生活方面。如文化，教育，和行爲諸方面。現在，我對於新生活的討

論，即從後一方着眼。

一 新舊的兩種生活

蘇維埃共和聯邦的面積，共有一千八百萬方英里，比較西歐則大六倍，比較德國則大六十倍，比較英倫則大一百六十倍，共佔全球面積六分之一；其近赤道之最南部，遠過於意大利之最南部。其氣候之不同，地勢之差異，植物之繁殖，動物之歧異，使俄國南部的橘子，已告成熟，已有了炎熱的夏天，而約叩提斯開（Yakutsk）省區，還在冰天凍地。

自然環境的差異，既有如此天壤之別，而居在這廣大面積的民族，當然亦難免雞鶴之分，俄國大陸平原的種族，據莫斯科科學學會（Moscow Academy of Science）的人種地圖的記載，單就西伯利亞一處而言，不同的種族，即有三十二種。

俄國民族的發祥地，是在 Islamite 和 Christian East 兩大流域之間的草原和森林裏，南會 Byzantium 河流，沿德意志和拉丁而西。在那安寧遼闊的鄉野，平平的地上，有着無數的流溪，有着無限曲折的景物，更有着一望無際的草原。在這裏，蘊育過靈性的生活，和崇拜的概念，鍾毓過偉大的思想，和情感的感覺。——這便是俄國民族偉大特質的來源，也是俄國文學特點的弘蹟。

當然，俄國的人格，俄國的歷史，以及俄國的世界，無不是俄國不同的地勢和氣候的特產。當莫斯

科，（國家的中心）還是個惡衣裸足的巨人，在亞細亞曠野奔竄的時候，即被比屈格勒的大彼得，罩上了一頂西歐的帽子。

到了現在，障礙雖撤，而自南沮北，從東往西，不論新舊，亦不論上下，一齊陷入混亂的狀態，各種極端，迄今猶然膠漆在彼此之間。

在聯邦的城市，不論大小，總有它的「革命坊」（Revolution Square），列寧紀念碑，和「第二十五條的十月街」在各街的末端，亦不少一塊空場，和一座尖頂的教堂。然而陳列在教堂的照片和其他物品，卻是反宗教的物品。當你走進那些教堂，那種樸素的本質，使你覺得有個熱烈的，獨立的農夫，悄然無聲，在你面前逝過。至此，我不禁想起蘭迪·斯西夫林納的小說裏的農夫，在臨終的牀上，作這樣的呼喊：「仁慈的上蒼，請接收波爾斯維加的靈魂吧。」

約在六年之前，這是我到俄國龍貝迪（Russian Lombardy）的最後一次。當我到了那兒，四圍不見了一望無際的森林，呈入我眼簾的，祇有一座一座木搭的工廠，和工人的住所。穿過伐清的林道，那古代教堂的木頂，停止了活動，死氣騰騰的在羣衆活動之中，左顧右盼。

在史太林格勒，有一座美麗的大花園。晚間散步其間的，或去聽音樂的，都是未來國家的青年，他們的年齡，沒有一個是在二十歲以上。在那裏，有的是笑聲，力量和愉快，沒有問題的擾攪，雖然他們工作甚苦，但是在他們卻是一種快樂的遊戲。但是在天堂大門之外的男子，怎能從「伊坦花園」（Eden）

den of Eden) 買回他們快樂的青春呢。

史太林格勒的屈開妥斯屈埃 (Traktostroy)，每日能產生一百個搬運夫，每日所用的盆碟，約有十二萬。吃飯的檯子，是張罩着白布，刻着花的長棹。照料飲食的人，都是穿着潔白的衣服，在「治食工廠」裏，設有一間牛乳廚房，和一間特別餐室。唯吐痰仍很隨便。

二萬工人，住在靠近工廠旁邊的新居所。二百五十個美國專家，（大都帶着妻子）住在爲他們而設的住所，並另設一所廚房。六十個譯員，協助他們工作。這座城市的郵局，當你一踏進進口，最引起人注意的，便是堆滿半個房間的書籍和報紙。在櫃台之後的女子問我：「我想打電報到維也納，不知那兒有沒郵局。」

屈開妥斯屈埃是不分晝夜的破壞着，建築着；有社會競爭，有風雨隊，有紅色勞動的獎章，有紅色的建築，有勞動俱樂部，有嬰兒寄託所，有壁報，有圖書館，有閱讀室，有各地的報紙，有先烈的半身像——聰明的，智慧的，緊張的，熱烈的無產階級的領袖——那個嶄新的世界，像在一夜之中趕造起來的。可是，換一方面看，這座城市，充滿了烏煙瘴氣，沒有菜蔬，祇有病疫的流行；薰薰的醉漢，輾轉在街頭巷口，雖然戒酒的人，亦不在少數。然而醉漢酒徒之衆，驟看之，這塊地方，好像舊時俄國酒鬼造成的。

沿着 Nishny Novgorod 港口的二十個腳夫，有系統的拖曳着沉重的繩索。正如許多匹馬似的，把裝滿油桶的大船，拖得飛走。他們勞動得多，休息得少。每當拖着走的時候，那個領頭的，便哼起悽

慘的單韻調子，其他的，則繼之和合，油船隨着他們的力量，向前移動。須知，他們的勞動，還未商品化呢。他們那種輕鬆的步伐，隨意的拖着繩索，正如「孚爾加船夫」唱着他們「孚爾加的曲子」。可是所不同的，就是他們會寫會讀，並且學過「政治學ABC」。他們是風雨工，有着社會主義的競爭，爲了新國家生活的建設，在從事他們的勞作。

往來於 Yaroslavl 和 Astrakhan 兩處的孚爾加汽船，照時間表的規定，應當十日往還一次，但是實際的情形，因爲載滿乘客，總要兩星期的工夫。每在停泊的地方，上客下客之間，總不免一場惡鬪。上船的人數，往往比登岸的人數爲多。在前後左右的，有箱子，有行李，有包裹。那班背着箱子的乘客，像一輛兩隻腳的坦克車，橫衝直撞，所經的地方，無不遭其蹂躪。於是咒罵聲，叫痛聲，孩子哭，狗子喊，噁噁嗟嗟，鬧成一片。——走進這小小的汽船，是何等的不易呵！這條船是紀念一個革命的水手，故題名爲「麥金紀念號」(To the Memory of Mirkin) (往來於孚爾加的船隻，題名有 Griboyedov, Pyotr Chaykovskiy, Paris Commune, W. G. Gorlenko 等等) 大俄農民的父性頭顱上，生有冉冉的鬚鬚，和蒼蒼的細毛，即在大熱的夏天，好像仍戴着一頂羊皮帽似的。至於大俄的農婦，一副天性純厚的高醜孩子臉，總是罩在五光十色的頭巾之下。開及涉施 (Kiriznes) 有張棕黃色的膚色，和一双敏銳的眼睛；韃靼歡喜戴着金邊繡花的小帽，和穿着黑色緊身，或花色長袍；開爾摩克斯 (Kalmuk) 有副細長的秀眼，和多子多孫的孕婦；叩克遜 (Caucasian) 有着戰士的風度，常常戴着高的羽

帽，胸前掛着火藥筒，腰帶裏藏着一柄細長利刃。那些狡猾的流徒，總是神氣十足的露出一嘴雪亮的牙齒。移居在俄國數代的德人，往往不知俄文，而對自己德文，也是一知半解。各種種族，各種部落，以及各種的文化，……常常向俄國流入，並且還不斷的向俄國流入。他們爲什麼到這兒來？爲了什麼目標？還要到那兒去？但是這兒的乘客，誰也不能告訴你他們的終點，誰也不能告訴你他們水程的方向。當然，追求紅運，便是他們的目標。因爲俄國自帝制廢除之後，新的俄國，是寬宏大量。各處都不少安置一個頭腦疲倦的地方。

因爲船隻載滿了四倍以上的乘客，各處自無插足之地。然而下艙雖空些，但是誰能忍受呢。至於爐子間的旁邊，一則因爲大熱的夏天，再則爐子間又要常常發出熱燄，不時的，薰得你頭暈目眩。而數百個乘客，不得不蹲在「適宜」的空間，不分男女老幼的擠在一起。亦不分日夜的屈着，坐着，甚至站着，誰能痛痛快快的伸直自己的腳。祇要有人走開，就不愁無人跳來。總之，這塊空間，是不會落空的。時而女子墜下艙，時而孩子摔下水，鬧得天翻地覆，使救護隊的夥友，無法應付各人的要求。我同我的艙鄰（曾作過奧大利亞的囚徒）在八月燃燒的太陽之下，縱談一切。

列寧格勒的「學者房屋」可算尼瓦（Nova）堤岸最佳的建築，唯較帝俄的冬宮，則略遜一籌。（冬宮是弗蘭迪米·亞力山安羅威斯公爵〔Grand Duke Vladimir Alexandrovich〕承繼皇統的所在）「學者房屋」的建設，雖極端堂皇，但是未必適宜消磨酷暑。而最大的缺點，就是便桶的缺

少。在堂皇的膳堂裏，週圍是珍木的壁板，上有水晶和銅質的吊燈，在吊燈底下，便是許多珍貴的長棹。在那裏，便可用到淡茶，吃到麥粥。每日並備有黃瓜，肉食等冷物。

保母保嬰院的經濟主任，留叩亞·波及迪諾娃（Turkerya Bogdanova）是住在異花奇草，香氣四溢，裝潢精緻的女爵舊宮裏。從前，這位主任，曾在莫斯科紡織工廠做過數年的工作。她雖然不識字，但在一九〇三年前，對於共黨的工作，已有很大的貢獻。到了一九三〇年五十二歲時，才接收「勞動女傑」的榮譽，並另有公俸的津貼。她娓娓的談論，好像在宣傳基督教似的。並且不斷的講到：「列寧同志是過世了，可是他的教訓，還在地球上活動着；這是我們不會忘記的。我們固然應當像他那樣，繼續奮鬥。凡自棄正路的，當然不會得到解救。但是，我願意生見國外的女工，能與我們共同合作，因為德國便是需要這種文化的一個國家。我們誰不這樣希望着！」

至於莫斯科這個城市，真是五花八門各種衝突因素的場所，俄皇舊都的彼屈格勒，有着巍峨高崇的府邸，同着金亮的屋頂；呈入你眼簾的，有筆直的街道，和富麗的輪廓，恍然若置身中古的西歐。而小莫斯科，則有白石鑲邊的雄闊屋脊，和無數的教堂，那種淳厚樸素的氣質，果不失去昔時鄉村部族組織的特質，和農婦的格調。——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大多房屋，是用木搭成的——亦不失去「到亞細亞的門戶」的性質。

這一切還遺留在莫斯科。到現在，已成爲引人注意的象徵。苟以形形色色的「革命坊」與樓閣

重重的一開利盟林，「互相對照，其景色又是何等的空幻！每當革命的紀念日，那種新舊的景物，表示得格外明顯。譬如五月一日，十一月七日，正月二十二日（列寧逝世紀念）——這時，上千上萬的共產黨青年，紅軍兵士，步兵，騎兵，砲兵，海軍，男工女工組織的團體，小學生，全國各部的代表，總之整個蘇俄的世界，鼓起音樂，飄起紅色的旗幟，佩着勞動勳章，以及其他的各種符號，在領袖的墓前，整容肅色，滔滔不絕的走過；而無際的天空，有着人類兩手製成飛鳶，一排一排的飛翔着。喧喧嚷嚷，真是各種新舊象徵的代表，錯亂一時，盛極一時。我想，凡身丁其時的，無不有這種感覺。晚來，黑暗籠罩了「革命坊」，各事頓然平靜。唯有紅色的旗幟，仍在「開利盟林」的屋上招展，燈光火把，照耀通霄。——蕩平過去，發揚將來。

至此，我敢說，不論世界何處，能像蘇俄不斷的激起生命的動力，能把內心的生活，推得如此急迫；更能把數千匹渺不可見馬力，鞭策得飛跑。莫斯科留給人的印象，就是不分晝夜的奔走。這話絕不是憑空的瞎說。且看清晨六點鐘的時候，一壁是急沖沖上廠的男工女工，一壁是不停留走着的女工。莫斯科城市，雖有三百多萬的居民，但是還沒底層的軌道。我們知道，這三百多萬居民，不是工人，便是公員。所以每當工作開始或停息的時間，道路上，便頓形擁擠，電車和公共汽車，便風馳雷掣。這時，你假使要想走一段極短的路，都感覺到異常的困難。開車的，賣票的，都是女子，在八點鐘的時候，或許還早一點，便發動了引擎，專備接送上辦公室，上機關，上委員會，上商店，和上學校的人。如此不息的直到

十時或十一時才止。這時在街上奔走的，祇有購物的家務僕。從下午一時到二時，有些從學校回家的小學生。三時之後，大批的羣衆，又滔滔不絕，直到夜晚爲止。這時，上俱樂部，聽演講，開會，上夜課，到劇院，看影片的羣衆，又開始流動，如此不息的，又至夜晚二時至三時才止。即使在早晨的三時和六時之間，莫斯科街道上，也沒有片刻的安靜。這大批的羣衆，整天不斷的在這城裏移來移去。偉大的建築，從各方面造起。他們遂慢慢的脫離了那死氣沉沉的舊屋。

往來於莫斯科擁擠街道的羣衆，使人最驚奇的，便是他們的惡劣的衣服，和快樂的形貌。從這兩點上，便可分別他是外僑，抑是俄民。某次，適有一輛載滿年青紅軍兵士大汽車，在莫斯科街上飛駛，因爲開駛得特別快，使人無法辯請那班頭戴灰色盔帽，喜洋洋站在車子裏的兵士，是怎樣的一種模樣。隨這汽車之後的，便有一匹羸瘦的小馬，拖着一輛破舊的馬車，蹄聲搭搭的跑着。這馬車雖狹小得可笑，但是卻裝着一張大的沙發，和一座有兩扇門的櫥櫃。隨此之後，適有一輛載着壽具的車子，沿着街旁過去，唯後面有幾個人，在急沖沖的追隨着。這便是莫斯科舊時豐裕階級的一種喪禮。在昔時，當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可是現在，死者和生者，都盡力避免引人注意的一切。

在今日的蘇俄，死喪祇是一件實際的事務，沒有時間上的考慮，也沒神祕的意味，並且把死喪當爲不幸而未完成的一種繼續工作計畫的阻礙。蘇俄的青年，雖然好酒，但是對於「死」的感覺，比較其他各國的青年，則爲淡薄，因爲在他們觀念中，還有其他的許多問題。某次，在莫斯科的提威斯加亞

(Tverskaya) 目見一幕紅色的喪葬，在我面前走過：一位年青共黨女子，滿身蓋着紅色的鮮花，躺在一口未閉的壽具裏，以數匹繫着紅布的馬，拖着一輛紅色的靈車，車旁有穿着制服的一隊年青共黨女子，舉起手，向青年共黨會，以「常常在預備着！」致禮。當時，青年共黨會，奏起音樂，全體執紼的，便唱起國際的喪歌。誠然，這幕政治羣衆的喪葬，真是「悲」「美」俱備。

當下午工作空餘的時候，若從莫斯科商店，工作所，或辦公室的玻璃窗看進去，你便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一個房間裏，有着十五個或二十個男子和女子。她們有的坐在椅上，有的坐在長檯上，有的坐在長棹上，那副疲倦的面容，好像在等着回家似的，或是有個男子站在屋子中間，說東講西，凡是有子女的朋友，似聽非聽的瞧着；有的覺得坐立不安，更有幾個對講話的，不斷施以眼色。但是講話的男子，不顧一切，仍然裝腔作勢，左顧右盼，總要講完才止。那樣說東講西，一來便是一小時，如其工作做完的話，他們便召集個會議，學習「自我」的批評。批評的範圍，往往是沒有一定的限制。固然，全俄境內，開會的時間，固不一定在下午，唯以晚間爲多，即在早晨，也是屢見不鮮。而出席會議的人，亦絕不無故放棄。

某次，當我在上午九時，到了史太林格勒的旅館，第一件使我注意的事，便是旅館女僕，正在開早會。但是在莫斯科，不論日夜的那一小時，即使在電話裏，總不難聽到宣傳五年計畫的言論。俄國的男女，好像天生的演說家，修詞家似的，他們愛說話，往往能空談一日而不息。那些俄國舊時所用的「不

然「和」等字看」的字眼，還可以從他們熱烈的言談中，不時的露出。不過，到了現在，「空談」便隨「官僚的行爲」才一齊宣告肅清。

現在莫斯科街道上，也充滿了政治的空氣。陳列在書店櫥窗裏的，不外國際偉人的像片，和俄國革命領袖的像片。陳列的書籍，亦不外現代的政治問題，政治叢書，或技術問題。至於公共場所，公共機關，以及學會和電車，無不貼滿標語。標語的種類，有勸告，有格言，有宣言，更有政治性質的警語，不過大半多着重實際的問題。凡城市中最繁盛的區域，便以大字母拼成的格言，橫穿街心，每百碼之間，即可重見一幅。這些帶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標語，總是彩色眩目，寓意至深，把一個城市，點綴得像座兒童的樂園。並且這種標語，還常常更換。這種現象，不僅莫斯科有之，即蘇俄全境，亦無不如此，凡在讀書熱忱流行的地方，更容易看出。——幼稚園裏的兒童，是有着永久生動興趣的。其實，誰沒有他的童貞。所以，不論商店，粉刷得怎樣新穎，諸如美術，圖畫或珠寶商品——凡站在那裏數小時的男女，誰不感到煩惱，誰不感到倦意。譬如抱着兒童的女子，一早走到美術商店，想買頭花羽小鳥。如其你告訴她，這小鳥會跳舞，會唱歌，會遊戲。她便手舞足蹈，忘記她是在商業化之中。至此，我們不難認識所謂傾心爲五年計畫的，在他們，也不過是個幌子而已。商業化的過程，也許破壞了他們的童貞，他們的天才，和他們的性之所近。

莫斯科街道上，還有件使人注意的事，便是那些有男子舉止，和男子服裝的女子。她們的身體，絕

不像從前那樣肥碩，並且也會抽煙。更有些俄國東部和西伯利亞的女學生，戴着紅色的首巾，一望便知是共黨青年女子。當然，也有許多戴着男子便帽的女子。

當我每次從蘇俄回來，便有許多人從各方面問着我：俄國人穿的什麼衣服？那時，我也許以女伶嬰基羅娃（Goncharova）在奧利斯漢（Olesha）所表演的「利益目錄」（List of Benefits）的幾句話來答復巴黎衣匠所問。「晚上穿的早上的衣服。」「那一種質料是最風行呢？」「我想，以鋼鐵為最風行。」「劇院的演員穿的什麼衣服呢？」「一雙鞋子。」「不穿外套嗎？」「不，沒有外套的。」「是不是他們不注意到外套？」「對的，他們祇注意到劇院。」

有位德國女作家，對於莫斯科的一切，記述頗詳。不過她所見的蘇俄婦女，祇是外交宴會上的大使的太太，所注意的，固然不外胭脂、香水和絲帶花邊的襯衫。不幸，她看錯了。胭脂和香水，在物品缺少的蘇俄，是無暇顧及的。而需要的物品，實在繁不可計。在這樣情形之下，胭脂和香水的需要，又怎能獨大呢。那些在「紅色革命坊忙着列寧紀念」的數百婦女，對她到莫斯科的旅行，表示無限的歉意。固然，蘇俄婦女，對於衣着的興趣，並非全無。因為這種原故，婦女雜誌，便依照無產階級的目標，以及經濟問題，五年計畫，和社會主義競爭的報告，劃出固定篇幅，專備設計婦女衣服的樣式。未幾，批准了簡單的衣服樣式。唯裝飾是絕對禁止的。雖然青年共產女子，賤視「注意外表」已屬過去，但是，婦女仍要盡量避免富於風騷女性吸引的式樣。當時，密納地（Moment），對於青年所討論的服裝問題，

在他的一本「蘇俄的青年」(Youth in Soviet Russia)得意作品裏，有這樣的言論：

假使女子燙曲了頭髮，擦白了臉，塗紅了唇，穿得漂漂亮亮，便有人在背後說道：「非立絲坦（馬克斯妻子）也會學着資產階級的舉動！」確實，像這樣的女子，必然會遭共黨青年會所逐出。假使她要同伴的話，須不注意到她的外表，和保持她原來的面目。她們以爲襤褸和樸素，才是無產階級的光榮。不然，即遭種種的譏諷，即被人認非立絲坦。雖然她們有着一不做非立絲坦，不做資產階級」的概念，但是又不知怎樣處置自己。

在這樣概念之下，同樣的難免不有一過去的爆發。譬如在電車上，你常可以聽到婦女這樣激烈的爭論：「因爲你戴了一頂帽子，你得曉得，那是智識份子的玩意。」「因爲帽子價賤，我才戴的。一條首巾要值六十個羅布，而一頂帽子，祇值十六個羅布。」修飾，在男子們，也是一種不名譽的事。打蝴蝶結的男子，正如西歐人戴一隻眼鏡似的古怪。

但是，以爲青年人態度，難以樂觀的言論，在一篇半官場文字裏，已有相當的改變。共黨青年會的會員，對於衣服的確定，也極端的反對過。據說，列寧格勒有個年青女子，以爲衣服惡劣的女子，不應上臺演劇，或是上鏡頭拍戲。

自然，從事計畫實業的人，想用科學和數學的根據，來解決衣服的問題。依此而製成經濟的，實用的，簡單的制服，以消滅「罪惡的時尚狂」雖然近來「時尚狂」的熱度，大形減落。所以，「莫斯科衣

裝實業科學會」(Scientific Institute for Clothing Industry)集中所有的專家，以二年的光陰，對於衣裝問題，詳加研究。該會主席，便是個擅長藝術的女子，名麥蘇林尼(Mashurina)。她說：「衣服是社會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反應。所以，我們衣服的形式，便應當表示出實業時代的特質。現代蘇俄所需要的，便是簡單的，樸素的，合身的衣服，並且務求合乎個人職業上的便利，就審美眼光而論，顏色固然不可忽略的。不過鄉村之間，恐怕還要保持舊時服裝的形式。」



蘇維埃新的生活服式

有紅色的條紋。以備舊能翻新，內可變外，並且便於各種勞作的場合。至於新生活的服裝，亦設計妥貼。總之，服裝的形式，顏色，剪裁，都能表示新生活的特質。

因此，依照不同的職業，便裁定不同的服式模型。先把布色，動作，和時間，加以科學的研究，然後決定何種質料，適宜於何種職業。譬如搬運夫，捋乳工，結團女工，以何種服裝，最為便利。關於這方面的模型，大致規定妥當。所謂標準化的服裝，便是衣服的前後，左右，和上下各部，隨時隨地，可以改變，這種標準化的衣服，都

然而，在街道上所見的衣服，卻又是一種文化的形式，有的參新合舊，有的式樣新穎（以爲人類關係進化而來新式服裝）而另一方面，老舊的風俗，仍然流行不已。這也許因爲教育宣傳，缺少有系統的指導所致。而父母對於子女的服裝，亦不能認識其意義所在。譬如，「列寧格勒女子公社」的女子，尙且是這樣的情形：

床舖腥臭。所有的用具，都談不上「衛生」兩字，即使必需物品，亦莫不如此。許多女子，各道其怎樣醜陋的情形，有的說，一連數天沒洗過臉，有的說，手也不常洗，即使偶而洗之，也不用肥皂。總之，除非她們要到劇院，或交際場所，才拏把牙刷，刷刷牙齒。

關於這類有趣的故事，近來蘇俄雜誌上，也有一篇：

納絲提亞·畢雷林娜是第三學期的女生。她決定在睡眠之前，洗潔她的腳。於是，她提了一桶熱水，坐在床邊，把她的腳，放進水桶。她忘記拏塊腳布，隨手便取了她自己的牙刷，把她的腳，上上下下，腳趾之間，通體一刷。然後，她便走到洗臉架，又用那把刷過腳的牙刷，又刷她的牙齒。殊不知納絲提亞·畢雷林娜也是一位提倡新生活衛生的要員呢。

然而，種種墮性，還未完全絕跡。譬如咒罵，發誓，粗暴，兇惡等等全沒受過十七世紀奧利辣斯（Oliks）社會的洗刷。但是這類的墮性，與報恩，仁慈，憐愛，體恤，以及大公無我的善性，卻具有密切的關係。譬如，莫斯科的電車，總有六個專備孕婦的坐位；或對於母性的弱點，慨然予以幫助。但是，常常又因

爲這種坐位，徒滋了許多無味的爭吵。堆以其始，不外蘇俄的新青年，從未夢想到，爲什麼要把自己的坐位，讓給站在他前面的那位手提背肩的老嫗。像這自私的感覺，未嘗不是「兩性平等」和「不賤視婦女」觀念的反面結果。

至於黨員之間的稱呼，總以第二位「你」代之，即使對於當局的職員，亦莫不如此，像這類流行於共黨青年會的風氣，果不算惡。而舊時以父姓喚人的風俗，才逐漸消滅。至於社交時所用的客套話，亦大大的簡單化。有個時期，甚之連握手亦在摒棄之列。所以在莫斯科，你很少聽見「先生」「夫人」「女士」的種種稱呼，祇簡簡單單的以「同志」「公民」呼之，如果某人，有着「紳士」習氣的表示，即遭：「現代是沒有紳士的，那些客套話早已沉入黑海的深底」的教訓。總之，現代俄國講話的習慣，力求澄清古代傳統的風氣，絕不低三下四的，作封建時代的「尊彼賤我」的稱呼。語言最大的功能，在實用，在達意。由於這樣的發展，結果技術名詞方面，特見增多，商業字眼方面，力求簡短，以冀新蘇俄語言的精神，得以充分的表示。

關於舊時過度飲食的惡習，尤其過度的消耗肉食，迨至現在，已經完全消滅。林立在蘇俄各城市的飯館，大多是無肉的素菜館。照新生活的規定，飯客在用膳之前，必須洗手。但是，實際情形，各菜館裏，尚無專備洗手的地方，更談不上肥皂的使用。因爲肥皂是珍貴的，並帶有消費性的物品。但是肥皂的缺乏，以及其他文化必需品的缺乏，到了什麼時候，才能彌補體育上，衛生上，清潔上的缺陷呢。——已

成蘇俄一大的公開問題。就體育一項而論，建設的經費，雖消耗甚巨，而足球，棒球……還不能滿足一般人的欲望。

再則，俄國自與其他各國隔絕之後，俄國國民，無法把國內情形，與國外作一客觀的比較和估計，因此對於提高文化一層，不無總有阻礙。所以，有時，不惜把西歐文化估計得太高，以促其向上發展，而有時把西歐認為必然的事，卻矜矜以「成功」為自喜。至於俄國的技術科學的熱忱，在此，我不願深加臆測。某次，在列寧格勒的一位女公員，正在撥着自動電話。我便告訴她這是西歐極平常的用具。她聽這話之後，始則表示失望，繼則以「我們的生活足與美國相比」強辯。

憑心而論，俄國生活的外形（文化）現時，還談不到滿意。尙在計畫中的居住問題，且待至下一項，再行討論。不過現在與從前所不同的地方，便是一般人，能承認種種的缺陷，並且設法加以補救，以冀從各方面，作成有系統的物質文化建設。這種要求，已經揭動，不稍遊移，向前推進。蘇俄的五年計畫的文化建設，不輾轉，不蹉跎，以提高羣衆生活的水準為鵠的。現在，且引隆納切斯基（A. Lunacharskyi）的話，作我的結束：

我們國家裏的階級意識的勞工，都有犧牲自己的精神。但是我們的建設，固然不能依靠熱忱的基礎，或是單憑希望而已。而勞工的能力，食物的改善，住所的完備，總要達到健全人類生理上的衛生標準。我想，在最近的將來，即可着手從事……既獲勝利之後，生活上的享受，始

能持久。苟僅僅顧及目前的快樂，而忘記爲將來的困難爭鬪，便是一種錯誤。——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月「新蘇俄雜誌」上「蘇俄文化的成績」

二 生活的社會化

蘇俄復興建設的最大缺點，便是住所的缺乏，換句話說，居住的情形，特別惡劣。雖然建設的活動，非爲細小，然而總難適合一般的要求。而都市的人口，又增加得非常之速。——人口不斷的從鄉間流入都市，尤其流入莫斯科。而新建成的住所，尙有改良的必要，雖然享受方面，不乏現代發明的家庭的設備。至於勞動區域，房屋的建築，大半是美國模型，足以預兆未來社會主義都市的形式。現在，我們也許要問，居住在新住所的人，他們的生活，究竟怎樣呢？且錄潘提伊利孟·羅曼諾夫（Pantyeleymon Romanov）的「三雙絲襪」（Three Pair of Silk Stockings）小說一段，以資答復：

……：……密密層層的房屋……：……毗連的屋脊，使人難忘。凡有幾層樓的大廈，卽有許多巧小玲瓏的涼臺；那彎曲的欄杆，好像蔓藤的捲葉。一眼看去，正像一隻花籃。屋牆的前壁，粉漆新鮮發亮。小道的旁邊，放着盛煙蒂的器具。那五層樓的大廈，每到夜晚，所有的窗門，都是燈光閃亮。堂皇的大廳裏，周圍裝着許多鏡子。你來他往，縷縷不絕。牆壁上掛有一塊黑板，寫着租屋人的姓名。此外，便是一張蠅黃色的紙，上面寫有這幾個字：

「公民，節省一些精力，用來建築罷！」

在升降機的進出口，亦貼有一張蠟黃紙，嚴肅的寫着：「升降不是勞作。」房內粉好改裝之後，便作出租之用。大批租房人，精神十足的問道：承租者，是否一定要負擔告白上所載明的重大的負擔。結果，承租人都願意緩步登樓。晚來，在黑暗恐怖之中，大家相驚相擾。後來才知道，因為梯房內的電燈泡，不脛自馳了。不過電燈泡被竊，卻是常事；雖然保護得很精密，放置很高。最後，管理人，因為常常碰到這麻煩，便取消了樓梯燈光的便利。但是，承租人，又不願拿自己的錢，再買一個。

各房門檻上，貼有一張卡片，寫明承租人的履歷。除此，門框上還裝有一架電鈴，以喚醒早晨的睡覺。鈴聲的次數，可隨租房人的意思，敲多敲少。

租房的人，一半是教育階級，一半是無產階級；前者豢養許多狗，後者是子女成羣。

……樓梯的後面，冒起一縷一縷的煙，騰起一陣一陣的燒菜的氣味，好像走進了蒸氣的浴室。廚房的後面，有許多木箱和垃圾桶；盛着廚房的各種廢物。如黃瓜菜，西瓜皮，蛋殼。有幾隻桶，是盛滿了麵包屑，撒滿了一地，瓜皮可以當足球踢，道路狹小得難容一人穿過。那裏污穢的貓子，不時還要偷偷嘴，凌亂得翻天覆地。

開斯爾埃科夫住的那層樓，共有十個家庭，——二十七個人。

兩邊有門的長走廊堆滿了箱子，籃子，和櫥櫃。結果，弄得黑暗異常。所以租屋人如果要到廚房，或到廁所，不是撞了頭，便是傷了腳。廢物狼藉滿地。那條長走廊的黑暗，真使你分不清這櫥櫃是自己的，抑是別人的。然而屋子的外表，真是富麗堂皇，而內部所給你的印象，便是個拍賣後的傢具店，或一個當典的堆棧。

廁所是設在廚房之外的牧場裏，終日不息的被人用着。——早上要用它，中午要用它，晚上也要用它。

「見鬼，誰又在坐着！」凡到廁所跑了幾個空的人，便這樣憤怒的咆哮着。而房屋所以能不斷的租出，便是因為有浴室，有廁所。

租屋人所住的樓層，有職業和社會地位的區別。他進你出，嘈雜不息，好像到這裏逃避水災似的。

其中教育階級，佔有三分之二，無產階級，佔有三分之一。後者之中，有銅匠，有泥水匠。他們的房門與廁所之間，往往有人不斷的來去……

這段描寫，雖畢真畢肖，唯尚有補充之處。新舊兩物，不論在蘇俄的寄寓，或在蘇俄的家庭，兩者之間，相傾相軋，總是非常明顯，各地恐怕無不如此。而擾攪人心最厲害的，便是提高文化的要求，總不能與現實並駕齊駛。據羅曼諾夫小說的描寫：蘇俄民衆，有個癖性，凡擊壞的日用品，便棄之如糞土，所謂

「無抵抗，」即指此而言。而對於自己的日用品，亦沒愛惜的意思，祇知用之，而不知惜之。如其在西歐的話，際茲物品缺乏的時候，絕不會有這種的概念。因此，難怪蘇俄的家庭用具，如此特別惡劣。譬如旅館裏，車站上，輪船上的廁所，不衛生的情形，幾難再有容讓的地步。即以在泰弗立斯（Tiflis）的「東方旅社」而論，門上掛有「女廁所」牌子的廁所，亦使人可笑。唐羅斯妥夫地方的旅館，有着這樣的勸告：

「公民，茶房也是像你一樣的人類，舉止要敬重些。須知，茶房不能侍候你一切的。」

因為居所過於擁擠，租屋人之間，對於衛生和秩序，自不容易維持；即以世界上最上等人，身處其境，亦恐不能辦到。至於居所的內部，腐舊的俄國彩色，猶格格不入的，依然存在；裱在牆上的，是粗俗的紅色紙，裝飾房間的，是低級萬分的小塑像。當然，也不少列寧像片的懸掛。真奇怪，誰都不會想到，外國的小說，和普通的風景照片，竟會在蘇俄如此風行。所謂高尚的家庭佈置，革命熱誠，在這種情形之下，誠不知其影踪何在。無怪有人常常驚奇的問道自己：

「如此相傾相軋，怎能合併一起呢？」

當然，蘇俄當局，對於有礙新生活發展的居住現狀，也不是不知的：曾有一冊小冊宣傳品，作如此

的說：

我們已放棄的老舊生活，固屬不少。但是，仍未見完全擺脫舊時的習慣和傳統。工人從日常的

經驗裏，知道阻礙工業進行的深潭所在，然而，他們的生活，卻不能毅然不受其陷。因此，他們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雙重的出租。一部分的光陰，是消耗在社會生活的，合作活動的工廠，而往來在生產工作的熱誠之間；但是，另一部分的光陰，卻消磨在最守舊，最殘忍的個人主義的家庭環境裏。

蘇俄家庭，雖云過去，然而仍未消失其潛在的偉力。在鄉村之間，固不少老式的俄國疊架床鋪，而在城市裏，亦會屢見不鮮。如莫斯科「紅羅賽（Red Cross）工廠」的女工寄寓，也沒廢除這種床鋪。至於宗教和神像方面，各方面，雖然盡力廢止，其實呢，仍然沒完全絕跡。（神像，設從純藝術眼光而論，可說是俄國的靈魂，俄國民族的表示）記得有一次，當我拜訪一位「願與父母和丈夫同居」的著名共黨女子時，我看見她孩子的搖籃，是放在一張神像的下面，不禁使我大駭。過後，那位女子向我說道：她的爹婆，是舊式學校的辦事員，他們不願放棄自己的宗教，故我亦不願牴牾神像的尊敬。所以，老人與青年人之間，咸以各不抵毀為原則。不過，上了年紀的祖母，暗暗焦慮她的沒有受過洗禮的孫子。所以，她常常這樣催眠的唱着：「我眼睛的光，我生命的花，假使你誠心受了洗禮。」當然，孩子的父母，卻把這類的催眠歌，當作耳邊刮過的風。以後，便議定這孩子祇准在神像之下長大，而不准長大受禮。不過，至於在革命第十四年生長的孫子，應取何名，父母對此卻遊移了許久。茲引一首四行小歌，作此答復：

我們祇追隨新生活的道途，

不問過去是怎樣的崩潰。

「五月」是我們給男兒的名字，

「十月」給女兒。

蘇俄居住的情形，雖然是擁擠得不舒服，所幸建設的工作，結團化的活動，十分繁忙，竟忘卻了居住的痛苦。「我同我的妻子，祇有一個房間。」當我旅行孚爾格下游的時候，一位同船的旅客告訴我：「假使有人住得很舒服，我們絕不對他搗亂，而讓其安逸的住下去。因為我們顧不到這一切的。」據說，朋友之間的往來，也因此逐漸而減少。格蘭地科夫小說裏的男角，便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極端代表：

在我們從事疲頓工作的時候，誰也不注意誰；我們祇把人當爲固定機能的一種奴役……我在實業部，整個的服務了五年工作，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同伴的一面，不知道他們現在的興趣怎樣，希望怎樣，在我們生活裏，是沒有個人事務的，祇知永遠的勞作……

然而各人未必個個能如此盡心工作，所以對於擺逃家務瑣事，多少總有些困難。因此，蘇俄境內的足以消磨時間的咖啡館，酒店和客棧，以及勾引和罪惡，便應機露頭活動。所幸開會，上劇院，跑影戲館，或上俱樂部等等新生活的活動，抵住了它的浪頭。迨至現在，蘇俄的工廠，沒有一個，不有它的俱樂部或合作社，或堆滿雜誌和報紙的閱讀室，而俱樂部裏，又有劇社，音樂會，演講會，以及其他的遊戲。而

圖書館和閱讀室，往往是他們談話之處。

因此，整個的傾向，都向一種方向流去；整個的生活，亦以社會化爲歸依，結果，羣衆與個人之間，沒有隔閡，社會與個人之間，也沒有障礙。新生活的發展，真是一日千里。不過，婦女還沒有完全擺脫家務的瑣事。所以，婦女不擺脫家務，不漩入大的社會化的步驟，便不足以解決新生活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與婦女參加生產工作，固不可須臾分離。在前一章裏，我們已經把它詳細討論過，故不再提及。當列寧在世時，曾指出這層工作的重要和急迫的確，婦女擺脫家務，對於生活社會化，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於婦女參加政治生活，實在是一種急不容緩的工作。然而，操勞家務，撫育子女，其重要未必在男子生產工作之下。但是，果要撫養或教育社會化的兒童，不如此，則無以着手。所以，照蘇俄的見解，合理化生活裏的不理化的家務，實無存在的理由。

「每日的家庭瑣事犧牲掉婦女的生活」列寧曾這樣的感慨過。同時，統計學家也這樣說過，婦女對於家庭活動所耗費的力量，不知要損失了多少國民經濟的生力。據他們的估計，未被工業建設所利用的婦女（從事家務的婦女）尙有八百萬之衆。這真是蘇俄建設的遺憾。再據「蘇俄工農調查」(Workers' and Peasants' Survey for Soviet Russia)的統計，謂聯邦境內，每日消耗在家務上的時間，則有三千六百的勞動小時，而消耗在工廠生產上的時間，卻祇有六百萬的勞動小時。準此，食料苟能集中，每日省出的勞動小時，則有三千萬。換言之，蘇俄每日所放棄的勞動手，則有四百萬雙。

不過，關於蘇俄的家務婆，每日所以往來廚頭爐尾，也有其內在的困難；她們所消耗的時間，未必完全是一消耗。「當西歐在大戰開釁時，也有同樣的經驗。當時，有位統計家，在『女工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統計：

今年，參加生產勞動的婦女，（指家務婆）則有一百七十萬。但是，這一百七十萬的婦女，能否擺脫她們的廚房，和家務工作嗎？不，除非她們有着不能息手的工作。其中還有十七萬婦女，每日所從事的勞動，尚不到二小時。苟以此計算，每日造成的勞動小時，則有三百四十萬，（指一百七十萬婦女所造的勞動時間）即如此，亦足折合有二千女工的工廠，從不間斷的工作八個整月。

「婦女是家務的犧牲品，」經理論倡議之後，固不難認清。婦女（妻子和母親）操勞家務的時間，其所及的範圍固廣，而所消耗的時間，又比蘇俄任何工業的時間為長；若比之手工工廠，至少，也要多五小時的工作。到了理論和時間謀了面的時候，大批婦女即被雇用，不幸她們便陷入雙重的勞動：——一個女工，拖着疲倦身子，在晚上回家的時候，還要料理她白天所未料理的事，然而，事務之多，又非時間容她做完；所以，即使在要上工的時候，還在忙着灑掃，紡織，滌洗等等家務。對於閱讀笑話一類的作品，也無暇瀏覽。母親站在水盆的旁邊，答復向她要求散步的孩子：「不要胡想！我沒有那些時間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種時間，是怎樣改進的。

無論如何，蘇俄民衆，亦能認清：果要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生活，設婦女沒有訓練，沒有當代重要問題的旨趣，沒有擺脫家庭事務的束縛，而奢談社會主義的生活，何異夢囈。現在我再重復一句格言：「爐灶是共黨細胞的仇敵！」「脫離灶頭爐尾！」還有一句寓意頗深的格言：「隔絕廚房和婚姻，比較隔絕教堂和國家，還要重要。」我們知道，自十月革命之後，尤其近來，數百萬俄國的婦女，已經踏在「從廚房到工廠」的道路上。雖然，曾有一次，列寧故鄉蘇爾埃奴威斯加（Тырановск）的十七個家務婆，抱怨「女工雜誌」不該這樣的說：「即使到了革命後的第十五年，而一般婦女，還盲然無智的株守廚房。」又有一次，一位從解放中來的婦女，以四行小詩，舒寫她的滿意：

我的首巾，

錯橫着玫瑰色的花邊。

從前：我是肥皂造成的妻子；

現在：我是羣衆中的婦女。

然而，家務和廚房，終非隔絕生活的孤島。雖然成爲活動份子的家務婆，逐漸增加。但是，參加政治活動的婦女，從事生產勞動的婦女，卻未向廚房，作最後的杜絕。譬如，食糧缺乏的地方，便有許多家務婆，遴選代表，規定自由工作，組織合作社，以調劑食糧的不足。蘇爾埃奴威斯加的一無產階級的婦女，「組織

了風雨隊，以謀礦產的旺盛。史太林格勒的五百個婦女，也同樣的組織了風雨隊，作有計畫的食糧管理。更有許多地方，以一星期中的某日，在鄰近的工廠，或結團農地，從事工作。「所以我們不再怠閒的坐在家裏，噓着向日葵。」——這一切，便是家務婆活動增加的代表。

凡在「生產」和「廚房」連合的地方，對於廚房的社會化，新生活的發展，總有緩和的進展。而表面的困難，（因為家務還未能集中在一處）亦勢所難免。因為蘇俄各方面，仍以爲做家務婆，總是一件愉快的事。

固然，蘇俄必需品的缺乏，絕不因爲家務僕（家務僕〔Domestic servant〕是料理別人家務的婦女；而家務婆〔Housewife〕是操勞自己家務的婦女）參加生產工作之後，便算得以補救其事，不過，這種現象，祇是「擺脫灶頭爐尾」的趨勢。憶五年計畫發軔之後，所有舊時的家務僕，都加以教育的刷新，使她們自己願做搬運夫，風雨工，機械工。因此，當時在 Ivanovo-Voznyessyensk 的數百個家務僕，像潮水般的流進工廠，而把已在雇用的技巧女工，反逼回她們從事家務。像這一類的事，又何嘗是個「好的交換」呢。

幸而，離鄉背井的女子，向都市流入，爲期不長。這般流入都市女子，當然，不是來找都市的男子，而是想在都市找到獨立和受主，而家務僕，往往便是她們的出路。茲引一段故事，以資說明：

班蘇從很遠的鄉村，來到這裏。在一九三〇年的冬天，我在莫斯科朋友的家裏，便認識了她。（這

位朋友，曾經同我住過一起。班蘇才十九歲，那時她才從鄉下來。她穿着一雙高統的皮靴，那塊首巾，把她的頭部，包得很繁，使你祇看見她的一付體骨，和一雙灰色的眼睛。她不常常洗浴；睡眠的時候，往往也不脫去衣服。她一向沒有到過都市，所以她怕乘汽車，和開亮電燈。因為這類的東西，是魔鬼的發明。每遇到電話鈴響的時候，她便逃出門外。雖然他會寫會讀，也很聰明。

四個月後，便有了第一次的變化，那高統的皮靴和首巾，都一齊除掉。她穿着一件自己做的，很玲巧的布衣，腳上也穿起一雙有花邊的皮靴。粗黑的頭髮，也剪得很短。頭部可以完全看出。很秀麗，也很有力。不過舉止還是很固執。

以後，她隨意瀏覽了許多書。但是，還沒讀過蒲斯金一流人物的作品。她工作的時間，不很多；她唯一的的朋友，便是六歲大的格立克。到晚上，她穿起一件紅色的衣服；並且往往還有許多約會。——不是去開會，便是去看管人家的兒童或家務。以後，她被選為家務僕團體的代表，監督家務僕，是否準守時間。假使她看見同伴是在準時工作；又假使她的同伴告訴女主她是擔任這層自由工作的，她便兩手插腰，帶着有意的眼光說道：「喂，這就是自由工作嗎！」充滿她腦子的，是新的階級意識。

我的朋友，（班蘇的女主）假使晚上有出外的話，便告訴班蘇應做何事，並且說，格立克不能單獨的留在家裏。當然，這孩子的母親，也要替班蘇着想的。因為「班蘇要對政府服務，各方面總應予於便利。」因此，我的朋友，便不願意再雇用她。這後，又體憐她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女子，便通融她再居住

下去。

六個月後，我又回到莫斯科。班蘇整個的改變了，真是出乎我的意外，她載着一方紅色的首巾，居在代表的地位。不過，她的整個政治興趣，卻置之度外。以後，我才知道有個男子，第一次踏進了班蘇的生活。那時，她又燙彎了頭髮，穿起漂亮的衣服，穿起一雙美麗的鞋子，指甲修飾非常整齊，也常常塗脂擦粉——做着她的粉紅色的甜夢。

這位落在愛網中的女子，讀着愛情的小說，常常去瞧外國的影片。當我的朋友，在廚房裏忙着燒茶的時候，她便這樣憧憬着：在一張鋪着天鵝絨的床上，躺着一他，「那才是無限的美滿。」——她常常如此陶醉着。而坐在床上的班蘇，手內拏本書，卻是滯礙着一雙眼睛。我的朋友，走進來的時候，她的幻想，像一縷煙似的收束了。當然，這種情形，對於我的朋友，有極端的不便，每當格立克睡前，她總忘記喂他的布丁。

然而，這時卻不敢開革她，因為恐那男子，把她帶走。

八個月過去了。適巧遇到我的莫斯科的朋友，但是沒碰到班蘇。我便問到她的踪跡。我的朋友告訴我：自我走開不久之後，她便宣佈脫離家務僕的工作，而到了工廠做工。同她的伊溫住在一起。她倆住的房間，便是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為我所預備的房間。終以這對男女，相見於法庭，結合便告渙散。那時，班蘇又與一個奸徒酒鬼的文開，同居一起。迨後，她的境遇，非常悽慘，但是，卻又不能毅然脫離鬼

窟，她憔悴得可憐，施過兩次墮胎手術，並且預備過自殺。

真的悲劇開始了。未幾，她便來看她的舊主，對她的惡劣的境遇，徵求一點指導。——她的丈夫，又與另外一個女子，實行同居，並且對她說，丈夫可以同時佔有兩個女子的。班蘇想找個聰明人，幫助她解決。但是我的朋友對她說，像這樣的情形，絕非三言兩語的指導，所能解決的。自己的事，應當自己去應付。但是班蘇終不能同意，便悄然告別。六星期後，她勝利了。——消除了敵人所駕與的義務。聽說，她的敵人，不但將自己的工資，並且還把她的工資，一齊耗費在「酒」和「快樂」上。

幾星期後，我見到她的最後一面。那時，她灰死的神態，默然無言，臉上有着一種陰沉的綠色，正像個影子，在移動着。她來到這裏，向她的家庭，向她的格立克——她的最忠實的朋友，作最後的辭別。她已決定回到她的故鄉，她說，這條道路，她已受盡了風霜。恐怕，她已找到第三條道路罷。

如果廚房不社會化，而要解決家務社會化，婦女擺脫爐灶的問題，總是不可能的。從這方向着手做的事，雖不算多，但是已有幾件。在小自治區的廚房，逐漸亦有歸併的趨勢，以機器來建造「廚房工廠」(或稱勞工食品供給所——Food Supply Works)，到了現在，也在興工動土。一九三一年，蘇聯公共膳堂的興造，比較原有的數目，約增加五倍，興造的能力，約增加十六倍。自一九三二年止，社會化的膳堂，對於工人的供膳，則有百分之七十，寄食的人，則有百分之五十，所雇用的工人，則有五十萬之衆。像這種公共膳堂的制度，對於私人生活的淘汰，和新生生活的發展，盡力之處，固非細小。當然，現在還

在繼續興造，以冀新生活的樁柱，得聳立於新生活的公社。以單獨的家庭，往往根據某種提議，實行合併。曾有一個女子，向婦女雜誌的編輯，作這樣的提議：

我們一區裏，共有一百個單位，每一個單位裏，有一間廚房，和一座爐灶。每一個爐灶，置有四個到六個的鍋子，由二個或三個家務婆，擔負燒煮。假使每個家務婆，預備一餐，需要兩小時的時間，若以全區計算，每日單單耗費在燒煮上的時間，則有六百個小時，折合八十五個勞動白天。假使每十二家的家務婆，聯合起來，每次由二人或三人輪流其事。那末，每人每四日或五日才輪到一次，其餘的，便可藉此休息。假使一個家務婆，替十一個單位去買菜，那末其餘的十一個家務婆，每日，至少要省出兩小時。而十二人的瑣事，比之今日，亦能減少十二倍。因此，我便把這提議，交到新生活的公社。

至於其他的情形，據「莫斯科新生活公社」(Moscow Byt Commune)的調查，還有許多應做而未做的事。然而住所的缺少，需要營養料的急迫，卻把公社的基礎，逐漸穩定。照例，凡熱心於建設新的人類關係的人，固不會把這問題輕易放過的。

事實終為事實：在這最短的期間，蘇俄的工廠公社，已有數百所之多，共同生活的先決條件，亦漸漸成熟。諸如各處都在興造廚房，託兒所，洗衣社等等。加之熱烈的宣傳，以鼓勵共黨青年的份子，組織公社。

所謂公社，便是一「新生活最高組織的形式。」當然，在俄國的歷史上，也不難找出它的過去事實。當世界大戰之前（約數十年前）各地農民，便根據托爾斯泰的簡單學說，紛紛組織農業公社。在十九世紀的末葉，著作家斯萊埃勃地莎夫（Салтыков），所組織的勞工公社和住宅公社，已名揚聖彼得堡，雖然生存的壽命，祇有兩月。因為它不久便為警察所注意。除這兩件事外，還有：在俄國革命時代，出亡邊境的流徙，或移民，也組織過供給食糧的小公社，其內部的組織，和生活的方法，同之今日的組織，非常相似。關於公社這類的事，據當代的俄國學者的意見，都認為已走上歷史上的社會。

自蘇俄住宅公社，推行之後，所謂體質上的最高享樂的生活，已非西歐人士所獨有。難怪蘇俄的民衆，對於這種生活，覺得新穎奇特。流行在社會上的日常生活，以及青年公社的堅強感覺，都可以說是蘇俄新家庭的雛形。而公社內的各人的進款，亦不作公社會的基金，所謂「平分化」也確實放棄，不過結團的特質，仍然保留，而一切用品，還是公社的共同財產。每一個公社裏，有一本「日錄」，以備各人把他的思想，經驗，甚至喜怒哀樂，一一記入，從這種「日錄」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未來生殖細胞裏的人，對於財產的觀念，已漸漸石化，漸漸死去。各種資產階級的習慣，在將來的蘇俄，恐不難消滅。現在且摘錄數則於後：

我買架電爐，送給公社。但是他們不謹慎的用它，現在我再買一架，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這幾個字，顯然是財產心理的遺物。不過，他懺悔的續下去：

這是我寫的嗎？……它是我的嗎？……老舊的時代！……掛在我們牆上的時鐘已壞了。……誰也不把紡織機，謹慎的使用。雖然在公社裏，准許我們用電爐燒煮山芋。各種「過去的爆發，」都不一而足的興起。從前的奴隸，才歡喜破壞他所不愛的東西。在公社裏，不應有這種行爲的。所以，我們使用公物，應當格外的謹慎。

同志之間的煩惱，生病，都由同志，輪流照管。

曼亞工作時，極不愉快。並且很失望。我們把她的不愉快，詳細加以說明。現在她又愉快了。——

絲莎亞——

不准顏亞入大學，似乎有誤解的地方。在星期五那天，我們把這事，便加以討論。不准他入大學，是不是因爲他的考試，未能及格，這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假使他受了冤屈，我們應當爲他這事，盡力幫助，並且想想怎樣去做。——科爾亞——

在公社內生病，是極愉快的。沒有一個醫院，能比得上。早上，寂然無聲。負責的人，會來服侍你。並且盡心盡意的服侍你，他們都肯幫助人，也肯一心一意的撫慰病人。所安慰的話，總是誠摯懇切。假使有人生病的話，我要勸他最好到「聯邦療養院。」兩三天之內，保可復原。——包立斯

近來公社的工作，預備在「聯邦療養院，」謀到一間房間。兩月之前，包立斯曾這樣勸告過。摩

提亞復原之後，我們很關心她的康健。一次，我看見她在拖地板，我便衝過去，嚴厲的禁止她做這種工作。我躲在窗口，看她究竟做不再做。她是我們之中的姊妹，她真是最可親愛的。我不知道怎樣表示我的心境。——我們應當怎樣去照顧她，公社中最親愛的人。她給過我們光明。看見她，我們好像不能相信我們眼光似的。不錯，我們應當過着這樣親密的生活。——季立科羅

威基——

影響蘇俄人民至切的，便是公社裏發展的新家庭的情感。這種情感的親密，不下父母對於子女。苟一親離開公社的人，所寫的信，便不難見其誠摯所在。並以最親密的稱呼，稱呼整個的公社。有時把他們的進款，寄給「公共的家庭」，在「莫斯科公社」的目錄上，記有一位名伊林尼者，曾把他在暑假中所掙得的錢，共一百八十羅布，寄到公社。但是公社的人，卻視當然之事，而不值得宣揚。

假使我們知道了這些事實之後，對於「工廠改造人類靈魂」一詞，便不會引為大驚小怪。但是，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在這新生活已有相當成就的時候，便是婦女在公社上的地位，換句話說，男女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形式。關於這個問題，有人作這樣的解說。

「第一，」莫斯科工廠公社社員說：「婦女擺脫了古代的鎖枷。第二，我們能使婦女盡量的從事生產的工作，放棄了所有的家務瑣事，而得到了經濟上的自由。——然而，這是不是真的解放呢？公社裏沒有一家務婆」的習氣。在我們之中，祇有政治專家，燒煮工人，洗衣工人，和生產工人。除此而外，便

沒有第三種的人。近來，有位社友，同了一位「賢淑」的女子，舉行結婚。這個女子，從沒做過事，也沒進過工廠。後來，我們替她在工廠裏，謀到一個位置，叫她去學習。她由「半生半熟」而到了「不生不熟」的地步。成了一個能獨立的人類！」

青年公社裏的男孩和女孩，共同輪流負擔日常的事務，或共同料理家務。

在蘇俄，不但視公社為將來的家庭形式，並且也是將來兩性關係的形式。現在我們可以讀到：

蘇俄公社，對於性欲的雜亂，或淫言穢話，總不遺餘力的厲行廢止。假使你問道青年公社的社員，應取何種的兩性關係的形式，他們的答復總是：「我們住在一起，以保持我們半婚姻和半社會的生活。一面努力前途，一面簡化互相的關係。當然，與純潔的同志關係，稍有不同。」但是，蘇俄公社，對於各社員的「重新教育」固然難能立刻收效。因為公社社員，以成年人為多，而兒童反少。假使公社的男孩，對於瑣事，不能忍做，對於女孩，舉動無禮，便以尊重同志的觀念，來轉移他們對公社員的愛情……

就原則而論，公社的婚姻問題，似乎已有適當的解決。所謂夫婦分房的極端論調，雖未見實行，反遭公社的強烈的排斥。有人說，婚姻和兒童，無論如何，必須不違犯公社的共同經濟基礎。這種原則，對於建造新家庭所施的影響，確實非常重要。從前的資產階級家庭的經濟基礎，已經完全破壞，而婦女踏入了生產的生活，社會的生活，新家庭的基礎，才得以更進一步的發展。然

而，新家庭和新生活的生長，設沒有充分的經濟條件，則無由發展。因此，社會主義的新生活，即到現在，還不能說得上「完成」……所以，我們先把社會化的生活基礎，建築起來——公社便是未來社會主義的生活形式。但是，即使現在的公社的婚姻，已與其他各地迥然不同。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婚姻，在夫婦互相的關係上，已沒有了經濟的鏈鎖。而兒童問題，也沒有了這層束縛，雖然公社從沒注意到這點。在早期的時候，公社對兒童的希望，不是物質上的理由。而現在公社兒童的數目，才能日見增多。——青年公社——

在公社和公社之間，各有各的世界，和各有各的不同環境。所謂新生活的「新」字，僅聞其聲，而不見其形。除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之外，人與人的關係，男與女的關係，在公社之內，都有一種嶄新的痕跡。不過，沿着這革命的路程，向前進展，是否能如期實現，是否能風行無阻，當然，祇有將來，才能給我們證明。

三 阿提容克希尼 (Artyukhina) 婦女公社

母雞是禽，女子是人。

在上一節裏，我已經把公社的情形，婦女在工廠，在住宅公社，和在新生活公社的地位，略為敘述了一下。在蘇俄，還有許多公社，不但有住有吃，並且有社會化的工作，和大量的生產，換句話說，這種公

社，便是生產和消費的一種嶄新形式的合作社。這種形式，對於我們是很感興趣的。一則因為「婦女公社」還是蘇聯所常常討論的「合作社」之一種問題，再則因為「婦女公社」沒有一個男子。（現在已有幾個男子）

一九三〇年的冬季，我在莫斯科聽說「在高薩克斯北部，鄰近唐羅斯妥夫地方，」有個奇異的公社，那時，我真想立刻就到那兒，看看描寫為稀有的合作社，究竟是怎樣的奇異。但是，我的朋友都勸我說，在冬季的時候，是不宜起程的。

幾有一年的時光，我無日不懸念着那「女權的國家。」除在莫斯科農業當局，和「全俄行政會的婦女部，」得一些消息之外，便無從得一些實情。須知，俄國是這麼大，而企業又是那麼新。

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季，我果然到了唐羅斯妥夫，便在「女權的國家，」作一調查。這次，我至少知道了斯賽爾斯克（Sosolki）城的阿提容克希尼婦女公社。從羅斯妥夫到此城，需時僅八九小時。但是婦女公社的情形，即使住在此城的人，也不能詳細的告訴我一節。

斯賽爾斯克，位居俄國南部草原的中央，氣候很溫和，文化很高，種族也比較純潔。昔時，也是個采邑城市，先為科賽克（Osack）人所居。在八月下午那天——一個美麗的晴天——我帶着幾封介紹信，來到當地的行政委員會辦公室。當我沒動身之前，我的朋友便以電話及此區行政委員會，問我何時到那兒，乘的什麼車子。所以他們替我預備好一間清雅的小房。我到了那兒之後，使出外散步，看

看這座城是怎樣。

第一件使我注意的事，便是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聯邦各部街道上所能見到的涼亭裏，陳列了許多報紙，雜誌，和領袖的照片。斯賽爾斯克的居民，當然也能讀到全俄的各種雜誌，當地也有一份報紙。男女的衣服，以白色爲最風行。舊風俗，也完全殲化。科賽克的婦女，喜戴紅色的首巾，和白色的衣服。她們的樣式和態度，都很秀麗。而大多的人，都是烏髮綠眼。高薩克斯北部的男子，也是這種形式。——美麗的民族——斯賽爾斯克的植物雖不多，但是，一片景色，好像穀田裏的行走器花，卻鮮艷奪目。蕭隆科夫 (M. Sholokhov) 的小說「安靜的唐」 (The Tranquil Don)，把科賽克婦女，描寫爲自強不息，多情的種族；而科賽克的婦女，亦以此而聞名。

阿提容克希尼公社，是中央黨務委員會婦女部領袖所組織的。位居葉戈拉克河 (River Yegor'ka) 的偉峻 上岸，下瞰唐區。離城不到一里之遙，白色的房屋，散落其間。一半入水的木筏橋，在驚濤駭浪中擺動，幾使人望而生畏。

阿提容克希尼公社 聳立的地方，在五年之前，祇是一間空無一物的大廈。左鄰極根提 (Gigant) 國家農地，右靠「機器合作社」——此合作社，雖包括七處農場，而使用的機器，卻祇一部，在一九二九冬季，適當俄國 轟轟烈烈的討論着結團化 的時候，斯賽爾斯克的婦女，便領着她們的兒童，聯合組織起來。爲數不下數百。(她們在白天，雖然還辛苦的操勞着田務) 主其事者，則爲女工斯莎羅金林

(Shorokina) 她以一鄉村蘇維埃的方法，來解決農地結團化的問題。其中的份子，有白天工作的女工，極端窮困的農婦，還有母親和寡婦。她們的種族，可以說 Cossacks 和 Ukrainians 的混合。在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阿提容克希尼公社，便告成立。公社的基金，大部分是婦女辛苦十指的收集。而募集的資本，約有五千羅布。第一次入公社的，祇有七個家庭。未幾又向外搬去。因為各種事情，單靠婦女，是不容易做到的。

留下的婦女，便搬進公社，重新組織。女主席斯莎羅金林，很勤苦的從事兩種工作。她們的助手，有一架運車，兩頭駱駝，三架刈稻車和四張犁。她們種的田，不但有八百畝之廣，並且還燒磚數千塊，以建房屋。斯莎羅金林，此時，借到了一筆借款，不分晝夜，不憚疲頓，一沙一石的，為這企業而努力。更有許多婦女，離開了結團農地，跑到這裏，從事整天的勞作。到了冬天，搬進公社的家庭，祇有五家。為要造成未來的一所純粹婦女公社，所以，擴大結團農地女工的訓練。而婦女們，也自願放棄她們的享樂。因此，在成立那年的冬季，加入公社的婦女，有一百六十八人，而男子，祇有十八人。

在這新建成的「婦女或寡婦結團農地」的女子，無不勇於鬪爭，一場戰鬪，終難倖免。——反抗誹謗，反抗仇敵，反抗狐疑，反抗鄰近的荒誕報告。誠然，是一場困苦的鬪爭。無產階級作家，米斯拉科夫 (Merslyakov) 在一篇未登刊的雜記中，對於這種空氣，描寫得非常生動。

她們不睡眠，走來走去。某種人，在新興的結團農地裏，發現到不共戴天的仇敵。謠言遽起，像條

蛇似的，遊入鄰近各村。

「你聽到過沒有？」

「什麼？」

「什麼，結團農地鬧反了。」

「好！怎樣？」

「逢人就吵，逢人就打！真可惡。他們的第一任女主席，斯莎羅金林，披頭散髮，眼角打得青紫。這就是結團農地吵鬧之後的情形。」

碰到斯莎羅金林的女子，瞧到她的滿臉青紫，使鬼鬼祟祟的驚奇道：「他們幹的什麼，蠢物！惡毒的謠言，一天多似一天。」那個公社會裏，拐去你的孩子，使他們成爲基督教的叛徒。並且刻着她們的「神且」(Satan)符號。不過，至少七里周圍的農民，能認清婦女的結團農地。對於我們的言談，是這樣分佈着。同志孟及拉(Mojila)，斯莎羅金林的助手，以一個極有趣的故事故，說明他所處的情形：「我到三十里以外的葉戈拉克鄉村，想買幾匹馬。那時，我在街上踱來踱去，看見許多村女鄉婆，圍着一輛兩輪的馬車。馬車裏，有個精神飽滿，白髮蒼蒼的老頭，講着我們結團農地的情形。那時，我也想走進人圈之中，聽聽究竟講些什麼。於是，我便擠了進去，靠近那在講話的老頭。但是，他所講的話，我不信，是我耳朵所聽到的。」

「總之，那不是個結團農地，而是個賊窟，罪惡的窠穴。上帝在上！」那老頭，鼓起無齒的嘴唇，這樣的講着：「他們一股腦兒，睡在一條七十碼長的被窩裏，女子是共同的財產。今晚，男子從床這頭睡下去，明早，便從床那頭爬起來。這樣的罪過……」

「離開罷，離開罷！」我這樣的想。「但是，我要聽聽究竟怎樣。」

「但是，老頭講完之後，農民還站着不動，張着嘴。農婦則彼此相顧，默默的禱告着。那老頭，當然，再向火上澆油似的望下講：

「那兒，年紀最大的男子，叫做孟及拉。他在一個晚上，就弄到十二個妻子……」

「此時，我不能再忍，便問道那老頭：『你有沒見過這個孟及拉？』我的孩子，看他有什麼難呢。我至少看過他五次。那個笨貨的臉，好像一張篩子，眼睛很美的跳在他額上。』假使你碰到他，你可以認識他嗎？」難道我一定要認識他嗎？不瞞天說，就是他在半里之外，我也能認識他。」

「真的嗎？」

「我敢在神像之下發誓！不然，我便死在這裏。」那老頭除去帽子，很起勁的對我講着。

「講故事的！我就是孟及拉，你怎麼說。」此時，我便從袋內，掏出一張證據，拏給各人看。

「該咒的格蘭特地（講故事者的名字）爲什麼這樣胡說亂道，老東西。」各人向他這樣

的咆哮着。他站在那兒，目瞪口呆，無言可答。

「不錯！」那老頭最後的喊道：「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不過，我們同村的人，曾看見過這位莊嚴持重，可欽可佩的人，他在這兒……」

「這時，闕然大笑，那些聽得感動而流淚的農婦，也嫣然露齒，老頭便在人羣之中不見了……」

婦女公社的秘書瑪留絲亞（Маруся），生得很秀麗，很活潑，有着一副深綠色的眼睛。當時，她以秘書的地位，來接見我。因為現任的主席戚朋太亞娃（Чеботарова），因事赴莫斯科。（斯莎羅金林已供職他處）瑪留絲亞對我說：「現在，我們公社裏，共有六百七十八人。女子有四百二十四人，男子有二百五十四人。其中身體健強的女子，有二百二十五人，身體健強的男子，一百十人，其餘的，都是老人和兒童。種植的田地，有七千畝，菜園有一百八十五畝，果園有八畝。牲口共有六百頭——馬約百匹以上，乳牛有八十條，羊有二百七十頭，豬有一百多頭，駱駝有十二條，耕牛有十八條，——運車有五輛。」

公社的整個工作，共分五隊。每隊有一管理委員會，共黨的工作，報紙，和鄉村通訊社，各事都井井有條，並且帶有政治的格局。此外，便是田畝工作隊，豢養牲畜隊，灌溉菜園隊，和中央手藝隊。此四隊裏，有運車修理匠，銅匠，鐵匠，馬鞍匠，木匠，鞋匠和衣匠。另有工廠和磚窯各一座。近來，很着重飛禽的豢養。

日色的雞房，共有十五座。鳥類有六百多隻，真可說草原鳥類的總薈。每當秋季，便把雞隻賣去三分之一，而餘下的三分之一，便養過冬。在一九三二年，卵孵的雞雞，共有十五萬隻。生出的雞蛋，共有二百萬枚。美麗的雄鷄，共有一萬多隻。

我以「公社社員，男女之間，是如何的結合」相問，共黨工作祕書斯埃利科夫（Сытерков），便簡單的答復我。「我們祇覺得像一個簡單的家庭，別的就沒有話說。」誠然，公社對於結過婚的夫婦，另開有簡潔的居所。不過房間的大小，依照人數的多寡而定。此外，還有兩所大屋，每所可容一百二十人，唯男女分別居住。公共廚房，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建築。燒煮和滌洗，由婦女負擔，並且都利用電力。用餐的地方，有一座公共膳堂。當我到斯賽爾斯克城的第一夜，即被邀到這公共膳堂用餐，直到離開那裏才止。膳堂的碗盤，羅列得很整齊。那裏的牛奶布丁，乳汁的濃厚，幾使叉刀難入。深紅水色的甜蜜西瓜，堆滿膳堂的前後。以後，他們送給我一件繡花朵朵，美麗的衣服。我想，這件衣服，應當掛在神像的旁邊，或是送到博物館去陳列罷。

公社的男女，終日不息的勞動着。在他們，每一秒鐘，都是珍貴的。所以，一碗湯，數片西瓜，數片麵包，便是他們的午餐。肉食，是很稀少的。兒童和成年人的膳堂，是分開的。不過，成年人的食物，總歡喜多分一點給兒童，雖然兒童營養得很充足。有的社員，是在工作的地方用膳。因為膳堂的凳棹不足，所以常常分成兩三批，分別用餐。——男的和女的，老年人與青年人，濟濟一堂，極形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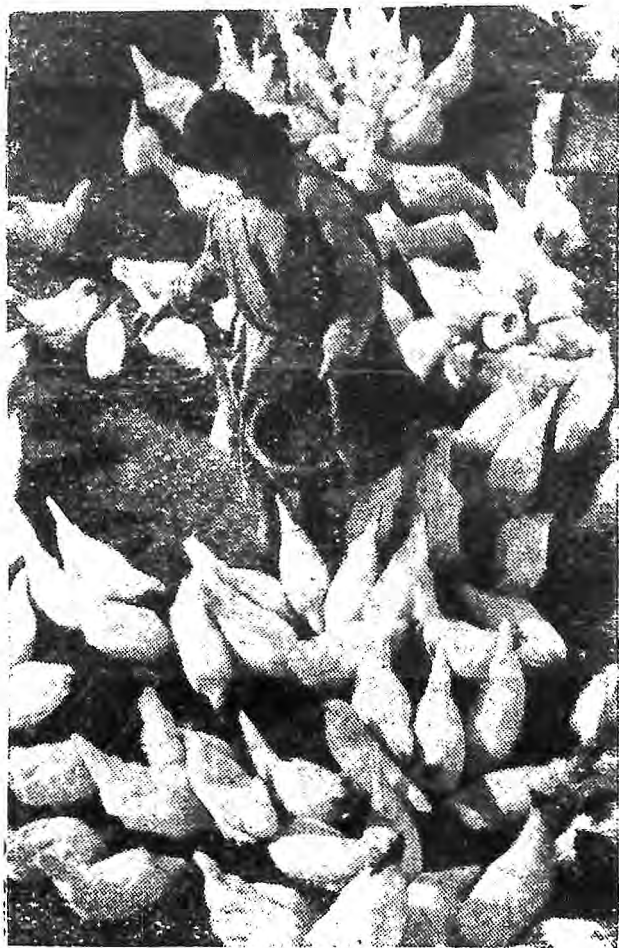
他們常常講到他們工作的成績，以及將來還要做的工作。譬如：興建俱樂部，儲藏菜蔬棧，能容五百人的寄宿社，以及牲畜的冬糧和公社的榮譽，隨意趣所至，無所不談。有時，他們抱怨在草原的牧童，失落了駱駝。忽然，他們又談到同志斯提班，因為損壞了機器，昨天怎樣的受到「同志法庭」的責備。大家喜喜鬧鬧，談談說說，極形愉快。他們短時間的發展，已證實了這句：「母雞是禽，女子是人」的諺語。

公社消除了文盲，而取得了燦爛的文化生活；因此，對於半知半解的社員，開設了數種課程，以求智識上的上進。對於高級的學生，有結團農地的學校，（理論和實際並重的三年課程）以訓練農業分區的管理人或組織人。主其事者，也是婦女。凡能用心的學生，兩年之後，便可完成這種課程。報紙和雜誌，累架盈案。自婦女讀書熱忱增加之後，公社的閱讀室，便逐漸增添。白天工作的工人，一到晚上，便走進閱讀室讀書。（尤其是冬天的晚上）近來，公社裏的讀書人，愈來愈多，並且都是手不失卷的讀着。

婦女的房間，光線既充足，空氣亦新鮮。清潔的床鋪，很整齊的，一行一行的放着。在那裏，我看到一位年約四十以上的農婦，在勞苦工作之後，還孜孜不倦的唸着書本。很滑稽的對我說：「自我們讀書之後，我們才算有了生命。」

隔天，我在公社裏，又碰到件事，這事，在我一生，是不會忘記的：我同瑪留絲亞，想到郊外去散步，於

是穿過花園，工作場，白色雞房；此時，離開公社，約有一里之遙。最後，來至一處荒涼的田野，（公社的最末一端）我看見一位科賽克的女子，年齡很大，坐在雞羣之中，赤着腳，戴塊首巾，一面照顧許多雞，一面擎着一本練習簿，生字簿，和一枝鉛筆，預備在一有空的時候，便手寫口唸。她——芬亞（Ferya）——



婦女公社的雞場

——告訴我：「我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做了富農的長工。從來沒有唸過書。我分不清十個戈貝克與五個戈貝克的價值。但是現在……：……：……」這時，她滿臉飛紅，拖下首巾，偷偷的瞥我一眼，又輕輕的說道：「我已投稿羅斯妥夫的雜誌，不過，還沒登出，也沒接到編輯的消息……：……：……」

在公社裏，像芬亞一類的人，真不知還有多少呢。工作和讀書，便是他們的日

常思想。……：……：……：「婦女是移動了！」克魯絲加亞在婦女大會席上，這樣的說過。

除成人學校外，婦女公社裏，還有一所嬰兒寄託所，寄託的嬰兒，共有五十個。其中有二十個嬰兒，是「天生的公社社員」某人很得意的告訴我，並且說，像這類的兒童，將來，還要增多。更有一所嬰兒

園，供此五十個嬰兒遊戲。這兩個嬰兒機關，都是一種有訓練的管理。

兒童和成年人的衣服和食物，均由公社供給。關於兒童的居家抑寄院，悉隨父母之意；不過，無論如何，總使父母不負照管兒童的責任。

當然，公社裏，也不少無線電。每一星期，還開映影片兩次。不久之前，某人告訴我，還有一班二十五個女子組織的音樂隊。陶娛全體，固非淺鮮。音樂隊的隊長，是女子瑪絲海（Masha）。後來，她的丈夫（紅軍兵士）找到了她，不幸，音樂隊就因此而瓦解了。現在，祇有些樂器而已。當然，年青的人，總喜歡口唱足蹈的。並且歡喜用讀書和工作，以通聲氣。瑪留斯亞很肯定的對我說：『這裏祇有結婚，而沒有離婚。甚至有許多女子，因為結婚而離開公社。』假使她愛上了城市的男子，『我們便讓她同他結婚，不然，她也許逃避自己的工作。』自公社創辦以來，內部的男女，實行結婚的，祇有六對。

我到那兒，數天之後，公社的婦女，便邀我參加黨務會議。我在一個中等房間裏，看到許多新同伴，聚集在一張長棹上；因為坐位不多，三四十個的出席社員，不得不坐在地板上，男女老幼，當然，參雜不分。不過，他們彼此的談話，都是非常和遜，你退我讓的，客氣得萬分。假使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和文化的洗刷，像這樣的情形，恐難辦到。

同志斯葉利科夫，先把入黨章程，作簡單報告，然後，公開討論。（公社主席戚朋太容亞娃亦是候補黨員之一，因事他出，故未能出席）反對之聲，亦不能免，惟講話很緩和。一個女子，從容磊磊的說道：

「凡是良善的女子，似乎無需多加討論。」另一個女子，以為戚朋太容亞娃是科賽克族的後裔，對於入黨，不無總有些問題。她這樣冒然的暗示之後，便得一個很懇切的答復：「這不是我們應注意的事。不論她的主母怎樣，我們祇知道她是一等的勞工，一個精明的管理。」於是入黨的名單，便告決定。

至於婦女公社，對於五年計畫，有何利益，似乎無須繁述。當其成立尙未到一年時，便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的 *Molot* 雜誌上，答復它對於結團農地，社會主義競爭的情形，是否走上了一列「列寧的道路」(Pravda 雜誌上的徵求)。

同志，「列寧道路」上的結團農地的男女！在你們的徵文中，寫着你們對於結團農地所盡的力量，寫着你們的成績和缺點，並且向蘇聯境內的結團農工，要求告訴你們工作的情形。現在，我們來答復你們：

去年五月，我們建設了一所「斯賽爾斯克農業合作社」。在同年十二月，我們議定了公社的組織。同時，用阿提容克希尼的定名，呈請中央黨務委員會婦女部核准。在我們合作社裏，幾乎全是女工，和極端貧困的女子。

我們的公社，受到各方面的譏謗。因為一般人常常藉「婦女公社」而取笑；於是各種淫穢的謠言，廣然佈開。有人說，婦女公社，總不會有效果的。所以在開始的時候，頗受到一點磨折。那時，我們還沒住所，一百七十八個同志，常常和牛畜住在一起。我們雖然受到這樣的痛苦，而我們

的仇敵，卻不惜乘機來侮辱我們。然而，我們終不因此而沮志。

我們的農地，有着基本的成就。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你們不難看出我們的鄉村合作，和我們的公社情形。開始，我們祇有七十八人，到了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之間，我們便增加到六百二十六人，其中男子有一百六十五人，女子有二百零四人，嬰兒和兒童有二百五十七人，住在公社的勞工家庭，有九十六家；極端窮困的農民家庭，佔其中百分之七十，窮困的農民家庭，佔其中百分之三十。

繼之，便講到牲畜和耕種面積的情形。然後，又這樣的續下：

因為要加快春季工作的速度，我們使用公社的「觀念」，公社的「列寧遺囑」，並且充實風雨隊的工具，而參加社會主義的競爭。公社的婦女，都放棄她們的自由時間，所以說，東部的地方，是沒有假期的。……

我們種植的樹木：果樹有五百株；作為蠶料的桑樹，有三萬八千株。在下種的時節，我們便發動了「文化隊」，在草原各處，從事文化工作。……

在我們之中，入農科大學的女子，有三個，研究電影機械學的，有一個，入其他學校的，亦不乏人。而隨我們學習「家禽飼養學」的女生，卻有二十以上。

我們公社的主席，也是女子。各農業區，都有幾位擔任指導的女子，唯墾拓區在外。都市的勞工，

我們雇有三位；這三位工人，對於我們，有很大的利益。在此，我們對於幫助我們的勞動階級，和結團農地代表，表示謝忱。

在夏天，我們做十小時的工作，在冬天，做八小時工作，讀書的人，祇做六小時的工作。凡屬於我們的團體，和社員，都可以承受我們的衣服，以及其他必需品。而公社所管理的，祇有食住兩事。至於老年人和兒童的供給，亦由公社維持。

在過渡的時候，祇有六七個家庭，因為不慣於結團化的工作，以及不慣於我們的生活方法，便脫離公社。

我們公社的唯一責任，便是斯賽爾斯克區的耕種。我們得有我們的獎品。

同志，我們已答復了「列寧道路」上的結團農工（男女都有）所發表的徵文。我們也要叫在科克斯北部的結團農地，和公社，來答復我們阿提容克希尼公社，所發表的「列寧道路」上結團農地的徵文。

同志們，爲着春季的播種，爲着結團農場的組織，爲着公社的組織，爲着秋季的收穫，祈希踴躍參加社會主義的徵文罷。

某日，當我整裝離此的時候，有人告訴我，阿提容克希尼公社主席，戚朋太亞娃，已從莫斯科回來，並且在她的宿社裏等着我。我便欣然的去見她。那位身體強大，滿頭黑髮的中年女子，很熱烈的歡迎

着我。她穿的一身黑色的衣服。她的臉，流露出她的智慧；她的一雙綠眼，還冒着青春的火焰。她立刻開始向我報告，並且還抱歉她數日的仇離。

「我們的婦女，都用她的兩手，決定她的命運。」她很着重的說：「她們每日有着她們的特殊計畫，和創造的生命，並且也知道，她們所缺乏的是什麼。你在我們公社所見到的各事，都是勞苦工作的結果，和嚴密組織的結晶。這裏是沒有緩和的舒適空氣。我們都能夠終年不斷的勞作。所謂「薪水，」「所得」「代價」的字眼，在我們之間，是用不到的。至於公社管理委員會的人員，共有七個，其中的女子，卻有六個。公社的婦女，從沒抱怨過男子不幫助她們。男女之間，也從沒有過小小的爭吵。各人都是盡量的工作，竭力的工作，爲社會而努力，向前程跑去。像這種「婦女所造成」的道德力量和影響，誰不驚奇。雖然，都市的傾向，各種的引誘，亦屬勢所不免，但是，飲酒，在我們公社裏，是絕對沒有的。口邊亦不流出不遜的言語。我們之間，都是唯唯是是，恭敬之至。在冬天的時候，更有許多女子，整日的做着擊冰打凍的工作，以取得公社所需要的原料。不錯，我們對於新社員的態度，總是很謹慎的；對於請求加入的，往往藉詞房間不足，加以拒絕。」

最後，我聽說婦女公社，曾得過「列寧的獎章。」到這裏來參觀的人數，單以一九三〇年一年的統計，即有八千之多，其中外人，亦不在少數。——美國人，德國人，蒙古人，黑種人——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斯賽爾斯克舉行的「結團農工大會」(Conference of women kolkhos workers)出席的

女代表，不下三百人之多。她們先演講，交換經驗，迨各安置後，便大批的又來參觀阿提容克希尼公社。有一天，曾有四百個來自科克斯北部的山樵婦女，要求參觀「有一條七十碼長的被窩」的公社。但是，她們一踏進公社，才知道受了荒謬言語的愚弄。再經過社員對她們詳細解釋之後，她們便不謀而合，都願意住下來。

正是一個傍晚的時分，我離開了戚朋太亞娃，離開了瑪留絲亞，離開了斯葉利科夫，離開了阿提容克希尼全體社員，而踏上茫茫的郊野，滿天織着玫瑰色的晚霞，載滿稻草的大車，清香撲鼻的，打我面前驅過。一羣提着乳桶的女子，紛紛的回家，一羣一羣的母牛，在遼闊的田野裏奔走。雞早已上了宿。二十幾個女子，正在剝着卷心菜，預備明日的午餐。清涼的夜色，沉浴在草香的空氣中，好像在告訴你，秋天已到了人間。一望無際的草原，籠罩上一層暮色。我聽到遠遠轉來的火車，在軋軋的聲中，騰起一片歡樂的笑聲；我不禁聯想到，在這世界的另一面，恐怕還充滿着病痛的呻吟，古代的音調……我的蘇俄和葉戈蘭克的最後一瞥，不是烏托邦的空想。「大母島」放出了它的光明，消滅了夜晚的黑暗……

那一夜，我搭了列車，回到唐羅斯妥夫。適巧車位很空，我便舒舒服服睡上一覺。一早，我被一個沉重的而和善的聲音喚醒。我一睜開眼，那位穿制服，掛錶鏈，胸口佩着號笛的收票員，已站在我的面前，很溫和的問道我的票子。那時，我對他的紅色首巾發怔，結果，我才知道他不是個男子，而是個女子，因

此，我便同她攀談起來。車子快要到站了。但是這位科賽克的女子，瑪亞·彼屈夫林·巴粟西，卻很高興的說她的故事，以慰旅途中的寂寞。今年她已五十一歲了。現在住在斯賽爾斯克城。她的丈夫，是在一九一九年去世的。那時，她沒有謀生的能力，孤苦的領着她的三個孩子。她既無能力做事，所以，祇得按門乞食。以後，她便學習寫讀。據她說，讀書「竟減輕了她十年的年紀。」未幾，她的孩子，都寄託到各機關，藉此，才受到相當的教育。果然，她也供職社會，而使她得到了住所。「現在呢，」她紅着臉說：「我的女兒，是個農業專家，其餘的，一是供職合作社，一是區黨部的祕書。我呢，當然也是黨員之一。每星期從事三次政治工作。不過，我的責任，就是讀書。因為我所知道，太缺乏了。再結婚嗎？哦，不會的！我不願再受那種的束縛，這樣的生活，是極快樂的。當我開始讀書的時候，很受許多人的幫助，現在，我已能自修。我所讀的書，有政治科學，地理，和化學。當我讀化學的時候，我不禁手難釋卷，求知的心，更為迫切。現在，我也知道「達爾文學說」是什麼！不過，我在四十九歲的時候，還不能了解它。那時，我想，人總是上帝創造的。我還歡喜讀第四世紀的羅馬史……我要讀一切，我要知道一切……我愈來愈喜歡讀書。」

我想巴粟西，總要講到她的童年時代，果然，未出我所意料之外。她一連的又講了

的時候，我總想着，這不僅是她的個人歷史，而是數百萬俄國婦女總合的生活史。而這幾句話，和幾篇文章所能罄盡其詳的。列車停在羅斯安夫車站。我親切的握着這位

的手。在我看，她的「一人」的發展，便是這新興大陸上的婦女「一人」的發展象徵。



社會學及社會

問題

●卜愈之著●

一册

壹元

二角

高中師範科適用

本書根據教育部新頒社會學課程標準，更考察中國實際情形，參酌時代平允學說而編。書分兩編：上編自第一章至第十一章論社會原理；下編自第十二章至第十八章論中國社會問題。取材以孟子所說『食色性也』為全書綱領。因求食而發生的經濟現象，有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貧窮問題；因好色而發生的男女現象，有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因經濟與男女雙方發生的現象，有人口問題；其他社會問題尚多，均以改造中國社會為旨歸。全書分節詳述，論列無遺，實為高中師範科社會學最完善之教本。每章之末，並附問題若干則，以便讀者學習，尤為特色。

世界書局出版

(新32.39)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蘇聯新女性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豪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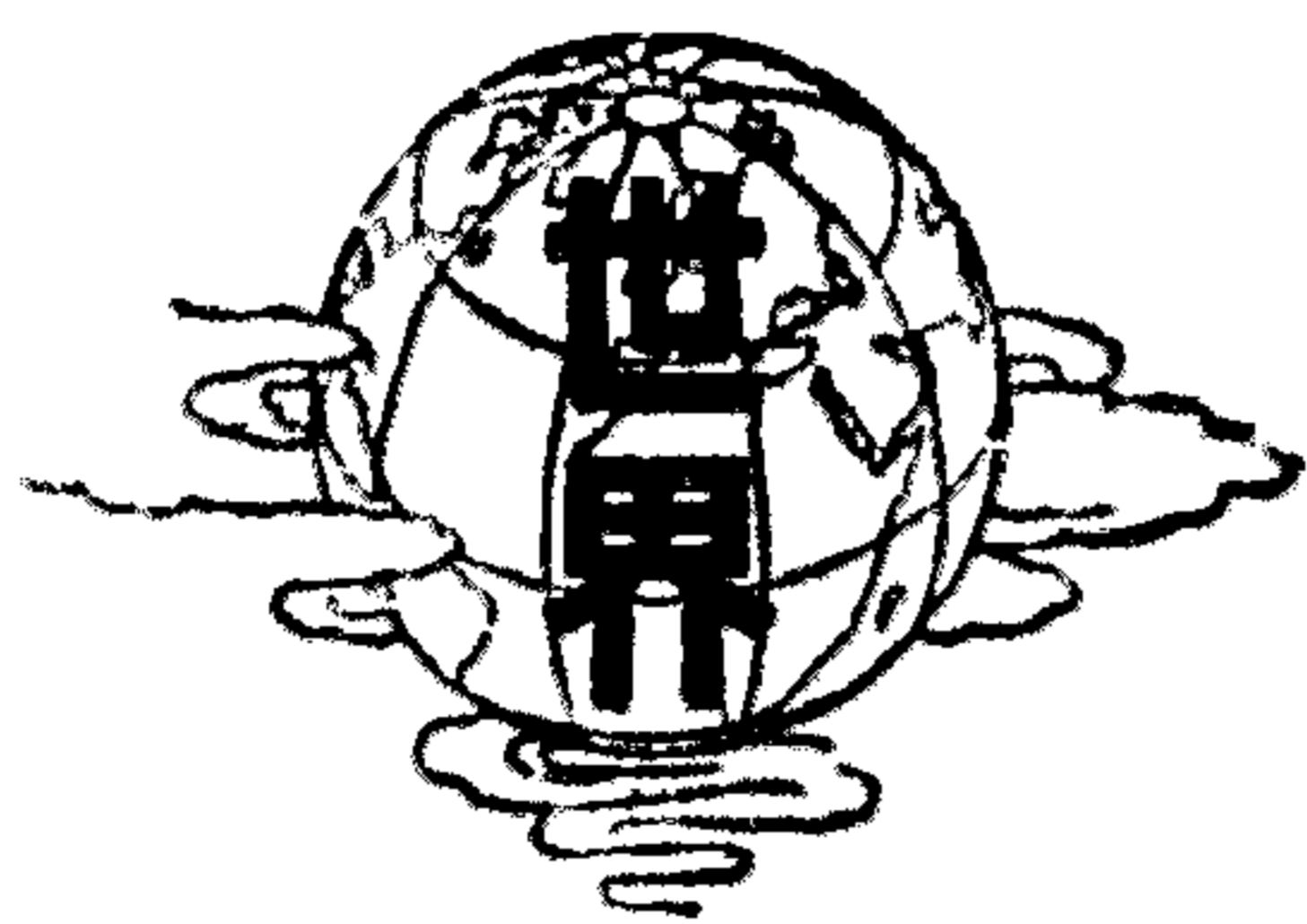
譯者 周育德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蘇聯新女性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廿二日收到
國幣一元二角